闡揚中國名勝

# 旅行雜誌

第十一號

中國旅行社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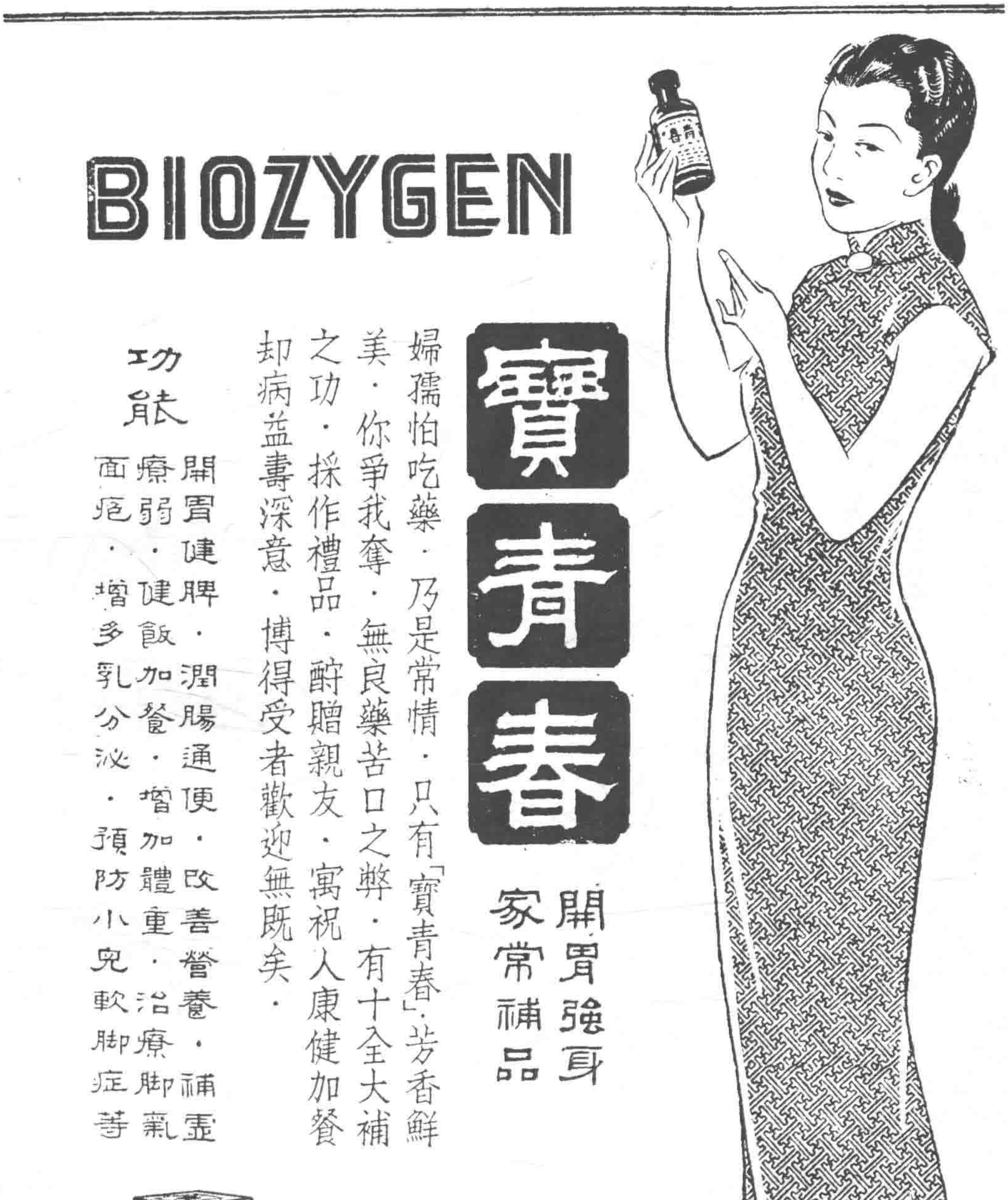


新年特大號

總裁之故鄉

# CHINA AVELER

SHANGHAI CHINA


BIOZYGEN
寶青春
開胃強身
家常補品
婦孺怕吃藥・乃是常情・只有「寶青春」芳香鮮美・你爭我奪・無良藥苦口之弊・有十全大補之功・採作禮品・酧贈親友・寓祝人康健加餐却病益壽深意・博得受者歡迎無旣矣・
功能
開胃健脾・潤腸通便・改善營養・補虛療弱・健飯加餐・增加體重・治療脚氣面皰・增多乳分泌・預防小兒軟脚症等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葯房均售
守仁 43

恭賀

新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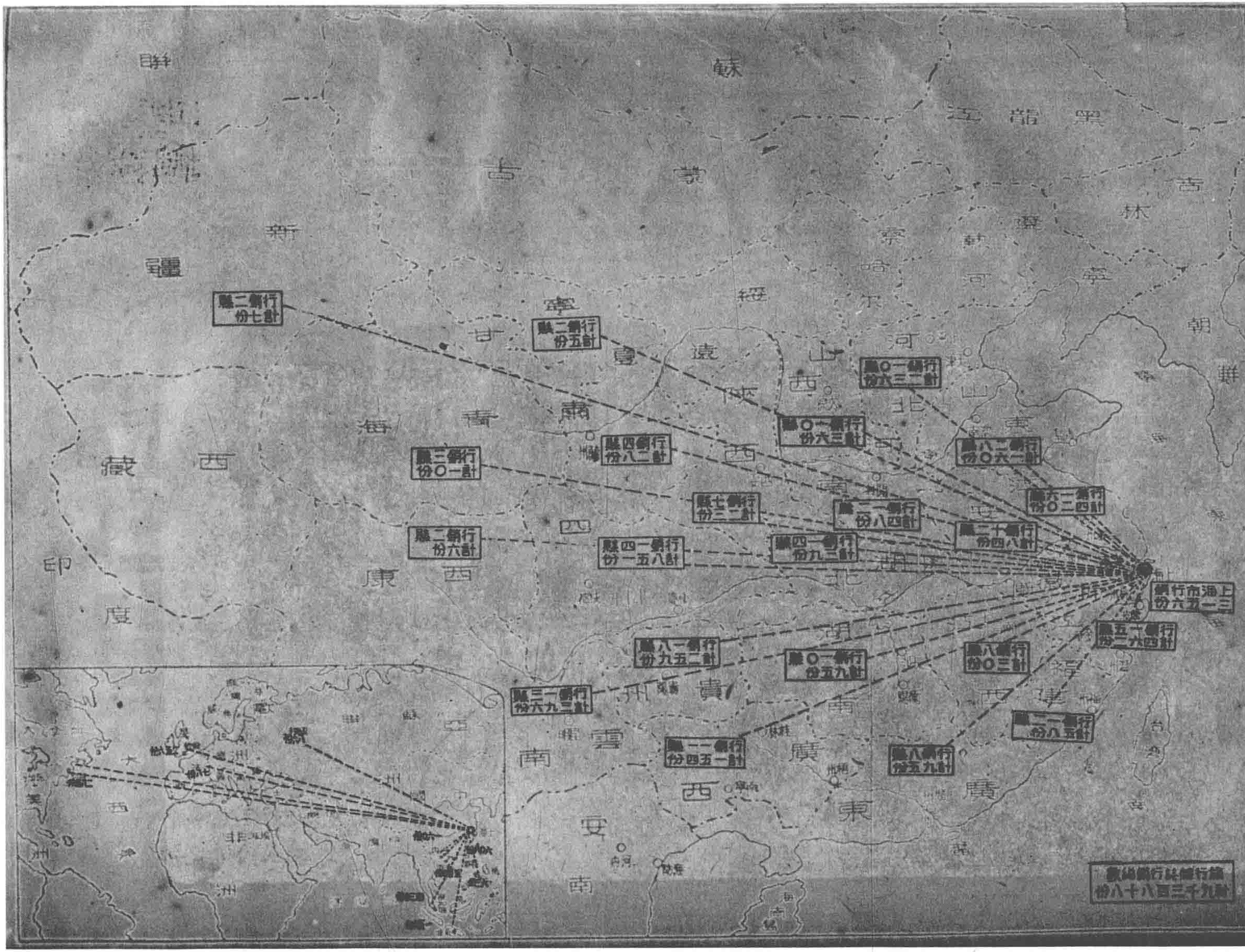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中國旅行社

鞠躬

# 旅行雜誌銷路分佈圖

民國廿九年一月



# 旅行雜誌十四周年
# 徵求紀念定戶一萬

## 爲什麼要訂閱旅行雜誌？
## 因爲旅行雜誌有四大特點

**歷史悠久** 旅行雜誌創刊於民國十六年，最初爲季刊，每年出版四册，至民國十八年，因應讀者要求，始改爲月刊。計自十六年第一卷創刊起，至去年底，已滿足十三年。本誌具有悠久歷史，精神始終一貫，爲中國唯一之旅行刊物，銷路之廣，遠在國內一般刊物之上。

**內容充實** 本誌以『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爲宗旨：十三年來，適應時代需要，不斷努力改革，所登文字，均注重實際，而富於風趣，大之關於山川之形勝，地形之變遷，人物之分布，政區之畫析，水陸空之交通建設，小之若地方風俗，里巷瑣聞，舟車常識，游程費用，無不詳爲記載。每期除國內游記外，更揭載歐美名勝文字。每篇之中，儘量附插畫圖，使讀者悠然神往，宛如身歷其境。此外特約名家，撰述小說，興趣濃郁，均屬精心結構之作。

**外觀精美** 雜誌排式，最爲重要，須不費讀者目力，而又有美術意味，本誌卽本此原則排印，使讀者認爲新穎可喜。本誌所用紙張，均係美麗淡黃色，從歐洲直接訂購。又購最上等油墨，以之精印，故文字圖畫，並皆鮮豔悅目，可爲雜誌界放一異彩。十餘年來，無論紙張油墨價格若何高昂，本誌秉既定宗旨，始終不採用低價紙張，以維高貴風格。

**時代讀物** 本誌雖爲一種旅行讀物，然能秉一貫精神，與大時代同時並進。自抗戰軍興，政府以人力物力財力西移。本誌卽特派記者赴西南西北各處實地調查，以各地活躍姿態，隨時在雜誌上報告。並曾刊行西南專號，將各省交通路綫，食宿地點，費用估計，一一紀述，深荷讀者讚許，銷售一空。本誌實爲一種切合實際之時代讀物，讀者如能月月保持接觸，可增加時代智識不少。

奉贈
## 中國名勝週曆
本誌定戶人人可得

**本年大加革新**

**保持高貴風格** 本誌所用紙張，十餘年來，始終以美術紙印刷，藉求銅圖美觀。前者所訂大批紙張，業已用罄，近來外匯奇縮，本誌爲保持高貴風格起見，不惜以鉅金向歐洲訂購大批 White Glazed News Prints 美術紙張，足敷本年一年之用，較去年所用紙張尤爲名貴，惟價格高出一倍半以上。

**表現簇新姿態** 本誌今年之內容，將大加革新，除於四川，貴州，湖南，廣西，昆明，五省聘有特約記者外，復於西北及其他各處添聘專員隨時供給稿件，其在海外爲本誌任撰述者，有程志政，朱德煌，謝天瑞，佘貴棠諸君，故本誌今年之陣容，異常活潑堅強。

**登載名家小說** 張恨水先生自今年起，爲本誌撰長篇小說『負販列傳』，張先生之小說，精彩百出，不同凡手。又小說界前輩包天笑先生自本年起，允撰中篇小說，青年小說家秦瘦鷗先生之偵探小說『天網恢恢』，仍繼續揭載。

**優待紀念定戶** 本誌爲優待直接紀念定戶起見，自卽日起至廿九年二月底止，凡直接向本社訂閱旅行雜誌全年者，概贈

中國名勝周歷一集

〔零售每集五角〕

# 旅行雜誌發行

# 四川專號徵稿

四川古稱天府之國蘊藏之富人文之盛以及山川秀美素為各省之冠在昔交通梗阻入川行程比較濡滯自戰事發生國府遷渝以來四川一省顯為中國之心臟各種建設突飛猛進而公路交通尤為迅捷現已成為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之中心凡我國人莫不思詳知川省情形以及最近進展之狀況本誌不揣棉薄擬於本年四月發刊『四川專號』特輯為新四川作一全貌之介紹現特公開徵稿凡川省之山川形勢名勝古蹟風俗人情社會建設交通情況以及一般生活均在搜集之列並盼多附圖片藉增興會至乞海內作家本誌讀者惠賜佳作請於廿九年二月底前將稿用「航空快遞」寄至上海**中國旅行社**轉旅行雜誌編輯部一經選載概致現金為酬如須退還原稿並乞於寄稿時聲明




# 中國旅行社西貢分社開幕

我國政府，自抗戰以來，對於西南西北之富源開發，已致其全力，而於交通建設，尤見顯著，試觀近兩年來，西南各省之交通，水陸航空無不暢達，中外人士，莫不交口稱譽，中國旅行社鑒於西南之重要，對協助西南之發展，亦全力以赴，舉凡各省之水陸交通集點，以及通都大邑，均先後設立分社招待所，食堂服務社會，便利行旅，自滇緬公路完成，所謂國際交通綫，實力倍增，本社復應滇緬公路管理局之請，沿綫設立社所食堂，發揮其偉大服務精神，近更鑒於國際交通之重要，乃在海防，仰光，西貢，河內等處設立分社，以與國內各社所，取得密切之聯絡，除海防河內兩處，早已成立外，玆者西貢分社，又已正式開幕，上刊照片，卽爲西貢新址之雄姿也，按西貢爲法屬越南之首要口岸，距海口之 Cap Saint-Jacques 約一百二十五公里，而以西貢河（Riviére de Saigon）溝通之，該河水量甚深，萬噸以上之大郵船，皆能自由出入，至於越南國有鐵路，則以此處爲出發點，而至河內，另有支綫自西貢通美荻（Mytho）在河內轉車可至諒山同登，自河內轉滇越鐵路，可抵昆明，此外公路可至Pnom-Penb（金邊）Ankor, Bienhoa, Cap Saint-Jacques, Dalet 及河內等地，以其水陸交通若是便利，遂成爲全越南商業最繁盛之地，而越南所產之米，亦遂由此處集合，然後分散出口，西貢中國旅行社設於 No.4 Georges Guynemer 距西貢河岸極近，爲西貢入口之要道，交通便利，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之業務，亦由該社代理。

三七一〇〇七

# 旅行雜誌

第十四卷第一號正月特大號目次
民國卅九年一月一日出版

蔣委員長的故鄉(封面畫)……袁松年

## 。我所愛遊的名山

新年徵文特輯(以收到前後為序)

憶吳中第一泉……王仲鄂……一
處孤島中作名山之遊……馮柳堂……三
山不在高……蔣植之……四
靈谷寺……趙景深……六
龜蛇其歸來乎……徐澤人……七
我所愛遊的名山……周瘦鵑……七
故鄉的狼山……黃寄萍……一一
談遊……傅彥長……一三
願山居以長終……閻重樓……一四
莫干山追憶……孫恩霖……一六
錫南三山小記……胡山源……一七
懷念中的佘山……羅才清……二〇
車墩山雪夜獵麂記……栖樺……二二
憶妙峯山之遊……徐訏……二三
歲首獻詞……編者……一八

# 旅行雜誌


美術圖景

盡是廬山佳絕處不知何處合題詩……郎靜山……一二九
北上太行東禹穴雁蕩山中最奇絕……郎靜山……一三〇

國內游記

重慶旅感錄續篇……張恨水……三一
灌縣都江堰游訪記……松　霞……三五
滬渝別徑……莫　艾……四五
西康來鴻……奚東曙……四九
滇緬道中……周修荃……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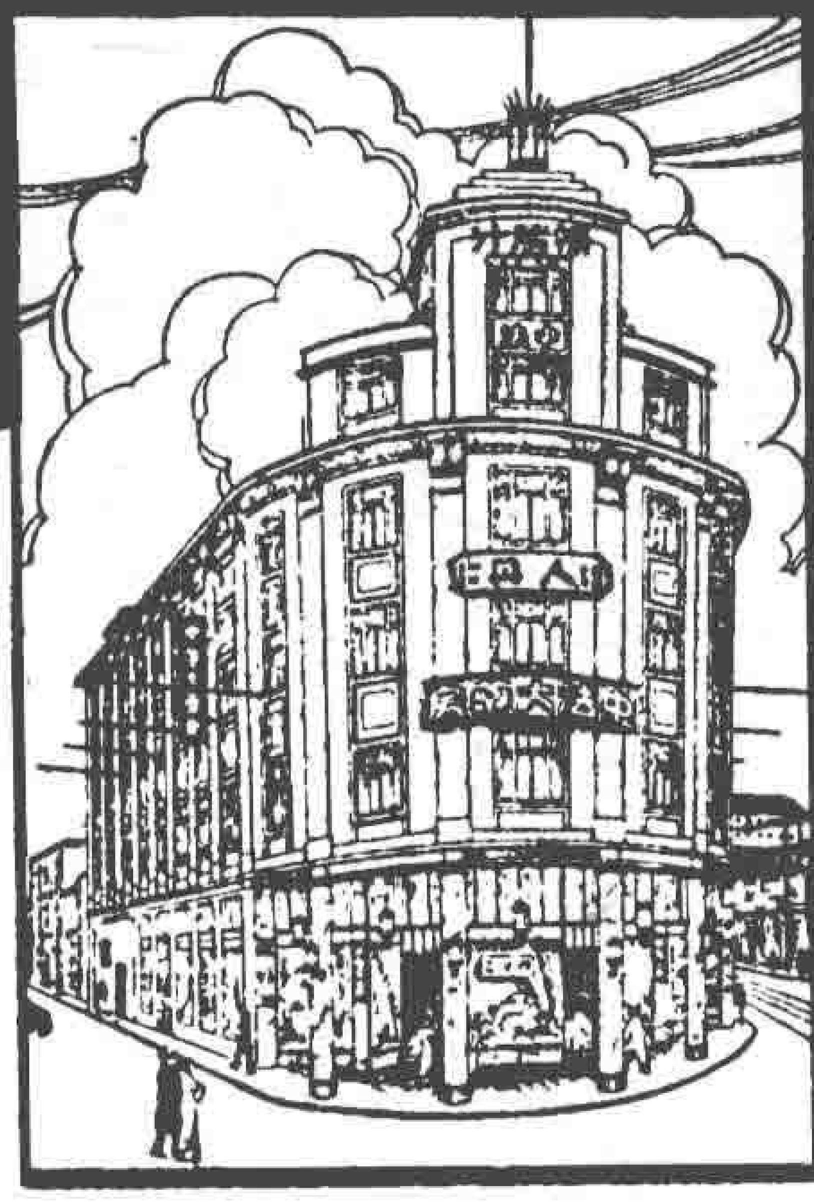
國外游記

從星加坡到仰光……莊漢定……五五
倫敦的園林……程志政……六五
一支走散了的民族……翼　之……七三
歐美采風記(十九)……沁明女士……七九
西方叢談……籬　人……九三

小說

天網恢恢……秦瘦鷗……九九
負販列傳……張恨水……一一三

# 中法大藥房



**總發行所**
上海北京路八五一號

**製藥廠**
上海大西路一七九〇號

**電話**
九二三三一　九二三三二
九二三三三　轉接各部

**電報掛號●五六七三**

本藥房創立迄今，垂五十年，除運售各國原料藥材醫療器械衛生用具外，並積極提倡國藥，研究仿製，先後發行自製靈效藥品化粧香品五百餘種，行銷全國及南洋各阜，卓著聲譽，茲例舉其最著者如下：

| 品名 | 功效 |
|---|---|
| 艾羅補腦汁 | 寧神安腦　益智補身 |
| 艾羅療肺藥 | 清肺祛痰　平喘止咳 |
| 羅威乳白魚肝油 | 美味無腥 |
| 羅威麥精魚肝油 | 補肺強身 |
| 象牌麥精魚肝油 | 益肺肥體 |
| 雙獅牌牛肉汁 | 大補氣血　強健筋骨 |
| 雙獅牌童鷄汁 | 開胃補體　調理最宜 |
| 九造真正血 | 補血生精　調和百骸 |
| 紅血輪 | 純血色素　不含鐵質 |
| 九一四內服新藥 | 肅清血毒 |
| 九一四外用藥膏 | 普治瘡癬 |
| 九一四白濁新藥 | 清淋止痛 |
| 龍虎人丹 | 辟瘟防疫　人人必備 |
| 救星復活水 | 祛痧救疫　起死回生 |
| 象牌急救時疫水 | 救治痧疫　神效無比 |
| 雙獅牌殺蚊香 | 殺蚊靈速　點燃耐久 |
| 雙獅牌薄荷錠 | 頭痛牙痛　塗搽立愈 |

| 品名 | 功效 |
|---|---|
| 雙獅牌花露水 | 清膚辟穢　退痱止癢 |
| 羅威沙而 | 癬疥瘡傷　洗之立效 |
| 雙獅牌防疫臭水 | 殺菌消毒　滅除蚊蠅 |
| 中國寶丹 | 內服鼻吸　急救痧疫 |
| 中法菓子露 | 清涼解渴　消暑佳品 |
| 羅威水菓鹽 | 化痰清血　降火利便 |
| 羅威匹靈 | 傷風發熱　一服即靈 |
| 古力晶眼藥水 | 退赤消腫　效驗如神 |
| 滅痛藥片 | 不含毒質　定痛如神 |
| 胃寧藥片 | 化食定痛　和胃整腸 |
| 孩兒面 | 粉質雪花　細膩芬郁 |
| 精裝孩兒面 | 軟性雪花　美容潤膚 |
| 象牌牙膏 | 潔齒固齒　防治蛀齒 |
| 發髮藥水 | 滋養髮根　禿髮重生 |
| 家庭藥庫 | 良藥齊備　小病自療 |
| 旅行藥庫 | 藥械廿種　取攜便利 |
| 嬰孩快樂片 | 化積消食　祛痰退熱 |

民國廿九年新年徵文特輯

# 我所愛遊的名山

作家姓氏
以收到先後為次序

王仲鄂　馮柳堂　蔣植之　趙景深　徐澤人　周瘦鵑　張叔通　黃寄萍　傅彥長　閻重樓　孫恩霖　胡山源　羅才清　栖櫄　徐訐

題旨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古之人對於山如此推崇，因為山顯得壯偉大而且崇高。山的景色，朝暮變幻無窮，可以觀日出，送夕陽，迎素月，望白雲，而山深林密之處，策杖閒行，尤獲得無上樂趣，西洋人素愛爬山，試看阿爾卑斯山頭，款動了幾千萬的游侶。中國人對於山，尤有特別嗜好，所謂入山惟恐不深，又謂五嶽歸來不看山，可知山的愛好，大家是具有同樣見解的。吾人所愛游之山，必有古樹，流泉，和古寺；而瀑布之壯闊，復可為名山生色。林琴南先生曾書山景一幅，有句云：「行近劍門吟更苦，一程山色一程詩，」這兩句雖是形容劍門之勝，然而山景美妙之處，峯回路轉，的確有目不暇接，一程山色一程詩之感。

中國之名山多矣，五嶽之外，還有四大名山，而瀕粵奧區的黃山，牯嶺，嶗山和莫干山，還不在內，愛旅行的人們，未有不樂登名山者，因此我們便以「我所愛遊的名山」為題。

## 憶吳中第一泉

王仲鄂

我感到有些惶惑，要我在這樣一個「閉塞」的都市中來寫一篇游記文字。說這個都市是閉塞，是就游歷而言的。在此時艱難的環境下，當然無游歷之可言。先前在「好的舊日子」時代，上海人總要趁春秋佳日到外埠去「透透氣，」玩上幾天。而現在這個都市已被稱為孤島，和外界的交通已經近於隔絕，就是想「透氣」也很煩難了。我只能回憶。

我有着和普通人一樣的感興，身寄孤島，懷念起家鄉的一切。因此我願意回憶家鄉蘇州的名山，在漫天烽火中，算是一個飄流異地的舊日王孫，訴述他昔日的家珍，是眷戀的誇耀，也是希望河山無恙的祝福。

吳中第一泉在天平山間，是蘇州的居民人人所習知的名山。城裏人在春天或秋天坐了船去。朝晨六時出發，嚮午不到，就可以抵達目的地。游歷者以閑散的心情尋芳探幽，正是鄉間的農夫最忙碌的時候。河邊澗畔，牛車轆轆地轉動着，野風吹來，帶着一陣田野泥土的香氣，游歷者的步履，頓時輕鬆不少。

捨舟陸行，就有鄉女來打聽，要不要坐山轎。這是她們最好

不過的一宗收入，「上海客人」來游歷，不在乎幾個錢，坐頂山轎吧。俏利的蘇州話也是她們廣告之一，游人常被她們靈巧的口齒所折服，乘坐她們的山轎，有許多農家小孩兒賣白楊木劈就的手杖和草鞋，這是上山必需品，生涯很好。

從山麓到一線天，只經歷全山路程的三分之一，因為其中要翻越高峻的童梓門，所以到了一線天附近，必要找一個歇脚的所在，那就是吳中第一泉所在的那座小閣了。

小閣的前面，叢林秀發，雜樹生花，推窗四望，眞如一幅畫圖。牆壁上有精緻小對一副，上書：「四面有山皆入畫，一年無時不看花。」正是這裏景色的寫照。

時當秋暮，漫山的楓樹，都呈着釃紅的顏色，像一個頹然入睡的酡顏！這時對窗飲酒，和好友二三論天下事，必有精闢的見解。有人說名山大川之雄奇，可以影響於文章言行。所以閱歷愈多，文章愈美，這是絕對可以相信的。山岳磅礴的氣概，影響於人們的胸襟，因之形諸筆墨，文章也如山川般有浩瀚的氣概了。

小閣中是多麼的明淨啊。中間有一張方桌，朝外的壁上，是一幅墨筆山水，和一副烟黃得幾乎看不清的對聯。游人坐在方桌上，讓一個穿着衲衣的老頭陀在後面砵盂中打起清泉，沏上一碗清茶，供你細細品飲。泉水略含醇味，再加茶的清香，松風的激越，楓樹的絢紅，頓時世界變得兩樣，一棵心和白雲都飛到天外去了。

游人在這裏的休息是必要的，喝幾口清茶，或者買一點向你來兜售的花生，豆腐干，茶葉蛋之類。因為不論你是坐山轎或自己跑上山的，從山麓到砵盂泉有相當長的路，而且其間還要翻越童子門的山嶺，秋日的陽光射來，很可以使人覺得悶熱，這樣的跑了三分之一的山程，如其有地方喝些水，吃一點乾糧，正是心中所最渴望的。所以說，在吳中第一泉的歇脚，是游天平山的人都有的經驗。

在下午二時左右，小閣中的游人愈擠愈多，幾乎容納不下，有的人立在窗畔，拿起一碗「蓋碗茶，」匆匆地呷了兩三口，又拔脚出門，去玩一線天。這時，佔據着方桌的游人便值得驕傲，他們仍舊可以很舒適的慢慢地吃着乾點心，喝着茶。而且假如他有閑心情的時候，可以知道這裏並無神佛之供奉，但是一個老頭陀却穿起僧衣來的。他的職務不過是扇扇風爐，冲冲茶，逢到肯用錢的游客，再擰一把手巾給他。老頭陀的一雙眼睛，細得幾乎張不開來，口中像在喃喃唸什麼經。好似一座名山間，沒有一個穿僧衣的人點綴其間，就要覺得減色。這裏的頭陀，也是僧人中的隱者吧，他不願在大雄寶殿上打鐘擊鼓，却到這裏來安排好一副茶灶，為每個朝山的游人服役。年來年去，他似已忘了歲月的過去，一任花的開和落，他只聽到

潺潺的流泉，從山罅流入竹節，再由竹節引到鉢盂中。山泉賜予這安詳的老衲以養命之源。游人只知道在這裏喝茶賞山景，却忘記了這個樂天知命的頭陀，每天在担當起這掏泉水，燒茶爐辛勤而單調的工作。

小閣的後面，就是著名的鉢盂泉所在處。是一大方崚硧的峭壁，上面有蒼藤薜荔攀附着，下面是一個小池，養着數尾游魚，牠們在礦物性的泉水中生長起來，越顯得矯健潑刺，游人們立在欄杆旁向下看時，數尾魚就很機警的往下竄去。

山泉從峭壁的罅隙中流出來，注入池中，終年不斷。其間有一股最大的流泉，不知誰是第一個聰明人，用巨竹縱剖，鑿掉了其間的節，成爲一枝長的半圓形的導管，一端插在石隙裏，這樣流泉就經過竹管，注入一隻大鉢盂中。那個鉢盂適放在池中央，下面有巨石墊高，如要泉水，只消用一柄長柄勺子從欄杆邊伸出去掏就是。

據說在鉢盂中的泉水永無泛溢的日子。鉢盂內終年是滿滿的，水比鉢盂口還要高出一些，但是不會滴到外面來。如其今天掏去了半盂，不消一夜，水又滿滿的了。曾經有人在一杯滿得不能再滿的泉水中擲下三個銅元，水面只是稍微高了一些，並不溢到外面來。辨辨泉水的滋味，厚厚的略帶甜味，每飲一杯，眞所謂「沁人心脾。」積千百年游人的品評，乃稱之爲吳中第一泉，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優美之處。

游人們在小閣飲茶既酣，於是生氣百倍，再向山上跑，由一線天中白雲而達上白雲的頂點，身輕如燕，忘記了爬山的疲乏。

戰事發生後，和家鄉的往還已經隔絕，不知道這聖潔的靈泉依然在流否？這個安詳的老衲還在那裏盼望承平時來游的山客嗎？

× × × ×

# 孤島中作名山之游

馮柳堂

歐西人善爬山，中國人喜游山。爬山以躋高爲目的，故不憚巇嶮巉巖，邁往直上，此其勇足多矣，而於山水之盤桓領會則未也。遊山雖未嘗不攀籐捫葛，登山越嶺，爲能曠觀宇宙之大，俯視泉石之勝，怡然自適，超然物外，盡日游山不見山，蓋有得於山林泉石之外者也。

中國人士酷愛游山，故游山之文字，見之於吟咏，形之於筆扎者特多。以言文，柳柳州永州西山諸記，爲後世讀游記者所取法。繼柳州而游山之作，代有其人；但以游記著稱於近世者，求之於明代，則有徐霞客游記，求之於現代，則有高鶴年名山游訪記。柳州諸文，特借游記抒寫其抑鬱之情緒，滿肚皮爲

西山諸勝鳴不平，抑亦自鳴其不平歟？徐霞客之游記，是以游而後記，兼及於風俗物產，固尚有民生政治之見存焉。名山游訪記，則以行脚而有記，到處皆禪機，是入世而求出世之作也。

余雖有志於游，游必有其應具之條件，竊有所未備；因之居常不得游，今處孤島之中，更談不到游。不游則無以消遣，乃取之於游記；游記之所游，亦即可爲余之游也。時而北走五台恆嶽，時而東登泰山雲臺。西北則攬終南太華之勝，西南則探峨眉雞足之幽，雁宕羅浮之清，黃山雲海之奇，天台九華之遺跡，普陀海島之風光，費數年或畢生所得游遍者，余得於數日或數小時內畢之，瞑然而思，悠然神往，固不啻身處青山綠水間也。

欲以窺山水之貌，則畫尚矣。中國山水之作，自大小李將軍之後，名畫家輩出，雖有南北之分派，實爲山水則一。余最喜歡山水畫，以其獨得清閒恬靜之氣，恍若置身畫中，與隱逸同處，心賞神會，不覺意氣自平。惜以蓄畫無多，且少佳構。間嘗參觀畫展，古今雜陳，游目而過，佇足而觀，未足以暢懷也。偶思得一二幀爲坐臥游觀之需，無如其値恆貴，古之畫佳者固昂，今之畫不佳者亦昂，敝帚自珍，殆亦人情使然歟？余以是仍返求於字句行裏之間，樂此而不疲。名山之游，尙期俟諸異日。

## 山不在高

蔣植之

平生沒有遊過什麽名山大川，原寫不出什麽値得紀念的屐痕，雖然偶而也曾陟足幾處，但印象却非常模糊，正如朋友在租界的柏油馬路上從汽車的窗口窺望天空的白雲一樣；可是朋友猶不住地謳歌白雲，慨嘆人生。這可見得「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隨各人的環境和意識而各異其趣。那末井蛙窺天，我也同樣不以爲是可笑的事。

我愛水，更愛太湖的水，因爲我是生長在臨近太湖的一個四面環水的農村。我也愛山，更愛故鄉的土山因爲我幼時每天早夕往返必須經過山麓，我是在那山麓下的一所高級小學裏奠定我知識的基礎。這印象我至今還常常甜蜜地回憶着。

學校在小鎮的市梢，背山面水，那水叫陽山蕩，水色澄清，往來船隻頻繁。對面農產碧綠，疏落的村莊，隱現於竹林松柏間。遠遠的銅官山，高矗雲表，山頂終年披着一層白雲。這山是宜城最大的山脈，附近百里以內的羣山都是它的支脈。相傳銅官山多猛虎，歷史上流傳周處除三害的故事，至今小學國語教科書上，給小學生很有趣地讀着，這故事就出於我鄉，『好周處，大覺悟，說聲三害我能除！帶着弓箭往南山，一箭時死白額虎。

……」那南山就是銅官山，因爲山在宜城南門外，故相傳俗稱南山。

學校側面羣山環抱，那就是南山的支脈。馳名的有岠山，山頂有座佛廟，每年春夏之交的香汛非常熱鬧，數十里周圍的善男信女，朝山進香，有的口誦彌陀，虔誠拜佛，有的假進香之名，一登山巔，飽覽山色。這是農民們唯一樂事。此外又有掛弓山，蔣山，以及其他不知名的許多小山。這些山終年常綠，葱鬱蒼翠，秀色可餐。當夕陽在遠遠的南山邊下沉的時候，蔚藍的天空，羣山倒映在陽山蕩中，山光水色，碧沉沉，綠油油，宛如一大錦屏。蕩邊蘆葦叢中，白壁黃牆，樸素的廟音禪院，傳出聲聲梵鐘，要是在秋天，蘆葦中驚起幾隻飛雁，上下翩翻，假如你散步到蕩邊的山麓上，那末你要不被這偉大自然之美所陶醉，也要給聲聲的梵鐘，一種莫可名言的宗教的魔力，將你的幽靈迷惑了。

校背後是陽山和岱山，岱山後面又有許多無名的小山；這些山是我幼時所常去的地方。陽山上樹木很少，但綠茵如蓆，山頂上更有一塊廣闊平坦的草地。山高不滿一里，上去雖無石級，但並不困難。脚力健壯者，不需半小時就可爬到山巔。星期日的整天，便是我們爬山的日子，邀約幾位知己的同學，作爬山的競賽，雖沒有獎懲，但大家都爭先恐後，不稍示弱。到了山巔，腿酸了，便或臥或坐，講故事，猜謎語，仰觀天空白雲，如一層薄薄的輕紗在飄飛。遙矚太湖，一望無際，而太湖裏馳名的漁船，孤帆猶隱約可見。這時萬念俱消，而爬山的疲勞，早給一陣清風吹得清新爽健了。

我們再從山頂上迤邐走到岱山，這山只能說是一座土坵，高不到半里路。山頂上盡被岱華寺佔有了，寺的門前排列着高大的樹木，發出洪亮的風聲。寺里有地藏，觀音，韋陀，濟顛，以及所謂十殿閻王之類的菩薩。我們到遊山厭倦的時候，便到這寺裏來憩脚，不論冬夏，當跑得週身火熱的時候，走進寺裏頓覺一股涼意，從脚底直透進心臟。這寺裏的住持僧，蓄着很長的頭髮，箍着一道金箍，身體修長，健步如飛，帶有江西口音，待人很和藹。據說他有飛簷走壁的本領，許多年前曾犯過姦淫婦女和強盜等案子，坐過很多年的牢，可見六根清淨的人，最易做出犯罪的行徑。

岱山後面還有幾座小山，相去不足一里之遙，我們到了岱山，必定還要到後面這些小山上去逛逛。所謂小山，實際上却比岱山要高些，那些山上的松林很密，但並不高大。我們鼓着餘勇，常在這些松林裏捉迷藏，偶然有一隻野兎或雉鷄突在我們身邊驚起，我們給有趣的一嚇，而正覺得這一嚇才有意思哩！

這樣一次的遊山，大約費去不過三四小時。我們有時從上午九時出發，到中午回校午餐；有時午後二時出發，到傍晚便各自分

道巡行回家。我們最喜歡秋天，秋天遊山天高氣爽，飽餐四週山色，才能真真領略到遊山的樂趣。

童年的回憶，永遠是甜蜜的；唯有這甜蜜，才是生命的泉淵。

× × × ×

## 靈谷寺

趙景深

數年前二月杪，我因事赴南京，只能作一天的勾留，下午四時就要動身回滬了。飯後無事，張先生盛意邀遊，想藉着這匆促的數小時，讓我看一看南京的勝景。這位老南京選擇了靈谷寺，我們倆就一同乘公共汽車前去。

出城後地勢漸高，張先生說：「汽車在爬了！」我曾在香港坐過爬山的電車，還不曾坐過爬山的汽車。在顛蹶的行進中，頗感興味。遙矚遠山殘雪未消，一搭一搭的掛在褐色的土上，像是一條花狗伏在那裏，遍身都是白色的斑點。近旁的樹疏疏落落的排着，車行過時，似一陣疾風，樹都排頭倒退回去。俯瞰山下人家，屋舍錯落有致；田園阡陌，委蛇走道，也都歷歷在目。是的，我是在山上了！張說：「這山就是紫金山。」我突然想起奔喪到南京的女詞人李清照來。

到了靈谷寺，我們這兩個胖子下車步行。過了一個穹門便是修長的行人道，頗類虎邱的頭山門。這時恰巧是雨後，道上猶濕。張領我到陣亡將士堂。堂前的簷上水滴了下來，似為我們的英雄灑淚，門口有兩個兵士持槍看守着。堂的建築頗宏大，混和着中西的風味。裏面掛滿了輓聯，排滿了紙花圈，自然而然的使人感到嚴肅和陰冷。我脫下了帽，向壯士們的英魂致敬。繞到堂後，便是那些將士的墳墓，整齊的按號排列，我們幻想着時常來此弔奠的各樣的人—有死者的妻子父母和兒女，以及他們之間悲苦而又壯烈的故事，那該是多末的可歌可泣呵！

再從斜岔裏走到靈谷寺，看了看活的面壁的達摩，便轉到譚氏的墓道，一個欣然負重的贔屭馱着碑。牠是傻瓜麼？

碑旁有一條大溝，溝水向下流，流到九十度直角的光滑的石板時，便像織絹似的把水梳下來，是那樣的細緻潔白，透明而又光潤，映着將落的陽光，真是好看。是那樣一絲一絲的細條子觸動我的纖細的神經纖維，把我看得呆住了。張說：「你真有點戀戀不捨呢！」是的，我成了鄉下人了；這樣平常的溝水，都留戀不忍遽去，倘若看見雁蕩的瀑布，還不知道要怎樣的傾倒呢。

雖是兩三小時的小游，過着機械生活的我，至今還把牠縈回於腦際，也像看水似的不忍遽去。

# 龜蛇其歸來乎

徐澤人

武漢三鎮，以形勢雄偉名聞天下，而盤踞漢陽武昌遙遙相對之龜蛇二山，則闃也無聞，遠不如蛇山頭上黃鶴樓之爲婦孺皆知也。龜蛇二山，雖非名山，然以余旅居武漢時，屢屢登臨，尤以蛇山爲常，暮春初夏，幾日日登臨也。今日回憶舊游，倍覺可愛，更以境非昔比，尤使人感慨無量矣。

龜蛇二山，以其形狀，一則橢圓似大龜，一則細狹似長蛇，故稱。龜之首，蛇之頭，隔江對峙，昂然相視，若有無限情意者。而武漢之得重鎮，則悉稱賴龜蛇之力也。龜山除一二廟宇外，無足觀覽，游者不多；蛇山則不然，首頂黃鶴樓，背挾圖書館，尾指火車站，樹木青葱，勝跡遍地，每可留戀，故游者踵相接。

黃鶴樓頭有石塔，旁置舊鐵砲二尊，環以鐵索。沿江有欄，憑欄四望，漢口漢陽，屋宇櫛比；江水滾滾，自天際來，向天際去，長江之稱，洵名副其實。江中帆船如織，渡輪去來於三鎮間，時刻不止，白鳥三五，或突撲水面，或高看半空，情態悠然，恍如圖畫。

黃鶴舊樓燬於火，今矗立者，如天主堂之鐘塔，既失東方建築之美觀，復無歐西宗教建築之華麗，殊負勝跡之名。樓中賣茶賣酒，幾等一酒館。黃鶴樓後，復有茶樓二三處，照相館數處，更後爲黃興之銅像，旁有廟宇，爲女道所管理，敬神者甚多。迤邐前行，樹木夾道，當局闢爲公園，有巨砲一尊，兒童每喜爬登砲頂以爲戲。復有岳武穆遺跡，足供游者憑吊，公共運動場中，時見足球籃球比賽，青年軍官亦時於場中操練，其訓練之嚴格，精神之活潑，使人感佩我國之新式軍備實足保衛祖國而有餘，希望無窮也。隣接運動場處，花木甚多，春間梅花盛開時，不讓臨平鄧尉專美於前。游者每坐於梅花下作野宴。青年男女或則高歌，或則吹奏口琴，其樂陶陶然。又有賣茶處，設籐榻於花木之旁，極類西湖風情。山間有小池塘，余每日前去觀青蛙之生長，初則爲極小之蝌蚪，集團浮游於水草間，既而脫尾矣，黑點圓圓，散佈水中，更經數日，則蛙矣，細小可愛，得未曾有，時或躍登萍上，時或匿於石畔，活潑潑地，大可觀賞。復經數日，則大蛙矣，有時水面不見一蛙，惟聞蛙鳴，如以細石子投水中，則蛙立出，雙目空視，似怒汝擾彼清夢也。

舊游如昨，然今已景色全非，倍增悵怛。龜蛇其歸來乎！待稍假時日，痛飲黃龍，再奠汝山靈也。

# 我所愛遊的名山

周瘦鵑

我也算是一個愛好遊山的人，但是很慚愧，以中國之大，名山之多，而我的足迹始終

沒有踏出江浙皖三省。我不曾見過五嶽的面，不曾遊過天台雁蕩，也不曾瞧到西南諸大名山，所以問起我所愛遊的名山，眞是寒蠢得很，算來算去只有一座黃山，往往寤寐繫之，心嚮往之，雖只遊過一次，可是深深地刻在我心版之上，再也不能忘懷；要是能擺脫一切，無掛無礙的話，那麼隱居黃山以終吾身，也是十二萬分願意的。

愛好遊山的同志們，可不要以爲我說得過火，黃山不但是東南第一名山，也可說是中國第一名山，遊過了黃山，別的山簡直可以不必遊了。吾友陳蜨野兄，足迹遍南北，幷曾到過西南，所遊的山是太多了；他是一個擅畫山水的人，決不會盲從人家的見解，然而據他說，遊來遊去，總覺得沒有一座山能勝過黃山的；那就足見我並不是阿私所好，而我雖沒有見過大世面，卻已遊過了黃山，這就足以自豪了。

黃山的偉大瑰麗，決不是一枝平凡的筆所可描寫得到，畫必關荊，文必韓柳，詩必李杜，詞必蘇辛，纔能盡黃山之長，而不致辱沒黃山。我之往遊，是在四年以前的一個秋季，同遊者有陳蜨野夫婦，涂筱巢父子，一共遊了十二天，實在覺得太局促了，要細細的遊覽，細細的領略時，雖一年也不會厭倦，那時我纔到湯口只算是纔進黃山之門，便已目眩神迷，飄飄欲仙，彷彿此身已不在人間了。夜間我們先在湯池一浴，池水不冷不熱，微微聞到奇南香一般的香味，浴過之後，眞好似換骨脫胎，俗塵盡滌。在中國旅行社下榻，聽了一夜白龍潭青龍潭的泉聲，非但不厭其煩，反如聽鈞天仙樂一樣。第二天就由紫石峯下出發，看人字瀑，過迴龍橋，朱砂菴，（慈光寺）飛來洞，小憩半山寺。再上天門坎，過雲巢，小心坡，文殊洞，撫迎客松，而到達文殊院。當夜宿在院中，次晨四點卽起，與蜨野筱巢抱衾上高岡，聽哀猿叫殘月，坐候着朝陽出來看白雲鋪海。此處可說是黃山中心，右有蓮花峯，左有天都峯，背後有玉屛峯，古人曾有「不到文殊院，不見黃山面」之句，其重要可知。天都是全山最高峯，使人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感；大家見峯勢陡直，沒有敢上去，我雖躍躍欲試，可是附和無人，也就罷了。聽說當年吳稚老曾上去過，我們這般後生小子，辜負了好腰脚，恐將爲稚老所笑吧。離了文殊院，向西南行，小心翼翼地經過閻王壁，度大士崖，過蓮花溝，直達蓮花峯下，我這時雄心勃發，像猿猴般載欣載奔，居然以第一人先到峯巓，學着孫登長嘯起來。這裏據說可以望見廬山九華和長江水，可是我沒有帶望遠鏡，不曾瞧見甚麼，只見重重疊疊的亂山而已。下了蓮花峯，向西下百步雲梯，穿過鰲魚洞，橫度天海，彷彿是一片平原。再北上光明頂，曲折而達獅子林，這一帶也是風景絕勝的所在。一株株的奇松，一堆堆的怪石，恨不得搬到家裏去，做盆景用。東北有始信峯，玲瓏可愛。眞如盆景中物，上有

接引松與隱士江麗田彈琴處，我們愛得它甚麼似的，曾兩度到此盤桓。蜨野席地作畫，替我畫了一幅，他受了山靈的感應，眞是腕下有鬼，筆下有神，完成了一件傑作。峯巔下望，有石筍矼，夢筆生花，散花塢，觀音峯諸名勝。獅子峯的右面有清涼台，奇石壁立，下視無地。我們也曾流連了二三度。幷且買着餘勇，結隊直下散花塢；塢名散花，料想春季一定是野花爛漫，如錦如繡，可惜恰在秋季，花是不多見了。只爲好景留客，難解難分，在獅子林留宿了三夜，夜夜聽夠了松濤泉韻，方始向四山揖別。向東南往雲谷寺，在寺中啜雲霧茶，拍照，又休息一小時，纔再向東南出發。經仙人榜，看九龍瀑布，瀑布分成九條龍那麼瀉下來，只因久旱不雨，瀑流不大，這天雖有小雨，無濟於事，然而看那九條白龍，緩緩地爬下來，也是很可悅目的。過此再走七里，就到苦竹溪，上汽車回杭州去。我一路上被黃山靈感所動，不覺來了詩興，雖然不會做詩，居然也胡謅了五十首五言古詩，先前曾在本誌登過，實在是蚓唱蛙鳴，那能寫盡黃山的好處，現在且將清代詩人梅淵公氏的黃山記遊一百韻附錄在此，給讀者們讀了，當作臥遊吧。「夙昔懷黃山，屢負仙源約，初爲風雨淹，雲嵐盡如幕，後逢霜霰零，巖巔北風惡。玆當六月中，旱魃復爲虐，同遊色俱沮。畏炎勝炮烙。嵐影掩人懷，幽興愈飛躍，權爲松谷游，竟日聊可託。戒僕起中宵，東方尙鳴柝，晨光辨依稀，羣巒漸磅礴；芙蓉與望仙，峯石如相索，其西爲翠微，循流分澗洛，雙石立關門，交牙爲鎖鑰，自此斷人煙，塵埃何地著？日午抵孤菴，陰松四寂寞，衲子善迎人，濃茶再三瀹，指點五龍潭，俯仰濯幽魄。向晚夕陽斜，半射雲中鑿，三十六高峯，將毋見大略？老僧謂不然，所見乃包絡，何處爲天都，驟驚邦與郭。余乃疾聲呼，高懷那能遏，且莫返籃輿，芒鞵更緊縛，燈前問已經，曲折預商酌。山中鳥聲異，如鈴復如鐸，是夜不得眠，暑氣秋先奪，披星促飽餐，濟勝鬬強弱。初從磵底行，莽深杖難撥，所幸無蝮蚖，而乃逼猱玃。仰首瞻雲門，夾立如懸橐，攀援十餘里，始見石筍角，城中望筍尖，徑寸如錐卓，及旁筍根行，百尋不可度。迴俯經過地，取次在兩屩，昨爲仰面尊，今爲培塿末，從此識黃山，方知不可學，羣目盡皆瞪，羣口不能諾。繚繞千萬峯，簇簇散花蕚，想像鋪兩海，前後何寥廓，起伏爲菡萏，與筍互犄角。羣筍叢聚處，忽見天花落，其峯謂始信，峯斷因仙噣，天然松樹枝，接引宛如杓。過橋驚海市，一一幾於活，方物復肖人，成獸亦成雀，翻疑不是山，天工太雕琢。西望西海門，一線同箭括，日落紫煙深，魑魅實棲拓，戲以石投之，頃刻走冰雹，回見月華生，尺尺透衣葛。夜宿獅子林，孤燈吼堂灼，下界盡炎方，到來抱絺杓。晨陟錬丹臺，海氣寒漠漠，波濤無定形，晶光流活潑，惜哉丹竈存，何人更采藥？東登光明頂，其勢轉空攫，天都與蓮華，鼎立差相若。何物神鰲洞，五丁幻開鑿，側

身下青冥，以手代足摸百折轉雲梯，踵與頂相錯，左右茫無據，魚脊幾多闊？盤繞上蓮花，目炫魂逾愕；一竅汲天心，升堂學猿攫，進退分死生，從者泣還謔，以身殉奇觀，葬此抑何怍。賈勇登絕頂，閉目喘交作，蹲身抱危石，曠哉吾眼豁！其北爲九華，其西爲白嶽，天目嵐幾層，金陵煙一抹，長江襟帶間，大海等漚泊，週遭數千里，指顧了吳越，苦無雙飛翰，乘風化孤鶴。下此險亦夷，如夢驚方覺，吾將歎觀止，仙境愈奇駁。巍哉文殊臺！凌虛稱極樂，大海此中央，萬笏擁閶闔。木榻求小憩，雲氣虛相搏，香廚何所有？栗根恆大嚼。東下小心坡，前此膽仍怯，洞壑隱層層，經過不知數，杖拂老人頭，始抵天都脚。天都千仞高，游者步齊却，無徑置綆梯，壁立矗如削，微風吹縹緲，隱隱聞天樂。過此磴愈滑，經年積枯籜，一峯變一峯，凡骨盡皆脫，屏幛開硃砂，燦爛布丹艧。老衲棲中峯，形容見古豐，握手如故人，引我宿山閣，是夜月愈明，抱琴兩酬酢，諸天齊答響，拱立儼瓔珞。凌晨浴湯泉，手弄珍珠沫，昔爲仙液噴，於今起民瘼，浴罷歸桃源，龍潭辨尺蠖，長晝息精廬，餘興尙搜掠。山中凡七日，何能盡廣博，峯峯現霽色，良遇不爲薄；山靈有至性，聞者徒糟粕，大都隨意游，翻令眞趣澾。明日出湯口，分源尋擲鉢，惜未識洋湖，海筏何年泊。」民二六冬，我避兵皖南黟縣南屏村，去黃山只有九十里，曾想前去小住一月，可是誤信了村人的話，說那邊已列爲軍事禁區，不許遊覽；後唔黟縣祁縣長，纔知道沒有這回事，待要去時，却因急於來滬，終於沒有去，至今引爲憾事。曾有七絕四首云：「山中獨數黃山秀，除却黃山不是山，晉謁山靈原所願，却憂豺虎滿江關。朝山前度逾旬日，揖別歸來夢與俱，迎客老松應矯健，還能記得故人無？當年儔侶翩翩集，西海門前送夕曛，他日爲予留片石，好臨清曉看山雲。濂溪昔愛蓮花好，我愛蓮花第一峯，爲問別來無恙否？願君長葆舊花容。」又追憶黃山白龍潭云：「怒泉驚沸起蛟眠，瀉入千山絕點煙，看遍人間無淨土，拏雲攫日上諸天。」又憶黃山歸田樂從山谷體云：「巘疊玲瓏玉，看嵯峨奇峯三六，起伏層霄矗。欹也或聳也，挂也橫也，一一蔥蘢結寒綠。丹霞鎖嶰谷，千仞瓊壓幽花簇，彌天雲海，疑有衆仙浴。石下與松下，隨處有亂泉瀉下；喚取靈猿伴三宿。」

三七一〇二〇

我所愛遊的名山，除了黃山，須推奉化的雪竇，千丈之巖，瀑泉飛雪，九曲之溪，流水涵雲；無論一峯一巖，都幽奇古怪，委實是一座小型的黃山。而那千丈巖的瀑布，更勝過黃山的人字瀑九龍瀑呢。我曾前去遊過兩次，至今還覺得醰醰有味。此外我所愛遊的，須推鄧尉和超山，因爲我酷愛梅花，這兩處的梅花，眞是洋洋大觀，單去遊這麼一天二天，還覺得不夠過癮，恨不能結廬其間，長住暗香疎影中啊。

——:o:——

# 故鄉的狼山

黃寄萍

近三年來，蟄居孤島，未履千里以外之地，各處名山大川，除臥游外，簡直無法享受。而中國唯一的旅行雜誌，竟能艱苦自持，從未中輟，精神值得佩服！此次新年特大號，承編者徵文，題曰「我所愛游的名山」，仔細一想，名山游過不少，有的因環境關係，如日本朝鮮關東的山景，我簡直不忍寫述；有的因重複關係，如閩粵，金陵，蘇，錫，諸地，大可紀錄，然而旅行雜誌以前都有寫作，重複無甚意味。最後想到故鄉的狼山，從未有人加以闡揚，且讓我作一概說。

以上海作出發點，山之最近者，該是松江的佘山，第二便是南通的狼山。乘江輪出吳淞口，不及百里，青翠的狼山，便隱約在望。劉禹錫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這還近乎神話。我以為天然的山水，少不了人工的彫琢，近的像莫干山，要如不建造如許高大的洋樓，怎能成為避暑勝地？無錫諸山，沒有榮楊諸氏的斥資興建，宜興庚桑善卷諸洞，沒有儲南強氏的悉心構築，怎能稱為名勝？同樣地狼山要沒有張嗇公的擘劃經營，怎能吸引遠方游客的留連？狼山山之小者也，而狼山的風景線，實有使人愛慕的價值。

記得小時候，我走出宅門，便遠遠的看到這座像花轎似的青山，心中十分喜悅，聽得人家說到什麼山，便總稱為狼山，好像天下惟有狼山，這等於說到報紙，總稱為申報紙，又好像除掉申報，沒有別家報紙一樣，村中小子，不知宇宙之大，真是大笑話！我游狼山，還是十年前的事，抗戰以後，每返故鄉，必環繞狼山外圍水陸兩道，本擬春秋假日，再度遨游，不期通城失陷，交通阻梗，此願惟有待之異日。狼山名勝，向無專書記載，茲篇只憑記憶所及，難免掛一漏萬，望我通海同鄉，有以教正。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

•張叔通先生所作山水渾樸蒼鬱不同凡手夙為時賢吳湖帆馮超然諸氏所激賞得者珍逾拱璧茲應本誌之請繪此小幅讀者與諸文互相印證當必彌增興會也

## 狼山的外貌

南通經張嗇庵先生昆季數十年的經營，素有模範縣之稱，以全縣事業而論，確是名實相符。南通可分作四區：（一）商業區（城內外）（二）文化區（南門三元橋一帶）

三七—〇二一

(三)工業區(唐家閘)(四)風景區(市內五公園尤以狼山爲最)時人稱南通有五山，便是狼山，馬鞍山，劍山，軍山，黃泥山，還有一座最小的驥山，一般人還沒有注意到，所以應稱作六山纔是。狼山不僅供人游歷，其實在國防上也有相當重要性，軍事家說道：「狼福鎖江門，」這一句話，就大可玩味。滾滾長江，至狼山而直入海道，江面遼闊，對江與福山（常熟境）並峙，狼山離江濱不過里許，江面雖闊，而暗沙極多，無論何種船艦，航至狼山相近，必須迂緩曲折而行，繞至山脚最深處，始可通過長江，所以最高軍事當局，屢有狼福二山建造江防砲台之議，如果充分準備好了，那異國艨艟，休想溯江上行，更何能直擣中原？

### 狼山風景線

六山風景，惟狼山爲最，由通城入山約十八里，汽車廿分鐘可達，途經曹公祠，旁爲××墳，即明末東鄰入寇，偸渡到通，曹鼎爲麵鋪工人，執鋼刀殺狄如麻，乃有此墳，後人感其忠勇義烈，便建曹公祠以留紀念。狼山北麓有觀音巖，藏唐朝以來名家所給的觀音畫像，繡像，共計數百幅，余沈壽女士刺繡最多，岩內有林溪精舍，山腰有唐代駱賓王墓，（討伐武則天之大將）及革命先進，白烈士墓，再上爲大雄寶殿，院宇宏敞，大聖菩薩的香火極盛，南至閩粤，北及徐淮，每屆春季，善男信女聯袂進香，徐淮人大都不乘舟車，徒步入山，表示至誠之意，所以他們途中須經半月有餘，這也是一段佳話。山上共有七房和尚，各房都擁有相當財力。山頂望海樓，風景最佳，前望長江，白浪滔天，風帆點點，不啻「黿頭渚上望太湖。」門前懸聯「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可見一斑。每年元宵，通人爭相登樓，看四鄉「放燒，」（卽照田財）野火萬千，搖搖作勢，煞是奇觀。最高峯的支雲塔，亦爲唐朝古蹟，五六年前，忽爲雷殛，塔頂全燬，山人斥資修建，因抗戰發動，未竟全功，至今木架尚未拆除。我上文所謂遠看像花轎，那轎頂便是支雲塔了。第二說到軍山，東邊的東奧山莊，爲嗇公的避暑地，半山有蛤蟆井，乃天下十大泉之一，這泉水成分特濃，上置銅元，不易下沉，便是明證，遊客到此，必暢飲名泉以爲樂。山巔有氣象台，與上海徐家匯天文台瞬息通報，那無線電台開南通風氣之先，二十年前的南通報，便每天有氣象報告，這是仿「申報」的例，於通人貢獻不少。第三說到黃泥山，山麓有「鹿苑，」畜關鹿百餘頭，蔚爲奇觀，但自通城淪陷後，「鹿苑」之鹿，聞已散失，殊爲可惜。嗇公建有西山村廬，我馬樓及虞樓，爲游客憩息之所。第四說到馬鞍山，嗇公建有梅垞，植梅花數百本，冬季梅花怒放，游客彷彿當作超山訪梅。馬驥兩山，最近江濱，連年江坍甚烈，已半山入江，這裏的梅，都早移向「嗇公陵墓」去了。第五說到劍山，當年嗇公與范當世遊此，建有雷公祠，這出典恕我記不清

了。山脚有奇特的山人洞，洞內幽黑如漆，莫測其深，誰也不敢進洞探險，因此神話便來了，有的說此洞直通福山，有的說可通南京雨花台，洞而能通長江之底，不亦無稽之尤麽？第六說到驥山，這山形如大土邱，游人並不經意，所以也無景可說，近幾年已陷入大江，眞是無地自容了。以上所述，不過大概之大概，若使窮十日之游，把所有古蹟，名勝，楹聯，詩文，紀錄下來，請中國旅行社刊印專册，也未始不可。

## 狼山與模範縣

傳說南通之有嗇公（公本誕生於海門長樂鎮，弱冠後遷通居住。）南通之成模範縣，狼山的風水，也大有關係，那末近年南通的衰落，豈是狼山的轉運？這誠然是神話，還有人說狼山礦質多吸鐵石，所以不能過分開鑿，否則若干年後長江船艦將爲狼山所吸，而不能通航，那更是山神的無稽之談了。話要說轉來，狼山與南通，關係却很密切，否則嗇公何必重視狼山？當年他開發南通之初，先着眼於「棉鐵」「鹽墾」「教育」以裕民生！旁及「交通」「慈善」「殘廢」「公益」……以至「娛樂」「風景」乃於民初命農校學生植林於五山，把童山濯濯一齊披上了綠衣，而頓改舊觀，先後造苗圃，闢山莊，修祠廟，建氣象台，辦蠶桑學校，盲啞學校，殘廢院於狼山之麓，百廢俱興，使風景區名實相符，給游人留連忘返；其功績流傳，千古不滅。嗇公生前遺囑，葬身於狼山之東，孝若公子遵命辦理，陵墓佔數百畝之廣，費數十萬之鉅；林木蒼翠，萬卉爭妍，成爲蘇北最偉大的陵園，游客到此，追念先賢，誰不肅然起敬呢！

# 談遊

傅彥長

我時常能夠一去的地方，並無名山大川在內，所以要我說一句我所愛游的名山大川是什麽，竟無法應付。

在指定的旅程之中，我是一個沒有成見的人。我又沒有文雅人的修養，山水二者對於我都沒有什麽樂趣。尤其是與山水有關係的苦吟，我以爲是一件並不需要的嚕囌。

十幾年以前，我也出過門，其實毫無目的，可是別人總歡喜在形式之中說出了他們的看法，以爲我那一次出門一定是去看什麽山水的。回來之後，我從不說到什麽山水的話，他們都很奇怪。

當然，在可遇而不必去求的情形之下，我的確到過了幾個大大小小的山頭；也曾在巨大波浪之上的船裏，嘔吐得連飲食都放棄過。仔細的情緒在當時或者也有一些可說的吧！現在這一切，早已忘却了。不過這幾個大大小小的山頭，不用說，都不是什麽人

跡所未到的地方關於它們的名稱等等在這裏似乎不必多說。

識幾個字的人當然易受到游記的誘惑。大哲學家康德自己個人所收藏的書籍，據說有三百卷光景，游記則佔了其中的半數。他在哥尼斯堡送去了他自己的一生光陰，難怪他對於游記有很深的嗜好了。至少有一點，他讀游記的目的，大概是偏於人事一方面的紀錄吧，這同我們入山惟恐不深的目的，只在苦吟者究有不同之處，康德一生，就傳下來的關於他的紀錄來想一想，雖則他也有很仔細的情緒，却不能作為我們生活上的公式。

所謂生活上的公式，就是每一個人不妨照着旅行指南上的話去看一看舉世聞名的山水。從馬哥孛羅之後，許多為了傳教通商，學術研究等等目的而出門去旅行的人，大多數都不甚注重什麼苦吟的成績。關於這，雖則我現在還不能像別人的苦吟，可是一出門，就必須以學術研究為究竟目的，我也覺得太煞風景一點。

三七一〇二四

# 願山居以長終

閻重樓

在一間三層樓上的屋子中，有幾個人在隨意的暢談着；融穆的氣息，完全打破了室內的凄清，而談鋒的熱切，更顯然把正在窗外吹着從喜馬拉亞山括過來的烈風的嚴寒忘記了。

如果要我把這幾個談話的人介紹一下，那麼這裏面一個就是我，一個是馨妹，還有兩位是我的朋友范君和他的夫人。

范君是新近遷了居的，於是話題由遷居轉移到住的問題上，而我說我將來的心願是寧願遠離城市而住到山中去，於是話題又由住的問題牽扯到山水名勝上。

『國內的名山，究竟那一處是最秀麗的呢？選那最幽雅的處所，建造幾間屋子，作長居的計劃，這誠然是最可樂的事情，但很慚愧的，是我的足跡並沒有及到遠的地方呢！這總應該先游覽一次再說呀。』范君向着我這樣說。

臥在病床上的我，一談到旅行便覺興緻倍增的答道：『那麼我希望你們貴夫婦可能時先去游一次華山，因為華山的形勢，既然雄偉，風景又是優美，所以你們游華山歸



相看兩不厭

來再去游覽別的名山，就覺得容易不難了。」

『聽說華山的途徑非常驚險，』范君的夫人插嘴道，『山路奇狹而陡，登山一半是要靠挽着路旁的鐵繩才能上去呢；並且山路的兩旁多是萬丈深壑，那時心裏既怕，足下一酸，跌下去才不是玩的呢！我實在不敢作這樣的嘗試。』

『不！』我道，『這正可以磨鍊勇氣，何況到了那時候，眼前爲美妙的山景所吸引，自然脚步就會一步一步向前進，而履險如夷了。記得我們上次往遊華山，看見山下一個廟宇的壁上懸着一幅字額，上面是某人寫着說他偕來的女伴於兩日間游山一遍，可稱開空前絕後的記錄；但是她（我說着指馨妹）却於一日中履盡華山的五峯呢！』

『那你也可以像別人一樣在廟牆上張一幅題記。』范君說。

『焉知後來者沒有更快速的成績呢？我舉出這例子，就是要你的夫人勿存心畏懼。』我說。

當我們在談着這些話的時候，馨妹靜靜地坐在旁邊，她像是沉思在過往的回憶當中，默想那舊時的遊程。果然等到我們的話談到這兒，她的意識恢復了，就滔滔的說出下面一大篇話來：



一程山色一程詩

『啊，在我們以前的旅游中，給我腦海中留下最深的印象的，還是黃山的勝境。那蜿蜒優美的入山的公路，那蒼蔚青翠的山中的茂林，那奔瀉如龍的山上的泉瀑，那各具其妙的高峯，像天都峯，五老峯，始信峯，……那饒有畫意的怪石，那富有詩意的奇松，還有蓬萊三島，夢筆生花。這些景色；我們側身其間，就恍如在夢境中啊！』她又接下去說：

『尤其是山中的氣候，變化莫測，時而雲在頭上，於是自己眼前就是陰雨的景象；時而雲在脚下，於是眼前又是晴朗的景象；因爲這樣，所以更造成那雲海的奇觀，使你霎時間心神恍惚，目迷五色。』

『黃山的路徑好走吧？』范君的夫人像是總扣心路徑的難題這樣問。

『比較起來，』馨妹說，『黃山的途徑不算是很難走的，不過因爲特多雨霧，所以常要在雨中行路，前回我們遊黃山投宿在「獅子林」中，遇見羅君和孫君的夫婦，因爲他們要等到天氣完全晴朗了纔肯遊玩，所以已在寺中困處了幾日夜，但是第二日大雨如注，我們仍舊冒雨出發，一路上那嚮導者催促我們趕快行走，他說前面有條溪澗，

恐怕遲了水深不能過去，那時就要進退兩難了！可是當我們行到那裏，仍能涉水而過。我覺得我們游山，晴雨咸宜，不必拘泥於天氣。』

『你說黃山的風景眞的有這樣好嗎？那麼在它上面造一所住宅，倒是最適宜的了。』范君像是被馨妹的一篇緒述打動了他的心這樣說。

『不錯，』我道，『居住在那裏，可以隨意到這幽邃的山中各處去覽眺，即使時日久遠，也絕不會有感到厭倦的一天。』

『你喜愛山居，看起來你倒有點脫世派隱士的意味呢。』馨妹以打趣的口吻向我說。

『不，誰說居山就定算是脫世？你看都市的表面似乎很緊張，但是有些人却在這喧囂中空度了很好的時光，或者沉溺在紙醉金迷的場所，那纔眞是脫開了世間奮鬭的生活。而住在山中，表面上雖是沉寂，但却正好利用那淸靜無擾的環境，來作身心的修養，勞動的嘗試，學術的研究，……必定會有很美滿的成就吧？誰說山居的生活就是消極的呢？』我辯白的說。

『山裏居住果然好，不過等未游的人先游了再說，我們且期待那可能的一天吧。』范君和他的夫人齊聲這樣說，把我們的爭論解開。

而這山居的話題，也在這裏告了一個結束。

（作者按：）接到編者索稿的來信，正是作者大病初痊之時，一方面念到和本誌關係的密切——不但是隨時撰稿的關係，並且近年本誌每値歲首照例刊行的紀念特大號，也總有作者參加在內。——一方面不敢辜負編者的盛情，所以就勉力把病中這一段對話記出來，當作紀念中的紀念文了。

## 莫干山追憶

孫恩霖

我遊莫干山已事隔數年了，然而它所給我的印象，不時縈迴腦蒂。最奇怪的，在這幾年的過程中，單以遊山而論，我又曾到過華嶽，終南，和粵南的靑山等諸名勝，可是直到現在爲止，我對於莫干山却有非常的好感！

遊山最忌把精力耗費在上山的途中，尤其是體力不濟的遊客們，往往因了道途崎嶇，顚躓爲苦；奔波了一天，精神疲憊，休息之不遑，那里再有興緻去瀏覽景色，探奇尋勝呢？莫干山的最大妙處，就是叫人增進愛山的情緒，而消除了「怕」山的心理。

往日從上海出發，購聯運票的旅客，搭滬杭車到杭州後，便轉乘汽車直放山脚的庾村，再換乘山轎，直接登山，十分便捷。如果有

自備汽車的話，那末跑出大門，上了車子，經過滬杭公路，一路風駛電掣，不上半天工夫，早就置身在瀟湘萬竿叢中了。

我有兩句話可以概括遊莫干山的情狀，那就是：「輕描淡寫，」和「隨心所欲。」凡是到過那里的人，想起來都能表示同意罷。

莫干山的最高峯拔出海面二千五百尺，全山陽光充足，空氣清淨。一上了山，觸目都是竹子，微風吹着，淅淅瀝瀝，令人心曠神怡，萬念俱消。我去的時候，尚在春初，山上住戶不多，未覺有些冷清清的樣子。然而住了兩天，却感覺到這幾個山—蔭山，營盤山，上橫山等—眞是壁立千仞，昂首塵寰，在清奇拔俗之中，充滿了蓬勃的活氣。

不要說一個人到了深山之中，就有出世之想；便是看見一角紺字，聽到幾聲梵音，也似乎到這世界上來是件多餘的事。更加上那些蒼松怪石，白雲飛泉，種種叫人生出消極之感，對於我們寄托所在的都市或城鎮，轉生憎惡之念。遊山本是件賞心樂事，要是所得的結果如此，豈非多此一舉了麼？所以我於莫干山更覺愛好之切了。

莫干山不但境地幽靜，天然景色，叫人留戀不捨；而最可寶貴的，山上却含蘊着一般溫和熙煦的「居家氛圍。」山上私人所置的別業，彌望皆是。屋制古樸，另有一種高雅的風韻。我在山的時候，未屆盛夏，看不到許多遊人。然而據琅玕君告訴我，在夏天的傍晚，山頭路燈初上，男女老幼，往來頻繁。各商店貨物供應，其熱鬧情狀，也不亞於小市鎮呢。

最使我印象不滅的，爲山居的早晨和傍晚。絕早起身，推窗一望，只看見遠處的山頭，一個個浮在白雲堆上。那雲霧似動非動，變幻莫測，的是偉觀。傍晚山霧乍升，起初薄薄的像水蒸氣，後來愈多愈濃厚，把山上的途徑都遮蔽得看不清楚。除了感覺到自己的脚尚在着地行走之外，簡直一個人像在騰空駕霧了。

## 錫南三山小記

胡山源

前人說「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我說，「山不在名，有勝則遊，」所以我遊了無錫南鄉的三個小山，也很滿意，因爲牠們的確有牠們的勝處。牠們是：雪浪山，龍王山，嶧嶂山。

十二三年前，有兩個暑假，爲了住在那地方的友人的邀請，我前後在那裏就擱了兩三個月，於暢遊多處山野之外，又遊了這三個小山，而這三個小山所給我的印象，實在很深刻，到現在還沒有磨滅，可以清楚地記出來。

雪浪山最小，縱列在許舍里和南方泉之間。牠的得名的由來，我不知道，不過我那天

往南方泉去，船在牠的脚下走過，適逢大雨，無比的大雨的確遇見了那樣的「雪浪」

只見許多很大的白絨球，從山上滾下來：路徑很曲折，一會隱，一會現。又見許多白馬，從山上奔下來，似乎繞着走的，一會向左，一會向右。不過白絨球也好，白馬也好，牠們不是一個二個，一疋二疋，牠們多得無其數，是前後銜接着滾下來的。牠們有時似斷了，却還是續着。好罷，還是用舊有的比喻吧，牠們是幾疋布，有人在山下拉着山上則儘量的放下來，或者也可以說，牠們沒有像布那麽的整齊，牠們是幾緒紗，幾束絲，從高處飄下來，遇到了許多阻礙，以致有幾處弄得亂紛紛，粗一些，瘦一些。不過牠們都很緊張，嵌在黃色的亂石間，急急的向下移動，就相信底下一定有什麽在拉着呢。（見拙著虹五里湖之雨）

山上有一座小小的廟、廟中有一座小小的閣，稱爲「蔣子閣，」據說是蔣狀元的讀書之處，蔣狀元是何人，便連守廟的道士也不知道，後來我看到一部筆記，才知道確有其人，他刻苦成名後，就告終養回來，並沒有做官。可惜他的名字和年代，我都忘了。

那天我上蔣子閣，見到了那守廟的道士。他很年輕，如果不穿着道服，也不過是一個文雅的書生罷了。他正在和一個童兒下圍棋。這的確有些仙家的風度，所以我一見就歡喜，就坐下了和他攀談。攀談了一會，我就不自量力地請求和他對局。他居然不嫌我是凡夫俗子，在謙遜之下答應了。不料下了不久，我就發現他的手段，實在太不高明，他也承認了，反而向我求教起來。我笑着對他說，這道袍還是給我穿了吧，他也笑着點頭。

山的南端，有幾座石頭堆起來的東西，後來聽人說，這是從前的砲臺，對着太湖防倭的。

山下亦有一個小小的廟，據陪我去玩的鄉下孩子說，廟裏的皂隸偶像，很有靈驗，時常出來作惡，鄉下人很敬畏牠們。但是照我看看，這些偶像早已破敗得很了，有的沒有了鬍子，有的沒有了帽子，至於斷手缺足的，也是不少，我不知道牠們究竟是憑什麽來作威福的。便是廟也已經倒坍了許多處所，似乎只是狐狸或鼯鼪的窟宅，不是人的住所，更不是神道的宮殿。廟前有幾株大楓樹，頗有些氣概。孩子們說，到了深秋，城裏人來此看楓葉的，爲數很多，我相信這的確是一個好消遣，可惜現在還太早，我賞識不到這燦爛的雲錦，我只好取幾片葉子，帶回去作紀念。

後來我也在那部筆記裏看到，這山下的廟，原來就是蔣狀元的故宅，捨宅爲廟，唐朝便很盛行，這位殿元公也眞是達人了。

龍王山在許舍里之西，由南向北，蜿蜒着七八里路，鄉下人便說，這是一條龍，於是便在山的中段，最高處，造了一座龍王廟。那一

三七一〇二八

天是什麼日子，我已經忘了，據說是龍王生日，那裏有佛會，山下四鄉的善男信女，到得很多，我和朋友佩蒼，就也去趕了一會鬧熱。佩蒼不良於行，是用山兜抬上去的，我則步行跟着。

假使從龍腰裏走上去，就非常的陡削，所以我只好跟了山兜由南面盤上去。可是所有的鄉下人，連老婆婆和小孩子，就沒有一個不抄近路走的。我下山時，因爲跟着山兜走得太快，雖然還是偏向北面而不是直衝下來的，我到了平地，就兩膝搖搖，幾乎寸步難行。可是他們，所有的鄉下人，據說，在最陡削處上下，一天就可以好幾個來回，並且中途不必停下來喘一口氣。我雖以腰脚的健全自誇，到此也不能不羡慕他們了。

山上簡直沒有空地，廟的基址還是從岩石中開出來的。在廟外向前後一望，只見像鋸齒一般的岩石，的確組成了和魚類背鰭一般的東西，向南北長長地展延了開去，因此連我都不能不疑心這的確是太古之世一條大龍的遺蛻。我們是在龍背上。

廟內香烟繚繞，擁擠不堪，乃是一般廟會的常態。可是在和尚的臥室中，我却看見了一幅很難得的畫。畫中的物像，盡是一些殘紙敗墨，有扯下的帳簿，兒童的描紅，喜帖，當票，以及其他在字紙簏中常見的東西，都畫得和原物一般無二，就好似有人將這些東西好好地攤平了貼在一起的。這可見這裏所住的和尚，却也不俗，可惜我沒有看見他。

廟外不遠處，有幾株松樹，很高大，疏疏落落地，夭矯曲折地，矗立在那裏。這好像我在什麼照片上所看見的風景。龍背上有這個點綴，倒也很難得。

到崢嶸山去的遊伴是本地人道文，所以遊起來便格外有味些。

這山在縣境的西南隅，高高地俯瞰着太湖。由山脚到頂上的眞武廟，要經過三個天門。我們來遊的這天，路上沒有遇見別人，只在中天門的小屋裏看見一個老婆婆在織黃麻布。據道文說每年清明節，這裏是香會的季節，山上山下，遍處是人。我們看着太湖裏吹起來的風，由西南山脚，爬上來，爬上來，爬過了我們走着的山脊，然後消失到東北方的空谷裏去。風怎麼會有形跡呢？原來山草的依次低頭，眠倒，告訴了我們一切。

眞武廟裏只有一個香火道人在那裏，我們和他幾經商量之下，才爲我們燒了一頓飯，由我們在南面的一個小閣裏，開軒臨風地吃着。沒有好菜，除了一些殘羹外。但在我們，却已勝過胡麻飯了。飯後，覺得天氣很熱，軒外樹上的知了，叫個不住，我的眼睛不禁朦朧起來，我倦欲眠了。我在草上伏了一會，道文在一旁靜靜地陪着我。也許道文或那香火道人，沒有將神們的枕頭借給我，所以我沒有作什麼黃粱夢。

我醒後，爲了天熱，還不想下去。我們深悔沒有帶副棋子來，在此消遣一會。不過在這

裏看看三萬六千頃的太湖，却也可以消磨永日。烟波浩淼，風帆點點，我想誰都能夠領略這裏面的意趣吧。我們看着錫湖輪船由南面的迷茫中鑽出來，漸漸的進入北面的大渲口，然後隔了若干時，再看牠由大渲口，鑽入迷茫中去。我們在這裏的確已就擱得相當久了。

我們下山時走南面，先到一個高谷裏的水母殿。殿旁有一座小樓，主人是一對年老的夫婦，他們招待我們進去坐了一會。原來男主人是鎮上的紳士，女主人是有林下風的老太太，他們爲了兒媳的不孝，所以憤而住到這裏來的，每月由鎮上送些米與油鹽來，他們便絕對不再出山去。

由水母殿而到一個低谷裏的龍寺。當家老和尙和道文的令尊是老朋友，一談起來，便認道文爲自己人，向之訴苦，說當家的困難。我恨不得要對他說，既然如此困難，何不就出了家！

龍寺的勝蹟除了，俗傳一個水池裏有龍之外，就要算大殿上的一塊匾了。匾上是「大圓滿覺」四個字，所奇怪的是前面三個半字，都是飛金的，「覺」字的下半部「見」字，就只是黑漆，不飛金了，據道文告訴我前面這三個半字，是建文皇帝寫的，那時剛剛寫到「覺」字的上半部，忽然接到警報，說追捕他的人就要到了，他只好丟了筆就逃，慌忙地出谷而入太湖。後來有人補足了這「覺」字，爲了御筆在前，所以不敢飛金，以示區別。

由龍寺出來，一路都是鋪得很好的大道，而龍寺的房屋也最多，可見龍寺是這一帶地方的一個大寺。而從此也可見，崦嶂山是這一帶地方的一個大山。

當然，此地一帶還有許多別的可游的山，只是爲了種種的關係，我雖然在這裏很久，就沒有再去過。不過，略窺一斑，也就可見全豹了吧。

大概而論，這裏有叢山，有大湖，更有許多邱壑，林箐，渚洲，港汊，爲塵囂所不及，爲物質文明所難達，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去處。難怪前年無錫淪陷後，有許多城裏人，都以此爲世外的桃源。

將來天下太平後，我眞想再來一遊，或者簡直結廬於此。我願以這篇小記，作爲他年的息壤。

× × × ×

## 懷念中的佘山

羅才清

見了編者的徵文題目，我幾乎受了重大的刺激似的怔住了。童稚時候，在鄉下與牧童爲伍，牛背相戲，河畔摸鰍；耳目所接，是一片麥田幾堆土邱而已。及長，又在湫狹的都

市環境中爲衣食而奔走，偶或有機會，能作三五日之遊散也不過是蘇杭兩地。騎在驢子背上到天平探勝，或北高峯巔一觀日出奇景，又那裏說得上遊山登嶽呢？

適值二弟來書，談及戰後避入佘山，得牧師之優待；才能將久病之軀，免塡溝壑。而生平足跡未離村莊三里的老母，也在山中度過了五秩大慶。家書抵萬金，這舊遊之地的佘山，在我現在看來，也見得它的偉大了。

佘山有前後二峯，半日之間，可以周而復始，暢遊無餘。在放牛時候，時常讓畜生在山脚尋食，和小同伴上山去娛戲終日。山上有天文台，長髯盈胸的傳道者，都能說流利的故鄉土語，見了小孩子，更是愛護備至。我還依稀記得，坐在臨空的皮椅上，在望遠鏡中，窺見太陽的七色；也在古羅馬式的教堂走廊上，接受耶穌的賜與—糖菓餅乾之類，雖然在單純的心靈中並不曾泛起絲微宗教的信仰，可是傳道者的和藹親切待人，却在童稚的心版上烙印了深刻的紀念。

每年五月，是各地的牧師教友上山朝聖之期，這近乎參與廟會那樣熱鬧的情形，更是孩子們最興奮的日子。舊宅離佘山非遙，城中親友，都是母攜子，長扶幼，早幾天到我家來住着。這時冷寞荒涼的村莊，幾乎齊改舊觀。

山上是若隱若現的萬里紅燈，銜天的燄火在半空中如遊龍似的飛逝，曲折的山道上，都膜拜着虔誠的教友，尤其是在耶穌十難的小道上，燈光如晝，教友接踵而上。山下呢，趁熱鬧的人自然山前山後的成羣擁着，做賣買的搭起臨時敞棚，水菓點心，喊聲震耳，更有些豪飲的莊稼漢子，泛一葉小舟，約三五知己，沿着山脚盪漾過去，大家猜拳行令，開懷暢飲，玩一個通宵而不知東方之已白。

大人們是如此，小孩子的歡欣，自然更甚了。莫名其妙的換上吃喜酒的新衣服，東奔西蕩。

此次戰事，狄人金山登陸，故鄉措不及防，淪陷之日，鄉人都茫然無所適從。老母不慣都市生活，又以弱弟染病床笫，都在山下舊宅中，曾請友人隨紅十字車一探究竟，但車抵莘莊而返，故鄉音訊，杳然者達三月之久。

後來知道近村的老弱殘幼，都由牧師的招呼，避入山中。老母弱弟，免遭殺身之禍，這使我不得不感謝他們的仁慈救人。之後，二弟書來，都是講述山上的情形，某家新生一女，醫藥之需，都仰給於教堂；某患瘧疾，服阿斯匹靈而愈。他自己呢？五時而起，拾級下山，市荳漿返，再拾級登山巔，向陽立，作八段錦運動……絮絮滿紙，都是一枝一節的生活情形，但從字行之間，可以窺見二年來山中的天地實在使「籠中人」欣羨不至了。

在上海，每每走過硬拉人聽講的地方而使人憤恨，宗教信仰，未可強求，仁慈救人，才是他們的天職！耶穌什麼，吾主怎樣的唱唱

讚美詩，恐怕也離宗教的主旨太遠了。

佘山的牧師像各地出入於槍林彈雨中救護傷兵難民的教友一樣，雖然是脫不了宣揚宗教的氣息，但這一份工作就值得我們尊敬的。

× × × ×

# 車墩山雪夜獵鹿記

栖　樺

我每次投稿給旅行雜誌，總喜歡提及我故鄉歙縣的山水，好像足夠我腦際縈迴的，便只有我的故鄉了。這種狹隘的鄉土觀念，在我，倒也眞是無法免除。好在每個人愛他的故鄉，幷不是一樁怎樣壞的事，而况皖南的一角，至今幸是乾淨土，這錦繡山河怎麼不使人格外戀慕呢。

徽州的新安江，風景秀麗，有如畫圖，車墩山便在江的南岸，山並不怎樣高，可是有葱鬱的林木，我們在林子裏散步時，可以從林隙裏看到江上的風帆沙鳥，我的家便在車墩山的山脚，因此我的童年的生活，便多數消磨在車墩山的樹林裏。童年時代在大自然懷抱裏的遊樂，當時原不覺得怎樣，但過後思來，便頗有回味了。

最令我至今難以忘懷的，是雪夜的山中行獵。那種豪情勝概，眞好像曾經幹了一樁了不起的事情一般。爲了山並不高，並且也不深，山裏沒有虎狼，我們上山時，並不帶着鳥槍，祇喚着幾隻惡狗，帶一把土做的弓。一把挖泥的耒耜而已，每當雪夜，我和一班同學，都是十幾歲的年青人，在村口呼嘯一下，每人家裏豢着的黃狗便汪汪地跟着我們出發，這是大雪天，鄉村的夜，周遭是一片寂靜，祇有風刮着樹枝，那白色的瘦影，在寒光下搖幌而已。狗是不解事的，牠們看見我們呼嘯，便上前衝，往往衝過了目的地，直到我們在後面呼喚時，牠們才奔了回來。

車墩山原離我們的家不遠，所以出發不一會便到了。我們跑到山上，除了脚底覺得有些滑之外，並不感到寒冷。這時幾只狗比我們忙得多了，牠們東跑西竄，把鼻子到這邊嗅嗅，那邊聞聞，一會兒撒尿，一會兒爬樹根，看樣子，眞忙得可以。有時有幾個小動物給他們發現，便要沒命地去把牠咬個半死。

我們幾個人却在雪地裏找尋鹿和兎子的足跡，等到尋到時，便要研究他們的來蹤去跡，我們先揀選一個牠們可能要走的地方，挖一個一兩尺深的土坑，坑裏埋着弓，這弓與箭樣的弓頗有不同，它是一個竹筒，開着洞，再用篾片彎在洞裏，像一張弓一樣，另外用一個打着活絡結的繩子鋪在坑裏，這繩子的一端，便繫在弓弦上，這樣我們把弓埋好之後，便在坑的四周散着乾珍珠米（即玉蜀黍）去引野獸來吃，這山上的野獸，

三七一〇三二

特多的是麅和兔牠們在坑外吃得高興時，便依着這珠米的散佈而跳進土坑裏來。

因為土坑是不蓋沒的，而弓的面積又不大，麅和兔在吃得高興時，那裏知道這是人們的詭計，等到牠們身體的任何部份觸着了繩子，那弓弦便會有力地彈了開來，這時牠們曉得上當了，但繩子裏在身上，越掙扎越緊，結果便活生生地被捕了。

我們雪夜打獵，並不想馬上就有成績，所以把弓下好之後，大家隨便玩耍一回，便回去了，直要到明天早晨才去察看，有沒有捉着麅和兔。但有時半夜裏下了雪，雪把我們的坑掩沒了，或是把珍珠米掩沒了，那就要「枉費心機」的。

但麅肉甚是好吃，燒起來，比牛肉還要香，可惜那時我們還不明白麅皮還有許多用處，不然，倒也是一樁好買賣呢！

現在，時令又已到了冬天，上海還沒有下過雪，想起了故鄉，想起了車墩山雪夜行獵的樂趣，真不勝其低徊嚮往。

## 憶妙峯山之遊

徐訏

為趕不上長途汽車，我們七個人搭了一輛小車，於黃昏時候到了一個小鎮，尋到一家小客店後，我們第一就是尋葛其婉小姐，葛其婉是同清華大學的男女學生們比我們先到的，那時她們正團團一桌坐在那裏喝茶，紅男綠女，真是一個美麗的旅行團體。

我們同她們約定了夜半十一時出發。於是到鎮上遛遛，這是妙峯山的香期，小鎮上也頗形熱鬧，我們到香蓬裏喝了許多粥湯茶水，吃完了說是不要我們化錢，後來才曉得這是虔誠的香客捨施給貧窮的信徒的。

吃了一點燒餅之類，我們就預備早點就寢，客店的房間早已滿了，幸虧我們沒有女的，終算七個人占了一張坑，但是擠來擠去，談談鬧鬧，怎麼也睡不着，到十點多方才合眼，客店的伙計來叫我們，我們知道已經到出發時候，臉也沒有洗，就到了後院，那時清華大學的一羣男女學生早已排隊在院子裏，興高釆烈的笑鬧着。他們中有的背着西點，有的挾着水菓，男的拿着玻璃小燈籠，女的拿着「司的克」，都是短裝輕鞋，個個靈健。我們這一羣動身時什麼都沒有準備，同她們站在一起，覺得狼狽非凡，我尤其擔心，因為我穿着一雙普通皮鞋，深怕黑暗走山路，有點危險，不過我聽說山路兩邊都有燈火，那麼何以大家又都帶着燈籠呢？

原來山路兩旁的燈火，也是虔誠的香客捨施的，隔兩三丈一燈，據說並不能很清楚的看見什麼路途，當時我們想買點燈籠，但因夜半無處可買，只得預備在清華學生隊中借點光了。

客店主人對我們極誠指導告訴我們不要興高采烈，走不動時候可不是玩的。並且叫我們沿路當心因爲燈火不多，山路蹊蹺，偶一失足，將遺千載之恨。年青人自然不愛聽這些老生常談，大家都沒有注意，只有我因爲沒有燈火，又穿着皮鞋，所以聽着非常躭心。

從山脚上去，蜿蜒的路火已經看見；淸華的旅行團非常高興，大家唱着校歌，我們跟着也覺得靑年人們有趣；其中有人叫出「Ladies First」排隊而行，我們自然也遵守這個指令，但是走不到一二里，大概因爲女的走得太慢之故，他們旅行團的男子們有些都趕上前走了，我們對於這昏朦的山路也有點習慣，所以就大家各奔前程。

沿山路都有燈火，隔兩三里就有香蓬，蓬中或施香客以茶水，或施香客以粥湯與饅頭；我們一二人奔在前面，到蓬中休息一回，等同伴上來了都一同上去。從他們口中，知道小姐們都落後了，有一二個已經半途回去，男子中有愛她們的，自然都伴着他們的愛人，這時候使我感到幸虧我沒有女伴，否則這時候夠多麼不自由呢？

旅行帶酒食，是中國派頭，旅行帶女子，則是外國派頭；我不知道這個分別是從什麼地方發生的。也許是中國交通不便，旅行困難，再加女子不出閨閾，所以終是只有男子在旅行，而這些旅行在男子也是苦事，他們只能揀一所面山臨水之處，飲酒吃菜以自娛了。現在女子雖然都出閨閾，但是旅行不便，在妙峯山這種地方，還是同以前一樣。可是以歐化如淸華大學，已經是需要女性在旅行團點綴了。

葛其婉小姐很能走山，她說她很有經驗，以前曾走過阿爾帕斯等山，那麼難道西洋因爲女子會跑山所以與男子同行麼？還是因爲男子帶她們同遊，所以會走山呢？終之與我們時常在蓬山等到的，只有葛其婉小姐一人。其他小姐，以後就見不到了，一直到到了山頂以後。

走了一二個鐘頭以後，眼看路燈將絕，但峯迴路轉，又見一列蜿蜒的路燈直達山頂。我們在路旁看見有人睡着，旁邊放着未用的火把，我們想向他購買，但是他居然送了我們，有了這個火把，我們眞是如虎添翼，於是就直奔上山，趕上前面許多上山的香客。

山上有許多人下來，見了上山的人都招呼「虔誠，虔誠，」我起初聽不出說的是什麼，儘附和着應答，後來才知道這個意義，於是見了有人下山來，我們也會比他們先說「虔誠虔誠」了。

東方的天色，慢慢的有點灰白了。我們方才看見一些朦朧的叢山輪廓，烟霧中燈火益見有趣，到山頂到底還有多少路呢？下山的香客都說不遠了。但是燈光盡處，峯迴路轉，又是一列蜿蜒的燈光，直達山頂。

最後天色亮了，太陽也出來了，大概十點鐘辰光，我們看到了山頂，上山來的人實在不少，許多鄉人非常虔誠的三步一跑一叩首的在禮拜，這雖然是一種迷信，但是態度的莊嚴，很令我感動。

山頂上有許多賣紅絨花及草蒲團一類樸素的東西，那個主角的寺院，也非常簡陋，除了望望遠景以外，沒有什麼可以玩的，我們已經非常疲倦，並且也十分飢餓，大概走了一圈以後，清華旅行團中也有幾個人上來了，我們大多就在寺院裏吃飯，飯後我們向寺院要了一間房子休憩，許多人都占着兩張大桌睡了，我一點也睡不着，起來東張西望的看看，大概別人也不見得睡着吧，因為沒有多少辰光，有幾個清華旅行團的小姐們由伴她們的男子扶到了，問我們能不能把屋子讓給她們睡一回，大家好像都覺得自己睡過的屋子，讓給她們睡是光榮的飛也似的讓給她們了。

我們七個人，在外面玩了一回，大家一同預備下山；兩個已到山頂的小姐，也坐了轎子下來，轎子在山上不見得多，扶她們上山的男子沒有看見，大概是預備走下來的。

妙峯山共有三條路，我們從東路上來，現在下去到底走那一條路呢？爭了許久，最後決定中絡，那是下午一點鐘辰光，太陽很好，山上樹木甚少，但是石巖嶙峻，頗多可觀，沿路廟寺中，許多人敲着鑼在禮拜，所行禮俗，我們不很了解，大概看了看就走了，這樣一直到一個山壁下，才休想下來，那山壁完全是石疊一疊，一削千仞，在牠下面的人都會感到非常渺小，一個賣漿的人也在那裏休憩，我們買了一點吃吃；覺得大有碰到梁山伯英雄的情界。我自然已經很倦，大概躺了一回之故，爬起來非常吃力，但是這段絡不得不趕，所以勉強支持，等到走了一陣以後，到也就不覺得什麼了。

山勢越走越險奇，後來到了一個山窪，山窪的前面是一條險嶺，灣灣曲曲的盤上去，盤到頂上，回頭看看，方覺得我們穿到山窪來的這座山的偉大，等到盤下去了，又覺得所盤的也竟是一座高山，同伴中有聽人家說過的，說這就是十八盤。

大概在一個香蓬裏休息了一回又走了二個鐘頭工夫，看見一個園林，這是陸潤庠的別墅，大家都說這就可到了。

六點鐘時候，我們到了一個小鎮，在那裏，我們找到一個茶館休息好一回，才僱洋車到北平城裏，我記得那是七吊錢，也不知是八吊錢。現在想想，這樣的價錢實在是太少了。

現在北平淪陷了，那麼妙峯山上的香會是怎麼樣了呢？那香會是每年一次，逢王母娘娘的生日舉行，王母娘娘要是同趙老太太一樣，我想像這個區域一定是在趙老太太的旗下的。

一九三九，一二，一五夜。

三七—〇三五

# 歲首獻詞

編者

旅行雜誌今已入於第十四週矣，譬之孩提自誕生以至於長成，保育教養，亦非易事。溯旅行雜誌自民國十六年墮地，編者即躬與其役，此後維持將護，歷盡艱辛，今幸壯茁成年，擁有數千讀者，遠及海內外各國。編者雖未敢自詡其勞，然檢閱陳編，歷歷在目，所耗精力，似為不虛，亦竊引以自慰。值茲歲首，願進一言。

本誌雖有十四年之歷史，然不足喜也。雜誌期刊之發達，舉世各國，以美為最，銷數之廣，逾千萬份，讀者之衆，遠至世界任何角落，而歷史之悠久，有遠在一百五十年以上者。美國之土曜郵報 Saturday Evening Post 為今世銷路最暢之雜誌，考其歷史，則已有一百六十六年之久，創刊之者為文學家佛蘭克林，而誕生之歲，則為一七七四年。夫以土曜郵報之歲月，與本誌一相比擬，吾人惟有自覺其渺小，自承其幼稚，更以雜誌之內容與印刷言之，吾人亦惟有自感其貧瘠，自慚其簡陋。

然而所謂渺小幼稚貧瘠與簡陋者，誠無足恤，吾人之所最寶貴者，厥為此兩年半來之精神亢進。回憶去年此日，第十三卷開始時，編者曾言：

『同人所最不能忘懷者，厥為廿六年八一三滬戰之爆發，其時社會一切停頓，尚復何心發行刊物，本誌乃於存亡絕續之交，下最大決心，寧願減縮篇幅，至最後一張紙，不願將雜誌之生命暫予中輟，於是艱苦支撐，歷時五六月之久，始呈復蘇之象。蓋本誌於華南添設發行所後，與讀者接觸之機會頗多，而適應大時代之資料，始絡繹而至。去年十一月，本誌復有『西南專號』之刊行，關於西南諸省之全貌，闡述無餘，此同人所獨自快慰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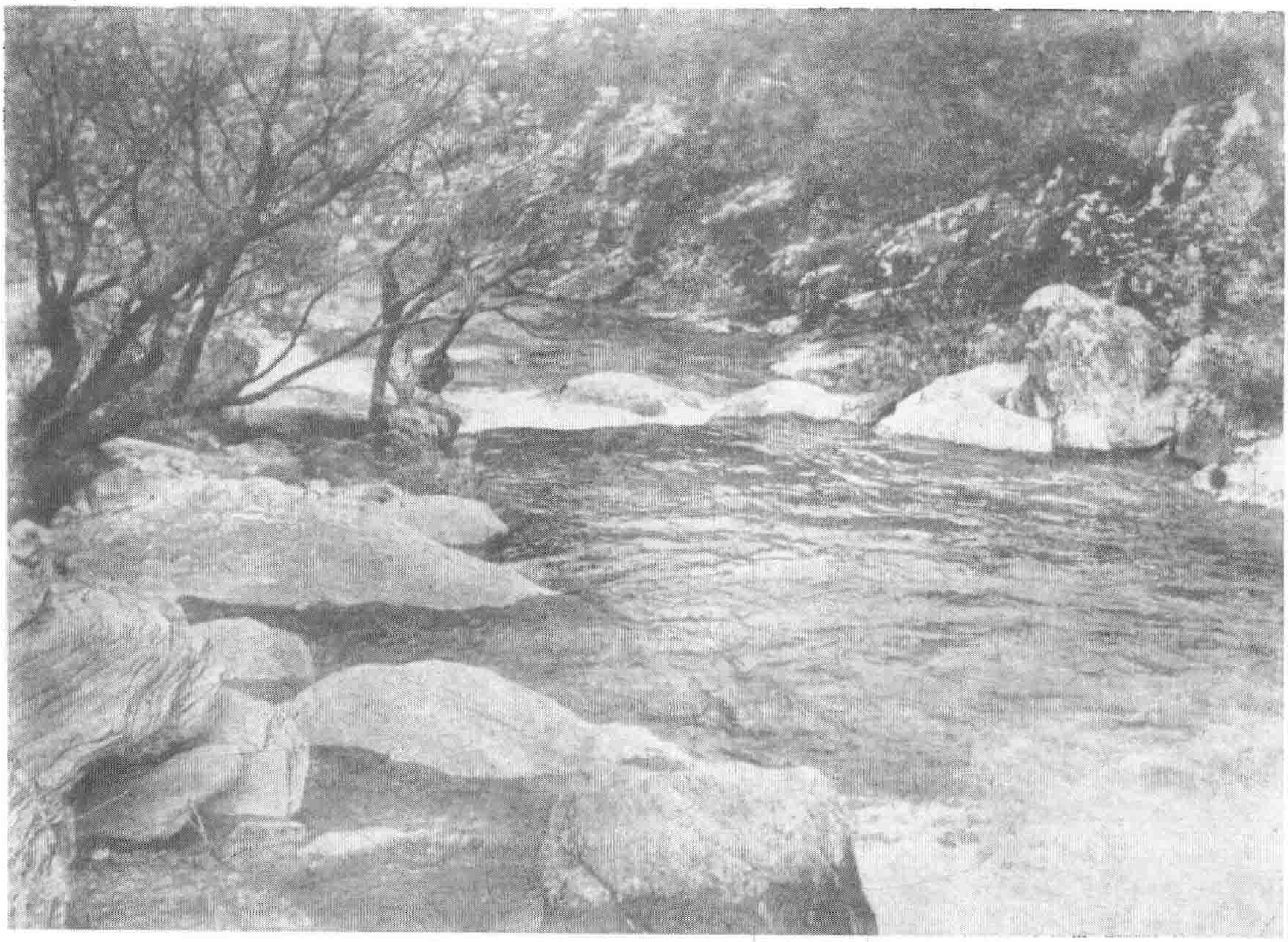
以上所言，為廿六年與廿七年之事也。廿八年一年中，同人之為讀者努力者，其艱苦或未遜於往年。旅行雜誌在特質上雖無政治意味，然吾人所選擇之材料，却注重於實際紀載，凡足以激發民族意識，振奮人心，與夫加强信念者，靡不為之揭載。若干讀者於顛沛流離之餘，目擊慘痛之事實，偶於途次，綷寄長稿，一字一血，編者亦數數為之刊載矣。他若有志青年，不懼艱險，間道西行，輒以途程食宿之事，節省費用之方，詳為敘列，投寄本誌，同人亦樂為披露，蓋繼起有人，導夫先路，鼓舞之責，未可旁貸也。

上海一隅，因處境特殊，自廿六年以後，益囿於聞見，慘痛之事，漸趨淡忘，而一般生活，似入於積廢之途，有識之士，引為憂慮，同人竊以此種現象，決非少數人所可挽救，但既有此感覺，當各盡所能，從事振拔。同人以旅行雜誌之內容，多登西南西北各地之現實紀載，果能以此誌紹介於各個人士，則最低之作用，亦可增加些微史地知識。緣發起徵求『本埠讀者運動』，計自廿八年五月起始，至十月結束，得新讀者凡三千餘人，同人良用欣慰，此為本誌十餘年來之創舉，抑亦十餘年來稀有之成就，明知此舉無多裨補，然各個單位能秉此意志，從事推動，則最後之作用，必可立起頹廢者而為振奮，殆無疑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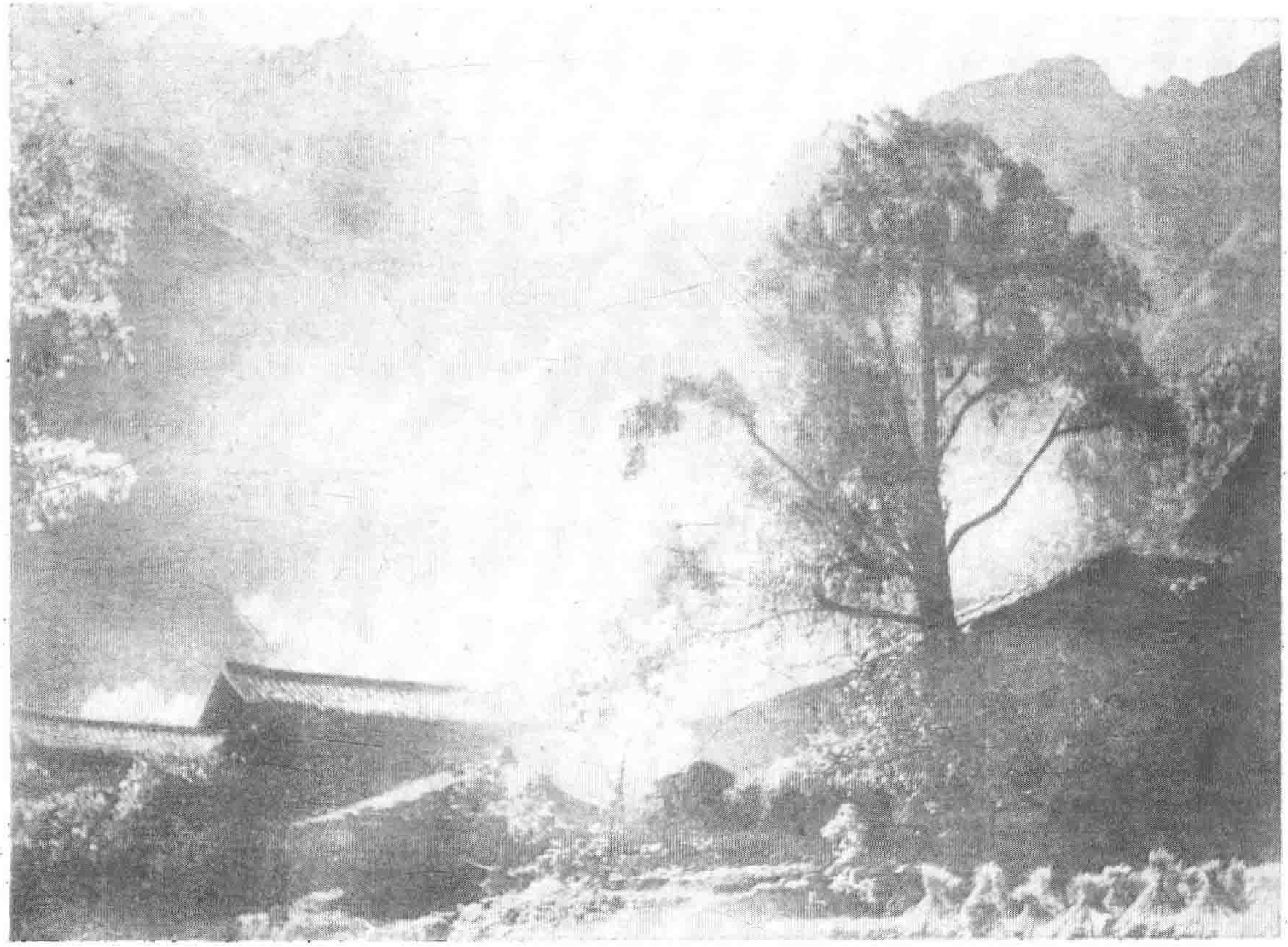
雜誌寄遞，最貴迅捷，本誌讀者散處四方，值茲交通梗阻，輪渡困難之際，日用所需，尚苦停滯，遑論雜誌傳遞。作此不急之務，然同人未嘗以此自餒，再四籌維，後先於昆明設立運銷中心站，重慶添置發行所，因是本誌於按月出版後，即最遠之讀者，亦可於四十日後與本誌晤接，此為衆所共知，毋俟詞費者也。

最後尤當為讀者告者，去年一年中，金融市場，洪起波動，外匯緊縮，景況空前，舶來品物，無不增加價值，本誌所用紙張油墨，多來自海外，所受影響獨鉅，本社秉往昔服務之忱，不欲緊縮篇幅，不欲中途加價，區區微意，蓋均為讀者着想，惟自本年一月起，對新定戶略增書價，竊願減少虧折，為讀者作他方面之服務，此種苦衷，定荷嚮許！

凡此所言，同人自忘其謭陋，殆均為一年來精神亢進之表現，故渺小幼稚貧瘠與簡陋，俱不足患，同人之所期待，所努力者，乃在今年一年間之工作，如何而後適應時代，如何而後勉副讀者之期望，編者執筆之際，中心惴惴，以此為券，亦以此自勵。同人深切相信在此劃時代之大時代中，必有光明到來之一日，且為期亦復不遠，至願與讀者攜手邁進，共相策勉，敬祝新年進步！ 編者



盡是廬山佳絕處
不知何處合題詩
郎靜山攝影



北上太行東禹穴
雁蕩山中最奇絕
郎靜山攝影

# 重慶旅感錄續篇

張恨水

去年此日，曾應本刊編者之屬，作有重慶旅感錄一篇。見聞所及，走筆記之，覆瓿之物，初未嘗有所經營，故既付郵筒，亦不復憶原文曾作何語矣，歲月忽忽，倏爲一週，編者君豪兄天海飛函，又以川遊之文命題。姑因舊作，聊爲續前篇，稿隨書飲食起居，此則漫言四時，非能花樣翻新，藉免重複耳。

川境廣博，東西長達三千里，南北相距千餘里，故一省之內，其寒燠亦小有懸殊，今茲所云，則川東氣候耳。順序言之，歲首之時，三峽以外，正霜雪交侵，朔風凛烈，而巴山字水間，則野草不黃，木葉微脫。苟偶得晴日，濃霧全收，青山聳秀。稍行田野間，麥苗如韭，豆花如蝶，儼然江南初春景象矣。

居川者如居粵，冬可不備重裘，雖陰雨之際，門戶洞開，有蘊袍一襲，足以禦寒。富貴之家，亦有火狐靑羊，更迭爲衣者，實則誇其富有，與温暖無關也。

諺有之，「四川人，來得闊，穿長衫，打赤脚。」此實未發揮盡致。就愚所見，則凡稍事勞動之人，終年均赤其脚，若在鄉村，婦女亦復如是前歲初入川，見羊裘少年，髮光如漆，頸繞花巾，若甚畏寒，視其下，兩足光赤着草履，上下極不相稱。嘗舉以語川友，友乃笑其少見多怪，今旅川二年，自身且不免如此，當日眞所見不廣矣。

川人赤足成習，而其頭乃反是，苟非酷暑，恆以白布纏頭。且其纏之之勢，非如纏囘包紮全顱，亦非如印人之蓬然巨頂，蓋僅於腦週紮一圈而空其顚，巾以久用，白轉爲黑，甚不雅觀。兩年來，當局力糾正之，今行都市區，已鮮見此種現象。唯鄉間勞動民衆，謂此可愈頭風，則仍我行我素耳。

「十月先開嶺上梅，」詩人若極誇此梅之早者，是在四川，又復尋常。重慶有花販區若干處，就街角列攤，紅紫雜呈。國歷歲初，黃菊尚插標衢頭，而紅梅已負販肩上，臘梅水仙，亦相繼問世。歲云暮矣，王孫未歸，江南人士，躑躅花前，固有不堪形於文字者。

盆地多霧，入冬愈甚，就經歷所得，霧可分黑白二種。白者滃湧如雲，凝結較濃，十步之外，渺不見物。然天曉瀰漫，午則漸消。殘霧升空，遂成曇陰。故在是日，可偶得夕陽之一瞥。黑者遮蓋天地，頗似晝晦。近視之，樓閣烟籠，遠視之，山川夜失，終朝陰鬱，不辨旦暮。霧結過久，輒變爲烟雨，烟雨不散，更降爲巨霖，巨霖之後，蒸氣入地，可得小晴。顧小晴不克重朝，濃霧又起矣。

元宵前後，楊柳漸碧，驚蟄方交，桃李遍開，若言早春，則峽裏春光，

至少當早江南一月。蜀本農區，而春日之菜蔬茂美，尤勝他省，當杏花開時，若筍，若韭，若菘，若豌豆，若蒜苗，皆肥嫩可口。川人所謂菜頭者，此際亦爛熟。其物爲老芥之兜，（以鹽醃製之，卽川外之榨菜也）。去葉，硬莖如鹿角，自兜上出，旅人見之，乃不解爲何物。攜歸庖廚，剝其外皮，裏層如蘿蔔，切片以脂肪物（鷄油尤佳）烹之，則膚爛如葡萄，味美如鷄汁，足快朵頤。江浙盛行川菜館，無人知嘗此異味，殊可惜也。

猶憶兒時，讀書南昌，清明放假，私塾先生曾各授學童一扇，二十年來，客居燕冀，頗覺先生賜物非時。及居川兩載，不知有冬，始復悉西南腹地，夏季較長。每當雲消霧散，烈日漸強，雖在仲春，輒成盛夏。唯山氣蒸鬱，天時多變，一雨連朝，又清冷如秋。故旅川之人，有三種小病不可免，咳嗽以冬，感冒以春，低處較久，皮膚又必患濕疹，後來入川者，知所珍攝焉。

世傳杜鵑爲蜀禽，非也。鵑與燕及布穀相似，乃春日來華之候鳥。蜀地春早，鵑來居較多亦較久，見者不察，乃誤爲蜀產耳。每當草長花開，綠蓋山谷，則鵑聲日夜相繼，頗非旅人所堪。若夫茅檐風動，殘月橫山，斷夢方醒，天明未明時，有「不如歸去」之聲，破空而至，眞覺滿耳悽慘，柔腸寸斷。鵑之鳴甚怪，不如二字急促呼出，歸字一揚，去字一頓。鳴不一次，次不二調，愈鳴愈高，愈高愈慘。人生不入蜀不知鵑啼之慘，不聞夜鵑，又不知其慘之令人魂消也。

川境水果早熟，亦他省所罕見，國曆四月可食櫻桃，五月可食荔支枇杷，六月可食桂圓桃李。唯土質少沙，氣候多雨，果均不佳，梨尤粗糙不可食。又橄欖結實特早，秋初乃與葡萄一同登市，他省人嚼橄欖取小，而川人食橄欖取大，亦不同之處也。

揚子江上，有三個半火爐，生平皆習居之。爐之一爲漢口，二爲重慶，三爲南昌，其半個則南京也。茲僅言重慶，其地城於一半島上，嘉陵揚子，夾於左右。江外有山，重重包裹，城內有坡，屋屋堆疊。故四塞無風，空氣抑鬱，驕陽肆虐，江水蒸發，此中夏日，暑猶可受，而悶塞不可當也。

立秋以後之炎暑，俗謂之秋老虎，生平足跡所經，但聞人言秋老虎爲十八個。然川地異是，增其數六，而曰二十四。愚初尚不解。既於此兩度夏日，則知其言之果確。蓋此地雨季，延及深夏，縱屆盛暑，陰日居多。及秋高氣爽，火傘高張，風雨不來，日甚一日。今歲中秋，卽衣夏葛度過。愚執筆爲文時，已衣棉帛，然去着單衫日，只月餘耳。

橘柚秋黃，爲川地勝事之一。柚大如碗，柑大如拳，橘亦肥飽如巨杯。秋末冬初，無論城野，有井水處卽可購得之。此類柑尤芳甜，圓潔可玩。以視上海洋場所誇花旗橘子，有過無不及。二十七年冬，一元可購柑二百枚，江南人士入蜀之初，輒羡爲奇遇。然又甚怪蜀人之

懷寶自棄，而末負販下游與舶來品一較短長也。

川無寒風，亦無霜雪，故池塘不冰，山谷常綠，苟有餘暇，隨時可作郊遊。郊遊之舊式代步有二，曰滑竿，曰馬。滑竿之爲物，乃兩竹槓中，夾一竹片所編之篼，篼如吊床，重點下垂，故人臥坐其中，上下山坡，甚減俯仰之勞。馬則身軀矮下，略壯於驢，但馳驅山道，舉步便捷，非川外之馬所可比擬。嘗於夕陽影裏，一鞭成渝道上，時則松徑烟迷，竹溪水暗，峯巒折疊，若失東西，古來棧道風味，當亦如是已。

中國人有言，老不入川，少不入廣，蓋以往昔交通阻塞，衰老入川，歸正首邱不易也。以是夔門以內鄉民，絕少與外省人接觸。旅人不諳西方官話，則聞者不解，旅人不諳四川習俗，則見者稱奇，膈膜所至，誤會易生。然自民二十七以來，成渝兩地旅人麕集，兩大城不能容，則散之附近小縣，縣城不能容，又更散之鄉村，賓主雜處，言習漸通。試於重慶順公路西行，時可於田野山谷間見摩登少婦，偕短裝男子同行，聞其言，則南自江浙，北及幽燕，各音皆有，而今而後，四川當非昔日之四川，更亦毋須守臨老勿入之戒矣。

拉雜書之，略備四時，非能盡其客感，聊爲本誌補白而已。此稿付郵筒已，將有川西之行，若有所穫，當錄供同好也。

雙十牌




五十八號牙刷

近世紀最新發明的牙刷。刷頭低斜。係擦大牙最深裏處。刷毛高低。能擦牙面牙縫內外整潔。乃最適合口腔生理而樣子摩登的牙刷。

總行上海廣東路三八五號　工廠上海法租界徐家匯路

雙十牌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 上海華成紗線廠

註冊 **紅獅圖** 商標

## 出品種類

二股至十六股 各種股線
木紗 線球
花線 臘線
廠布 手帕
縛頭線
統絲線
棕光線
絲光線
寶塔筒線
代做各種絲光 染色

第一廠 開封路一三四號 電話四二六五七
第二廠 海寧路克能海路口 電話四三九四一
第三廠 徐家匯徐鎮路前胡家宅一一四號 電話七八八一八
第四廠 徐家匯徐虹路七十弄 電話七八八一八轉
總發行所 北浙江路天潼路源茂里二二號 電話四二四八九 四六四四三 四一四四六

## 外埠分發行所

星加坡 乞洛上街絲絲街口A字四六號二樓
香港 油蔴地白加士街八一號 電話五〇三三七
海防 博杜美路一一四弄內四號
昆明 寶善街同億堆店東廊十六樓
福州 南台梅塢花生弄八號
溫州 南門外廣師里六三號
寧波 東渡路四九號 電話一二七一



# 雷允上誦芬堂

精製

## 六神丸

除邪補毒 功效如神

## 防疫良藥

痧藥蟾酥丸
諸葛行軍散
銅甁卧龍丹
雷氏辟瘟丹
八寶紅靈丹
飛龍奪命丹
純陽正氣丸
萬應午時茶
太乙紫金錠
靈寶如意丹

蘇州總號 閶門內西中市大街
上海南號 法大馬路興聖街內
上海北號 北河南路天后宮橋北挸
上海北號支店 靜安寺路斜橋弄口

電話購貨
四五三三四一一三六七六五



本廠專製各色鉛石橡皮印刷用油墨精工監造選料高貴早經採用各大工廠贊許當此外滙高漲外貨昂貴之時

# 中華油墨廠

正值提倡國貨挽回利權之時幸請採用外埠各處如欲經銷代售更所歡迎請照下列地址直接向敝處接洽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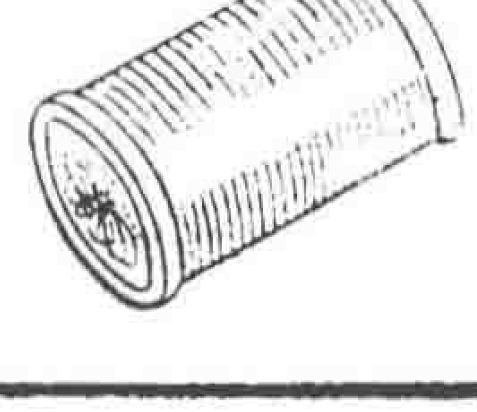
廠址 上海英租界小沙渡路（新閘路口）三三七弄八二號
電話 三三三四九



# 上海和豐線廠出品

## 國貨蠶蛾牌轆線

## 招請南洋羣島特約經理



廠設上海西七浦路六一〇弄電話四三一八四電報掛號九八八三

# 灌縣都江堰游訪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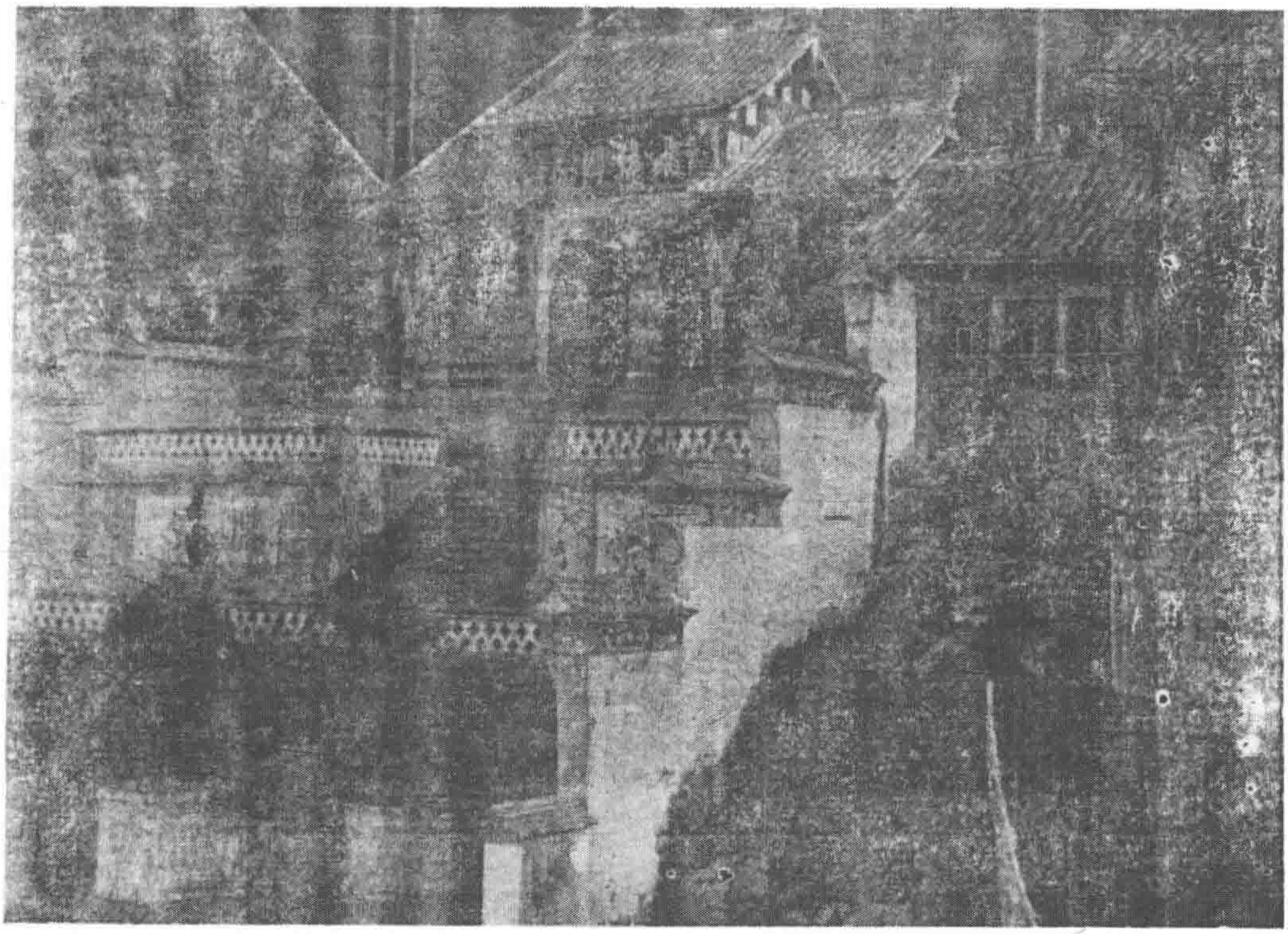
松霞

成都鄰邑山水，首數灌縣，山有青城，水有都江，誠蜀中之偉觀也。都江堰工程浩大，其歷史之悠久，播稱中外，中外人士來攷查與游覽者，踵不絕於途。而秦太守李冰父子治水之績爲尤著。古今集記曰「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鎮湔江，五石犀以壓水怪，鑿離堆山以避沫水之害，穿三十六江，灌溉川西南十數州縣稻田，自禹治水之後，冰能因其舊跡而疏廣之。」范石湖離堆詩序云：「沿江兩厓中斷，相傳秦李冰鑿此以分江水，上有伏龍觀，是冰鎖孽龍處。蜀漢水涸則遣官致祭，壅都江水以自足，謂之攝水。」隄堰志曰「粵自神禹導江正源至石紐，出汶川而南，其北無水，秦昭襄王時，蜀守李冰，鑿離堆虎頭，於江中設象鼻七十餘丈，首闊一丈，中闊一十五丈，後一十三丈，指水一十二座，大小釣魚護岸一百八十餘丈，橫潴洪流，故曰都江，以分岷江之水，北折而東，灌溉蜀郡田疇以億萬計，蜀用富饒，號稱陸海，於所逼處，又設護岸，蓋籠石附岸，水不齧土而渠可堅久，指水數十餘處如象鼻狀以扞之，皆冰之所作也。都江口舊有石馬埋灘下，凡穿江必以離堆石記爲準，號曰水則」由漢以來數千百年，或因舊葺治，或因時疏築，而功實原於李冰。故歷代廟祀之。」宋史曰「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皂江皆爲沫水，入西川嘉眉蜀爲間，夏潦洋溢，必有衝決可畏之患，自秦李冰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於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即灌縣）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沫水之害減，耕桑之利溥。」陸放翁離堆詩云：「岷山導江書禹貢，江流蹴山山爲動，嗚呼秦守信豪傑，千年遺跡

灌縣伏龍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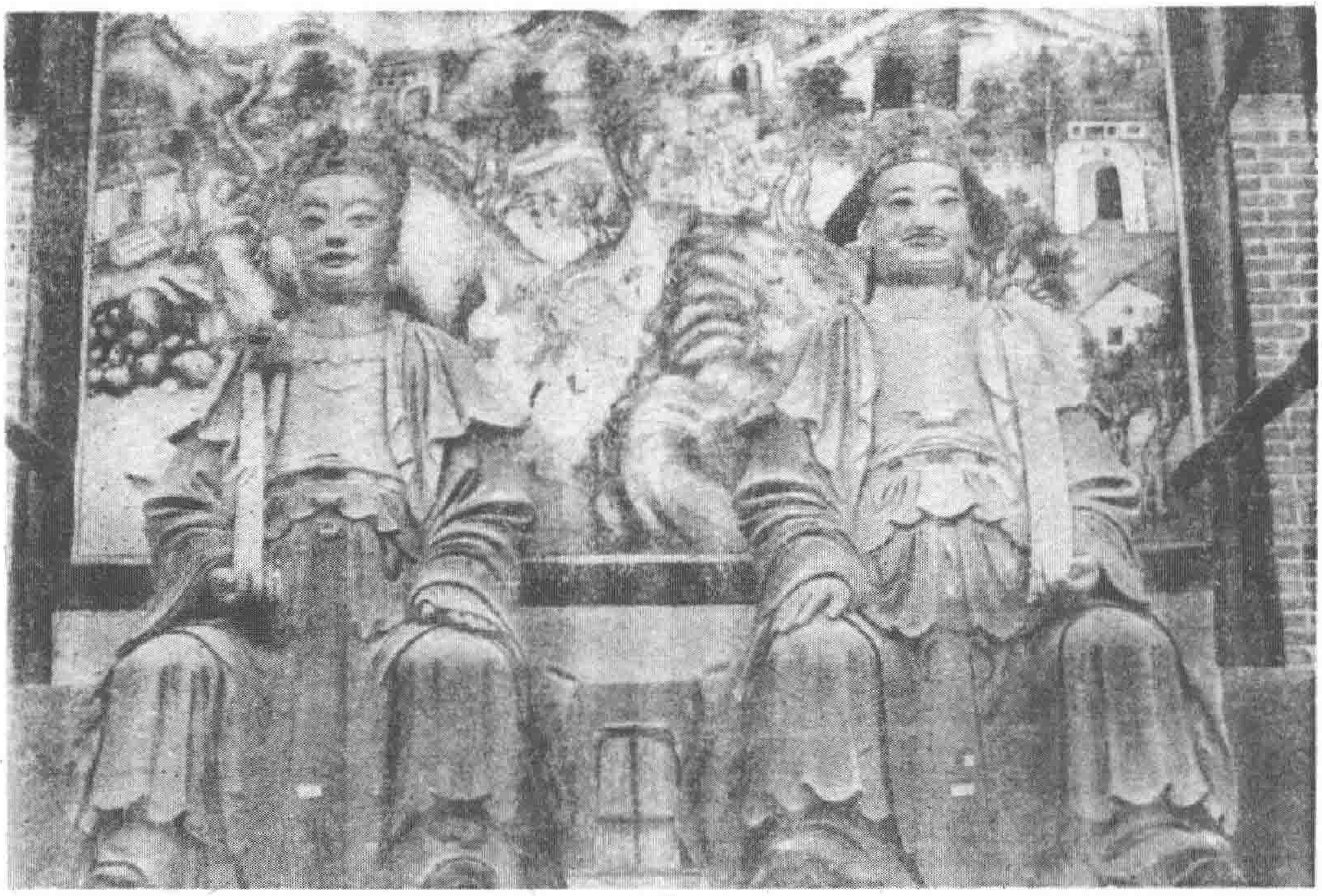
三七—〇五三



灌縣二郎廟

人猶誦，決江一支灌數州，至今禾黍連雲種」云云，攷神禹治水，始於岷山，禹貢謂「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其發軔點，即在於今之都江口，故灌縣昔亦稱導江縣，又華陽國志載蜀王杜宇，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至經秦守李冰父子之疏鑿，而其利益溥，蓋在古時岷江正流，僅有外江，即大禹所導之江也。因下游水沫之害，外江沿岸，每泛濫爲災，而在今之內江未開以前，其一帶地畝，則以水道不暢，頻年患旱，李冰有鑒於此，遂築都江堰，鑿離堆，分水入內江，使正流得免水患，而內江一帶田畝，亦得資灌溉，所謂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沃野千里，號稱陸海也。及今二千餘年，代有增修，設專官以董其事，大抵尙遵秦太守之舊法，而略爲改良。今都江堰工程，由省水利局主之。

余夙慕青城之勝，並欲一覽夏王秦守治水之蹟，以參證經史。廿七年元日，遂獨由成都往游，出老西門取道成灌公路，備百二十華里。本有成灌交通汽車，余以晨六時抵車站，未購得客票，遂雇人力車往，四十里至郫縣，郫縣以酒名，杜詩所謂「酒憶郫筒不用酤」也。治東七臺墳起，下有池，其底有井，謂之郫筒井，井畔產巨竹，刳爲筒，汲水而釀，包以蕉葉，纏以藕絲，信宿香達於外。或云山濤治郫，以筩釀酴醾酒，旬日香聞百步。今池井俱存，竹則不產。又有杜鵑城（楊雄蜀記，杜宇一名杜主，代魚鳧王蜀，徙都於郫，即杜鵑城，復傳其



李冰夫婦遺像

位於鼈靈。杜宇鼈靈墓在郫南一里，二塚對峙若丘山）楊子雲讀書堂（縣南二十里子雲亭卽其葬所）何武宅等故迹，未能下車探訪。七十里經崇甯縣界，唐之唐昌，宋之永昌縣也。東二十里至崇義鎭，卽入灌縣界矣。灌縣在昔名導江，綿虒，江原，青城，永康，元名灌州，明降爲縣，過此便見羣峯際天，青翠滿目，左爲靈岩，右卽青城山也。下午一時餘，抵灌邑南門，經普濟橋而至離堆公園，卽聞江流澎湃，胸懷爲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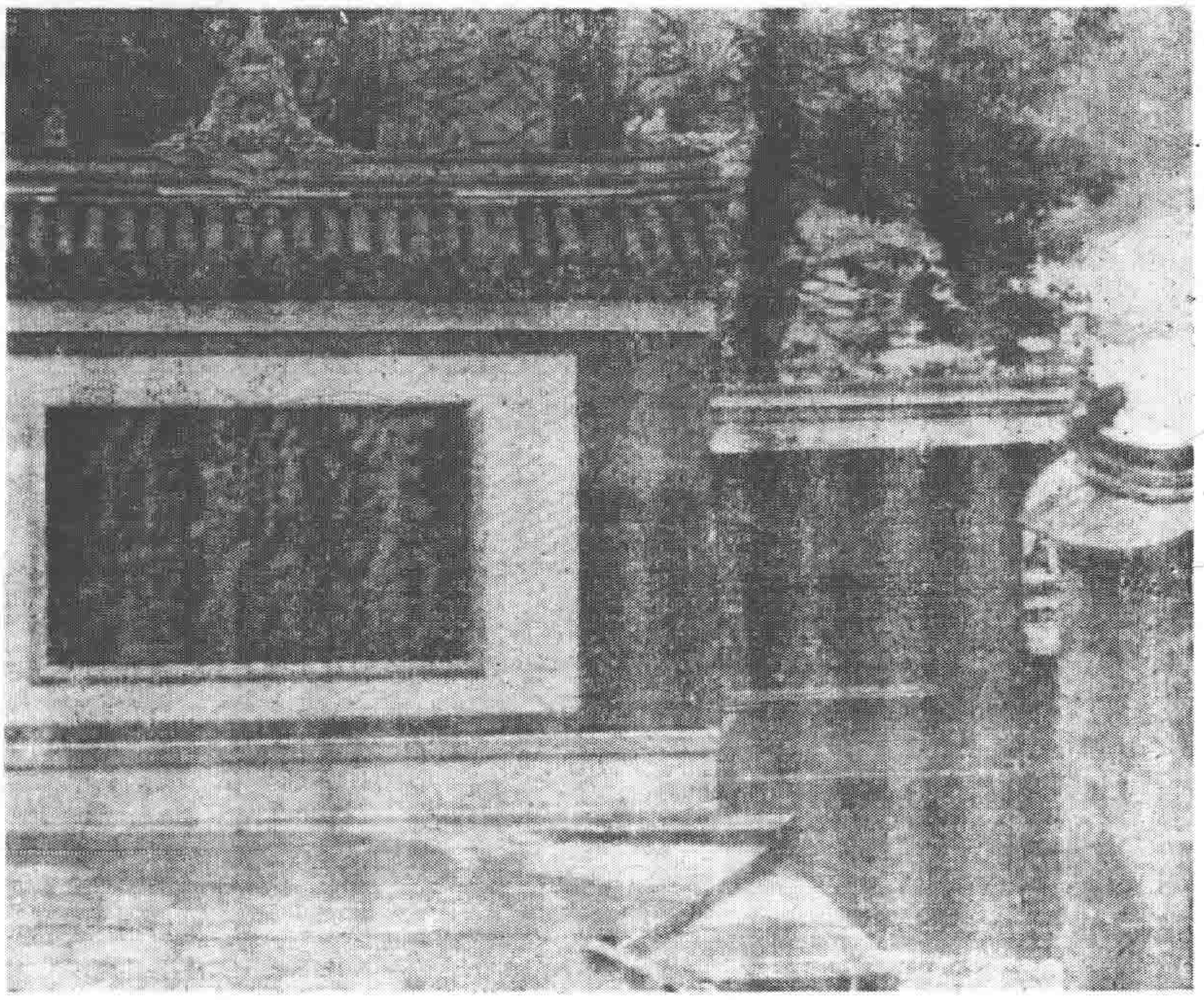
離堆在城之西南隅數十武，孤離卓立於內外江之間。在秦以前，本係相連，綿亙高聳，經李冰父子鑿開後，引水注入，遂成今之內江，其南岸鑿餘之山，危立如島狀，卽離堆是。離堆之上爲伏龍觀（俗稱老王廟）傳係李冰父子降伏孽龍處，前殿爲祀李冰專祠。其地爲晉時范賢館，李雄所築以延范長生者，今後殿猶祀長生。

寶瓶口象鼻石　寶瓶口，卽離堆之口，在離堆左，巖上刻有水則，記內江水量，自四畫起，至二十二畫止。水面逾十一畫時，內江各縣用水已足，低則不足。超過有餘，補救不足，則多砍榪槎，流量自增。象鼻在離堆之北，峙立水中，卽昔李冰鑿之以殺水勢也。上端連於離堆，直當中流，以逆北來之江濤。夏季洪水時，晝夜均被巨石冲擊。二十七年六月下旬，連於離堆之上端，被水冲毁，象鼻石卽孤立水中，形狀如石筍，其下水流極速，風馳電掣，有似奔馬，激湍澎湃，有似海

潮。川西大山所產材木，均須由此運出，每年經過木筏以千計，常在此地遇險，故離堆左側有倒垂鉄索，俾遇險者得以握之援升，愚民不察，謂為李冰鎖孽龍之用。寶瓶口、象鼻石、於伏龍觀之後殿皆可睇目得之，瀹茗於欄陛間，聽風濤洶湧，怵目動心，塵襟為之盡滌。殿後隙地建樓，曰喜雨樓，有亭曰觀瀾亭，登此則江流滾滾，內外各堰，豁然呈露，青城大面（大面為青城山後之最高峯）諸山峯巒起伏，悉入眼底，誠山水壯觀。廟內殿宇及樓亭各部均經最近培修。二十七年夏，復由縣府派員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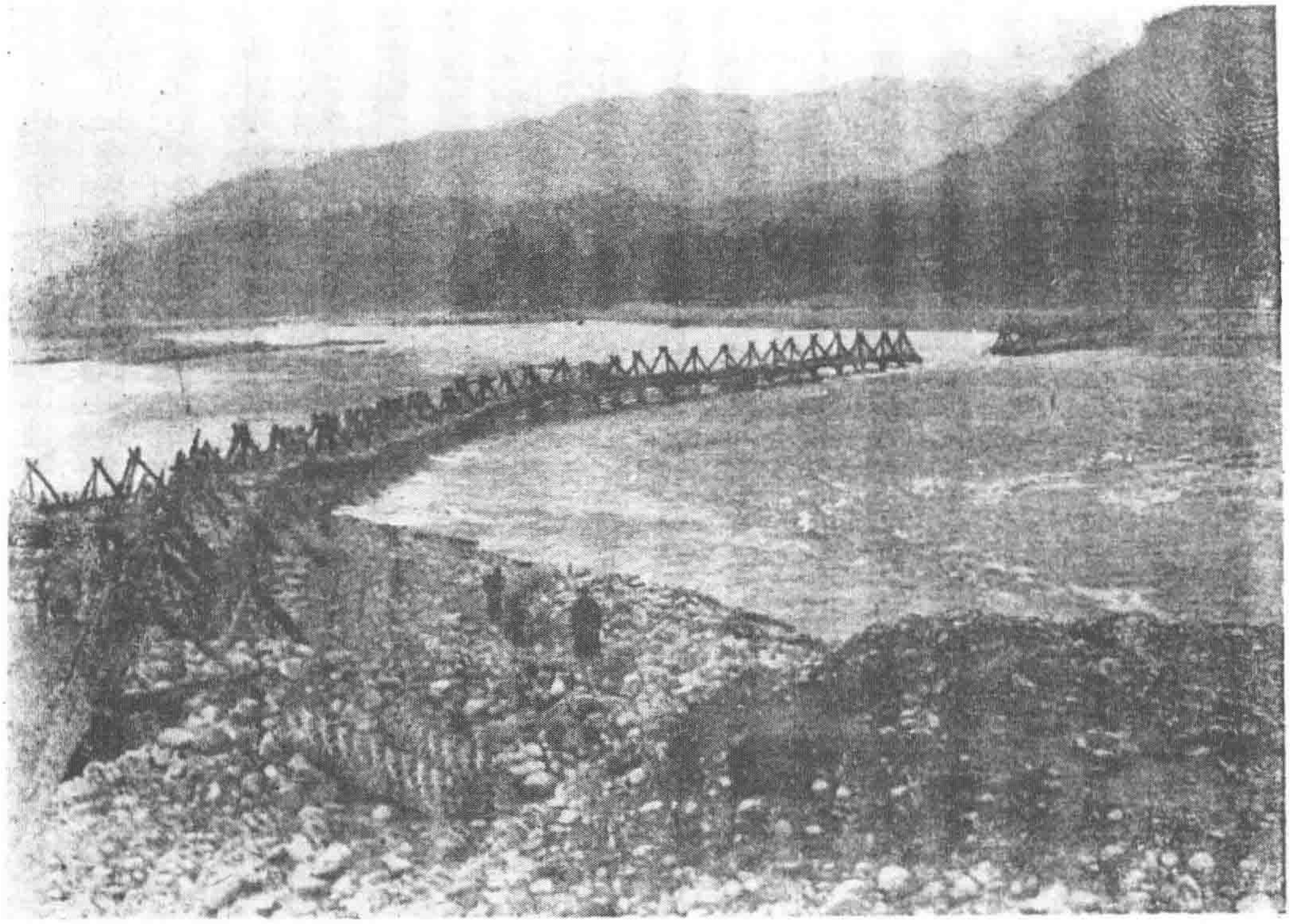
離堆公園　凡離堆以南，內江東岸方一里餘，皆其範圍也，如欲到離堆者，均須先入公園，園中森林茂密，花樹參差，環山如屏，大江橫帶，非人工造作所可比擬，園內有青城旅社青城食店，精約小餐，浴室，民衆教育館，圖書館，網球籃球，及器械運動場，茶社，咖啡店等。余入公園遊離堆，瞻寶瓶口象鼻石，觀濤片時，謁秦太守像後，即詣旅行社，飯於青城食店。向旅行社索一嚮導者，復北行，經人字堤，渡安瀾索橋。

李冰治水訣



人字堤　在伏龍觀右側，由廟門，或公園後門行百餘步可達，華陽國志曰「湔棚。」李冰所築」蜀國賦曰，「金隄其下，波迴旋如綉，名曰花洲，」宋知軍事虞剛簡建亭其上，魏鶴山先生有記，康熙丙戌歲，山洪沖毀，今每年均須培修，工程甚鉅。

安瀾索橋　在二王廟西，楊泗將軍廟前，為兩岸交通要道，係以小竹編索為之，索粗如碗口，平列九條，橫鋪木板，旁護以索，橋凡八架，最近以第三四架相距太長，簸盪特甚，復增一架凡九架。此即杜甫所詠之笮橋也，行其上動盪婀娜，至為有致。立橋上可觀都江魚嘴。



灌縣水利工程

都江魚嘴　爲秦太守李冰作，此處係都江堰分水之主要點。元吉當普，以鐵六萬餘斤作龜鎮此，明施千祥以鐵七萬餘斤鑄鐵牛二，首合尾分亦置此，以均水勢，此處水夏季極猛，龜牛均早被水冲去，現存者爲民國二十四年所築。渡橋至二王廟。

二王廟　祀李冰之子（即顯英廟俗稱二郎廟）後殿祀李冰夫婦，在灌城西門外三里，依山建廟，巍峨宏壯，風景較老王廟尤佳。其正殿最宏麗，爲中外人士所稱道，民十四年燬於火，今已重建，而規模已遠遜於昔。舊觀僅存山門，治水之六字訣，三字經，即刻於內，牆繪全省江流圖。廟門外側壁，大書陸放翁離堆詩，廟內設有客舍，可供住宿，森林環繞，江聲若雷。於廟庭望靑城山峯峯可辨，出廟至玉壘關，鳳棲窩，門犀台。

玉壘關　在左岸山脊上。山狀如壘字，故名玉壘。於臨江建樓處開闢門，關勢極壯，可以登臨。鳳棲窩與玉壘關相近，位飛沙堰東，因張屁虎頭丙巖掩蔽，流水趨行飛沙堰，其處年淘年淤，秦守石馬，明人鐵柱，彙均在此，爲淘灘準則，石馬已失，鐵柱三，今存二，深淘灘，低作堰之古碑在二道巖，秦守斧痕，宛然如新。門犀台在城西門內城垣左側，傳即李冰令士民挾弓矢助斬妖怪處，坂下即冰所刻水則，登此則遠望江源，俯視離堆，蜀後主登臺觀汶水亦在此，台側有漢碑已失。仍經由二王廟門外渡索橋而回公園，一路山水明秀之至，

而江水在冬季尤清極無倫。沿途觀堤堰工程，彌發思古之幽情，利濟之夙抱。茲將都江堰灌溉渠道分布情形及工程名稱修堰工具，李太守治水決略錄於後，以便留心水利者可參攷焉。

都江堰係在灌縣西北岷江安瀾索橋下，設都江魚嘴，分內外兩江，右爲外江，卽正南江，爲岷江正流。左爲內江，卽都江堰，內江再下經南橋，（灌縣城南）而至仰天窩右分一支曰走馬河，左支太平橋復分爲二，右曰柏條、左曰蒲陽，此內江三大幹流也。共灌溉灌縣，崇甯，郫縣，彭縣，新都，新繁，金堂，成都，華陽，仁壽，温江，十一縣田畝，此爲秦太守所開，放翁所云「決江一支溉數州」者也。外江爲岷江正流，又名正南江，卽大禹所導之江。在安瀾索橋下，爲都江魚嘴所分，卽與內江分流，約分五支流，其極北一支曰新開河，第二支曰正南江，爲外江正流，下游名金馬河，第三支曰羊馬河，第四支曰黑石河，極南一支曰沙溝河，共灌溉灌縣，郫縣，温江，雙流，華陽，崇慶，新津，大邑，八縣田畝，都江堰流澤所及，計有川西十四縣之廣，受益田畝約五百二十餘萬畝。（中游新津之通濟堰，及眉山縣境內之鴻化堰均未計入）每年每畝產穀平均二石，每石穀價以法幣十元估計，都江堰每年農產收入，計有一千一百餘萬元。

工程名稱　都江堰工程，有歲修，特修大修之規定，此外復有搶修之臨時工程，過去皆依定例行之。歲修重在灌溉，都江堰內外兩江各河堰，每屆夏秋泛漲，多有冲毁或淤塞之處，必須築埂以護其岸，挖渠道以暢其流工程雖不甚大，而每年必須修理，名曰歲修。特修重在防洪，未屆大修時期，而遇重大之冲毁或淤塞，必須加修理者，名曰特修。大修亦重在防洪。都江堰流域冲毁或淤塞工程，歷來每隔五年，須大修一次，名曰大修。搶修重在搶護險工，當洪水時，堰埂或渠道臨時冲毁，必須及時修理者，名曰搶修。

工程種類　計分爲「截流」「淘挖」「堤埂」「竹籠」「椿木」茲分縣摘述之。

截流工　內外江各項工程，在未實施之先，須將外江河口，先行截閘斷流，下游各河堰，始得著手施工，此項截流工程，以竹，木，粘土，卵石四種爲主要材料，普通謂之榪槎工，卽大小木材結構而成之一種三脚架，用船運下截閘適當河中要點，再加樑槓籤子，壓盤花欄搥笆竹簍簟席等附屬品，互相連結，更運下粘土，順次前進，以斷流爲度。

榪槎木料，以本地所產榿木，麻柳木，青杠木等爲主，其長度視水之深淺而定。約在六公尺至八公尺，大小自巔口圓週直徑約十八至二十四公分，捆束榪槎，用竹篾編制之牽藤花欄搥笆竹簍簟席，均以葱竹及白甲竹製成，爲使榪槎穩固，於二分之一之盤槓上，加置竹兜，納卵石於兜內，以增加壓力，使受水冲力不易推翻，名曰壓

三七一〇五八

盤，所需杩槎之多少，視河口之寬窄而定，一個杩槎爲一洞，大概外江約用四十洞至五十洞，內江河口較寬，需用六十洞至七十餘洞。

杩槎結構簡單，效用甚大，有詳細說明之必要，杩槎係用木料三根組成，前兩根名罩面，後一根名箭頭，長度直徑如前節所述，捆束杩槎所用繩束名曰牽藤，於杩槎二分之一處加綁橫木，名壓盤木，再上裝置石竹兜名壓盤，杩槎間互相連結之順木名簷梁，其道數視水深度而定，簷梁外豎排之木棍名籤子，籤子外置竹籬笆（方眼）一層名花欄，花欄外置竹笆一層名搥笆，搥笆外置竹席一層名簟席，簟席外加培粘土以防滲漏。

竹籠工　竹料採用質最柔而堅韌之白甲竹。此竹產於灌西百里山中，產竹地區歷由政府規定，不准改植他物，在廢曆八月中，卽須採辦，否則一屆秋季冬初大雪封山，砍運均感困難。此項竹料，由山間砍運至水磨溝河道，紮成小筏，放至漩口（距水磨溝三十里）改紮大筏，轉駛下灌，分配各需用河堰，捶破爲篾，編制成籠，籠以條計。規定每條長市尺三丈，直徑一尺七寸，順篾寬三指，橫篾寬一掌，籠成約重百斤。將空籠安置施工處所，納卵石其中使滿，此古法築堰工程之一，以其取材甚易，且有牽連性，受水壓力不大，可由空隙穿漏，以若干籠接連裝置，卽可築成任何形之欄水埂，滾水壩，分水支水等工程，功大費廉，法至善也。每籠材料工資平均不過國幣二元，都江堰新修都江石魚嘴，保護工程，二王廟脚堤岸之支水魚嘴，飛沙堰人字堤之滾水壩，福興堰，劉家塘，張家灣，大中洴缺，布袋口等處攔洪堤埂，太平堰，沙溝河等處之分水魚嘴，均用籠修，收效甚大，砌做籠埂務須緊靠排列，兩端如與舊堤連接，應互相錯置，如爲地脚，必須按照規定深度，埋入土中，塡籠石塊務宜擠緊塡實，編製竹籠，尤宜時常檢查其篾條之寬竹籠之長（十公尺）籠徑，五六七公尺與工料，是否符合規定，編製牢實。

都江堰之所以必須竹籠工，其原因係地基不固，如用石塊堆砌，則一處動搖，隨生裂縫，水浸冲刷，遂至全局破壞。而此種竹籠，既不易破裂，而又極沉重，互相牽連，不致崩潰。現時外國水利工程，尙多用此法者，特易篾條爲鐵絲耳。吾國在二千年前，卽早已發明，查漢建始五年，河決東郡，氾濫兗豫四郡，三十二縣，沒官民廬四萬所，漢史案圖緯當有能循禹之功，在犍柯之資陽求之，正得延世，徵拜河堤謁者，治河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手圍）夾小船載小石治之，三十六日堤成，帝嘉之，改年曰河平，封延世關內侯，拜光祿大夫。

治河格言及要訣　相傳李冰之築都堰也，本其所得經驗，定爲「深淘灘」「低作堰」六字之治水要訣，歷來均奉爲圭臬。後人復師其遺意，續成十八句於後，所謂「治水三字經」是也。此外又有治河要訣八字曰「遇灣截角，逢正抽心」亦係治水名言，茲將

水利知事文煥所書全文錄後，而附以解釋，糾之更易明瞭「深淘灘，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鑑，挖河沙，堆堤岸，砌魚嘴，安羊圈，立湃闕，留漏罐，籠編密，石裝健，分四六，平潦旱，水畫符，鉄椿見，歲勤修，預防旱，遵舊制，勿擅變。」（一）「深淘灘」查都江堰魚嘴至寶瓶口長約三千餘公尺，在鳳棲窩々離堆前，時有淤淺，春雨時阻塞水流，亟須深淘，以暢其勢，（二）「低作堰」查岷江上流水量極多之季，則由都江堰分入內江之水過多，致有氾濫之虞，餘由堰頂及堤上洩於外江，且築堰於地基不固，水流甚速之地，過高非惟費貴，尤易潰敗，故曰低作。（三）「挖河沙，堆堤岸，」查挖出之土，必須堆置一定地點，以防舟墜河中，今挖淘工規定，仍照此辦理。（四）「砌魚嘴，安羊圈，」查魚嘴爲內外江分流處，每年山洪暴發，時被冲毀，故須將魚嘴砌好，以保分水之效。又流急之地，安置竹籠不穩，故須置羊圈方能持久。（五）「立湃闕，留漏罐，」湃闕（如平水漕飛沙堰等是）所以洩過量之水，設金剛堤下，漏灌設人字堤下，漏出之水用以溉田，如金堤堰。（六）「編籠密，不裝健，」案即籠工，須切實編製，橫順篾片，須符定制，籠眼不得過稀，裝石并須塡滿，毋留空隙。（七）「分四六平潦旱」查都江堰分水成例，春季內六外四，夏季外六內四，歷來傳說如是。惟採取單位不詳，尚待查攷，近設立水文站，常於開水後，測量記錄，以資比較，自得詳細結果。（八）「水畫符，鉄椿見，」查鳳棲窩下，有淘修深度標準之鉄椿，橫臥河底，淘河須見鉄椿爲止，水畫符者。即灌溉需水之適當水位，須與水則尺之某刻畫相符，始敷春水之用。（九）「遇灣截角，」水流遇有灣角處，岸即被冲刷，坍入河中，故須相度形勢，將對面灘角截去，使流向正直。（十）「逢中抽心」查河流散漫，沙洲阻塞，以致隨向亂流，毫無正當河漕，水枯時感缺乏之虞，洪水又易釀氾濫之患，若於沙洲適中處，開漕引水，俾流勢歸正，庶可免旱潦偏枯之弊，故欲正流，必須抽心。

是夜即宿旅行社，枕上聽江濤聲甚壯。明晨擬遊靑城，以不及回成都，遂遊靈岩山。

靈巖山在灌城北十五里，由二王廟後，或繞城之東角以往，山腰有靈岩寺，寺左有黑風洞，洞深莫測，洞前有池，名曰龍池，池刻阿世尊多者像，泉淸而甘，供飲最佳，四圍分段建屋約數十幢，有網球場游泳池等，近由縣府整飭，着手修理道路，建設電話，漸次整修房舍。景物淸幽，西望成都平原，舉目無際，人謂氣象之佳，不亞靑城，夏季涼爽，無異秋中，中外人士，多避暑於此，寺右側連東嶽廟，最近縣府擬新闢道路，由靈岩寺至二王廟，由東嶽廟門口順山腰經過百花坪，青羊庵，玉石碑，至二王廟約六里，沿途可望江源，俯視分流，風景極佳。余入靈岩寺，忽見紅梅已開，爲之怦然心動，自離杭州，已一載

不見此花矣。庭中立石摩，刻蘇東坡詩，景至清雅，於僧房晤詩人李子方，談論甚歡，徽人也。十一時下山，返灌縣。

青城土產　有青城藤杖，石器。（本地人稱之爲玉，琢坊在城內西街，所製有筆筒，硯，印色盒，墨床，筆架，花瓶，印章，手鐲等，琢磨殊佳。）茶葉，冬蟲夏草，貝母等，余略購茶葉回以贈人。

余自成都至灌縣。一路見田畝間溝洫甚多。自夏徂秋，從不聞桔槔及人力戽水聲，而田間養禾之水常足。蓋岷江自出灌縣都江堰而下，分爲無量支流，處處設堰，旱則放入，潦則放出，益州記所謂「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洵不爲誣（過重慶復合爲一江）沃野千里，天富之國，此天資華夏以爲中興之基者乎。下午一時餘，由灌縣仍乘人力車，六時餘至成都，詳爲之記，所以著大禹及李冰父子之功也。附記遊詩於後：

灌口離堆觀江濤

曾讀放翁離堆作，肝胆輪囷山岳搖。丈夫志欲澤天下，觀水一放胸中豪。余生四十蟠泥底，遘難忽到青城椒。百里先驚雷電門，巨聲裂谷蛟龍號。秦守斧痕赫然在，峻厓大石鐫其勞，似覩神君騎赤鯨，攬轡雲途蹤未遙。大賢小試尚有利，數州萬古流春膏。千秋不乏屈原輩，空留著作鳴刁騷。嗟余默默將誰語，臨江不覺沾綈袍。壯汝萬里赴海志，堂堂雪陣青天高。妖氛漲海白日晤，神州流血何滔滔。荊門虎牙列戍守，漢皋潯陽爲×郊。此去要須審所向，好爲王師送征艘。不然還歸藏巖壑，毋與蛟鼉添波濤。

詠江源　季冬江源清絕無倫

江源原清絕，半路已是渾。心傷出山士，本色保來難。

由伏龍觀（祀秦守李冰俗謂老王廟）至二王廟（祀冰子）江山奇絕宮殿壯麗不覺欣然有感

奕奕千秋纘禹功，雙開廟貌祀英雄。江山分屬賢喬梓，不建浮屠老子宮。

索橋

杜甫桔柏詠連笮，江永笮濕風蕭蕭。不到梁益那知此，風味直似登雲霄。密密疎疎鳥鵲駕，斷斷續續虹垂腰。方欣高步隨嫦娥，豈知已渡絕岸遙。自矜鵰鶚凌空健，笑他蛟鼉不得驕。江南明月多小橋，石板平鋪整不搖。虜塵蔽天誰登涉，回首不覺神魂銷。

宿離堆公園

青城遙接錦城霞，竟日來遊路不賒。一夜風濤沸高枕，半床明月在天涯。

靈岩寺見梅

最憶西湖作雪堆，干戈影裏幾枝開，遊山偏觸傷心處，腸斷靈岩古寺梅。

國府註冊

# 信大祥

綢緞呢絨棉布莊

發行精美禮券

新號 南京路浙江路東 電話九六八六二－三

總號 小東門外大街 電話八〇六六九

始創足尺加三

特設

顧繡部 時裝部

軸幛部 西裝部

政府註冊完全國貨

# 振餘染織布廠

本廠完全華商資本採用國貨棉紗紡織布匹行銷甚廣染色久洗不退質地堅固耐穿各界惠顧無任歡迎請認明註冊商標運福圖俾不致誤

廠址 小沙渡路八九五弄三〇二號

電話 三〇六六三

請購電光牌出品

軟白毛巾 各種布疋

美術被單 中西衣着

現成棉被 各式帳子

檯毯檯布 機製燭蕊

浴巾浴衣 織物機器

# 三星棉鐵廠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京路石路西 電話九四八三〇號

# 滬渝別徑

莫艾

## 二　由金華到衡陽

秋風捲却落葉的時候，正是將近黃昏的時分，空襲的警備業已過去，人們也好像從疲睡中蘇醒了的一樣，恢復了各種活動的常軌。我們也就在這一晚的五時二十五分坐在浙贛綫上的列車裏，當汽笛嗚嗚高鳴的時候，誰都很自然的喊出「再會吧，金華」！

浙贛鉄路的興建原是爲了貫通蘇，浙，贛，湘，黔，蜀六省的交通，後因戰事發生未果。現在浙贛路的起點是金華，終點是東鄉。在整整的十四小時中，經歷了湯溪，龍游，衢縣，江山而入贛之玉山，上饒，橫峯，弋陽，貴溪，在十月二十日晨七時一刻，終於到達了江西交通要樞的鷹潭。

在理想中，鷹潭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市鎮了。不，絕對不，市街上除了一些細潔動人的瓷器外，其他就只有高低不平的石子靜躺在冷落的門前，還有幾家鹽鋪子，插着每斤大洋四角的標仟，但也異常清淡，倒是一輛一輛的人力鹽車和汽力鹽車，終日川流不息的過往着。江西需鹽之殷，於此可見。旅館呢？汽車站旁有兩家是最新建築的，可是設備的簡陋，除非前一世紀的人可以想像得到。我靜躺在搖幌不定的竹床上，眞有「仰頭望明月」之趣。

說溪口到金華的聯運票難買，可是由鷹潭再向西行的客票尤爲難買而且開駛沒有一定的日期，有車就開，無車就停，以是一般旅客往往爲了購買問題而躭擱很多的日子。我們總算很幸運，一到站就登記，原想直至甯都，後來見勢不妙，於是在翌晨六時就軋擠在人堆裏買到至南城的車票三張，票價每張計國幣四元九角，行李每人以二十公斤爲限，超出每五公斤則附收行李費每公里計一分二厘。二十一日晨七時車始開駛，晚五時到達。途經金溪垂直而下，道教聖地的龍虎山離公路僅二三里，山脈多奇峯蒼勁，頗可觀玩。

江西也許因爲礦地太多的原故，所以沙灰也經常是漫天蔽日。公路建築得也較別省爲差，車輛也最蹩脚，賣票和車輛調度方面亟有改進的必要，關於這，希望江西公路局注意及此。我們是二十二日上午六時半赴甯都，下午一時半抵達。翌早赴贛縣，午刻到達。南城至甯都的票價是八元二角五分，甯都到贛縣是八元七角五分，行李同南城。惟行李最好隨車帶往，不然的話，也許有等上一個禮拜的可能。

我們原來的計劃是從甯都到吉安，然後直趨衡陽。多方打聽的結果，始悉吉安到衡陽段的車子眞是「絕無僅有」，而由甯都

到吉安車票的購買也是困難異常，所以改由贛縣過粵入湘。贛縣爲贛南唯一大埠，市廛極盛，建築物多有走廊，置身其中，如閒逛上海的法大馬路。旅館業也很盛，尤其是中國旅行社在這兒創辦的「陶園招待所」，較之海上毫無遜色，且兼園林之勝。原來贛縣當海禁未開以前，是著名的商業萃集之地，可是近數十年來一落千丈，但是富商巨紳仍然很多。後來因爲連年內戰的結果，公路四通八達，於是贛縣又頓成交通中心。李振球將軍在「贛州公園」的紀念碑上說得很明白：「贛縣雄據贛南，襟帶三湘，虎視八閩，控制兩粵。惜因山岑橫阻，交通不便，以是未爲人注意。……」這說明了贛縣在軍事上的價值和地形的重要。

從贛縣到曲江（韶關）有兩個站口，首站是大庾，次站是粵之南雄，這都是商營，須分別買票，雖然也須在規定的鐘點中登記，但車輛是很多的，這倒不要愁「守車。」由贛縣至大庾的票價是二元，由大庾至南雄的票價是四元，由南雄當日可至曲江，票價是五元。行李費也和國營的大致相同，但並不絕對嚴格。

我們因爲有友人的挽阻，在贛縣玩了兩天，大庾玩了兩天。贛縣城西約廿里，有通天岩，沿岩有佛有寺，相傳可以「通天，」但據該寺住持說，所謂「通天，」由下而不能見上，山上又無扎跡可尋，雖狂風暴雨，岩中又無些須反應，但迄今也沒有人援岩洞上攀，一探究竟，所以能否「通天，」至今還是一個神謎。該岩附屬的還有兩個名勝，一是「通天岩」右側的「龍虎岩」，以岩內有龍虎石形故名；再向右轉是「忘爲岩，」鑿山而道，出山則四壁嶙峋，果然別有洞天，而有「忘爲」之樂，其間涼風習習，爲絕作的避暑勝地，有很多的軍人遺跡。岩頂有王陽明親題五律一首，詩曰：

「青山隨地值，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閒，塵寰亦蓬島；
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臥×石床，洞雲秋來掃。」

字體蒼勁飄灑，惜已爲風雨多所剝蝕，頗難辨認。

我們要瞭解江西，必先要知道它在近代產業上的價值，只要對軍火工業少許注意的人，誰都知道我國鎢礦雄據世界第一，它底產量佔全球百分之五十八，而江西即佔五十八中之五十。過去是一般軍閥絕好的生財要道，其地的民衆也多有利賴。抗戰軍興，鑒於鎢業管理的重要，乃收爲國營。現在直接靠它生活的工人有二百多萬，間接的更不用說了。我們在大庾的時候，看見成羣結隊礦工，看見新式機器的鍊鎢廠，還有肩挑兩三公擔鎢沙而不見重的健康的婦女，眞有說不出的感奮了！

離開了贛的大庾，越過梅嶺關時，就到了廣東境了。一到了廣東，立刻感到又是一番

氣象。我們在南雄的三小時中，看遍了全縣的一切，並且到富有都市風味中的嶺南大酒店裏去吃過茶點。就在這小小的縣城中，使我們感到粵省較他省的進步，雅不亞於蘇浙二省呢。由南雄到韶關，途多崇山峻嶺。汽車抵達曲江時，已是燈火盈城，卽夜跳上了粵漢車，九時許由韶關直向衡陽進發。於是，韶關除留下崇偉莊嚴的一幕模糊印象外，這屏蔭湘贛的要隘，終於在夜色深沉中消失了。

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時到了衡陽東站，在卵石潺潺聲中，卽晚渡過湘江，向第二前綫的衡陽去找休息疲乏之身體的場所。


中國名勝週曆

每集五角

久大出品 旅行必備

海王牙膏

精鹽牙膏



恭祝

各界

快樂和幸福

常飲「樂口福麥乳精」則

身體康強 精神快樂

幸福日進無疆

樂口福麥乳精 純以鮮牛乳 鮮雞 麥精 酵母 可可等提煉精製 爲國內首創之美味大滋補品 服後能於短時期內發揮滋補能力 補身 補血 補腦 補神 爲本公司久年研究之心血結晶 而亦非有機械設備完善如本公司者 不能有是完善之出品 發行二年 銷遍中外 各界進補 必須購服「樂口福麥乳精」 方獲身體康強精神快樂之益 而且芳甜味美 人人歡迎 年節用以送禮 祝人快樂和幸福 送者情深 受者感切 高貴隆重尤屬無上禮品

公司 藥房 食品 商品 均有出售

上海白克路二百五十號

九福製藥公司發行


三七一〇六五

# 意國郵船公司廣告

（地址）上海外灘路二十六號

（電話）一六八八三至五五（三線轉接各部）

本公司之郵船康鐵羅索號"CONTE ROSSO" 康鐵佛田號 "CONTE VERDE" 康鐵卑安克孟諾號 "CONTE BIANCAMANO" 維多利亞號"VICTORIA"定期由滬開往歐洲每二星期一次經過香港小呂宋星加坡哥倫布孟買博賽以達意國並可購買聯票至英國倫敦全程祇需二十三天（上海至香港祇需四十二小時至星加坡祇需六天）允稱歐亞航線之最快巨輪船上裝有無線電話與各埠直接通話更屬便利並有中國譯員招待週到至其艙位之考究設備之完美與夫飲食之清潔尤為使人滿意如蒙賜顧請即駕臨接洽無任歡迎

| 船名 | 由上海開 | 開往地點 |
|---|---|---|
| 康鐵佛田 | 一月廿一日 | 林布的西 威尼斯 地利亞斯得 那泊爾 熱那亞 |

**LLOYD TRIESTINO**

ITALIA-ADRIATICA-TIRREN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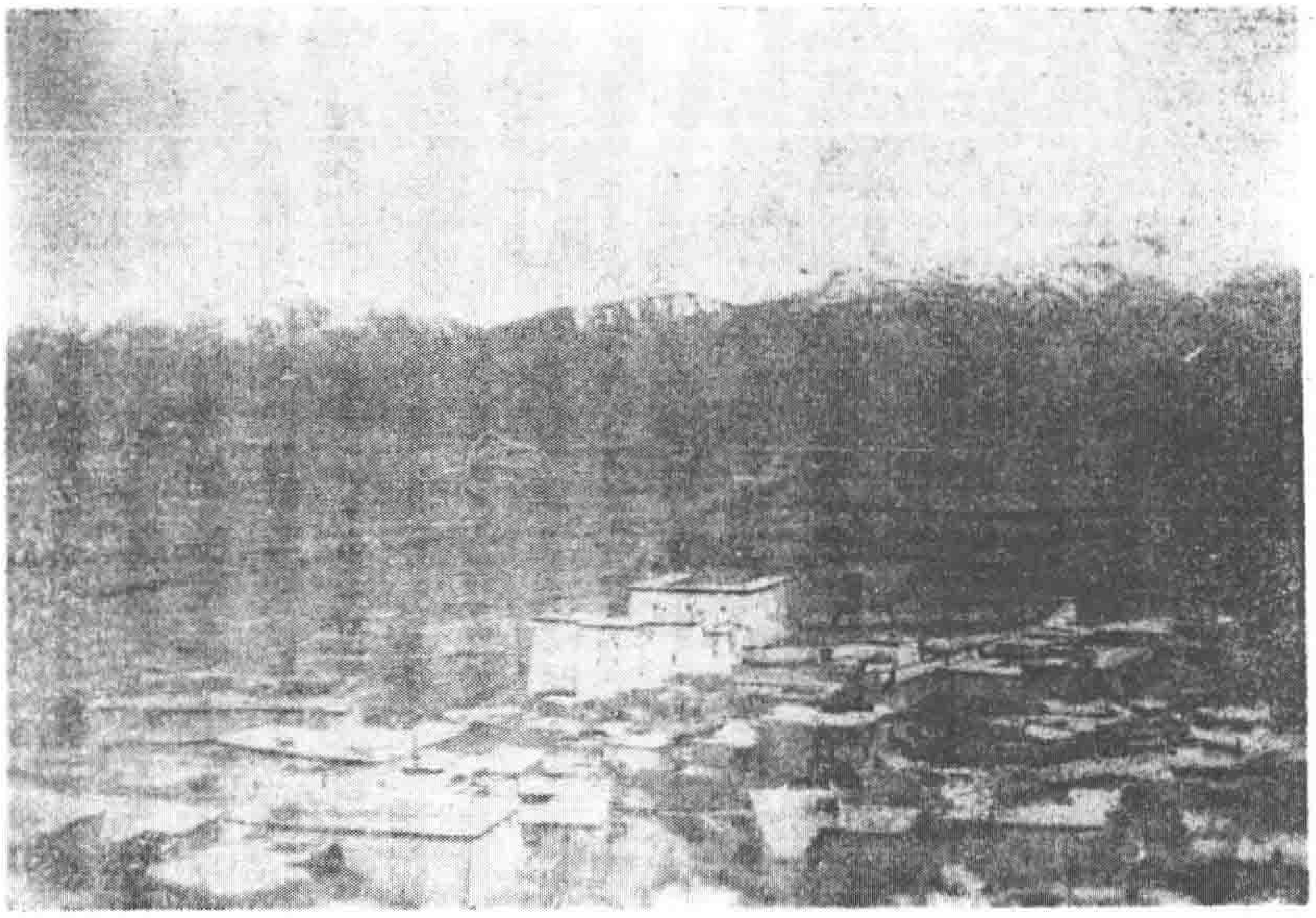

請飲

盧全牌

祁門紅茶

上海汪裕泰茶號出品


三七〇六六



甘孜全景

後面之山有亙古不化之雪，中間樓房係孔薩土司之官寨子。

# 西康來鴻

吳東曙

國民參政會議參政員奚倫先生（字東曙）今春奉命入康攷察政教風俗費時數閱月行程幾萬里超山越嶺歷盡艱辛讀其自甘孜來書描述旅況栩栩生動際茲當局從事開拓邊疆建設事業突飛猛晉爰將奚君刊出以公同好　陳宏振謹識

君毅兄大鑒：前寄上一函，諒已照收。弟等於上月十二日離打箭鑪，途中翻過折多山，其經過有足紀者：此山海拔一萬三千華尺，自山脚至山頂，計五十里，當日新降之深雪，完全將山徑掩覆（所謂「雪封山」是也）；即一草一石，亦不得見，所乘之馬，盡日逡巡於深雪與亂石堆中，或盤旋於絕壁與深谷間之一窄道上，所謂寸步維艱。一片雪光，在猛烈陽光反照之下，使人目眩頭暈，甚至於雪盲。山上氣候乾燥，使同行者頓時面破唇裂，甚至有鼻中流血者，其最使人難受者，則爲空氣稀薄，人馬一動即喘，即馬上坡時，亦一步一喘，數步一停。弟曾在山途中嘔吐三次，嗣以「蠻家」語言不通，誤將所乘之馬牽至別處，前後又失聯絡，致不得已徒步登山，一時氣沮，臥息於雪上者半小時，後有人至，借馬過山，方告無事。此行結果，死牛馬各一，轎夫四人暈倒，途中十人雪盲，目不能見物，同行者有振委會儲委員亦成雪盲，兩目失明者兩日，一時慘狀，難以描述。某日早五時動身，十六小時未能進一粒米或飲一杯水，因

三七—〇六七



奚東曙君持竹索過河

此在一村落中逗留兩日，方能前進、所幸當日未遇狂風，如有大風，則易使人氣窒而殞命，所謂「風攪雪」是也。據同行者云：同時在松林口地方與一高度相等之海子山，因有「風攪雪」數伕子氣汛斃命。關外人烟稀少，每日在馬上度生活，有時一日間行數十里不見人烟，（弟有詩「一肩行李中原外，盡日馳驅萬壑間。」）祗見逐水草而居之康人及其大羣牛馬，故有時借宿於「蠻家」，有時住在喇嘛寺，有時宿於宮殿式之土司寨子，（往往有四五層樓雕樑畫柱好像宮殿。）沿途大批人馬，浩浩蕩蕩，於上月廿九日抵甘孜。當時許多喇嘛及地方官民，郊迎三十里，及至城郊，歡迎人數逾兩千人，極一時之盛。除兩班軍樂外，班禪行轅樂隊及數百衞隊亦在場。數日前致祭班禪，日前公餘之暇，抽出一下午，在郊外野餐，支起班禪生前所用最講究之帳篷，有康人男女三十人「跳鍋莊」助興，班禪衞隊十人跳西藏舞，觀者如堵。弟所住之屋，窗外即有雪山在望，山上有亘古不化之雪，夜間月光與雪光相輝映，誠關外一奇景也。今早借用行轅之馬，在郊外試騎，疾駛如飛，非一般馬所可比擬，所經之地，均在一萬華尺以上，故行動易使人發喘。關外百物昂貴，大米賣二百元法幣一擔，出門一個半月，已寒暑數易。重慶爲春，漢源街（西康境內）爲夏，瀘定爲深秋，康定嚴冬，十日中九日雪，至道孚又似夏，現在甘孜氣候又似初春。此次同人共帶照像機五架，故以後照片甚多。途中匆促，一切拉雜陳述，此請

刻安。

弟東曙上 寄於甘孜

三七—〇六八

# 中國名勝週歷

韶華迅速，又是一年，本社特精製「中國名勝周歷」一種，以備各界採購，寓名勝於日歷，藉增興趣。以之置於案頭，隨時取閱應用，非常便利。雖近來紙價高漲，印費昂貴，惟取價仍照原訂價格，每本售當地幣五角，以酬答各界惠顧諸公之雅意。該歷精心設計，審慎編印，計有下列各優點：

（一）各地名勝，均係名家作品，至為寶貴。

（二）每周一面，留有寬闊空白地位，可作記事之用。

（三）紙張高貴，式樣美觀，定價低廉。

（四）可用作紀念贈品，必能使受者滿意。

如蒙　賜顧無任歡迎

中國旅行社發行

各地分支社均售

導游叢書之一

# 香港導游

——一名香港通

旅居異地，每有人地生疏之感，行動起居，諸多不便，本社有鑒於此，歷有導游叢書之編印。玆為便於赴港人士之參考，特派專員調查港地最近情形，編印「香港導游」一書內容除敍述香港簡史，名勝古蹟之外關於食宿遊覽，交通路由，以及港政府規定之法例郵電章程，車船票價目，當地風俗人情，莫不詳細列入，購閱此書，雖未到過香島，亦可自稱為「香港通」矣。書印不多購請從速！每册實售當地幣四角正

中國旅行社出版
全國各分社均有出售

# 滇緬道中

——偉大事業成功於急需之時——

周修荃

一個小小的七人傳教團體，最近決定由新築的滇緬路回到中國來。這七個傳教師中，倒有六個不同的國籍。雖然是異國異姓彼此交接，却不因異國交接而感到困難，反覺得由於各人背景的不同，談話時更饒興趣。我們都會說說英語，所以英語是我們的普通話，而這小團體的不同方言，使我們應付得很便利，因爲無論需要緬甸，印度或中國語（官話或閩語）英語，美語我們都可以供給的。

我們二三成羣的從仰光趁汽車到昆明去，這條新築的道路，在緬甸人心目中，却絕不歡迎似的，這點頗使我們暗暗吃驚。整日價成羣的中國人和印度人熙攘往來，絡繹不絕，這更增加了緬甸人對新道路的不安，而且，這新築的交通孔道，它替「緬甸人的緬甸，」非僅帶進來許多外國貨品，並且它帶進了許多異邦人民，因此，未免有些使緬甸人側目而視了。更引起了緬甸人對英國由於新孔道而激起反感。無疑，這是會造成日人乘隙而入的機會，更容易造成煽動緬人的情感，所以，在那兒反英的情緒很高。

## 起程了；

本來我們七個人，想趁一輛不到一噸重的道奇運貨車啓程。但是加上七個人的行李舖蓋，事實上一輛汽車容納不下，於是不得不多添一輛。雖添的那輛汽車並不新穎，可是裝載行李，却是足夠的了。那些汽油預備不時之需的，也放在第二輛汽車裏。很特別的，在一月十八日禮拜三夜間十一點鐘駛離仰光。到達昆明時，是同月二十七日禮拜五的下午兩點鐘。這長長的路程，需時九天，我們僅在臘戍停留了一整天，又在猛戛（Mangshih）停留了半天。所以，路上不過化了實在不過走了七天。這一次短短旅行，雖有幾驛太長，感覺到厭倦，但却也很愉快。

## 仰光到臘戍

仰光到臘戍，這一段路是鐵路的起點，又是軍火的所在，滿呈着活躍緊張底景象，更爲旅行者必經之路，故道路鋪築，碧油油的極爲平坦，雖然從曼苗（Maymio）到臘戍那段，覺得仍不能滿意，可是我們在兩天中，就把全程六百四十一英哩的路程走完了。其餘的路程，大約是還有七百十英哩，但都是崎嶇的山路，平均每一小時，只能走上十五英哩。所以七百十英哩，却費了五天光陰。

後半截路程，有一天，一氣走了一百五十七英哩。直行駛到深夜十一點鐘。這確是太貪趕路程了，不錯，那天由於我們遲

了兩個鐘頭動身，可是，卽使提早兩點鐘啓程，也仍須在黑暗中摸索前進。最不爽快的，在大雨中行車了。記得最難行車的一段是從臘戍到下關，（Hsa-kuan）約離開大理（Dali）二十英哩。爲了我限定三天走完四百四十五英里的全程，否則，如以五天來走，許來得從容些吧？到昆明的前一天，所走的路，它的高度，却異乎尋常，高度近一萬英尺，——是這路的最高頂點了；但最容易感覺高入雲霄的，却是保山（Baoshan）和下關間的路程，雖然祇有九千尺高，因爲那裏路勢陡削，甚至那笨重的行李車走不上，反要倒退下來，無奈只好捨車登路，用人力來把車拖上去。

## 偉大的工程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築成這道路，愈顯出工程的偉大。很多些路面，已築得很平穩；有些路面，還不十分平坦，有幾段嫌太狹窄些，更有幾處陰溝上還沒有橋樑，也有幾段迂曲些。似行來不便利。但，這路是綿延不斷的山路，忽而匍匐而上，忽而順流而下，忽而峯回路轉，豁然開朗，更有一段路是巉峻得難比蜀道。不拘任何人，對下起雨來，泛起一種感想。很幸福，我們的行程，叨天之幸，都是晴天。氣候溫和，白天暖薰薰地，晚上則涼爽宜人。據說四五月裏，碰到雨季路上的鬆土，很容易被雨水冲刷，那麼，不下雨的時候路徑分明，一逢下月，便成泥濘一片，路徑難辨，宛似在夢魘中了。

## 風景卓絕

一路上風景之美，似乎不必專家來介紹，常人類能道之。大約過孟達拉（Mandalay）二十英哩吧。這條道路，蜿蜒直上，從此到昆明，卽從超出海面六千英尺的地方起，一直到昆明，都是在萬山叢中。有時，常在山巔盤旋之際，只見層巒叠翠，奇峯突出；有時，當車身下降到山谷時，只見兩面怪石嵯峨，削壁千仞；有時，逢着一片平原，環以遠山；有時，半山濯濯；有時，似亂髮鬅鬙，仰視懸崖，俯拾邱岡，風景卓絕，似入仙境。我們橫過怒江的大橋前底斜坡，覺得最爲奇觀，因爲河身僅高出二千八百英尺，而山坡却高出七千七百五十英尺，所以，山谷是很窈窕。走上瀾滄江的一頂大吊橋，汽車沿着河走了多時，但，這谷不若怒江的深邃，不過，這美麗的泉流，極饒生趣，頗盡風景之勝。只有在下關地方的山巔，我們眺見幾處積雪，益增豔麗無倫，卽使此山無雪點綴，恐怕秀妍風景，決不會減色！我們不問該將此後運輸的功能如何，我們却承認；牠是一條風景卓絕的道路。

## 平安到目的地

我們僅有的七個人，駕駛了兩輛汽車，在路上，很順利的沒有遇到意外。我們的證書和護照，更增加了便利。行經邊界時，也沒遭到檢查，倘不計算途程還，不知道已經走過了國境呢！

走過了一條架在小河上的小橋，這就是國境了有一點可以標明的，就是一座被火燒燬的中國關卡。後來，我們發現這房子是遭土人在兩個月前攻入過的，並且焚死了十二個關員。顯然，他們對新來的關員有些憎恨而出此。

國界兩邊人民，屬於各種不同的民族，他們紅紅綠綠裝束兀是奇突，這些民族，不是中國民族，也不是緬甸民族，不過形貌有些像中國人而已。

在緬甸的一處，我們看見土人很熱鬧的市集。這裏，就是中國海關設立的所在牠是距離邊界的龍陵(Lungling)可五十八英哩。我們經過那裏，毫無困難，這應該感謝那幾角公文了。

這一條公路，雖然尚未完全開通，可是，這僅是時間問題，所以大量運輸，只見到幾輛自備汽車，幾輛公共汽車，和幾輛運輸汽車，由於粵漢鐵路不能利用之故，此滇緬公路，所以趕築得這樣迅速，將來用以運輸軍火原料，由此可以深刻認識中國如何迫切需要這些交通孔道了。

太乙麥精粉廠

出品

雙桃牌麥精粉
手牌味一

本廠設備
完全新型
出品清潔
鮮味特強

製造廠 凱旋路五〇一號
發行所 福建路五一九號
電話 九〇六五三·九三一九八
電報掛號 八四七七

# 從星加坡到仰光

莊漢定

## （一）星加坡

星加坡又名星洲。自英人來佛爾在一八一九向柔佛國王以五萬元低廉的價錢購到後；因爲地居歐亞兩洲水道交通的要衝，所以商業逐漸發達起來；尤其在樹膠業興盛的時期，市面繁榮達到了頂點。這種發達情形的促成，雖然是英人治理得當和地位的關係，但人力方面差不多完全是我國僑胞的血汗，這是不可磨滅的事蹟。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星埠不但是商業的重地和馬來亞聯邦的政治樞紐，而且也成爲英國在遠東軍事的重鎮。舉世共知的星加坡軍港已建造完成。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軍港將成爲英國在遠東的生命綫。

星埠的市容，除馬路廣闊和堅固外，沒有像上海一樣的高樓大廈，七八層的大公司和精美富麗的電影院；也沒有像香港一樣設備完善的游泳場和清潔舒適的雙層電車。市內大馬路爲最熱鬧的街道；但同上海的南京路和香港的德輔皇后兩道比較，相差很遠。路旁大部份是二三層的舊式房屋，店鋪僅地下一層，都是小本經營。沿東海濱稍有幾座五六層高的大廈，這是洋行，大公司，船公司等的薈集地。星港是有名的深水良港，所以港口內水位的深度，無論漲落潮，最大的四五萬噸的輪船可以通行無阻。碼頭的整齊和倉庫的一致，這是滬港所不及的地方。碼頭自東至西沿岸築成有好幾里路長；一座座的倉庫隨着碼頭建造，鋼鐵的架子和像鉛皮式樣的屋頂和牆壁，極其簡便耐用。碼頭的長度和倉庫的容積，足可停泊三四十艘的巨大的輪船和儲積所卸的貨物。至於管理方面，規則的嚴格和方法的靈便，足可爲我國將來建築港口的南針。

星洲離赤道祇有六十餘哩，天氣當然終年是夏天；但氣溫還沒有江南的大暑這樣熱。每年溫度常在八十至九十度之間，九十幾度是很少的；這是因星埠四面都是海，十足的海洋性氣候。聽說十餘年前天氣非常熱，現在已漸漸的轉變了。

星洲是馬來亞半島最南端的一個島嶼，北與馬來亞屬邦之一的柔佛王國（英保護國）僅隔一英哩闊的海峽，現已築成一堤相聯，其餘三面臨海。境內南端是市區，所佔面積甚小。椰林和樹膠遍佈全島。地面很崎嶇，但祇有高幾十公尺的小山。

星埠是人種的展覽地，各色人種都有，全人口五十餘萬，僑胞佔了百分之八十餘，有四十餘萬，馬來人和印度人次之，白種人祇有萬餘人。僑胞以福建人最多，廣東人次之，完全經商。僑胞的的教育

以中文爲主，英文也是重要科目。各種功課除英文用英語外，教員都用國語講書，所以現在一般青年和小孩子在僑胞辦的學校中讀書的都能講國語，商人能說國語的比祖國近在咫尺的香港還多，這是非常良好的現象。我相信十年之後國語在星洲可以通行無阻，不過還望辦理教育者繼續的努力。

可供遊玩的地方並不多；植物園是最佳的風景區，園內樹木參天，濃蔭密林，奇花異草，鮮豔奪目，幽雅潔淨；亦有亭臺池塘，點綴其間。最有趣的，爲茂林中的猢猻，大的小的，爲數甚多。跳躍追逐於樹枝上，輕快靈活；與玩把戲的猴子爲人利用，失去自由，相差眞有天壤之別。遊人每買了花生，誘牠們出林搶食，以供一笑。政府禁止遊人捕捉，保護牠們的安全。

動物園離市區很遠，沒有公共汽車可到。門票每張四角。動物種類頗多，如鱷魚，老虎，大蛇，斑馬，狠等，還有許多鳥雀。看了之後，可多得些知識，多認識幾種動物。

還有幾個花園如阿刺伯，加東等，面積又小而一切也不如植物園。

儲積天然水的幾個水塘，亦爲遊人足跡所到之處，塘在小山頂，可俯視市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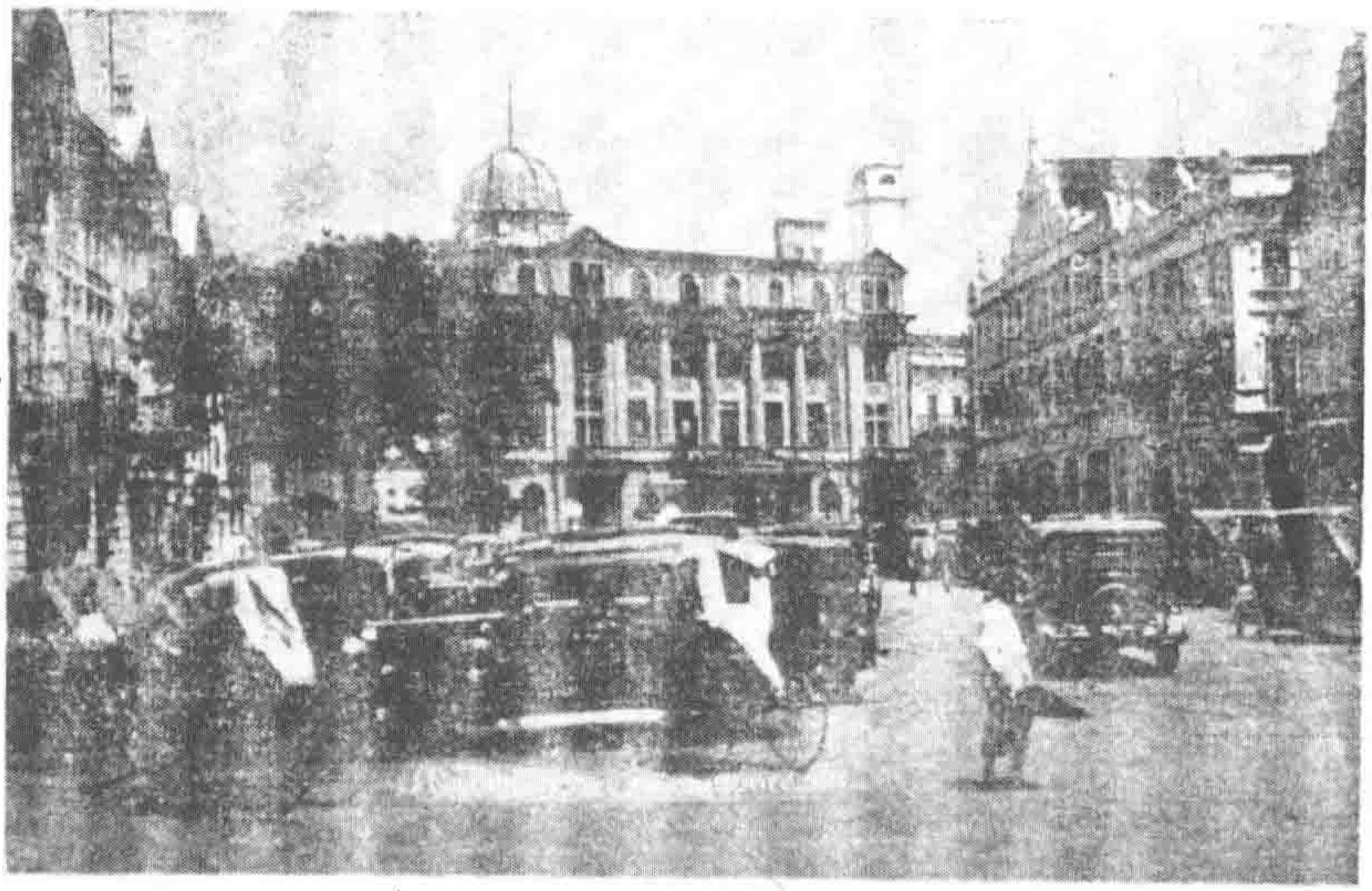
離星埠市區十八哩之柔佛王國首都所在地與星島祗隔一哩闊之海峽。現已築成一堤，橫貫其中，鐵路和公路過其上，爲馬來亞有名大築物之一。遊人每雇車來此作半日遊。兩旁海峽，不受風浪之影響，水波微動，一碧萬頃。國內來此者，每比擬爲西湖，實則旣乏天竺靈隱之勝跡，又無三潭印月等佳景；不過遠處異地，觸景生情，略慰懷鄉之念耳。過境不須護照，如單身亦不須受海關檢查。王宮因先須向政府領參觀證，方可入內。聞宮中有甚多具有歷史價值之古物，惜作者無機會參觀。有公園，雖稍有動物，花草和茅亭等，但未佈置，係一荒園耳。

娛樂有大世界，新世界及快樂世界，其中有電影院，潮洲戲，福建戲，馬來戲等等；京劇僅新世界進門六角亭中，上海來的小京戲班。各有舞場一所；以新世界的設備最爲完美，稱遠東第一。此外電影院有十幾座，除首都娛樂稍爲精美外，其餘都爲長方形的式樣，簡陋不堪。演國語片及粵語片的有六七家，僑胞因對國語有相當程度，所以國片很爲僑胞歡迎。

商業方面，輸出以樹膠和錫爲大宗，黃藜，椰油及香料等次之。近年因樹膠黃藜價值暴落，種植者幾不能維持，商業大受影響；政府頒佈法令禁止種植新種，限定生產數額，以防價值再跌，已獲有成效。輸入大約以日常用品爲大宗，如布匹，香煙及米等。

星埠生活程度並不高；市區內有很多巴殺（卽小菜場，）內有

飯店，小飯攤，麵攤，雜食攤，咖啡攤等地方雖然汚穢，狹小，檯是木板擱成的，坐的是矮櫈；但無論洋行，銀行，大公司的職員以及黃包車夫脚夫工人等，都在一塊吃午膳，最便宜五分錢就可以吃飽，平民化的生活，這是上海或香港甚至國內的城市所沒有的。講到衣，這是熱帶裏的居民最便當和容易解決的，一年祇要一季衣服就可。居民的衣着極其簡便和樸素。有錢的僑胞衣着更比常人爲劣，所以從衣方面無從判斷誰是有錢的。這種良好的習慣，自有來源；僑胞大部份自祖國赤手空拳南來，克苦耐勞，勤儉努力，經之營之，方得創基立業。這種精神和毅力，値得國內同胞欽佩和效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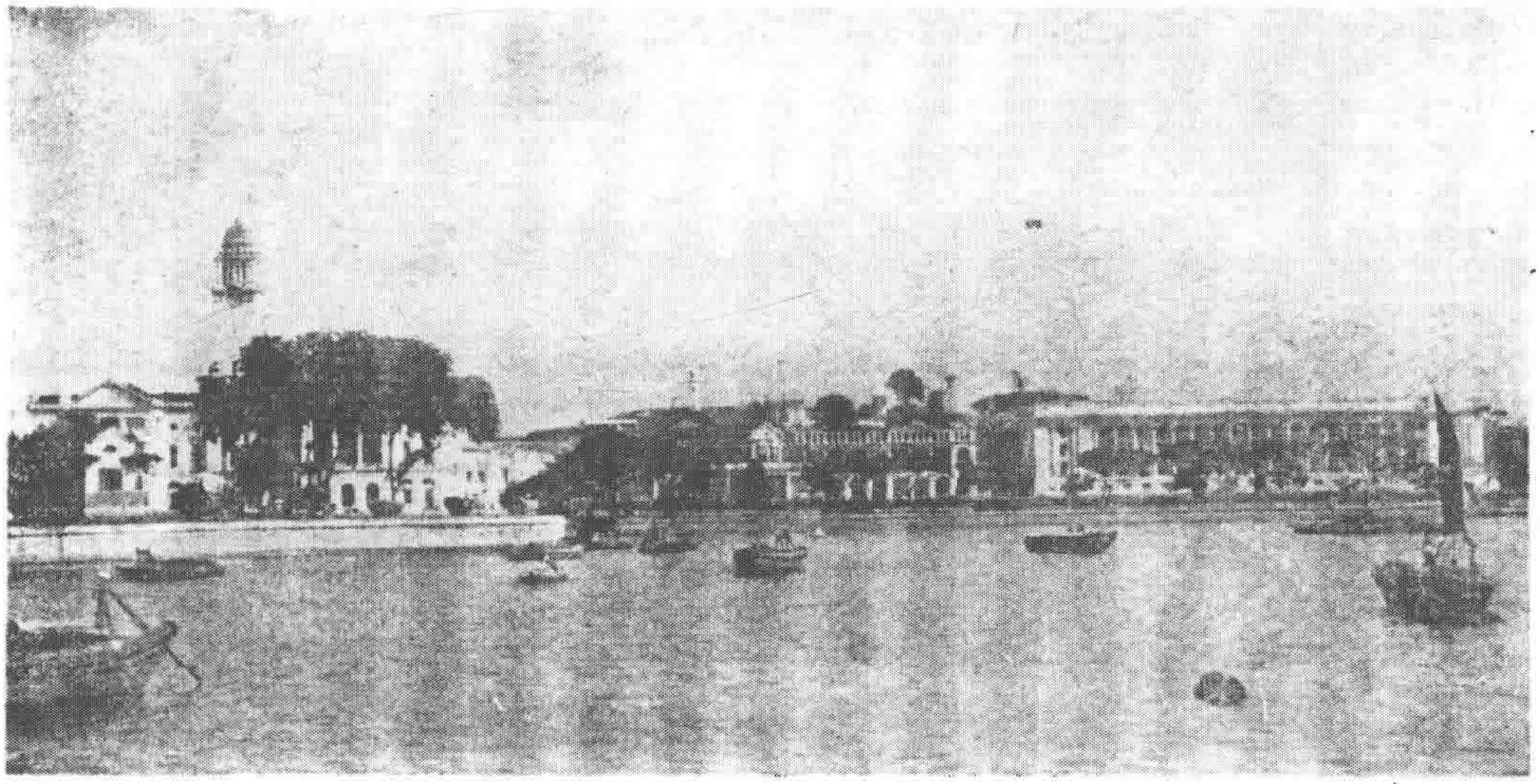
星嘉坡繁盛市街

行極其便利，有公共汽車，電車，羅厘車（不正式而矮小的公共汽車）取價相宜。新的公共汽車，潔淨寬敞，外表美觀。電車及舊式的公共汽車則頗使人厭惡。星埠汽車電車等行駛規則甚寬；速度不加限制，轉灣停車亦不嚴格的遵照規則。交通便利，十字路口日裏派有警察維持秩序，一到下午六時，警察即下辦公休息，車子往來就須自己留心路上行人，要時刻小心，不然，不幸事情很易發生。

星埠治安可以說在遠東手屈一指，雖路不拾遺尚未做到，但夜不閉戶是的確的事實，一到晚上可以高枕無憂。其原因有數種：（一）地理上的關係，四面皆海，犯了案無法逃出境界。（二）入境手續嚴厲；新到人民一定要經過登記，有時尚須職業保證，方可入境，故游手好閒之輩無法侵入。（三）失業者極少；星府對於小本生意不抽稅，故做小攤生意的特多，生活可以維持，不須鋌而走險。（四）生活簡單，下級居民對於衣住兩項容易解決，僅須食一項而已。（五）懶惰成性；居熱帶因氣候關係，人易貪懶，一天工作之後，晚上不願再勞動，尤其做提心吊胆的盜竊行爲，更不願幹。總上五點，星埠可以說是世外桃源，安樂之邦。

星埠對於我的印象很好，因爲僑胞多，每逢國慶日，滿街國旗飄

三七一〇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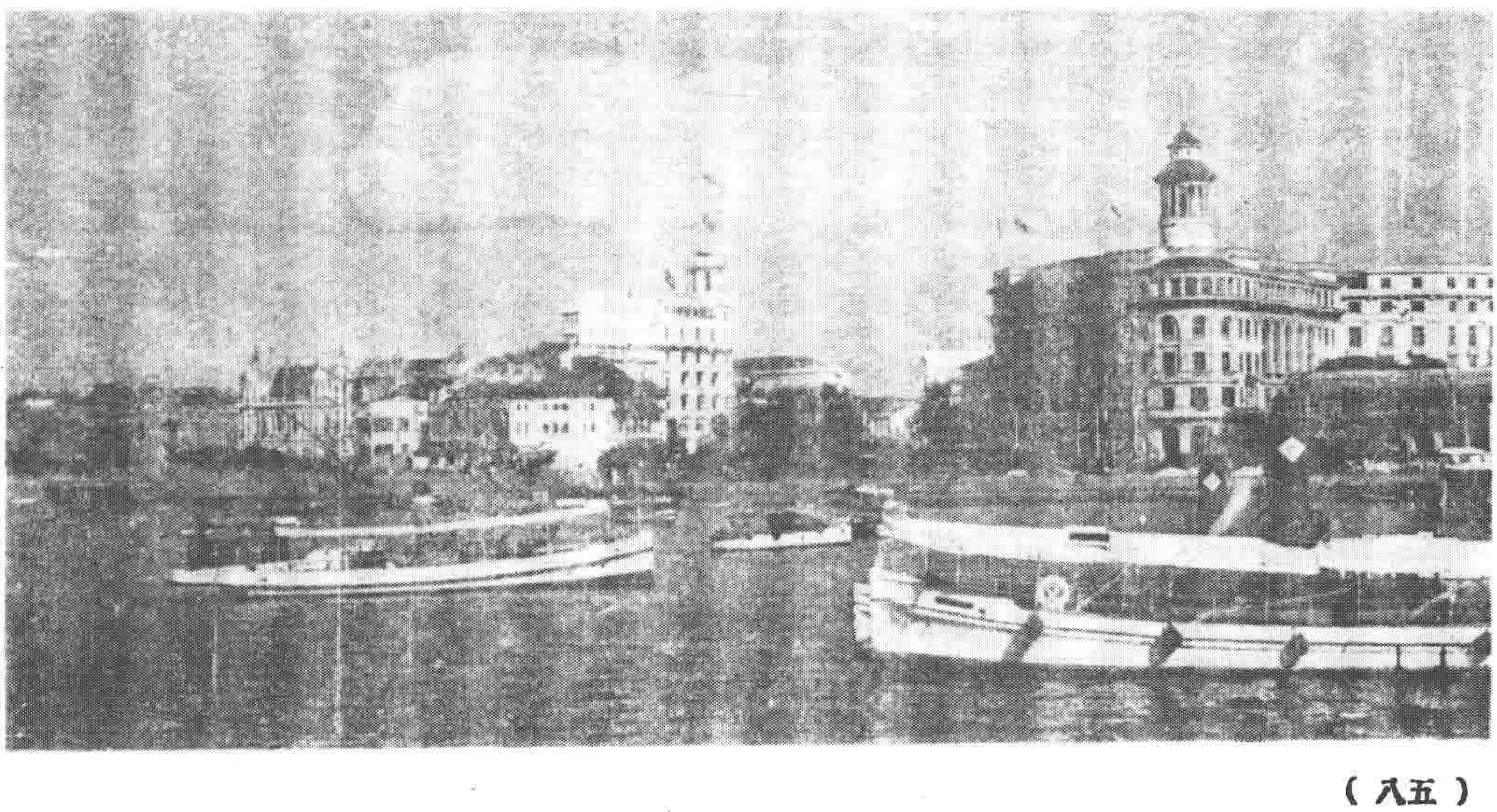


星加坡碼頭

揚，如在國內一樣；還有僑胞熱心愛國，努力捐輸，使人欽佩和愉快。但我祗有七個月的緣份，去年十一月廿四日到星，今年七月八月離星。

## （二）星檳途中

本來四月初旬就要起程，因為他事，未能成行；直到七月初方決定八日動身。預先向中國旅行社定了一張二等船票，幷且把行李也託代運。所乘的船叫鐵剌華，載重一萬噸。八日下午我剛上船，反而送行的朋友已先在而招呼我了。先擇定一個在第一層的房間，客人少，我獨佔了一間，安置了行李，便與朋友走到脚板先合拍了一張照，再各人拍一張，以留紀念。拍畢，各人搶了椅子或躺椅坐着或躺着，有的斜倚着欄干，看看碧綠的海水，對面的青山，溫暖的海風，吹得人有點昏沉沉想睡。分別之前，覺得有許多話要說，但是摸不着頭，不知從那裏說起，好這種情形，我想每個分離的人都有同感罷。



星加坡碼頭之雄姿

三七一〇七八



星加坡碼頭之建築物

「老莊上次我們香港來的時候，有五個人同走，船上有說有笑，眞熱鬧，你這次祇有一人，未免太冷靜了！」我的朋友爲我旅途太寂寞而嘆惜的說：

「是的，一個人是太寂寞，祇好多看看書，多睡睡覺。」我答着「好在不是去歐洲，祇有五六天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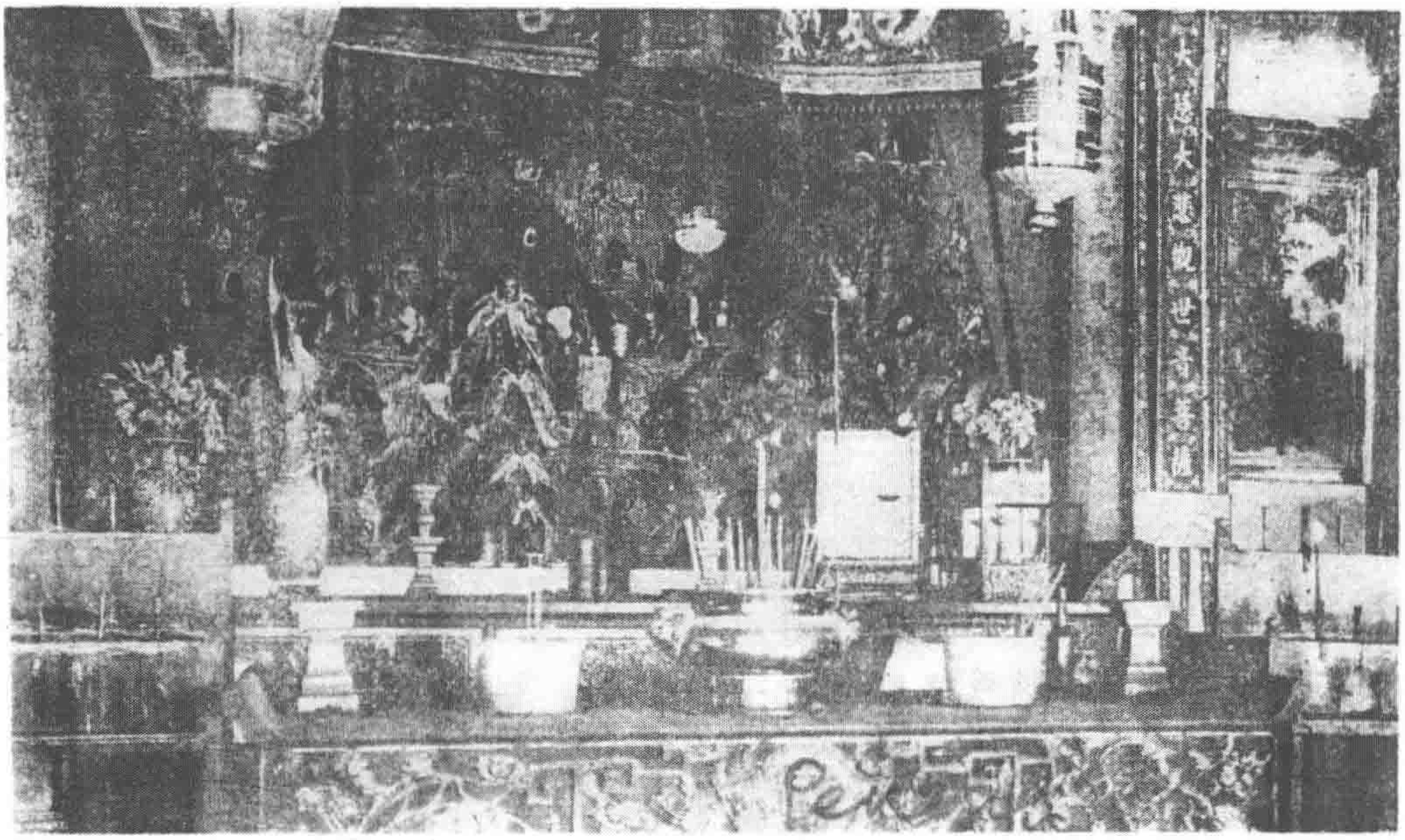


星加坡之印度廟

「老莊！那你不用怕，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船上的客人和職員，就是你旅途中最好的朋友！」另一位朋友高聲的說：「如果你高興同他們胡說瞎道，就不會覺得寂寞了！」

時鐘已指着三時，船快要開了；送行的朋友一個個握握手，點點頭，下船去了。因爲上貨，船到五時方開，向西前進，一瞬虎豹游泳池過去了，星島越離越遠，我感到

三七一〇七九



檳榔嶼之中國廟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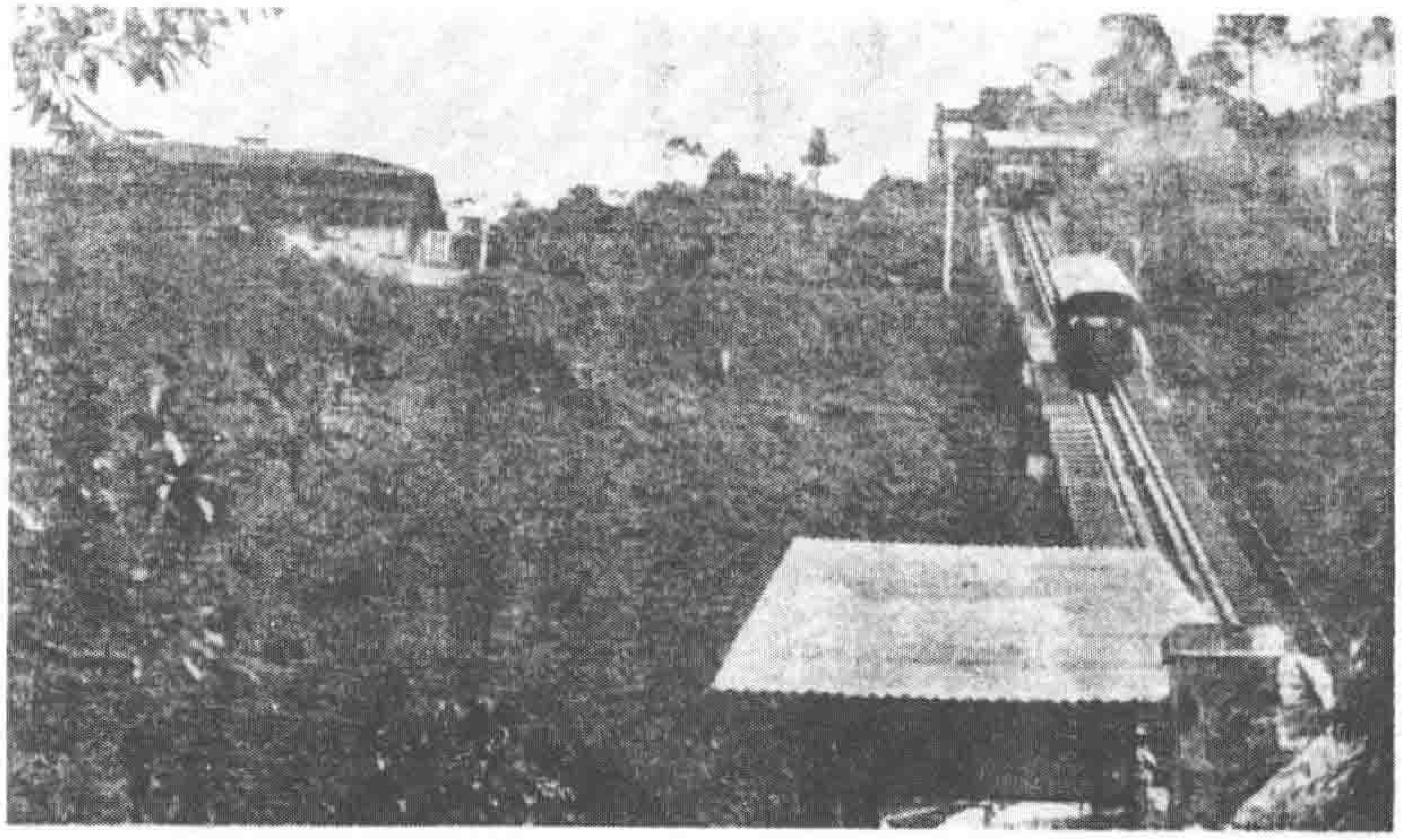


孤獨，不禁想到數月來和衷共濟的幾位好友，有點黯然！忽然笑語聲脚步聲漸漸的近來，用心一聽，原來說的上海話。那時心中欣喜萬分，正想請教尊姓大名，但他們中的一位，反而先問起我來。方知道三位是從上海來的，二位是從香港來的，都到仰光去。異地遇同鄉，格外覺得快樂。並且聽到許多國內的消息。想像中這次行程是寂寞的孤單的，但事實上是非常熱鬧，眞是出我意料之外。聽他們說：船上的西餐，菜差不多每天都是一樣的，腥氣的羊肉，辣得很的咖喱，實在難下咽。我聽了之後，自己慶幸着，幸而買票時預定了吃中餐，不要受這六天的苦了。這也是我從上次得的經驗，西餐實不合我們中國人的胃口，并且吃不飽。他們看見我獨自吃中菜，羨慕不置，要求調吃中菜，因爲印人與僑胞利益有關，不准調。我希望出國的同胞，如船上有中菜的話，請吃中餐，既合胃口，又可利權不外溢，一舉兩得。

九日上午十時，船抵吉隆坡外港 Port of Swentnham 這裏專卸貨物，沒有客人上下。因爲離吉隆坡尚有廿八哩，船不定什麼時候開，不然可以一遊馬來亞的名城。飯後下船，在碼頭附近散步。火車可開上碼頭，船上卸下的貨，直接就可裝在火車上，便利迅速。貨卸到晚上九時方畢，十時開船。

十日上午，與諸同鄉打乒乓，或玩拍克。風和浪小，天氣晴朗，赤日

當空，照耀着永不靜止的海水，如萬條奔騰的金蛇。有時一片深藍色一望無際，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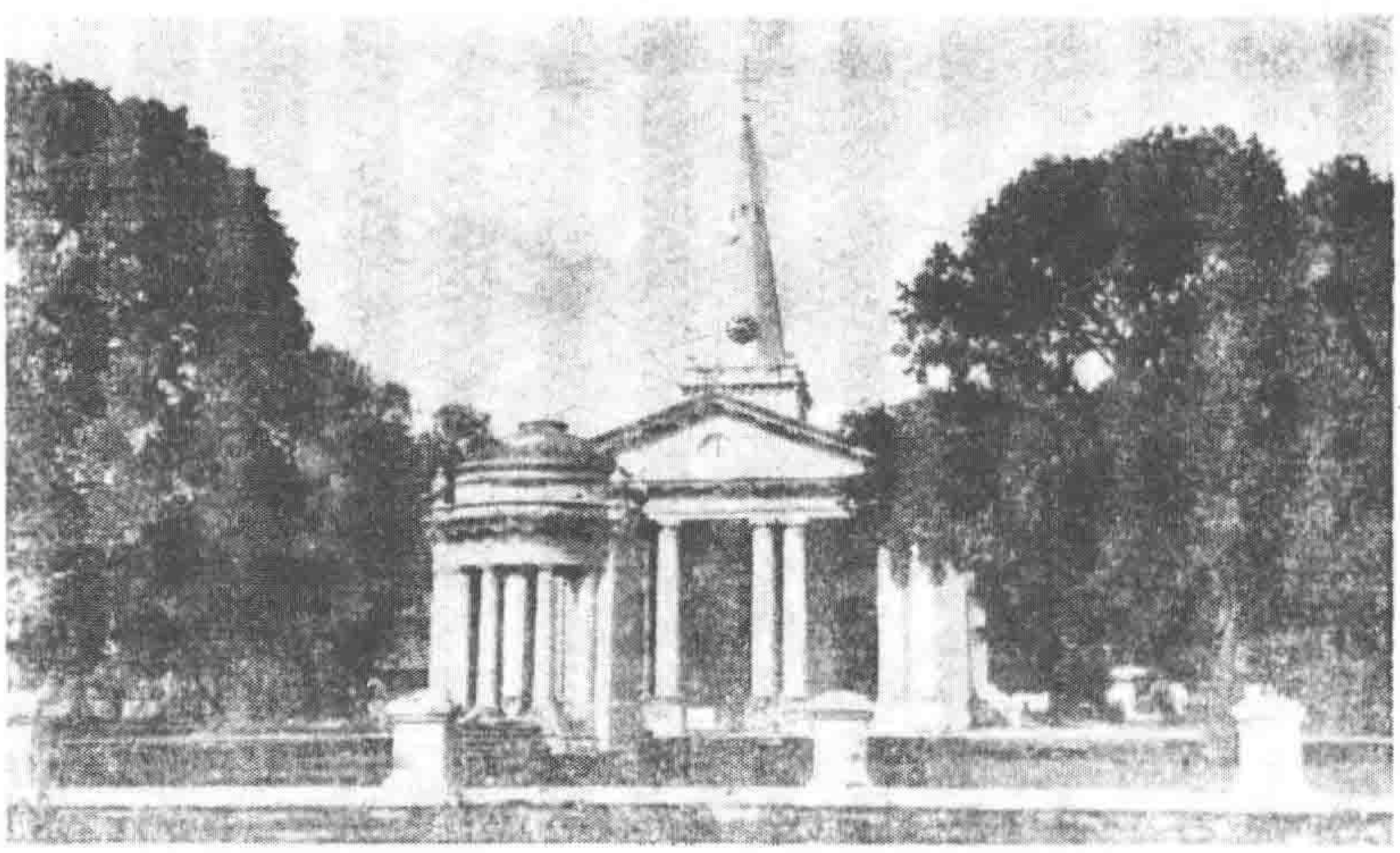


檳榔嶼上山之交通

水到無邊天是岸。」此景祇有在海洋旅行的人，方能領略到。海風微拂，暢人心胸，甚感舒適，水聲隆隆，浪花亂飛，舟前行甚速，下午一時抵達檳城。

## （三）檳城之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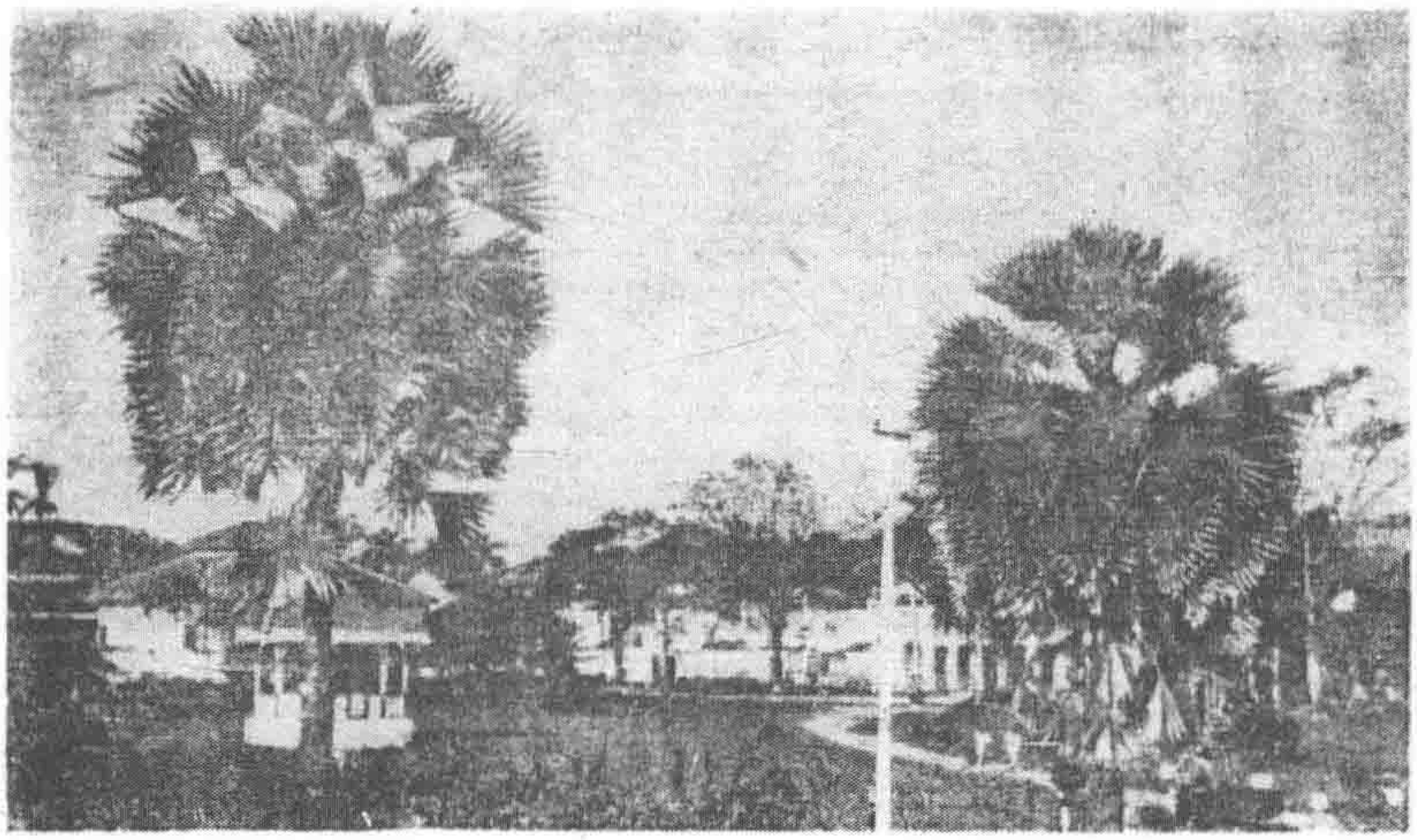
檳城像香港一樣，亦是一山島。因沒有巨大碼頭，輪船停泊在海中。我們六人因言語關係，特請二位印度人參加同遊。二時餘同乘船公司接客小輪上岸。即在碼頭上雇篷車一輛，說明環遊檳城一週，車價八元。先遊蛇廟，祇有一廡，完全像國內廟宇的式樣。廟中有神像數座，座前放樹枝等物，蛇即伏其上，有綠色青色幾種。據說蛇身上塗了粉末，所以不會行動。門上牆上都有小蛇盤踞，胆小的人不敢越廟門一步。廟旁另有一籠內有粗三四寸大蛇一條，常以鷄去喂牠，聽說牠吃的時候，好像餓虎撲羊，頃刻而盡，但我們看時，倦伏不動，蓋昔日之雄而今已爲籠中之囚了！因爲言語不通，無法詢此廟之歷史爲憾。出蛇廟乘車東行，未幾車漸漸盤山向南，路非常曲折，每至險峻之處，車中女太太驚極而呼。因爲她們沒有坐過在萬山叢中深谷懸崖上經過的粵漢等路的火車；此



檳榔嶼之佐治教堂

俗諺所謂「不登泰山，不知天之高。」所以突然走在山谷上而胆寒了。路依山傍谷而

築工程尚不及香港山頂環路之艱險。山南椰林叢生，漫山遍野，雜以膠樹，風景異常秀麗。約一刻鐘，車到了山的正南，有小瀑布自山頂而下。那時正當赤日炎炎，汗流浹背，陡見此純潔素練，大家喜形於色，急命車夫，傍橋而停。相繼脫去鞋襪，捲起了褲脚，慢慢的走入水中，清涼可愛，心中為之一暢，水頭不大，但水聲涓涓，幽雅清婉。回想六月下旬在星時，與友同遊柔佛之瀑布，水聲隆隆，雄壯奇偉，有水塘可游泳，各有其優妙，惜此處不能游泳，不然聲價當更高了。盤桓了半小時，因時間關係，不得不登車他去。臨行大家頻頻回雇，戀戀不捨。車自南而西，由高而下。延西海濱，



檳榔嶼之公園

沙灘枯黃，海水碧綠，相映成趣。西岸諒係檳城最好的海浴場，但尚不及香港的淺木灣青山等處優美。最後至 Waterpall 花園，園中樹木花草猴子與星加坡植物園差不多。但風景則過之，背依千餘公尺層巒葱翠的高山，面對現代化式樣美觀的都市，且有溪水一灣，汩汩而流，濃蔭密林，百花芬芳；飛鳥啁啾。婉轉耐人尋味，天然音樂，實較爵士音樂為佳。時薄已暮，未能暢遊，心中殊覺怏怏。同伴將近十天未吃中餐，急欲一嘗，當命車夫代覓一飯館，車夫即開至瓊州館，菜尚可口，價亦便宜。餐畢，急趕至碼頭，渡輪已離數丈，高聲呼回，渡上火輪，已七時一刻。此行大家均感愉快，但尚有數處，如極樂寺，水塘，以時間匆促，未能一一而往，及不能一睹檳城市容，實為此行美中不足之事。檳城環境，風景既秀麗，天氣，交通，飲食無一不佳，難怪富人不喜居星而居檳，殷富之家較星洲尤多，為全馬來亞之冠。聽說檳城女人過剩，覓一佳婿，至為不易，每當夕陽西下之時，海濱與幽路，麗姝佳賓，往來不絕，作者無緣，未能一睹為憾。

（四）檳仰途中

十一日晨六時開船北行，直駛仰光。上午在甲板看書，閒談。不覺過日如年之苦。下午船上賬房係廣東人，聞他們吃不下西餐；特在檳城買幾樣時鮮，設席請我們六人同膳。味鮮美可口，船上有此佳餚，難得之至。食後極感僑胞之至情，「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今

日悟之。

十二日上午，全船職工，棘習遇險時之措置。各人套好救生器，聚集船板上；客人亦戎裝參加聽候船長命令，如何放救生船維持秩序及設法搶險等等，半小時而畢。

天氣驟變，時而狂風暴雨，忽又赤日炎炎。風浪加劇，船顛簸搖動，不慣者頭暈腦漲，嘔吐狼藉，坐臥不安，飲食不進，狀甚苦。余素無暈船病，仍能照常行動飲食；而更覺船搖頭擺尾，左傾右側，好像小孩子的搖籃一樣，更容易睡覺。此次風浪，尙不及去年冬季自港至菲一段凶惡，那次船好像失去能力任風浪擺佈，忽而上升，瞬即下降，頭高尾底或頭低尾高。余雖未嘔吐，但亦不欲飲食。孟加拉灣每年自五月至十月爲風季。倘遇暴風，則將更甚於港菲段矣。幸此次未遇巨風。

十三日上午仍有風浪，下午則恢復平靜。暈船者如遇大赦，重見天日，再獲自由。船明晨即可到仰，大家整理行裝。晚與同船友朋話別。午夜艙停泊港外，俟天明入口。這幾天海中生活，余覺甚爲愉快。

## （五）到仰

十四日晨五時船徐行入Rangoon River 爲Irrawaddy River之支流。與黃浦江相似，水混似泥土，黃濁不堪。余起甚早，在晨光熹微中，第一次見仰光面目。余因屢接友人信，說仰光不及星洲，星洲不及香港；我對仰光無好印像。六時餘船抵碼頭。經過海關檢查護照及種痘證書後。余友尙未到，即雇脚夫背行李下船。海關檢查異常嚴密，不能帶新物件，査到抽稅甚重。所以來仰的客人不能不知，以免無謂之損失。仰光天氣，每年五月至十月爲雨季，太陽萬分尊貴，很難見到。到時大雨傾盆，未幾即細雨濛濛，方攜行李離開碼頭。計程一一三三海哩，費時六天。我在南洋未及一年，又到一大都市，覺得異常興奮和歡愉。蓋青年能多到幾處；定獲益匪淺，勝讀三年書矣。覺此行有一記之價值，故舉筆記之。行文粗淺拙劣，非我所計，藉誌鴻爪耳。

頭痛
???
請即購服：

天字牌頭痛丹
行政院衛生署發給第大七六號許可證
上海市衛生局發給第二二二號註册證
獨售一味 行銷廿年
立刻止痛 馬上舒適
功效神速 百發百中
藥性和平 男女咸宜
全國各大藥房 各烟紙店均售
總發行所
上海百中堂藥房監製
法租界八仙橋敏體尼蔭路鈞福里

純淨及含幾怪

# 康福多

片劑液劑　功效相同



COD-VITOL
PLAIN OR COMPOUND

四大功效
美味滋補
祛痰療咳
防治肺癆
穩妥戒烟

純淨康福多主治
神經衰弱
食慾不振
感冒咳嗆
病後虛弱
產後失調
諸虛各症

幾怪康福多主治
久咳多痰
胃腸發酵
肺癆腸癆
瘰癧等症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改訂再版

## 重慶旅行指南

唐幼峯編　每本八角

出版

本書內分總說，經濟狀況，文化事業，公用事業，生活狀況，交通，空襲救濟，醫藥衛生，遊藝場所，名勝古跡，習俗等十一章。並附有最新重慶街道圖。重慶附近城鄉圖各一幅。風景圖數幅。洵旅渝人士之良導也。重慶中國旅行社及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旅行西南各省，不可不看：

## 西南旅行圖

道林紙印　每張六角

## 最新重慶街道圖
## 重慶附近城鄉圖

每套二張　實售六角

唐幼峯製　重慶旅行指南社出版

中國旅行社及重慶各大書局經售

達隆發記毛織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註冊商標　羊城

完全國貨

素嗶嘰　華達呢　馬褲呢　縐紋呢
直貢呢　海力蒙　派力司　條花呢

廠址　宜昌路二四九號　電話三三八九二號

事務所　北無錫路二五弄四號　電話九四九〇九號

# 倫敦的園林

程志政

大凡初到倫敦的遊客，腦海當中印象留得最深的，我想，是倫敦的園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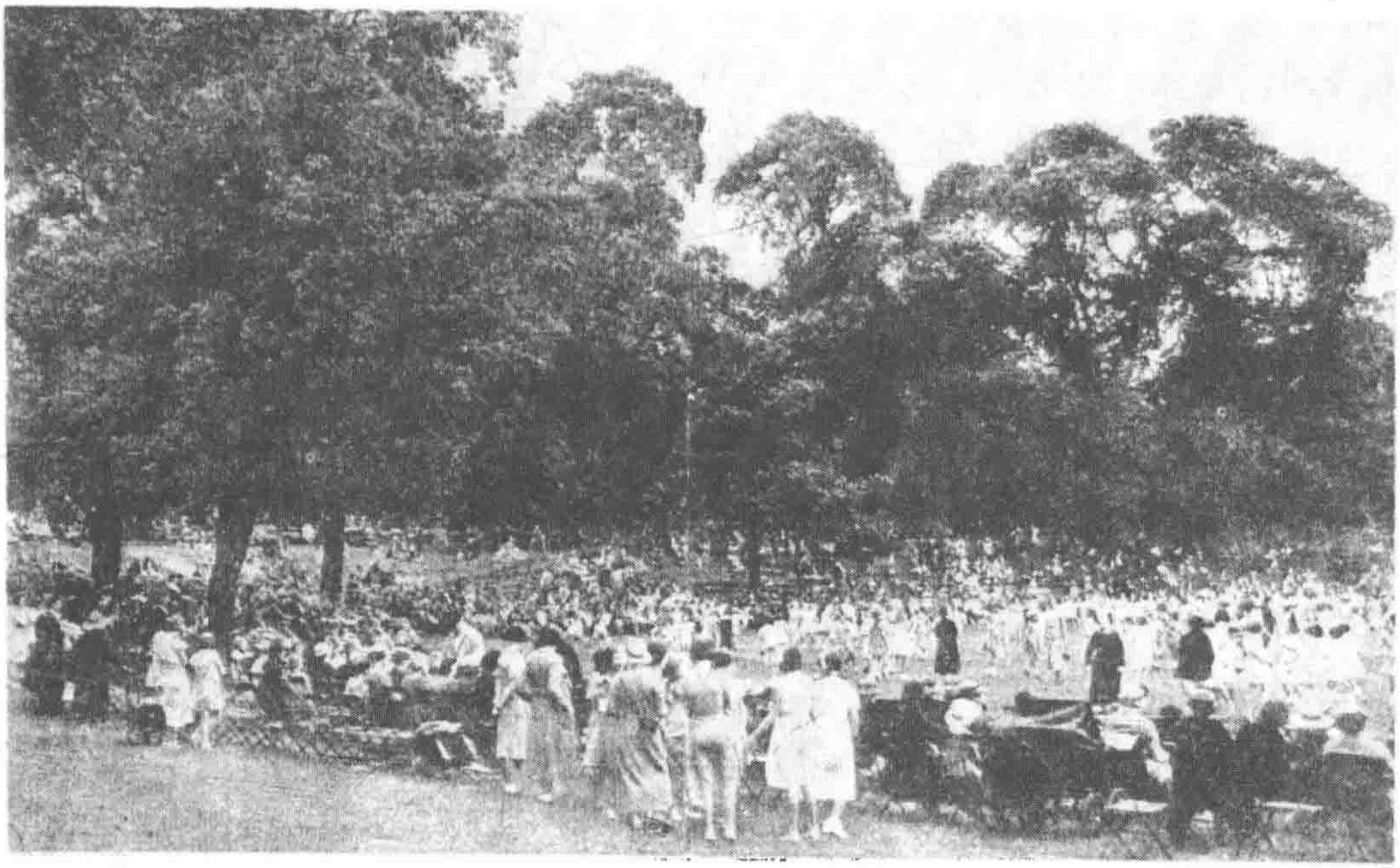
倫敦——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似乎在一般人理想之中，祇有「喧囂」和「塵俗」可以概括他的一切，不是嗎？銀行區一帶，例如「郎巴街」中區一帶，例如「牛津街」「攝政王街」在早晨和午後可以擠得水洩不通車水馬龍（在倫敦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便是馬車很多，）要穿過一條大街，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僻克得雷圓場一處，更是「熱鬧」中的最熱鬧的地方，走過那裏，心裏祇有對於這些「都市的喧囂」發生一種不愉快的反感。然而，最有趣的，却是緊隣着鬧市中心的另有不少淸幽絕俗的境界，往往僅相距幾十步罷了，突然間把人由「都市」帶到「幽谷」裏去！

我自己覺得倫敦沒有巴黎柏林可愛，但是倫敦的園林，也是任何都市所見不到的一種奇蹟！倫敦市裏，有許多廣大無垠的公園，也有許多佔地數畝的小花圃。當你在大街上散步的時候，每隔幾百碼總可見到一個小方場，裏面有大樹木，有草地，有花卉，雖然地位不大，却佈置得整整齊齊，望而生愛，這些小方場，英國人稱之爲 Square 例如記者以前所住的地方便叫做 Russell Square 其他每一個方場，總有一個名字，什麼「戈登方場」「湯林登方場」「倍德福方場」之類不下好幾百處，這方場的四週，有鉄柵圍着，祇有附近的居戶，可以領得鑰匙入內，不是人人可去的理由是地方很小，如果人多了，便會覺得過分擁擠了。

除了「方場」而外，其餘還有很多的小園地，名稱不一，有些稱爲 Im 有些稱爲 Court 但是佈置大致相彷，在夏天夕陽西下的時候，站在遠處望着園裏的老樹斜橫，芳草如茵，兀自有說不出來的愉快，在都市中間有無數的「小園林」來點綴着，眞是城市設計的一個偉蹟，這是在任何都市看不到的。

小園林已夠稱道了，但是最值得驚嘆的還不在此。這便是本文所要談的大公園！誠然公園是近代都市裏必有的產物，不是一件值得希罕的事；然而倫敦公園的特點，在於大，在於多，在於能放在都市的核心！這些公園是倫敦的「肺」一旦沒有了它們倫敦的呼吸，便似乎會立刻停止。現在姑就記者所見到的幾處公園來大概談談。

（一）海德公園　在倫敦各公園中，比較最熱鬧的是海德公園(Hyde Park)它表面上是貴族化，但事實上却平民化，它的位



海德公園之游客



置，隣近熱鬧中心牛津街，廣達三百六十一畝，原先本是海德主教的私產，亨利八世解散教會，便把這處沒收歸官，作爲他私人的獵場，後來到了查利一世時代，纔正式開放，那時是一六三五年，距今已在三百年外了。

我到倫敦的第一天，便觀光海德公園，從「白石牌樓」（Marble Arch）的入口進去，祇看見一望無垠的草地，點綴在這碧油油的草地中間的，是森森的古木，我對於這廣大公園的印象是何等深刻呀！沿着一條直路走去，約摸半哩之遙，便到了湖濱，這湖佔地五十畝，名叫「彎湖」（Serpentine）是爲「凱羅琳皇后」開掘的，長凡一英里，西端連着「肯馨登」公園，另名「長水。」談起這湖的面積，當然沒有中國頤和園裏昆明湖大，可是因爲設計得彎曲蜿蜒，到也十分動人。湖水是碧綠，裏面有不少的遊客正划船，有時也有人在裏面游泳，襯着這鏡一般的湖水的是兩邊的綠野，是疏疏落落的幾座洋樓（在公園裏）沿湖不斷的長椅，是專供遊客們休憩的，另外有比較舒服些的木椅和睡椅，是要另外收費的，我在天氣炎熱的時候，最喜歡在湖濱閒坐，眼看着男男女女，如潮水一般的在面前走過，再看到湖心裏的片片風帆，天際絮一般的白雲，眞好比置身在圖畫裏面，有說不出的愉快與奮！這樣坐上一二小時，可以混忘人世間的許多煩惱，心靈裏得到不少的安慰！



海德公園之無名演講家

海特公園在天氣晴和的時候，是倫敦時裝集中的地方，在遊人如織之中細細分析一下，那麽，富人戴着峨冠、攜了如花美眷的固然不少，衣衫破舊的失業朋友也所在皆是，公園裏的長椅，反正不消耗費分文，可以供給「無業者」消磨一天光陰的好機會，在湖濱有一條路是供騎馬的遊客們用的，名叫 Rotten Row 這條路的命名，如果照字義直譯便是「腐敗街」，當然這是很特殊的，不過據考據結果，這個名詞却是 Rue du Roi 之誤，（意即王道）似乎這個比較近些情理，如今這條大道上，時時可以看到仕女們的遊騁天晴日麗的時候，海德公園因此平添了許多有趣味的玩意，這是其他公園裏所沒有的。

海德公園有一個特點，也可以值得提出來談談的，便是裏面有許多的無名宣傳家在那裏演講，他們站在一個高台上，掛上了旗幟，於是開了話匣，滔滔演講，題材各各不同，政黨的宣傳也有，宗教的宣傳也有，男講員居多數，也有少數是女子，聽的人總在數十人左右，有時可多至一二百人，把講員圍得水洩不通，講員的話，時時遭遇到下面的反詰，大聲喧笑和叱罵，也在所難免，那時便要看講員們如何應付了。朋友們常常懷疑，爲什麽這班人犧牲了許多時間來做這種宣傳工作呢，我想這班人自然是被雇用的，也彷彿是一種職業罷了。所奇怪的，便是有如許人圍着聽，津津有味的可以

站着幾小時從這一點看來，英國人的耐心，是值得稱頌的！演講員固然可以大放厥詞，但是如果眞眞逾越範圍，那麼站在旁邊的巡捕便會出來干涉，所以在聽衆之中，少不了總有幾個身軀魁梧的警察。

英國公園晚間總要閉門，時間的遲早，依着季節而定，惟有海德公園，却是一個例外，終夜是開放的，因爲如此午夜以後，裏面也就變成一個神祕的境域，夏天男女臥在草地上的，不計其數，黑暗中可以看到許多情侶，有時還可以聽到輕微的笑聲，夜在海德公園，是再神祕沒有了。自白石牌樓的入口起到湖口止，是男女公開追逐異性的場所，三五成羣的少女，多半是暗娼，也有一部分是女店員，如穿花蛺蝶似的來來去去，站在路旁的，却是許多男子，裏面有不少是穿着紅制服的皇家衛隊，氣概軒昂的眈眈虎視着，如果他們認爲合宜的時候，便可走上前去各人攜着一個少女向着綠蔭深處緩步。在初到倫敦的人們，看到這種現象，一定要大爲詫異的，因爲英國是一個典型的紳士國家，素來很重禮節的，換句話說，人民的個性是很嚴肅的，但是看到海德公園的晚景，實在令人對於這個結

肯馨公園內之彼得潘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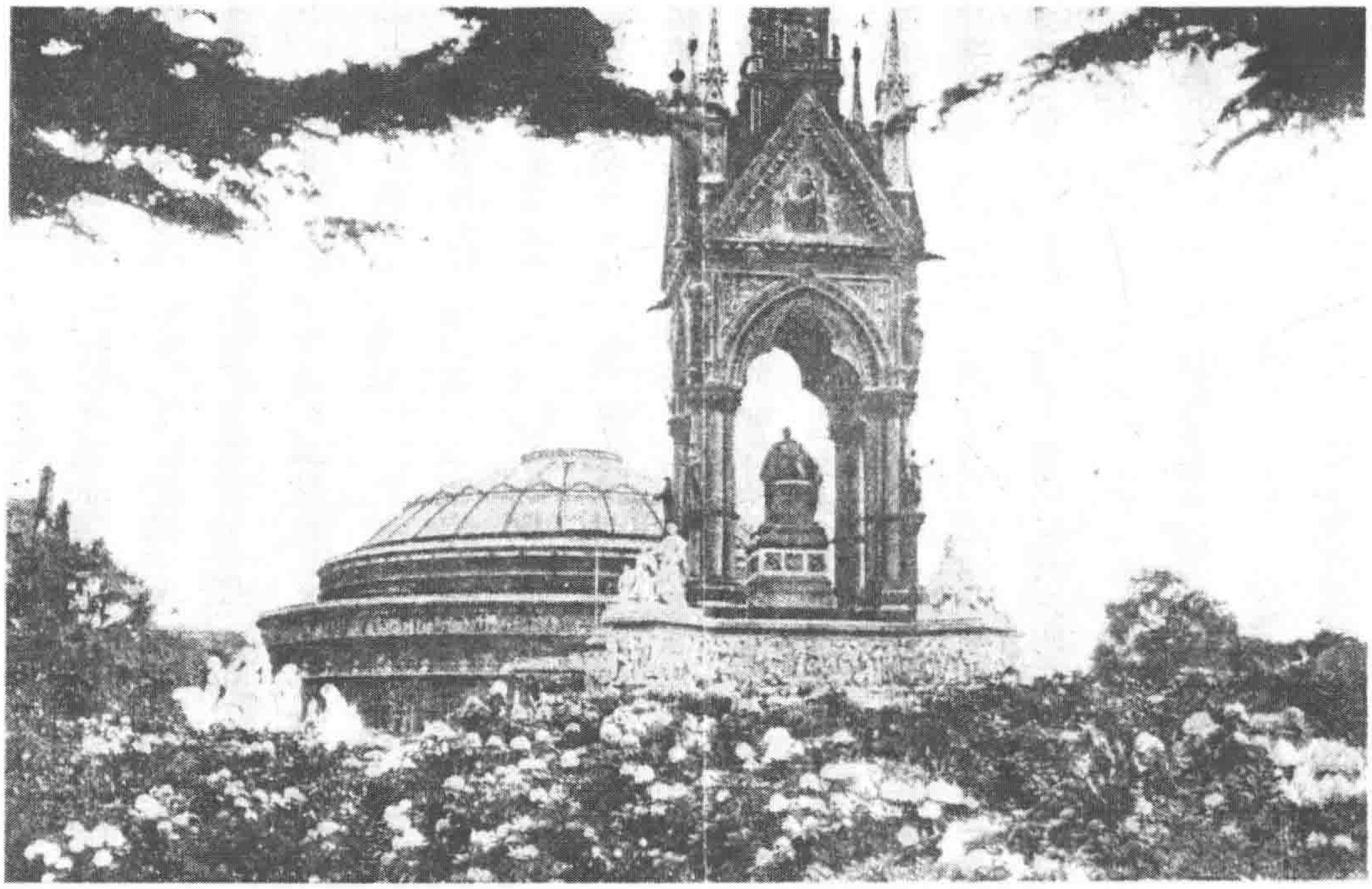
三七一〇八八

論發生莫大的懷疑。不但夜間草地上男女擁臥着，就是在白天，一對對的男女，在草地上彌望皆是，而且還做出許多令人肉麻的動作，所奇怪的，這個在中國是認爲有傷風化的事，可是在英國却是合法的，遊客們對於這些露天情侶罔然視若無覩，即是小孩們也毫不聞着他們取笑，也可算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這種情形，在法國德國公園裏是沒有的。有人說：英國的生活程度很高，男子往往無力娶妻，於是他們只有在公園裏尋求異性的安慰，這正是政府體恤人民的地方，又有人說，英國人最喜歡太陽，在公園裏實行日光浴，也是一件有益衛生的事，反正我們也不必尋求眞正的理由，祇是覺得這種現象，如果用中國成語來批評，那麼「有傷風化」並不是一個嚴酷的評語。

海德公園的湖裏，可以盪舟，可以游泳，一般有閒的老太太們，歡喜拿着一把碎麵包來餵湖濱的飛鳥，坐公園裏的長木椅不必納費，坐小椅要一辨士，坐睡椅要二辨士，比較在夏令天氣晴和的時候遊客最擠，天寒下雨的時候，偌大公園，便是門可羅雀了。

（二）肯辛登公園　肯辛登公園緊隣着海德公園，但兩個公園的情形，却是大異其趣，這公園共佔地二百七十五畝，原來也是皇家的私產，到維多利亞皇后時期，方才開放，它的好處，在於幽靜比起海德公園來，一個如同濃裝少婦，一個如同窈窕淑女，這裏樹

亞爾培紀念塔



三七一〇八九

木極多，如同一個大森林，裏面有一個圓形巨池，但不及海德公園裏那個彎湖來得曲折。肯馨登公園裏的情侶比較海德公園裏少多了，原因是這裏到了晚間便要關閉，和海德公園裏的終夜開放，自然不同，肯馨登公園是小孩們的集中地，此玩罷海德公園後的一服清涼劑，比較起來，這裏是清幽絕俗的一個好去處！

裏面有幾個建築物可以特殊提出的，一是亞爾培紀念塔，亞爾培是維多利亞皇后的丈夫，他在一八六一年去世，那時維多利亞念夫心切，幾乎把國家大事完全擱起，一八七二年，由司各特爵士設計，建了這個偉大的紀念塔，共耗去十二萬鎊，塔裏有一個亞爾培銅像，上面的尖塔，是純粹哥德式，提起了這個銅像，也有一個小小掌故，原來英國人民，對於這位王子，十分不滿，所以爲了建築這個銅像，幾乎舉國反對，後來雖然建成，可是至今大家談起來，依然覺得這是不應該的糜費，英國國王身後，也不過在大路上建一個普通銅像罷了，爲什麼對於這位德國王子如此重視呢？似乎是維多利亞個性很強的象徵吧！

此外有一個很著名的「彼得潘」彫象，是出自法來登爵士的手筆，一個天眞爛漫的小孩子，站在石上吹笛，神情瀟脫，令人百看不厭，的確是藝術名構。

（三）攝政王公園　攝政王公園(Regents Park)就在記者寓處的附近，記者在夏天天氣晴和的時候，每晚總愛在那裏繞一個圈兒，這個公園論熱鬧比不上海德公園，論幽靜又比不上肯馨登公園，但它也自有它的特點，許多人認爲它是倫敦最好的公園，理由也許就是因爲它熱鬧幽靜，兼而有之吧！它的範圍佔地達四百七十二畝之多，一八一二年由約翰納喜(John Nash)就皇家獵場開拓而成，一八三八年方始公開開放，攝政王（後來的喬治四世）原想在裏面造一座宮殿，但結果沒有實現，現時公園裏房屋很少，一望過去，盡是些碧油油綠草。

我從寓處出發，由東邊的便門進去，首先看到的是一個兒童娛樂場，這裏有小孩們的許多運動器具，如鞦韆，浪木，滑椅之類，天眞爛漫的孩子們，盡情的在大自然裏享樂，何等的愉快呀！再前去，便是動物園，動物園須購買門票，每人一先令，裏面搜集各種動物，幾於無遠不屆，規模之大，是世界第一，佔地三十畝，動物約三千餘，現時最引起英國人興趣的，是一個來自中國四川的熊猫，它是一個怪有趣的新奇動物，陳列在一個特製的圓亭裏，亭的四角還掛着中國燈籠，小孩們最愛它，它也馴良異常，會玩皮球，玩時在地上滾來滾去，引得大家哄然大笑！其餘可以一述的，是備着給小孩們乘坐的象和駱駝，每乘一次，須繳費若干便士，這是其他動物園裏所罕有的玩意！（關於動物園裏的詳情，不涉本文範圍，容另文紀述。）

攝政王公園的動人之處，是「曼麗皇后花園，」這是包括在攝政王公園以內的，範圍雖然不大，可是佈置得最是綺麗動人，春夏之交，滿園是種的各種不同的玫瑰花，姹紫嫣紅，景色是再絢爛沒有了。裏面有一個露天戲院，夏令表演莎士比亞戲劇，是消夏的好去處！最近在露天戲院旁邊，建了一個大噴水池，很有些法國的意味。英國人最喜歡曬太陽，所以天晴的時候，曼麗皇后花園便是大家接受上帝慈暉的地方，草地上臥着不少的男女，但比起海德公園的放浪形骸，又截然不同，草地是柔輭舒適，在露天戲院裏沒有演出的時候，就有音樂表演，所以臥在草地上也可以聽着醉人心弦的樂聲，所以在攝政王公園裏，曼麗花園是最精采的一角，不可不一去觀光的。

攝政王公園裏也有一個大湖，可以泛舟，另有小湖，是專供小孩們乘坐汽艇的，整個的公園是整齊和諧，佈置得井井有序，芳草如茵，巨樹斜橫，在日薄崦嵫的當兒，攜着二三知己，小步其間，是一天中最閒適最輕鬆的時候了。

（四）聖詹姆士公園　這座公園隣近白金漢皇宮，面積僅九十三畝，但佈置得最是生動活潑，有一個狹長形的湖，裏面的成羣白鵝，正在悠閒的往來着。因爲這裏隣近首相官邸唐甯街，所以現時首相張伯倫夫婦每天早晨總要在裏面繞一個圈兒，這裏面很少有臥在草地上的男女，閉門的時間，也特別提早，夏天八點鐘便要下逐客令了。

（五）綠野公園　綠野公園(Green Park)就在聖詹姆公園隣近，中間隔着一條通着皇宮的大路，廣五十三畝，比起聖詹姆士公園更小了。裏面除綠草以外，樹木也很多，但是湖沼却沒有，一切的佈置，都很自然簡單，所以遊客也很少！

（六）利區芒公園　在倫敦市區範圍以內的公園，佔地最大的，莫過於利區芒公園了。利區芒(Richmond)是在倫敦近郊的一個鎮市，這個廣大無垠的公園，面積竟達二千三百畝之巨，比起海德公園幾乎要大七倍，我曾經去遊過好幾次，第一次獨自前去，在公園裏走了許久，找不到一條出路，我疑心我已離開公園了，於是問一問人，他說，任你如何走，總不容易走出園門，眞是廣大得令人驚嘆呀！裏面汽車可以通行無阻（其他公園却不准如此）所以有汽車的人，可以乘着車緩緩而行，比起走路，可以免去不少困累。記者因爲友人海禮思，住在利區芒附近，所以週末常去玩玩，他每次總要和我到公園裏散步，但每次祇能走一個部分罷了。

如果不是我批評得過分的話，那麼利區芒公園實在是「大而無當，」裏面除了樹木草地以外，一無生動的點綴，未免太單調了。有時看見一羣鹿走過，比較可以打破沉寂的空氣。

（七）漢摩斯登原野 Hampstead Heath 是倫敦西北區的一個大空地也可以說是一個公園，因爲隣近鬧市，所以遊人很多，這個公園的好處，是在於地勢的高下不一，其他公園都是一片平原，惟有這裏却是起伏有致。倫敦是沒有山的，這一帶便也算是略能差強人意的小山，實際上不過是土丘罷了！到了夏令，裏面有攤會，形形式式。許多同學住在「國會山」(Parliament Hill) 便是這原野的一部分！全部最高的地方，是四百四十呎，天晴時可以望到近郊四十哩外的山峯，整個倫敦，也盡收眼底了。

（八）柯園 Kew Garden 在柯鎮，和利區芒相隔不過數哩之遙，由柯鎮可以沿着太晤士河走到利區芒，這是皇家植物園，裏面有各種各類的花木，還有一個似是而非的中國塔和一個日本神社的表門，這園平日徵收門票一便士，但休假日則免費。

除了上面所述的公園而外，倫敦還有其他公園，例如勃德西（Battersea）公園範圍也不小，但不及上面那些著名，至於可以附帶一述的風景區也不在少數，山在倫敦本是絕無僅有，勉強以山稱的是一座櫻山 (Primrose Hill) 這座山說來好笑，僅僅是一個土墩罷了，地位正隣着攝政王公園，夏天也有不少「露水夫妻，」現時因爲時局緊張，所以上面安着高射砲，不准游人「登峯造極」，實際上這座櫻山，還不及漢摩斯登原野高呢！

總括的說，那麼倫敦市內有如許廣大的公園，實在是任何城市所沒有的，尤其是在鬧市中間，還有許多小園林，把一座喧囂萬分的世界第一都市，點綴得楚楚有致，眞有「雅俗咸宜」之風，這豈不是當初規劃市政者的一種奇蹟嗎？我希望今後中國的都市設計，也要把這種園林地位，預先劃出，否則都市發達以後，市廛屋宇，鱗次櫛比，那時再要拆屋，自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爲了放闊馬路拆屋，尚且有許多阻礙，何況在裏面闢園林呢？因此在新都市着手設計的時候，先要注意到將來的發展纔是！

公園不但需要建設，並且還要維持，我們看到倫敦各大公園裏四季繁花似錦，綠草如茵，便知道這裏面有許多人在管理着，使得這些地方，更生動，更有趣，市民在夕陽西下的時候，絡繹不絕的到園裏散步，環境清幽，空氣新鮮，可以增加他們的康健，無形中增強了國家的力量，這是不容忽視的。

歐洲時局緊張之後，防空成爲一大問題，公園裏的避彈所，自然是再好沒有了，所以近幾月來，每個公園都在大掘地窖，預備一旦戰事發生，市民可以躲避。我常想，像英國這種國家，人民的享受，是何等舒適，誰願意再提到打仗呢，雖說爲了自衞，不得不整軍經武，然而人民厭戰心理，依然十分濃厚，張伯倫抓住了國民的心理，於是到處進行妥洽，這是無足驚異的。

（註冊商標）

# 囝象圖　觀龍圖　松鶴鹿　龍爵圖　象球圖

（本廠出品）

絨布　麻紗　府綢　醒民呢　羣力綢　舞藍呢　生存呢　方新格　新星格　條花呢　衣袍呢　元線呢　直貢呢

花色繁多　不克細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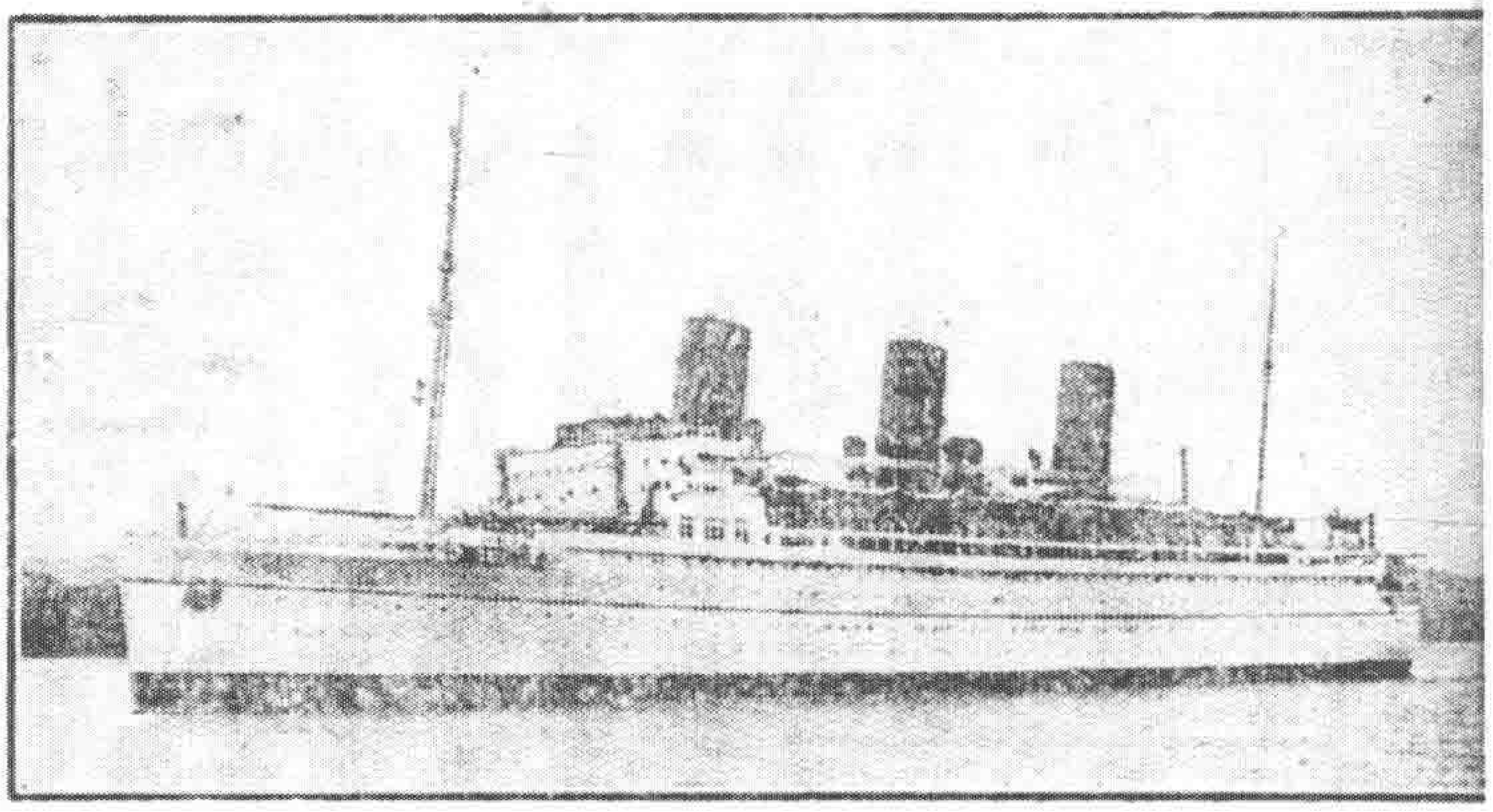
## 大豐恆機器染織廠

國貨界權威大豐恆染織廠，其工場向設於京滬路之南翔鎮，不幸八一三戰事爆發，該廠首當其衝，乃不得不暫告停頓，後經各方敦促，該廠遂再接再厲，覓妥上海膠州路基地，重建新廠，恢復生產。又為酬答愛護該廠之新老主顧起見，所有出品，均力求精進，而售價則盡量降低，以增進該廠以往之榮譽。至於各種出品之商標，則仍用松鶴鹿，觀龍圖，龍爵圖，囝象圖，及象球圖，因上列商標，不僅均經註冊，且已家喻曉，婦孺皆知矣，

總廠　上海膠州路九五七號

發行所　上海寧波路四二九號

電話　（廠）三八一〇六　（所）九一七四五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 昌興輪船公司啓

上海北京路一號

電話一九四九〇號

# 交通銀行

# Bank Of Communications

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各大商埠均通匯兌

資本國幣二千萬元

公積金國幣七百萬元

資產總額國幣十萬萬元

## 香港分行

地址 雪廠街五號

電話 三四一零一—五

電報掛號 六五二七

---

# 中國銀行

## 香港分行

本銀行為我國開設最早組織最大之銀行復經國民政府定為國際匯兌銀行資產充足分行衆多故能與顧客以各項業務上之利便匯款迅速交收妥當存款穩固利息優厚倘胞函示委託極表歡迎

總行：上海

國外分行：倫敦 大阪 星嘉坡 紐約

香港分行：皇后大道中門牌四號

廣州：長堤新填地 漢民北路 河南同福西路

江門：新市路

台城：台西路

韶州：民權路

瓊州：德勝馬路

汕頭：至安街

---

# 中南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業務

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香港分行 大道中都爹利街

電話三三五六七—八

總行 上海漢口路一一〇號

# 一支走散了的民族

## 川雪凡尼的薩克遜民族

C. Hankey 原著
翼之 譯

川雪凡尼Transylvania 省前屬匈牙利，現屬羅馬尼亞；薩克遜 Saxon 民族，原在德意志北部，其中一支於十三世紀中流入該省。

川雪凡尼省，躺在我脚下七千尺，像一幅浮彫的地圖，一部份給茫茫的白雲掩蓋着。我站在南 Carpathians 山 Bucegi 峯巔上，與七堡城 Siebenburgen 初次會面，細細地打量牠是否眞與牠的大名一般地浪漫。從雲隙裏看去，農業似極發達，密佈着村落和茅舍；以距離太遠，不能以肉眼來細密地辨明。清晨山氣，在太陽裏還是寒冷，我就走囘那山巔旁的舒適的小舍進早餐。在戶外石上，注意到漆了一個卍字，我心裏仍懷疑這是不是代表我將踏進的地方人民的政見。

吃了大量的煎蛋和咖啡後，就和同路的年輕的羅馬尼亞飛機師，沿小徑下山，向七堡走去。先經過一段峭壁和怪形巨石，再穿過一個蓊鬱的松林後，便看見叢叢整潔的村屋，圍繞着樸素的教堂，完全表露着日耳曼風光，與山南所見羅馬尼亞的村落，絕然不同。指南上早告知我那兒的民族與Walachi, Moldavia二處的也迥異；通常稱薩克遜民族。他們的老家，却在蘭茵河流域和 Moselle 地方，於十三世紀時，匈王 Andrew 二世邀請他們到川雪凡尼來加強防衛，以抵禦土耳其。他們政治上的地位雖因時而異，但神聖羅馬帝國的政策、總維護他們爲抵抗邪教的堡壘。除在土耳其及後來的匈牙利統治之下外，他們老享有優越的待遇，和保存六百年純粹的血統與文化。他們的 Hermannstadt城（現稱Sibiu）從未給土人佔領過，因爲他們有足夠的錢，去買得自由。

我和同伴走下山來，到有田畝的山坡，隨處見到紅頂白牆的看來很興旺似的農舍，環繞着一個庭院；外面全是田地和蘋果園。我問我的同伴，這農舍是否全屬於日耳曼人（卽薩克遜）他說不是，這是羅馬人的，才走過的那一個，也是的。我不知他怎麼辨出牠們的不同點，後來他告知我，屋頂上有木十字架的，是羅馬人的，有木杙的，是日耳曼人的。於是我注意到有十字架的佔少數。我再問他鄰居的兩民族，是否相處融洽，還是各自爲政的。那飛機師囘答道，他們很交好，據我看來，薩人頗滿意於羅人的統治，沒有顯著的不歡。

我們的談話範圍有限，因爲我們只能用法語來交談，而他的發音與文法，比我還糟，可是他對於羅馬尼亞的見解，尤其對於川雪凡尼，倒極有趣。他告知我關於薩克遜的一切，雖不一定正確，好似尚可代表一般羅人他們自滿地想，日耳曼人已完全給羅馬尼亞同化，而沒有傳統的日耳曼企圖了。當時我信以爲眞，後來我發現

這是一些不確的。

到了 Bucegi 山麓 Bran 地方，就與飛機師分路告別。往Brasov的長途汽車開車前，我還有時間去鎮上巡遊一回。這鎮裏兩種民族都有，但最顯著的特點，是牠那個高聳着的中古時代的堡壘。薩人曾築了好多像這樣的堡壘，以防禦土耳其人。這兒一個地位險要，在經過 Carpathians 山脈通至 Walachia 山谷口的巨石上，有數不清的樓閣雉堞和紅屋頂，看上去不像眞的，倒有些像「白雪公主」裏所見的。實際上，以前是瑪麗王后行宮之一，也就是於一九三八年她薨去的所在。

汽車就要開了，我來不及去參觀牠的內部。在我乘車的經驗中，從未受到這樣半小時的不舒服。路面崎嶇而速率每小時足足有三十哩，假使這汽車有彈簧的話，那末已早斷了。幸沿路鄉間景物宜人，聊足解悶。所見的村落，俱屬薩人農舍，大都沿路而築，或白或黃，但屋頂則一列紅色，門成弧形，內有庭院。門上寫着主人的日耳曼名字，其日期雖大半是十八十九兩世紀的，但我覺到當地的風氣，從中古時代到現在，怕沒有什麼變更。在 Rasnov（薩人稱 Burg Rosenau）另有一座偉大的堡壘，雖不及 Bran 那座的奇兀，却更浪漫派，更能入畫。Bran 與 Brasov 間的風景，有平坦的玉蜀黍田，叢叢的薩克遜村屋，和四週屹立的巍巍高山的點綴，更見得美麗。



築在沿公路的薩克遜村屋

Brasov（薩名 Kronstadt）城，有樸實而同時又嫵媚的環景，與其他徒以古氣和虛偽引人的外表的羅城相比，迥乎不同。那城的大部於一六八九年給奧人焚毀。「黑教堂」（Black Church）與 Katharinentor 兩所大廈，也是僅有的遺蹟，古雅淳樸的Rathaus 是一七七六年重建的。Innere Stadt 還全是紅屋頂交叉瓦的古日耳曼屋子，與平原所見的相同，在牠中古式的牆垣外，Carthapians 山一支樹木蓊鬱的支脈突然聳起在屋尖的上面。

設防的教堂，也是那兒有趣的特點。這些古怪如圖的建築物，是

三七一〇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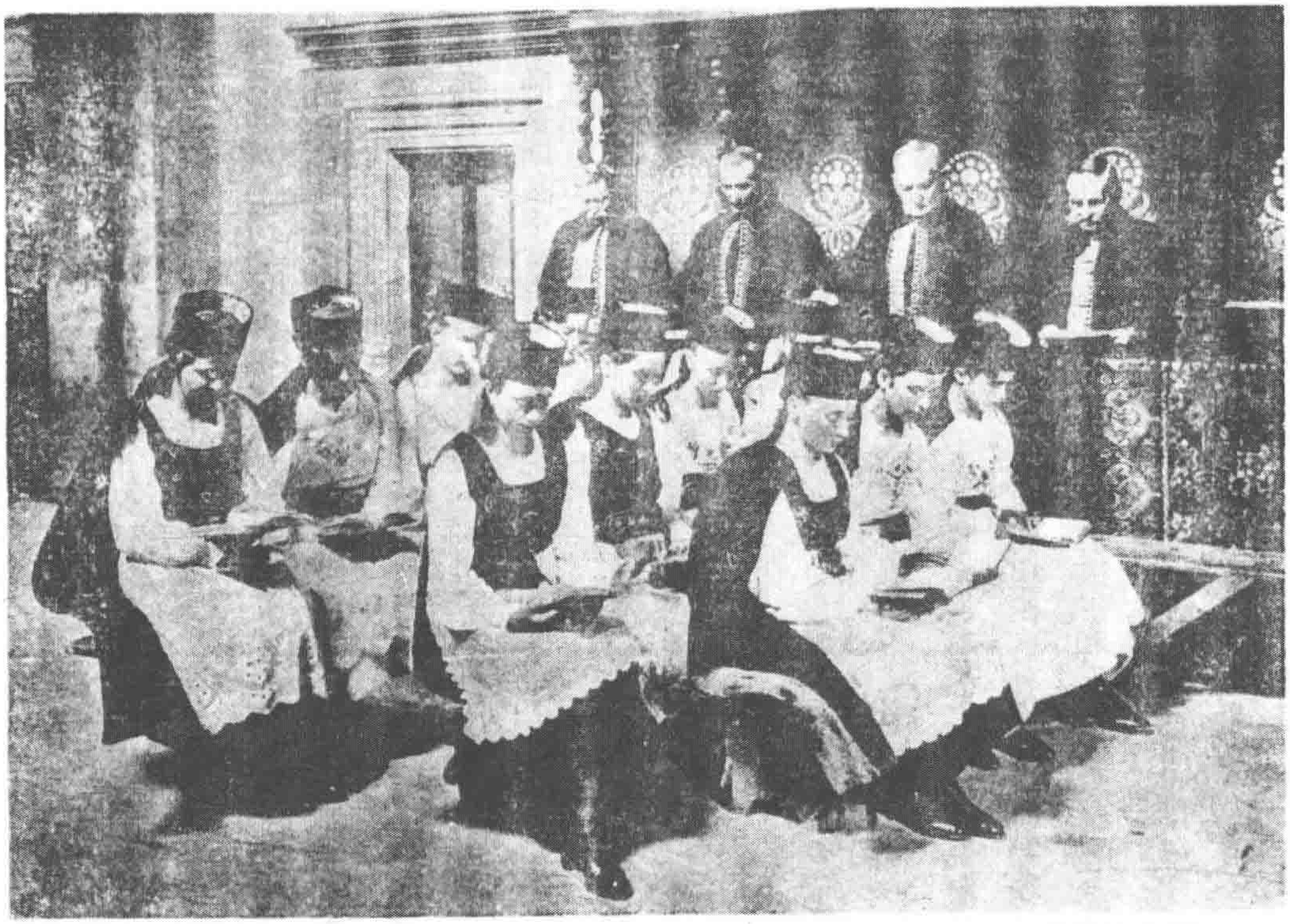
可怖的流血的遺跡；可見那時土耳其人的猖獗。這孤伶的耶教村落裏的薩人，不得不忽促地採用最可靠的防衞方法，而以他們信仰的象徵的教堂爲中心。到後來便成爲城市和村鎮的核心。這種教堂的四週圍牆上，都築有城堞。後來到了十五世紀時，教堂的建築或重建，均根據科學的計劃，造成完備的城堡；看來很覺顯著，並且好多座幾認不出是教堂，而又不像通常所見的中古時代之堡壘。牠們能容納當地的全體教徒和他們的必需的財產，以抵禦長期的被圍。其中有幾座，從未陷落於邪教徒之手，可證明其建造的鞏固了。

保管較愼的教堂從外表觀之，其顯著特點，乃是有凸出的木造走廊的一座方樓，上蓋尖削的瓦頂。在 Pretai 和 Eibesdorf 所見的幾座，這方樓築於教堂之上，巍然聳立，呈着猙獰的側影，雖毫不美觀，却別緻得迷人。

Arkeden 的那座，是著名的六十座設防教堂之一（參圖）式樣和平常不設防的薩克遜式的相同，但四週有雙牆環繞和密集的紅色尖頂的樓角。這是一幅最宜於攝影和寫生的景物，可是我在那兒的時間，給一件可惡的枝節浪費掉了。正在攝影時，聽得後面一聲管閒事地問話：「你從那兒來的？」我回過頭來，看見一個羅馬尼亞憲兵。他要盤問我，帶我到附近一爿鐵店裏，請魯鈍的日耳曼人的店主做翻譯，很猜疑地問我來做什麼。我把英國護照取出呈給他看，他驚奇地說：「呀，法國人。」我說明了國籍，但他偏不信有人會老遠從英國到這半衰落的市鎮來遊歷。他仔細查看我的一切東西，連錢袋也在內，把下午的餘時，全給耗去了。等他盤問完畢，就傾盆大雨，並且時間只夠趕趁末班火車，到 Sighisoara 最近的旅館。

我決意再去 Arkeden，並且還去訪謁其他的設防教堂，但從報紙上讀到蘇台德危機緊迫的情形，就改變計劃，乘下班車返英。

七堡的居民，雖然早先幾全據川雪凡尼的東南區，現在却大部居住在城裏了。他們至今還保存純粹的 Nordic 血統，認爲頗足自傲的一件事。雖與羅馬尼亞，Margyars 吉普賽和猶太人雜居，却自認爲較高級的民族，看不起羅馬尼亞的君主，有時還藐視他們。他們同時也明瞭他們人數太少，且又四散着，難有另設組織和恢復領土的企圖。他們欽佩希特勒和他的主義，却沒有被吸入的妄想。他們都很快樂和繁昌，想必心裏很感謝羅馬尼亞的寬容政策，雖然口裏並不承認。現在有自辦的學校，和德文的報紙；他們的文化，也不受干涉。實際上，他們好像有某種公民權的限制：政府裏好像沒有日耳曼人的官員，鐵路和警務人員，非但全是羅人，并且除羅語外，拒用其他言語，雖然他們全懂德語。我遇到困難或



教堂裏所見的七堡服裝都是漂亮的。

糾紛時，總假裝不知他們的方言因爲我所知的，一些不足用以申辯，與我接談的人員常常沒有辦法終於不得再裝作不知德語。

薩人沒有意思歸併德國，更不願第屬大匈牙利，而匈人則認全部川雪凡尼在歷史上人種上應屬匈的，可是七堡人決不歡迎有地理上的變動，因爲他們現在政治上的地位，已較戰前優越多了。他們認一八六七年的匈奧聯盟之成立，是Hapsburg皇族對於他們地位的一種誘陷，自十三世紀從北歐移此所保證的權利，至少在名義上均得享受，而到匈人 Magyar 治理時，多給剝削了，並且又施行苛政以同化該區。羅馬尼亞却無此企圖，在羅政府之下，他們比匈牙利少數民族所受的待遇，更爲優越，因爲羅人要報復在匈人統治下所受之壓迫。

在川雪凡尼東南部的薩人是屬於富有階級中的，可是他們的地位，却在衰落中。在 Brasov, Sibiu, 和 Soghisoara 大城市中，羅人的勢力，不斷在增強着，從四郊鄉間漸漸侵入到正在縮小的薩人範圍。新建的和在建築中的大廈，似乎都是羅人的；在以前全屬薩人的街道上，正開設起羅人的新旅館，店舖，教堂，工廠，和浴室。浴室是更明顯的需要，因爲古色的薩城中的房屋裏，是不備浴室的。

在 Soghisoara 車站，我看見支路上掛有浴室招牌的一節火車，四週圍着一圍好奇的人。我鄰近的薩人告知我這火車裏有熱水浴

室；的憲兵兜捉當地的吉普賽人，強迫他們去洗澡。我們看見其中一個逃了出來，給幾個看客捉了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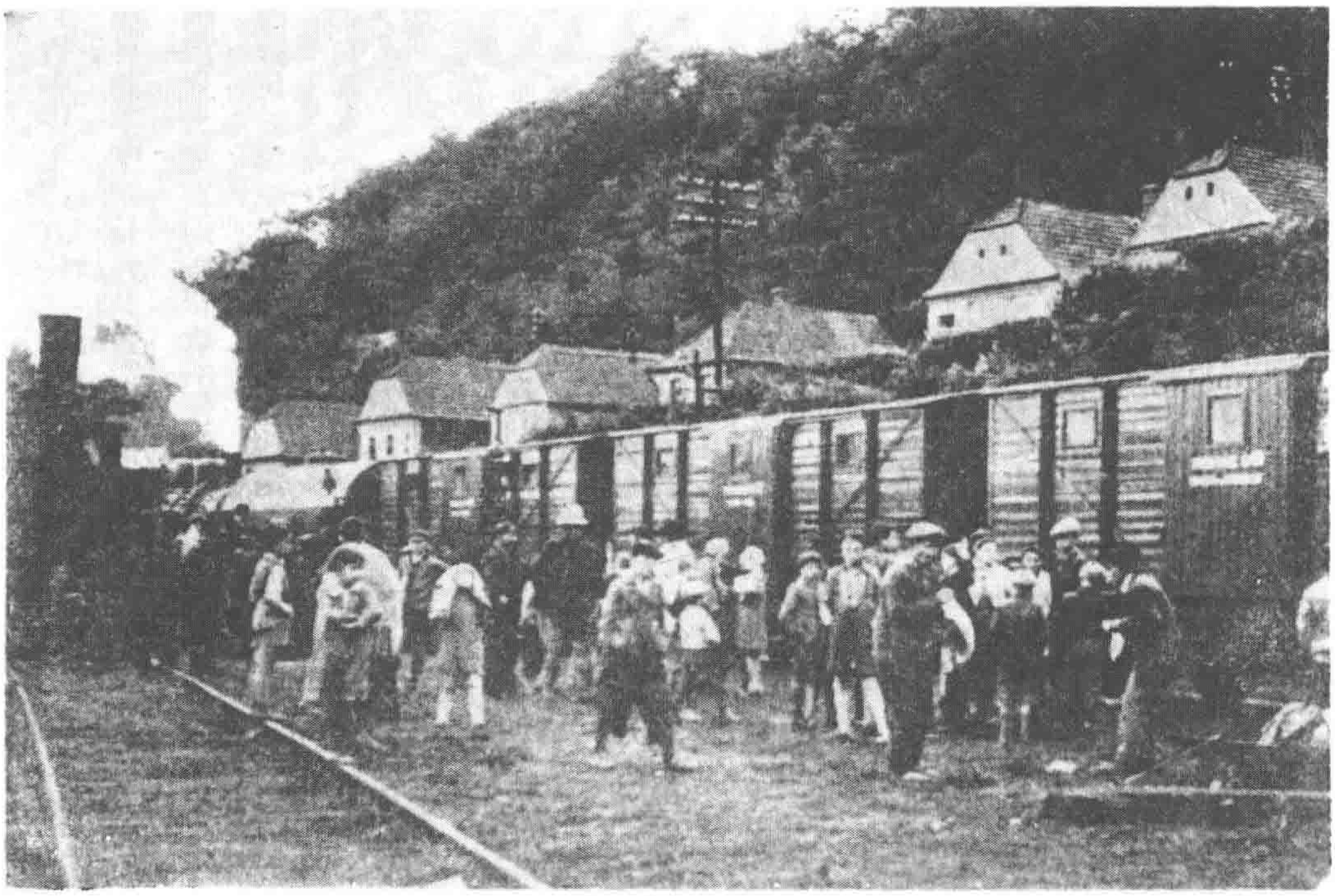
鄉村間薩人的減少，比城市更爲明顯：在 Brasov 的隣近的 Burzenland 常可見到薩人的房屋裏給住着羅人農夫，在更西的 Sibiu 一帶，這種情形更多。幾世紀前，全是薩人的村落，現在他們已全部撤退，而給羅人佔據了。羅人房屋，按照他們農村的式樣，重行修飾，加上一層藍漆，掛着羅風的圖畫和彫刻，使街景顯得怪誕而又不倫不類。

在火車經過這樣一段鄉間時，我正和一個七堡人很投機地談話。他是從 Sibiu 來的教師，我想從他口裏探聽他們對於土地被佔的感想。他支吾地答覆，關於些猶太人和生活艱苦的話，不作什麼特別明白的表示，好像他不喜歡討論這問題；所以我們的談話，就轉到宗教問題。

他自傲地說：「七堡是歐洲最東的新教中心。」

我問：「薩人中也有很多是天主教徒吧？幾乎每個日耳曼村落裏，我見到兩個教堂，其中一個總是天主教堂。」

他承認：「不錯，確有若干天主教徒，他們大多是匈人，神父全是 Magyars（匈人之一種。）」我同時就明白，羅馬教庭正利用牠的勢力，以促成匈人復國和恢復川雪凡尼。



吉普賽人給本地人圍着，強迫地在火車浴室內洗澡。

我再問他：「羅馬尼亞其他地方的日耳曼人如何？」他不高興地承認他們全是天主教徒。更守舊的七堡人的所以不能和他部日耳曼人聯合，好像就是為了宗教的不同。

然而青年的薩人，所受宗教的陶冶和七堡傳統的特殊地位觀念的影響，比較為小。他們很想聯合全羅馬尼亞Banat, Bukovin Bessarabia 和 Bucharest 諸地的四散日耳曼民族。在過去幾年中，各區日耳曼人，都參加在那兒舉行的勞工集營。他們沒有採用統一日耳曼民族之納粹標語。「一民一德一領袖。」他們却舉杯，祝德皇萬歲，因為靠了他，他們的少數民族，在羅馬尼亞得到比較的優待。在國會政府時，薩人在日耳曼人民黨中，佔領袖地位，一方面保護和擴充日耳曼少數民族的權利，而同時也忠心擁護羅馬尼亞國民政府。我無從得到薩人對於內政的確實的見解。他們不發表的原因，我猜想，大概那時蘇台德的疑雲正濃，把什麼都籠罩住了；但是後來有一個羅人告知我私人的政見，如其給警局知道，或是有人通報警局，就要引出事件來的。在我離羅後數星期，當地警局嚴苛的壓迫，就可證實此點。

川雪凡尼薩人和他區日耳曼人混合，會漸漸消失他民族的特性。另有兩個因素也足促成此事之實現：一是新羅馬尼亞之侵入薩人區域，此事本文中已講過，另一是，常有青年移往德國。在過去六百年中，七堡人得保存他們的本來面目，而不受到任何影響。從今後，他們的固守大概將遇到很大的困難，并且德國民族思想正日漸增強，在羅之全部日耳曼人，將不得不適應目下的環境。

羅之日耳曼人民之聯合，恐怕是受納粹黨之影響，是去除愛鄉與不合作主義，而改趨共同唯一的愛國觀念的初步。但我希望羅馬尼亞之日耳曼人，尤其是其幹部的七堡人，將永保他們的個別的使命和職任，做一個獨立的德國思想之供獻者，——那個廣大而深奧的思潮，決不會受現在狹窄政策的限制的。

三七—一〇〇

上海國光印染廠 所出各種印花布疋
品質優良 花色美觀 永不退色 完全國貨
事務所 寧波路三六四號 電話 九三一九一 九一三五九

# 中國旅行社

## 各地自營及承辦招待所

| 名稱 | 地點 |
|---|---|
| **湖南省** | |
| 南岳招待所 | 公路汽車站 |
| *沅陵特約招待所 | 公路汽車站北首竹園旅社 |
| **廣西省** | |
| *河池招待所 | 鳳儀街三十號 |
| **雲南省** | |
| 商務酒店 |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
| **平彝特約招待所 | 小西門內平彝旅社 |
| **楚雄招待所 | 楚雄城外懷祥街（車站鄰近） |
| **下關招待所 | 下關南戰街（車站附設招待所內） |
| **永平招待所 | 永平教昌街（車站斜對面） |
| **保山招待所 | 保山翠微樓 |
| **芒市招待所 | 芒市老街（車站附近） |
| **臘戍臨時招待所 | 新臘戍大同公司對面國貨商店樓上 |
| **貴州省** | |
| †貴陽招待所 | 貴陽棉花街 |
| *桐梓招待所 | 公路汽車站內 |
| *晃縣特約招待所 | 公路汽車東站興隆街西南旅社 |
| *黃平特約招待所 | 公路汽車站右旁興華旅社 |
| *獨山特約招待所 | 公路汽車站毗連協安旅社 |
| *安南招待所 | 安南城內 |
| **四川省** | |
| 內江招待所 | 交通東路內江汽車站西首 |
| 重慶招待所 | 臨江門橫街三十四號 |
| **四川省** | |
| 敘府招待所 | 敘府東街一一六號 |
| 梓潼招待所 | 在籌設中 |
| 廣元招待所 | 在籌設中 |
| **陝西省** | |
| 西京招待所 | 西安崇信路尚仁路口 |
| ††華清池招待所 | 臨潼南門外 |
| ***廟台子招待所 | 張良廟 |
| 漢中特約招待所 | 漢中北關車站左近五洲旅館 |
| **甘肅省** | |
| ***蘭州招待所 | 上東關街一四八號 |
| ***華家嶺招待所 | 華家嶺汽車站 |
| ***平涼招待所 | 崇金城街 |
| **浙江省** | |
| 金華招待所 | 中山路北山路口 |
| **河北省** | |
| 北平招待所 | 前門西交民巷 |
| **江西省** | |
| 吉安陶陶招待所 | 中山路四十一號 |
| 贛州招待所 | 贛州公園南路 |
| **安徽省** | |
| 黃山招待所 | 歙縣黃山紫雲集 |
| **青島市** | |
| 青島招待所 | 青島山東路六八號 |
| **法屬安南** | |
| 河內招待所 | 安南河內火車站對面 |

* 交通部西南公路局委辦
† 貴州省政府委辦
** 交通部滇緬公路局委辦
*** 交通部西北公路局委辦
†† 陝西省政府委辦


The Road of Hospitality
ACROSS AMERICA
GREAT NORTHERN SERVICE BEGINS AT THE WHARF
The Great Northern is the only U. S.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 operating its own trains from Vancouver. Our agents will meet you there — or at Victoria or Seattle to help arrange your trip East. Tickets, baggage, customs — they'll help you with every detail.
See the Best of Scenic America . . . on the Great Northern low-level route through the Cascade and Rocky Mountains — 60 miles along beautiful Glacier National Park — thence to Minneapolis-St. Paul and Chicago. Direct connections at Chicago to New York and all points East and South.
Enjoy the famous Empire Builder . . . Luxurious "boat train" at no extra fare. Air-conditioned equipment, courteous, friendly attendants, appetizing low-cost meals. Your choice of three low fares — Standard Pullman . . . Modern Tourist Sleepers . . . or Luxury Coaches.
For details, consult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or Hong Kong, or write—
A. H. Hebb, Gen. Agt., Vancouver, B. C.
R. C. Michkils, Gen. Agt., Seattle, Wash.
H. E. Douglas, Agent, Victoria, B. C.
A. L. Scott, Gen. Agt., San Francisco, Calif.
C. W. Meldrum, Asst. Gen. Pass. Agt., Seattle, Wash.
You're a Guest on the EMPIRE BUILDER
VANCOUVER
VICTORIA
EVERETT
SEATTLE
TACOMA
PORTLAND
SPOKANE
GLACIER PARK
MINNEAPOLIS
ST. PAUL
CHICAGO
DETROIT
TORONTO
BUFFALO
PITTSBURGH
MONTREAL
BOSTON
NEW YORK
PHILADELPHIA

# 歐美采風記（九十）

沁明女士

晚間在一家中國『雜碎』館進晚膳，這家飯館的規模相當宏偉，登樓第二層是統間的雅座和隔成火車內坐廂式的座位，第三層則是跳舞池和食座。舞廳的佈置，用我國舊時雕樑畫棟式的木刻，作爲隔扇，再裝上幾盞宮燈，十足的東方味兒，裏面夾雜着爵士的銅樂隊和穿夜禮服的侍者却也冠冕堂皇，營業非常鼎盛，我國人在海外賺錢確實不容易這班主其事的人，看上去不見得有多大的學識，但他們大都在這『行』職業中生長成熟，吃的這門飯，耳聞目見，經驗自然豐富，對於市面的情形，顧客的心理，以及經營的實務，自然是詳悉無遺，因此他們做這行買賣，反而比那些頭腦靈敏，知識新穎的『外行』反而順利。猶憶在波士頓有一位麻省工專畢業的中國同學開設一家中國飯館，用最新式的吸引顧客方法及科學管理，一切佈置和設施，無不按照最能迎合外人脾胃的辦法，而結果被其他的中國飯館聯合起來，一致排擠，終於站不住脚，出盤給別人；我想在腐舊勢力盤據的狀態下，要想獨樹一幟，別開生面的打出條新生路，的確不易，就我所知，這位同學的才具和手腕很高尚且得了如此一個下場，別的人當然更不必論了。

飯後在街中走走，看各大商店的窗飾，眞是『有美皆備，無麗不臻，』時裝店尤其能爭奇鬭妍，儀態萬方，每一件新裝，就有牠特殊的用途，譬如夜禮服(evening gowns)如何算是最流行的，穿着之時，應有其他種種若何的配件，陳設姿容的曼妙，和設計心思的細膩，與其說牠是廣告，毋甯說牠是一種教育，因爲沿街的櫥窗，都使路人得到許多新的知識，即如電氣公司陳列一個廚房的內容，使我們體會標準的新式廚房裏面應當如何佈置，模範的家庭，應當用何種的爐灶，何種的燈光等等。又如皮箱公司陳列的各種箱篋，使出門旅行的人，明白使用何種行裝爲最利便，如何就可以減除許多的麻煩，諸如此類，都含有灌輸新知識的功用，是商業競爭尖銳化以後對於消費者一宗莫大的供獻，也是閒來無事的人，上街散心("window Shopping")時的無上消遣方法。我們一邊走着，不知不覺離開停車場漸遠，趕緊轉入另一條路回頭走，到停車地點取回汽車，繼又開到湖濱公園去看噴泉，這是『世界最大的噴水池』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間，就開足了水力，讓幾十個噴水的龍頭將水噴得高高的，旁邊開着極強的燈光，向這水山映射，五顏六色，徐徐的轉動，誠然美麗無比，不啻是一幅水晶宮的夜景，站在遠處注視了良久，涼風襲襟，心曠神怡。又在公園內徘徊一番，然後回旅館休息。上床之先，開窗望見一塊龐大的廣告牌，記

得上次來支城坐觀光汽車遊覽全市時，嚮導員曾指出那是全世界最大的電燈泡廣告板，其所用電料和電力堪與前文所述紐約所見全世界最大霓虹燈廣告板相伯仲。

## 康乃爾大學小住記

八月九日　昨晚睡眠並未能安，因爲旅館的鄰近，是鐵路線，穿城的火車到此是一大站，站地上的鐵軌，幾於和鉛筆線一般稠密，我們的臥室，雖似在九霄雲外，但仍逃避不了火車頭汽笛的騷擾，白天尙不十分感覺，到晚間枕畔格外顯得宏亮，加之我們的臥房朝東，一早便陽光滿床，蒸晒得沒法久睡，於是起身，到十時半整理就緒，便至帳房算帳，又在接待廳內憩息一會，到旅館所附設的商店內去瀏覽一番，將近正午，坐車到一家名叫『好球』的中國餐館去吃午飯，我們都很稀奇這家餐館帳名稱爲什麼單挑這兩個字？想必是取自詩經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兩句吧？但中國古字『球』與『逑』斷不能通用，莫非是寫錯了？再看餐館的裝璜，雖掛了許多我國的繡貨和字畫，但全部的格局，却是十足的洋味，我們要了一大盆什錦炒麵，三碗雲吞，吃得飽飽的，到下午二時動身向城外出發，支城外郊的工廠區，煙囱林立，烏烟瘴氣又髒又臭，這是工業發達的代價！

此時，我們公庫的現款漸告短絀，幸而離開綺色佳(Itheca)很近，祇須酌量着用，想不致於像前次的宣告破產，因爲要節省開銷，所以竭力的避免經過須納路捐的橋樑，某次爲包抄遠路，兜過一條路捐很重的大橋，竟多走十三哩的路程，我們當時從地圖上標明的哩數比較一下，再精確的計算費用，認爲繞道是値得的，遂決定舍近取遠，到晚間十一時，開抵克利夫蘭城，不欲在城中過夜，穿城而過，到城外一家比較僻靜點的『旅客的家庭』在公路旁邊一條深巷的底裏，我們看見巷口掛着一塊牌子，上寫『內有潔屋，無車馬之煩擾。』當卽决定借宿，及抵達時一看，果然乾乾淨淨，屋內很涼爽，很舒適的，安頓完畢，淋浴後就寢，今夜睡眠殊安。

八月十日　今晨微聞火車頭叫喊聲，但比之前幾日，確是清靜許多；一覺醒來，懶洋洋在床上留連時，見床頭掛着一方鏡架，裏面用羊皮紙描金線，飾以五彩的圖案，寫着一首詩詠，照譯於次：

『大道之旁有一深巷，
引到一家人家，竭誠的期望，
盼望着尊駕的光臨，
時永晝的工作已經過去，
熱烈的歡迎，還帶着親愛的情感，
大道旁的人家，洵是投宿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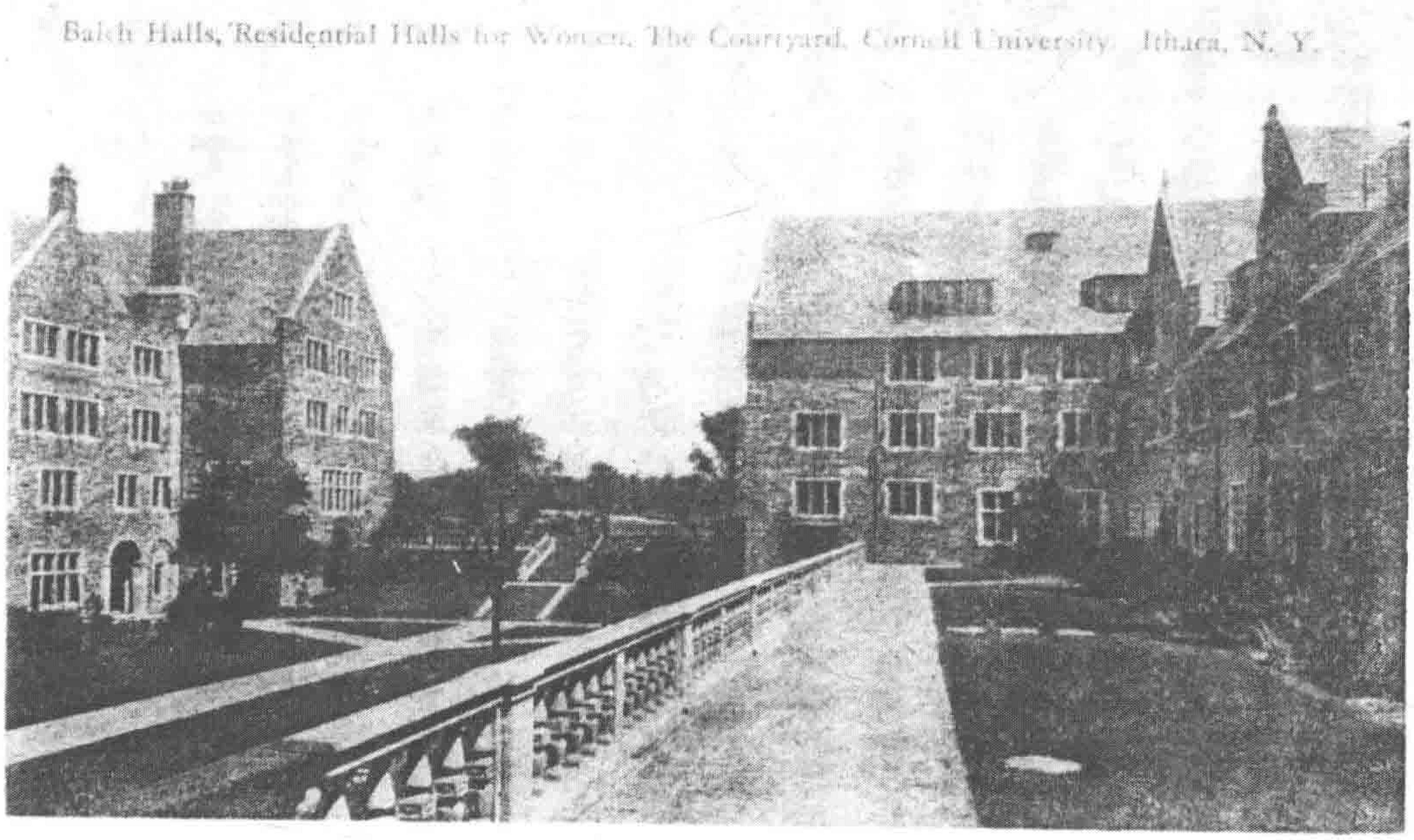
原文是：

"There's a lane leads off the main road
To a home where hearts beat fast
At the prospect of your coming
When the day's long toil is past
For a welcome warm and hearty
Fanred by fair affections glow
Just a little off the main road
Is the proper place to go."

下面註脚是『柏園』("The Pines") 在歐海奧州第二十號公路旁邊；我想這首詩裏面的詞句果然不虛，庭前小院栽着幾棵柏樹，我們吃過早點之後，在屋前的陽台上小坐，修給我拍照，房東太太立刻前來和我們攀談，問長問短，先問昨晚睡得可好，繼問我們在路上的情形，後又要求我和她的女兒合攝一影，以留紀念。

動身之前，我們計算一下盡三人所有，僅僅乎七元之數，汽油就需六元左右，賸餘的一元可以作飲食的費用，因此不得不委屈肚子，直到下午三時纔停車吃點零食，李君吃了兩個三明治，修同我各一個半，總共的代價不過九角五分錢，幸而車子已加足了汽油，奔騰前進，沿途風景漸漸美麗，一路賞心悅目，竟忘了腹中饑餓；開進紐約州的境界後，公路修築得特別齊整，再加上路旁的明山秀水以作陪襯，自然格外的美觀。將近濰色佳時，地勢漸高，氣候頓時轉涼許多，我們一行，如天涯游子，離家日久，和我們的朋友睽隔多時，今快要抵達一地，可以和許多熟人聚首，心中自然有一種莫名的愉快，雖不能說是『歸心似箭』，却也有幾分相像了。

晚間九時一刻，抵達濰色佳，當卽按着地址先去尋找費君，事前我們曾互通電報，約定在另一曾君的寓次把晤，所以先到曾君家，這時費君和另一闞君均在，我們開章明義第一件事，還是告訴費君以我們在途中忍受饑餓的情形，請他帶我們到一家飯館去飽飫一餐，其他的問題，可以暫時 下不談。費君聽說，也不追問其他，馬上叫我們起身，跟隨他下樓上車，直奔一家大旅館的餐廳而來；這一頓飯果眞又香又實惠，一輩子也忘不了。吃飯時討論我們住處的問題，費君告訴我們：他已爲我們在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的 學會會所(Student Union) 留下兩間房間；飯後，我們就到這會所去，見門首刻着「思施堂」(willard Straight Hall) 字樣，入門後又見一塊銅牌，細讀其上的字文，知道是一位富有的寡婦爲紀念她的亡兒捐貲建造的，裏面的工程很精緻考究，時大客廳內琴聲抑揚，奏的是『月光曲』("Moonlight Sonata") 這是學校中的氣象，立刻使我囘憶到我在學校時生活的憧憬，似乎是舊地重遊，囘味非常濃馥，竟也不覺得這地方是生疎；




『巴爾啓堂(Balch Halls)●及女生宿舍前之方場・幽雅嚴肅・景物如畫・』

走進臥室，窗外一陣陣樹木花草的青氣吹進來，沁人肺腑，空氣沉寂，蟲聲唧唧，頗呈秋意，盥洗完畢，解衣入睡。

八月十一日　昨夜疲乏已極，睡眠很甜，今早費君來叩門，第一次覺在酣睡中，他又敲得很輕，以致沒有覺察，到第二次纔起身邀



『奶油瀑布在奶油峪(Buttermilk Gorge)中・稍前有怪石矗立・高約百餘尺・形似小尖培(卽名 Pinnacle Rock)』

費君進房小坐，一面洗盥，一面談天。到十一點半鐘出發到吉利館(Gillette Cafeteria)去吃早午飯，飯後驅車在康大的校園內環行一週，見校舍莊嚴，建築巍峨，小山多座，地勢起伏，綠茵鋪道，樹木森森，富有學府的風光，而又帶點田園的景緻，誠然是修身養性，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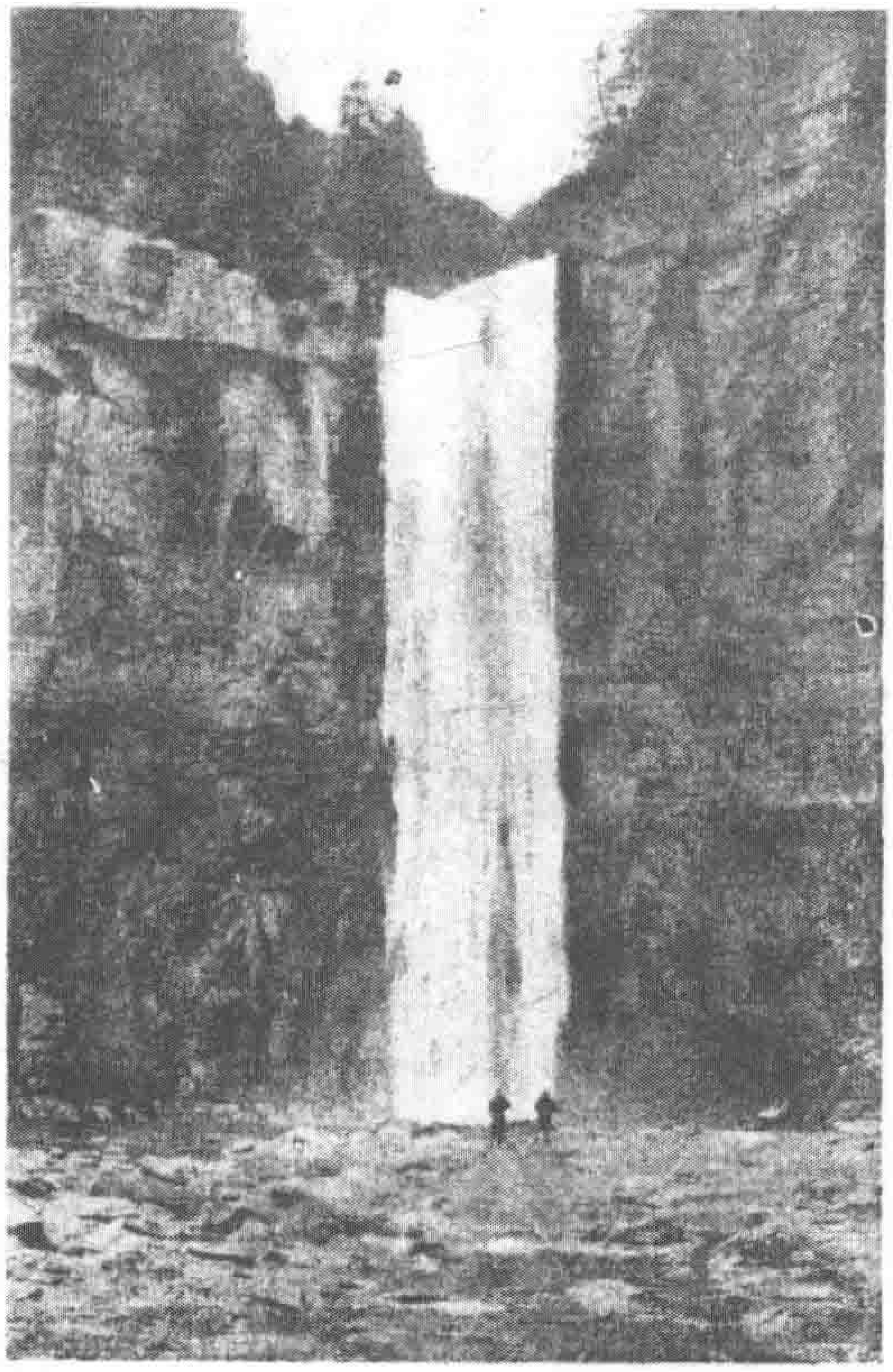
力學問的勝境也。出南門巡赴卡鬱軋邱(Cayuga Heights 邱上有奶油瀑布 (Buttermilk Falls) 從邱脚跟沿谷中箭道到半山去看這泉水，祗有四分之一哩的路程，直通邱頂也不過四分之三哩的路程，回來下山時另有較短的路線，故全程約計一哩半的光景，我們走了一轉覺得不過如此，景物平凡，箭道(Gorge Trail)雖是全邱的精華而這邱且是當地的名勝之一，然而比之我們最近月餘來所飽餐的秀色——坎拿大的名山大川和西部的雄壯天然美景——就不免有小巫見大巫之別，不可以同日語了。我們腦海中也隱藏着這種觀念，覺得這邱雖在當地負盛名，亦無非是供本鄉人仕閒來無事息遊之所，每逢週末作遠足或郊宴之時，有個去處，不能用欣賞特殊風景的眼光去嚴格求之，否則就會感覺得乏味。

離開卡鬱軋邱，又到谷泉州公園 (Glen Falls State Park) 去看看，覺得也很尋常，適值公共事業工程局的工人在此作工，該局(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簡稱 PWA) 是羅斯福總統新政(New Deal) 下產生的甯馨兒，為救濟當時美國嚴重的失業工人問題而誕生的，所謂『寓救濟於工作』，利用失業的工人興建國內各種事業，如修築園林，如開掘河道等等，是谷泉公園是紐約州的本省事業，但經申請聯邦政府協助，就利用該州內的失業工人，由中央撥款興修，我們看當時的景緻也不過爾爾，可是說不定經過州政府的經營，日後就會成為一個極有精彩的公共樂園。凡地皆能由人傑而靈，即使是一處僅有三分姿色的天然美景，祗須加一番人力的修飾，就不難成為人人趨之若鶩的好去所，回憶我國國內有成千成萬的好風景，限於人力與物力，竟沒有能加以造就，以致至今淹沒無聞，益以交通阻梗，設備欠缺，旅客裹足不前，誠是可惜，想將來大局平定，各種建設事業逐漸興辦起來，國內的名勝，當可以傳揚全世界，使外人交相讚頌，屆時中國風景美甲天下的名聲，當可遍聞遐邇。

我們在公園中並未下車，略事留連，便折回城內，到國際學生聯歡社(Cosmopolitan Club) 小坐，然後回到思施堂看石印工藝展覽會，西人對於石印(Lithograph) 的藝術異常重視，有那印刷得精緻的價值頗昂，若遇到那喜歡搜藏的專家，他們研究此道，旁徵博引，對於工匠的技巧，原版的年代，以及每幅名畫的經過沿革小史，都能源源本本細道其詳，和我國人搜藏碑帖一樣的需要深久的考據，我完全是個外行，看了各種陳列品，覺得反而是新品來得好看些，這是因為不懂陳舊古物特殊優點的緣故，心想往後看得多了，或者可以多領略些。

看畢展覽，回房休息，李君亦來談天，至六時許曾君請我們到滔

漢諾克瀑布（Taughannock Falls）的一家餐館名叫（T. F. Lunch Home）的去吃飯這地方離城頗遠汽車走了約半小時纔達到，可是這家館子很出名菜餚很講究吃得很稱心的。飯後他們送我先回宿舍，他們再出去尋費君，修到十一時許纔回，他說他們在一家茶館坐着閒聊，這家茶館叫『老頭兒的家』（Po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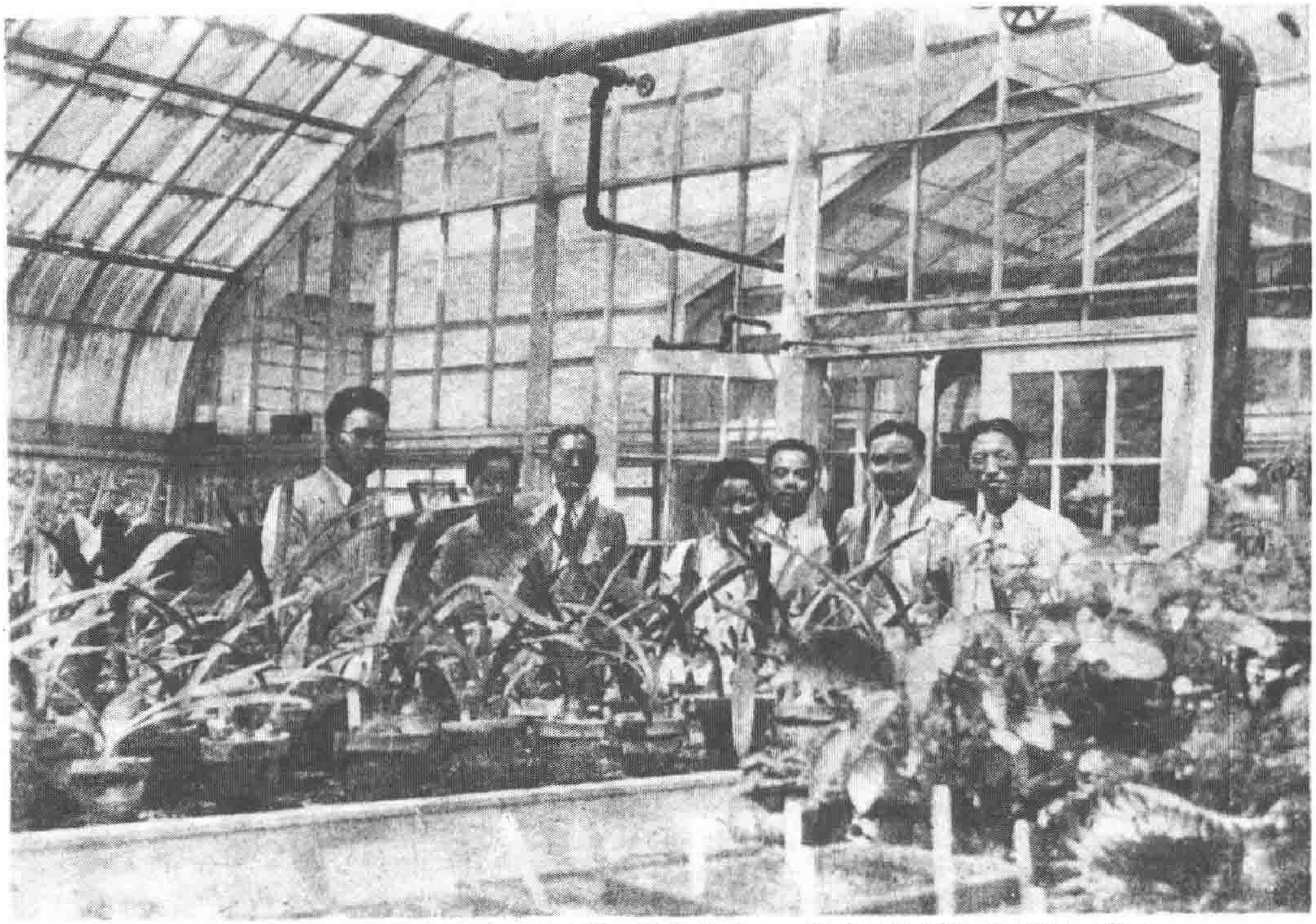
『滔漢諾克瀑布・高二百十五尺・』

Place）是學生們聚合談天的好地方，有各種冷飲，有彈子檯及各種遊戲。

我獨自在臥房內，回想方纔那家飯館，位置在小山之中，四週是濃馥的樹木包圍着，我們坐在陽台上的一張桌上，向外的都是紗銜，夏夜的青香一陣陣風送進來隱約間，微聞泉聲潺潺，餐桌上鋪設得整齊悅目，燃着四枝五彩的長燭，坐下之後，已經覺得身心安適了，及到吃着他家的拿手菜——烤鷄——之後，格外覺得心滿意足；瀲色佳風景秀麗，烹飪也很著名，我們這幾天口福很好；普通的菜館，都不能點菜，要看他家預備了什麼，客人就吃什麼，直等到預備的菜賣完爲止，有時候生意好了，後去的便不免向隅，我想這種方法減輕店家的成本，也未始不是一種好的營業政策。

## 康大農科專校參觀記

八月十二日　今天是我國夏歷六月廿六日，適逢修的誕辰，在外作客，祇能口頭道賀一聲。洗澡進早餐後，到康大學生消費合作社去買了幾種紀念品，聊以點綴，出來去訪費君，請他陪同參觀康大的農學院，該學院在今世可算是頗負盛名的農科專校，由紐約州主辦，正式的名稱是『紐約省農科大學』（New York Stat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t Corncll University, Itheca）因爲基金雄厚，所以延聘的教員，很多農學專家，實驗場地遼闊，一切設備更不必說是非常完備精良，較之我們在威斯康辛大學所參觀的農科專校更勝一籌。費君本人是習工程學的，對農學院的情形，不免隔膜，承他介紹專攻農科的三位中國同學，一位趙君，原籍江陰，和我同鄉，是中央大學選派資送的，聽說成績斐然；一位曹君，是衡陽人，與修同



『玻璃花房（Green Nursery）內有熱氣管及噴射蒸氣的設備・使內部的空氣潮濕與溫度得充分的管制・所面裏保存的是各種名貴花卉的種籽及價值甚高的西洋蘭花・』

鄉；一位曹女士，是胡適之博士的令表妹，我們想起胡博士留美的第一時期，便是在康大專修農科，後來因爲本人性格不近而改修哲學，雖然胡博士後來成功爲我國第一流的哲學家，可是他對於農學的重要，始終認爲是於我國有深切實益的，因此仍主薦他的令親前來研習。我們得他們的引領，先參觀乳牛事業部份（dairy form）在這裏看見最新式設備的牛棚，內部十分乾淨，圈欄及繫棟都用最科學化的方法，取乳全用機器而不仗人工，牛的選種也精美，有各地最著名的牛種，如傑西牛（Jersey Cows）如新西蘭牛（New Zealand Cows）等等食料也考究；趙君告訴我們該部份做的冰淇淋特別有名，遠近各地每日定貨的數量，頗爲不少，問我們要不要去嘗試一下，修聽說有好的食物，頓時附和，大家都到冰淇淋房去，由趙君做東，請我們儘量吃，出品計分五種，爲奶油的（butter Scotch）爲楊梅的，（Strawberry）爲香草的（Vanila）爲巧克利的（Chocolate）而最特殊的要算一種叫『苦盡甘來』（bitter-sweet） 果然別有滋味。裝盛冰淇淋用一種羊皮紙做的小碟，食時用一柄小木匙，每客價祗五分，可是體積很大，約等於平時市上所售兩角杯的容量，所費不多，而每人都吃得飽飽的。接着我們就去看馬槽，裏面都是高大肥碩的馬匹，心想他們配合馬種，果然研究到了家，這樣雄壯的騾馬，用來拖曳耕具及車輛，當然可

三七—一〇九



「出產第一等的牛乳(Grade A Milk)需要絕對清潔的牛棚和一切製造的設備；圖示最新式牛乳化驗室的內容·主持檢查的微菌學專家責任很重大·他不但要保障牛乳的純潔·並且要隨時覺察一應關於管理上可與可革的事項。」

「農場的鷄房建造得很考究，除玻璃窗與紗門外·尚有流通空氣的設備；圖中所示為初生雛鷄養育時期所用的鷄房。」

以任重致遠，耐勞不歇。繼續着看畜羊養豬的地方，都很科學化，至於養鷄的設備，更是合理，鷄房內陽光充滿，温度調和，空氣流通，鋪草清潔，每隻鷄生蛋的地位，襯托着一隻抽屜，收蛋時祗須在鷄房的後身，將抽屜打開，便可人不知鬼不覺的輕輕取出每枚鷄蛋，上



面都用橡皮圖章蓋上生蛋當天的日期，然後用蓋盒排列着放齊，都是一般大小的鷄卵，雪白勻淨，一盒盒的順着產生的先後次第陳放起來，凡是要留着孵抱雛鷄的蛋，都用人工孵卵法孵成小鷄，放在玻璃房子內生長，凡是供應外界採購的，都送販賣部出售。鷄蛋和牛乳是農場的兩大宗副產品，收入足以抵補餵料的一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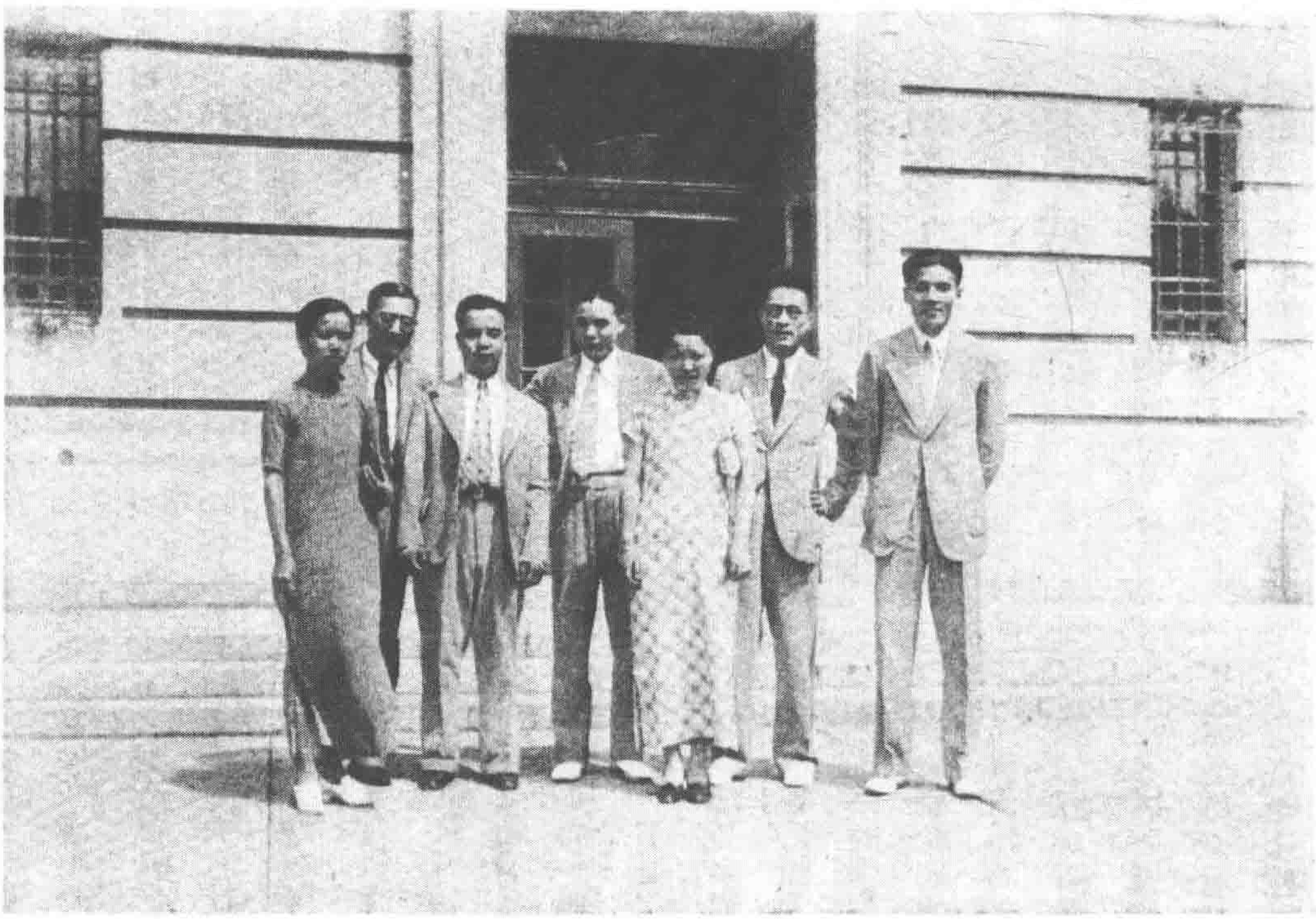
三七—一一〇

然而這不是辦理農場的本旨，豢養各種牲畜最大的目的，是實驗配種，挑選優良的種，分送本州各地去採用。

嗣又看關於園藝菓實，菜蔬及其他植物的農事實驗場地，覺得他們所用的方法，總比我國尋常所見農事上所用的一切方法大不相同，若按照普通農家的經濟能力而言，我想一般的農民，限於資本，斷不能想望和他們的設施比擬，因爲他們的基金雄厚，可以不計成敗，細農則不然，因爲他們須養活一家數口，爲生活而顧慮，即使一二稍爲有點勇氣的農夫，願意冒失敗的危險而作種種試驗，這些人限於知識及財力，恐怕也僅僅乎能做到『取法乎上，僅得於中』的程度，可是社會的事業，必須前進，研究和改良是刻不容緩的，這大約是設立專科的初衷罷。

接着是參觀農學院校舍的內部，化學系專爲試驗關於植物的各種有機化學原理，病理學系或昆蟲學系專爲研究關於植物一切害蟲及各種病理的，統計學系專作關於農事的各種統計，這裏有上百架的計算機和其他內容很複雜的統計機器，農村經濟系專爲研究關於農村經濟的各種學理，可惜我們是門外漢，未能儘量觀摩，草草的轉了一圈，僅得了個大致的印象而已。多蒙趙君贈以該院出版的刊物多種，翻閱一遍，知道紐約州除在康大附設農學院外，還設了一個家政學院，各種刊物是由該兩院的展業部（

『農學院前：自左至右・曹女士・孫君・曹君・曾君・記者・修・費君合影。』



三七—一一一

Extension Service）印行的封面上註明『本院根據國會於一九一四年五月八日及六月三十日所通過調整農業及獎勵農學兩案下所定宗旨爲推廣起見而發行。』等字樣，知道這些刊物是專門研究的學術結晶含有宜傳和教育兩層功用，茲列舉其中幾種的題目於次，以備關心農事者的參考：

（一）養鷄的方法

（二）運輸費用指數及其影響農產品與市價之關係

（三）農場之森林種植

（四）農民消費合作社之經營方法

（五）紐約州內牛乳事業之經濟研究

（六）幾種易於腐壞農產品銷售之經濟研究

（七）農村家庭之流動性研究

（八）紐約西部菓實販賣之經濟研究

（以上屬於農學院者）

（九）未入學前兒童之食物營養問題

（十）未成年與已成年青年之行爲心理研究

（十一）如何佈置廚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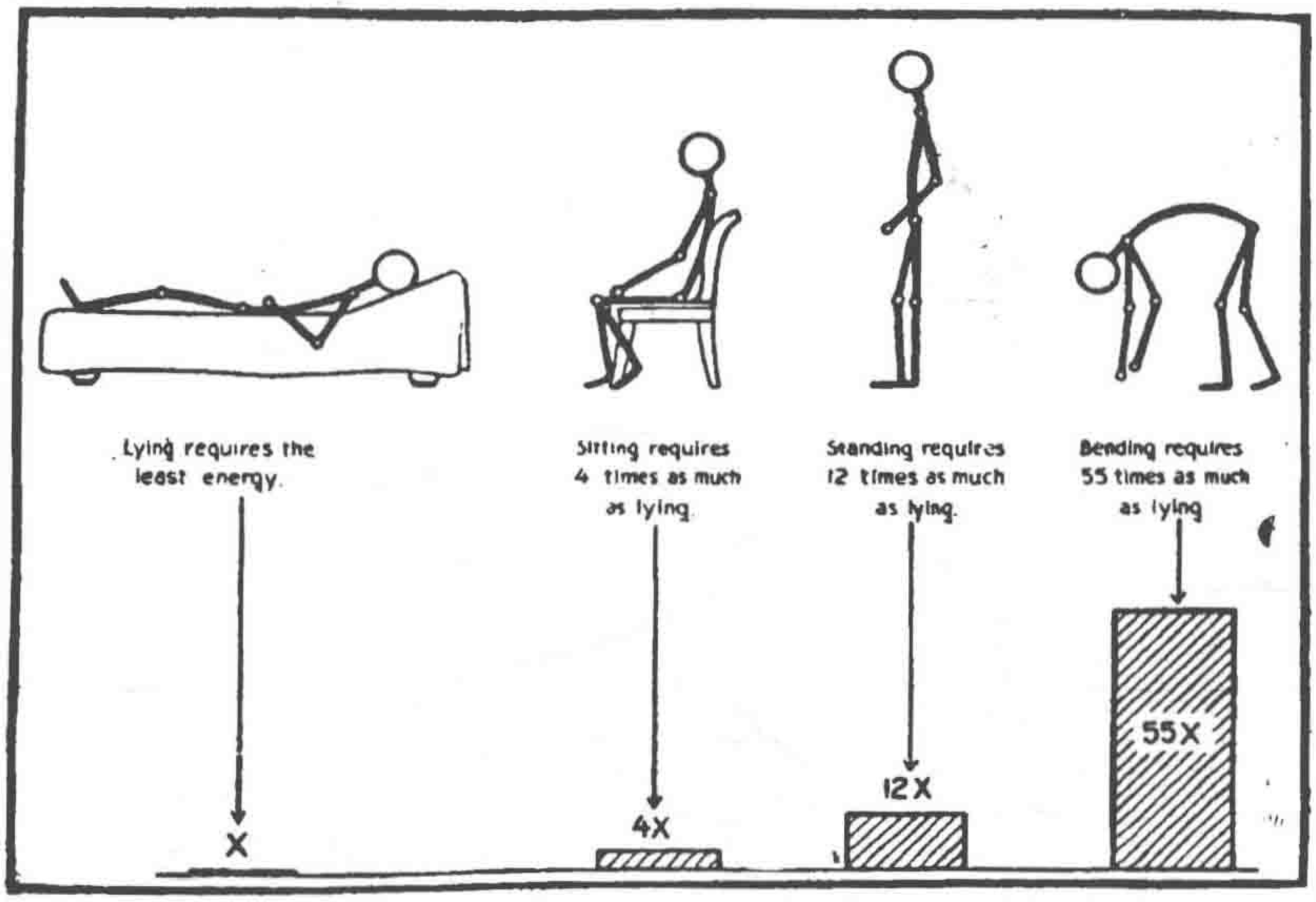
（十二）家庭園藝學

（以上屬於家政學者）

既然有這樣現成一處家政學院，何不去參觀一番？機會不容錯過，於是要求曹女士等領導我們去參觀這舉國知名的家政學院，這裏面的設備，應有盡有，凡關於一家的家務，如教育兒女飲食的營養，菜餚的烹調，服飾的設計，與人生關係最密切的一應衣食住種種事宜，都拿來分門別類的研究，並且作很精深的探討。譬如衣服一事，普通人的心理是一件極平淡無奇的事，可是一經分析，裏面值得考究的地方，着實不少，不論是一身什麼衣，都應當於裁製之先，經過一番縝密的設計，然後打樣，至於材料的選擇，更是不易立刻解決的問題，及到製成之後，收存和保藏也都成問題，每一點都以最適合衛生，最實用而又經濟美觀的條件來匡衡一下，這當中自然就有無窮盡值得仔細研究的地方。看完之後，感想甚多，覺得我國人對於這類的問題，太缺少研究了。此時已近午刻，因即到該院的食堂去進午餐，所有的菜餚都由家政學院烹飪系的學生親手所製，廚房的清潔，我們方纔已經看見，一切用具是最新式的，洗手的水盆也有不多，所用的材料是農科供給的，如蕃茄汁的蕃茄就是我們先時所看見鮮紅的『西紅柿』（我國北方人稱謂蕃茄的名字）牛乳便是我們在牛棚所見榨取的，肉類當然是從市上買來，蔬菜則全由農科供給，水菓也是本校自產的，故而材料十分清鮮，就是烹調的手藝也很高明，這餐飯代價極低，然而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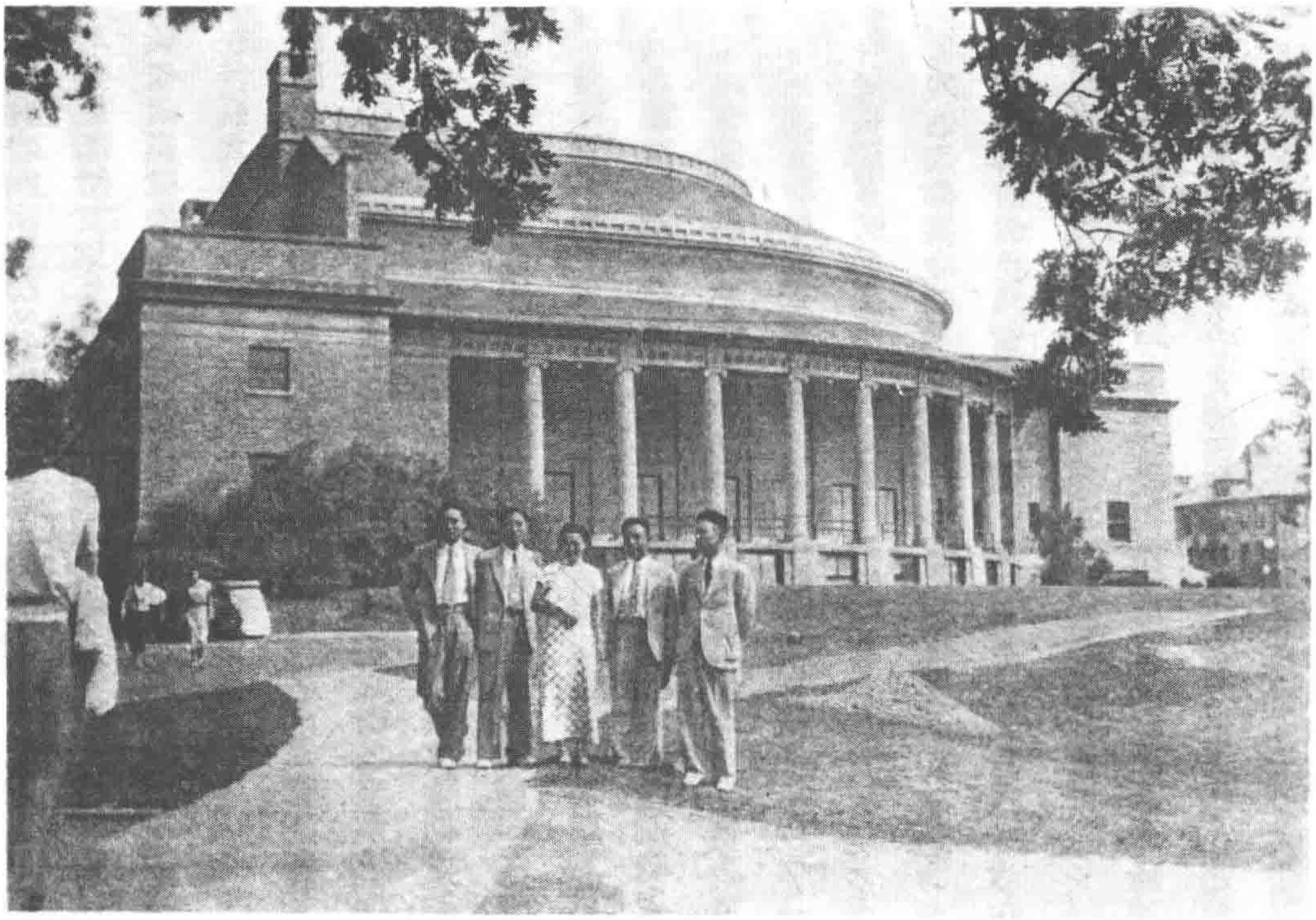
很滿意，食堂採用自取制(Cafeteria System) 食客都是康大的學生，濟濟一堂，幾乎連一個空桌都找不到。

## 幼稚園程度以下孩童的教育方法




「舊詩中有：「三日入廚下・洗手作藥湯。」這兩句，烹飪的工作，確是很喫力的；圖示婦女們做各種家務事所需費的氣力：躺在床上最省力，坐着就要費其力四倍，站着要十二倍・灣腰則須多用五十五倍的氣力。」

飯後去參觀家政學院所辦的幼童學堂(Nursery School)所



「培理堂(Bailey Hall)是全校的大禮堂・容量有座位二千・每年於九月間舉行迎新大會(Frosh Get Wise Meeting)一次・將康大的各種風俗習慣介紹於始業的一年級新生們」。

收學童的年齡，自兩歲起至四五歲為止，這些幼童還沒有到進幼稚園的程度，多半因為他們的母親要到外面去工作，留在家中沒人照料，同時家中沒有伴侶，可以一同嬉戲，就送進這學堂家，用最科學的方法教養，可以長得活潑些，其中有教職員的孩子們，也有附近人家的子弟，都按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學最新的學理來管帶，一方面供專門研究作實驗的資料，一方面給研究的學生們有適當的對象，可以用其所學，是一舉兩得的好事。在美國各大都市中，都有這種學堂，可是康大家政學院辦這學堂的目的，純為研究，凡是炫奇新穎的學說，空泛超特的理論，都拿這些幼童來當作試驗品，他們試驗的結果，很多心得裨益於學術界的地方很多，就是不知究竟這八九個幼童所蒙的影響如何？這點恐怕沒有人能說得出來了。幼童均由該院的教授們監督着學生領導，或在陽光下遊戲或教他們簡單的禮貌，告他們洗澡，看着他們吃東西，注意他們體健的增加，凡百所行所作都用科學的方法記錄下來，期望他們長成完好的兒童。這一部份的房屋，以及內部的一切裝修全經過一番精心的設計，以幼童的心理為主，體色澤鮮豔，書物有趣，式樣嬌巧，體裁玲瓏，每一間課室或遊戲室（實則無所謂上課，一日中的起居生活，便是日常的功課。）都有一扇極大的玻璃窗，窗的外面用厚紗罩着，由外面朝裏望，裏面的幼童不知不覺，無論是他們的教員們或保姆在監視着，或是外界參觀的人在注意着，他們都不致於提防及驚異，其用意是任憑幼童們在羣育生活中，儘量發展他們天賦的本能，充分開拓他們各自的個性，同時教授們可以在一窗之隔的外面從容的指導實習的學生們，指點學理上一切證驗的地方；我們當時留心那些很活潑天真的幼童，有幾個在教室內弄玩具，有幾個在院內晒太陽頑沙泥，在在聽其自然，決不一步一趨的加以干預，即使有不是之處，亦從不聲色俱厲的申斥，這樣，幼童們的智力，可以增長，而免去莫須有的重重束縛。

出了幼童學堂，便去參觀康大的圖書館，由費曾二君為我們講述各種圖書及雜誌的保管借閱方法，並翻閱各種書報，瀏覽康大各種有關校史的紀念照像及陳列品，至四時左右回到宿舍盥櫛，休息到五時半，同乘車出發往第二十號國家公路上的一個小鎮叫施軋泰耳的（Skateles）尋找一家飯館，名稱是"THE KREBS"我們久仰這家的烹調名震一時，舉世的聞人曾光顧過的，多如過江之鯽，因為生涯鼎盛，所以我們早早的去到那裏，時方六鐘，而座已滿，為要滿足我們饕欲，不得不挨次的守候，竟等了足有兩個半鐘的時辰，纔得到一桌。先是我們在會客室瀏覽四壁上所懸貼各國名人讚譽他家飲食的頌函，如愛爾蘭文豪蕭伯納氏，如德國駐美某大使，如日本海軍某中將，如比利時某閣員，如古巴某財長



『巴恩斯堂(Barnes Hall)是康大基督教友協會的會所・裏面有很完善的圖書館和其他的設備・以供全校學生的採用。』

等，都有親筆簽名的照片，琳琅滿目，不勝枚舉。店主人過來請我們在簽名簿上留下我們的中文姓名並註明係上海去的遊客，復出示最近羅斯佛總統夫人在他家進餐後所留攝影，殷勤招待，並爲須稍候道歉，我們於是回至車中取紙牌，就在他家花園草地上的小桌上打『不列橋』以消磨光陰。費君告訴我們說這位店主人很會做生意，他的館子冬天開在南部的海邊(Miami Beach)一般家資富有的闊綽太太小姐們，都歡喜就食，到了夏天，就收歇那裏來到此地營業，若論這裏的外表，儼然是一所普通住宅，在大路的旁邊，前不接村，後不落鎮，鄰近咸爲住家的人家，門前祇掛着一方不能惹人注目的小招牌，沒有聽說過『克萊勃司』的人們，當然不會知道這是一家菜館；然而就憑他家這點名氣，遠近傳說，也就夠號召得如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了，門前的汽車首尾銜接着約有一英里長，真是『車如流水』，再看室內，則樓上下五六間房以及陽臺上，無不是桌子挨桌子，緊緊的排列着，每桌上都坐滿了男女食客，已經在吃的人，似乎都很欣賞那佳餚，還沒有吃着的人，則都期待着珍品的來臨，可以想見那滋味的特別鮮美；此外則有許多和我們境遇相同的人，既沒有獲到餐桌，就惟有在園中踱着方步，靜心的等候着他們的班次。

我們雖頑着牌，可是眼見陽光徐徐的消散，人影逐漸的起了模



『歐戰紀念堂(World War Memori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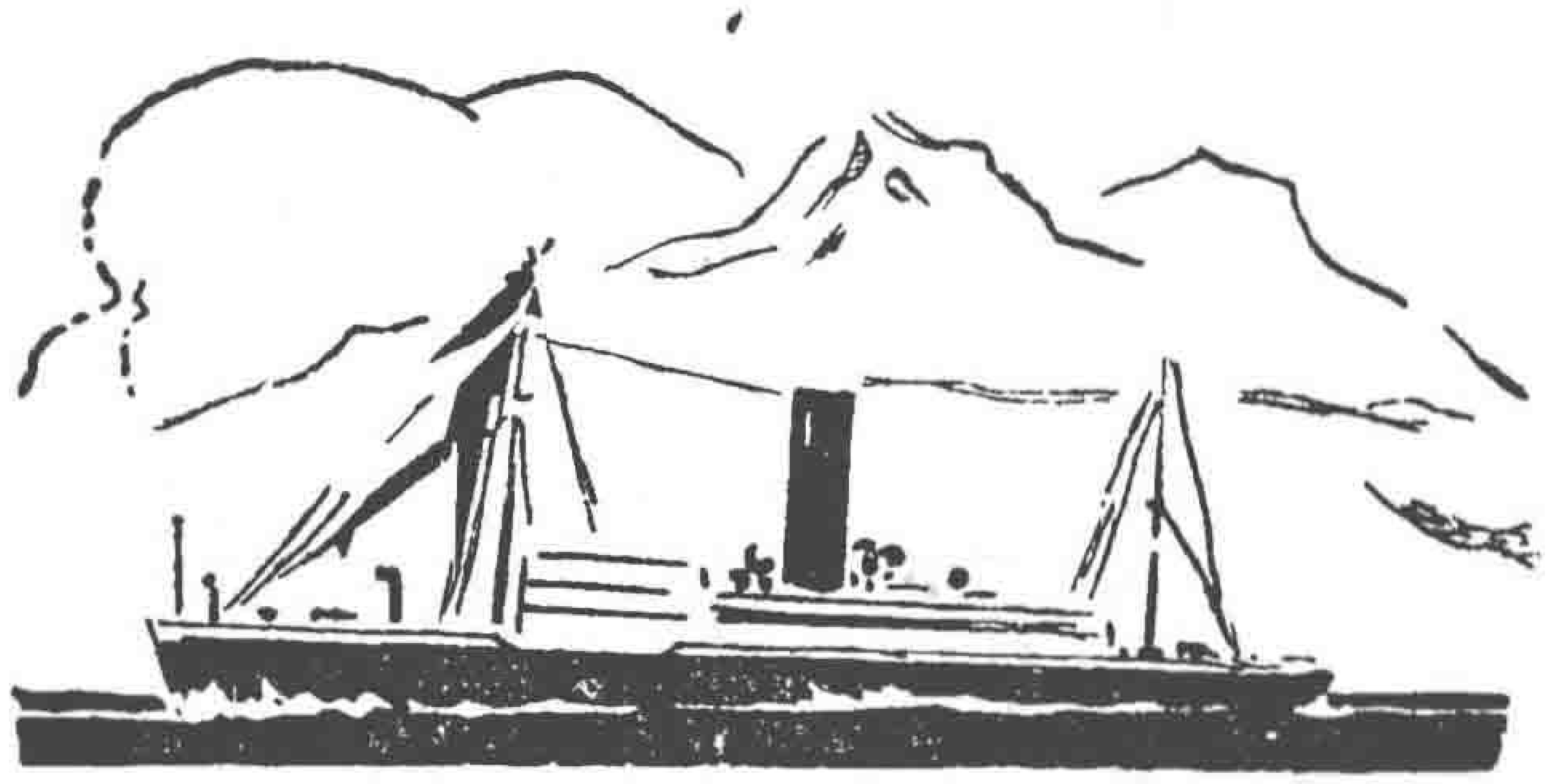


糊，腹中也不免要鬧恐慌，回首看房子裏面的燈光則反而特別光亮，我們嗅覺那窗內透出來的菜香，格外餓饞，眼見得一發客人走了，又補上一發，最後輪到我們了，侍者過來相請，我們纔如同獲到『大赦』，趕緊跟他去到一張靠窗的桌子坐下，侍者先端上麵包黃油，費君警告我們勿吃麵包，因爲菜很豐盛，恐怕吃不下。稍停湯來，接着是龍蝦，牛肉，烤鷄，點心，冰淇淋，咖啡等，每一樣都任憑客人儘量的吃，果然烹調得十分入味，牛肉鮮嫩，尤爲特色，我們都吃得很飽，不必說費曾兩君比我們三人的食量強些，每樣都增添了少許，我則已是吃得動彈不得。因爲他家的客人特別多，所以關於侍者的管理，的確是一件繁難的事，但是店家的設計，異常精密，每一女侍都指定職務，因此招待得很週到。在那種忙亂的情形之下，却沒有一點令人不滿的地方，在在都叫客人感覺到服務的週全，我想這也是他家經營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國人對於商業管理，自有他們的特長，固然要歸功於他們訓練的本領好，但一般做事的人知識程度較高和顧客們善於利用，也是較易於調度的主因。

飯後，驅車返宿舍時已十時四十五分，復聚作『不列棋』戲到十二時始各自就寢。

# 搭太古輪船貴客請注意

敬啟者本行特備堅固快捷輪船船位廣闊伙食美備招呼妥善常川載客來往下列各埠



香港　上海
天津　汕頭
廈門　福州
青島　威海衛
烟台　海口
北海　海防
暹羅　石叻

貴客搭船及欲知船期價目請移玉至

南泰恆記　香港德輔道中一百二十七號　電話二〇一二五及二七五六七

南泰恆記支行　廣州灣西營丹社街三十號　海防華人街十三號

本行船期每日均有登載在循環工商華字華僑等日報

貴客搭船必須向本行華客總代理南泰恆記先購妥船票然後落船此佈

香港太古洋行謹啓



# 香港渣甸洋行

總經理印華輪船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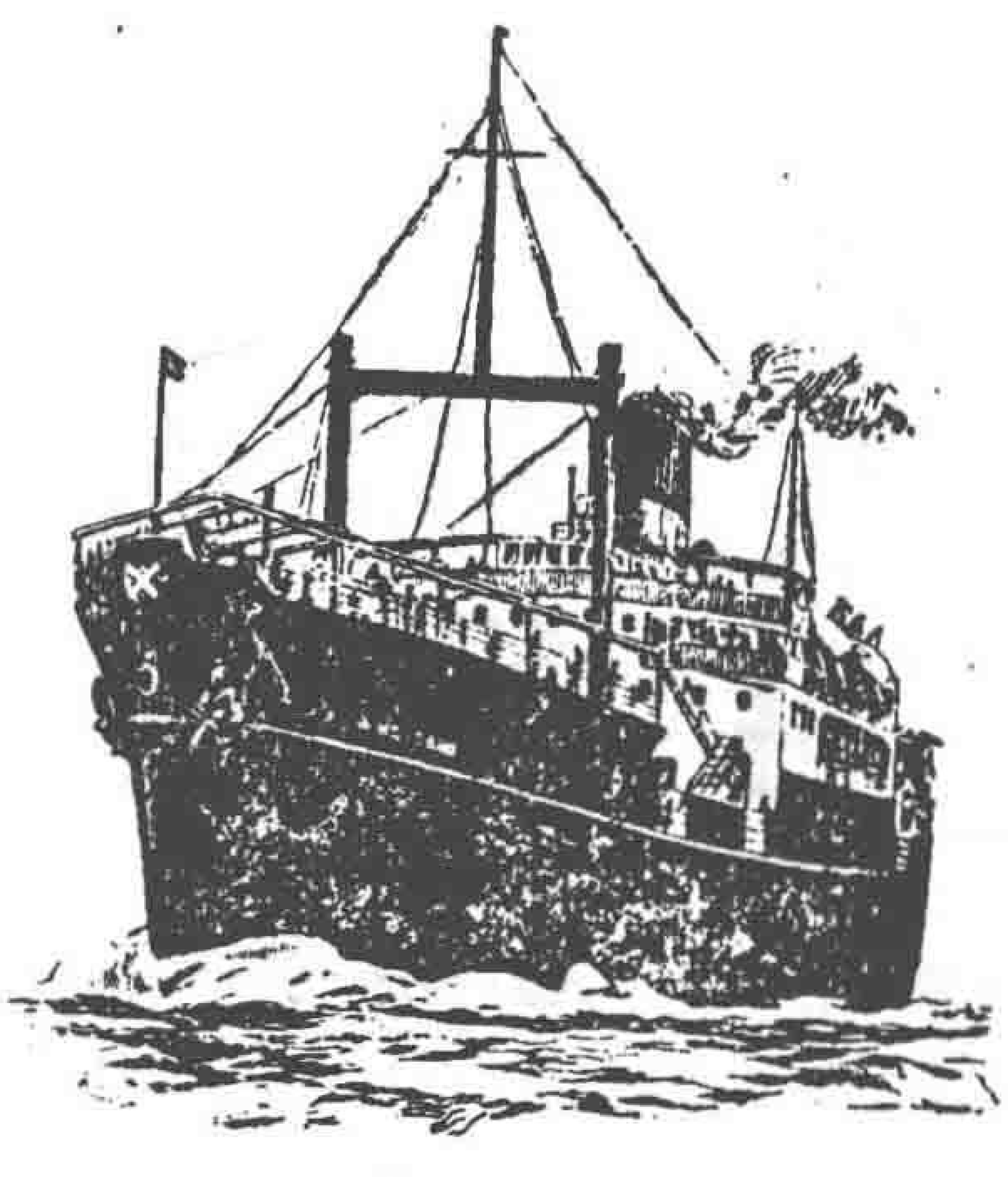
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 LTD.

CENERAL MANAGERS

JARDINE, MATHESON & CO., LTD.

HONG KONG.

本公司備有堅固快捷輪船、常川行走南北洋各埠、垂百十載、近更刷新改良、無美不臻、南洋航線、專走石叻庇能吉打等埠、及接駁澄州貨物、由吉打囘頭、經庇能　囘香港、轉廈門日本、北洋航線、則分而爲二、一走廣州香港汕頭福州烟台天津等埠、每星期一次、一走廣州上海青島、順經汕頭、并接駁長江沿岸各埠貨客、每三日一次、海防航線、由香港往海防、順經海口北海、每星期一次、所有食用豐富、客位安適、兼設無線電機、消息靈通、貴客光顧、無任歡迎、



香港（代理客位處）干諾道中五十號三樓　永茂生記　電話二一零五三號

（問事處）中環必打街本行辦房　電話二一四七十號

香港渣甸洋行啟

烟台 張裕葡萄釀酒公司 出品

補血 益氣

红白葡萄酒

陳年白蘭地

壮筋 强骨

旅行的良伴

旅行家出門之前，須備「張裕葡萄酒．白蘭地」，作為興奮精神培養氣血的飲料。舟車勞頓或旅中寂寞時，喝幾杯葡萄美酒，保你有意想不到的快感。若使饋贈久別重逢的親友，那情意更深，受者感謝不盡！

上海發行所 新世界西首 電話九二一一二三

全國各大商埠均有代理處

黑人髮漿

不是普通品質



（各處有售）

黐此漿理髮

頑硬之髮亦可使之平服

品質：無膠質 有黏性 無油質 有光亮

用後髮內無齷齪

—一瓶足用四月—

總經理 百昌行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為強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粵滬港漢滇

宏興大藥房

# 西方叢談

## 五　巴林油區開鑿秘史

籬人

阿拉伯東部海岸三十哩之外，在波斯灣的半路，是一片大沙漠的巴林島（Bahrein）。數年前，巴林島的首領希克常騎了一匹駱駝在他荒瘠的領土上來去。他大部份的收入是依賴於撈珠艦隊，但因日本的人造珠寶競爭，漸漸貧困。

現在他又能在二十七哩長的島上坐了十二部富麗的汽車之一來來去去。在巴林島中部的沙地上，是一個漂亮的絕對近代化的城市，有住家，俱樂部，學校，電影院——有完備的空氣調節設備與電汽裝置。

因爲巴林島已成爲世界最大油場之一，由加利福尼亞州的美孚油公司開發與興建之。除了油業以外，巴林島差不多對外界是絕對祕密的因爲巴林是英國的屬島，數年來英國政府和他們的油公司以爲該島沒有油產。而美國人不以爲該地爲無用，現在固然每天能煉油三萬桶。

這在英國，是頗難和他的人民解釋一切。英國在阿拉伯人前又要保住顏面，所以也說得很少，英國油公司的職員禁止發表關於油礦的撰述和談話。英國游歷家從不到那裏去，作家的護照簽證常很婉和地吊銷掉。英公司屬下的美籍職員也避不發表什麼。但是在波斯灣的上下游，你可以看見知道全部歷史的油公司職員。

油區開發的全部事業是由霍爾沫少校擔任，他是誠懇的新西蘭人，數年來他成爲一個周游世界的人，且常想試行任何策劃，以圖得到適當的利益。廿五年前，美國曾在南部波蘭即現在的伊蘭(Iran) 發現大量的油。附近各國的領袖因此常懷疑他們自己的國內是否也產油。阿拉伯的領袖伊本蘇(Ibn Saud)是巴林島希克王的同盟者，曾於一九二二年派一代表至倫敦，慫恿英國至阿拉伯來探發。沒有人對於這事有興趣。英國的地質學者對代表說，阿拉伯這部份不產油。

阿拉伯代表將鍛羽歸去時，有人介紹與霍爾沫少校談談。霍爾沫非常高興，翻查書籍與報告，猜想巴林島確有希望，就到那邊去。不幸機會不好，希克並無興趣於油區之開發。他所需要的是水，而且急切的需要着。巴林島的飲水都由離開海岸甚遠的噴泉中獲得。阿拉伯人常乘船去取水。當風雨肆虐的時候，在阿拉伯人去取水時，清冽的泉水早已混入海水的鹹味。風暴又非常之多，阿剌伯人因此非常惱恨的。

霍爾沫就此由油區的開發變爲水源的探鑿。他說：「我要開一口井，假如我能鑿得

好的井水，請你付我工程費用，然後再談油區的事情。如其我失敗，你可以不費分文。」希克王答應了。霍爾沫在兩月之內鑿得兩口好井水，於是希克以優惠的利潤與他訂立合同，更鑿二十個井泉，還應允他採發油區。霍爾沫延聘歐洲著名地質學者五人，商討進行事宜。有一個人說巴林島是一個很好的開採地，其他四人都反對開掘。但霍爾沫並不灰心。六年來他在倫敦各公司採訪，想從大大小小的油業從事者得到一些滿意的報告。

後來霍爾沫要求英國可否放棄條約的利益，讓他利用美國的投資。當局立刻答覆他：如其有美國人肯發瘋地把錢浪費在巴林島上，英政府不擬干涉。霍爾沫於是到畢賚堡和梅隆公司所屬的「海灣油業社」去接洽。該社即派他們自己的地質學者去巴林；回來的報告是對於油源之探求有極大的希望，且在地圖上標出兩處是第一次試驗鑿的油井。在油井開鑿之前，梅隆先生忽任命爲駐英大使。「海灣油業社」爲避免政治糾紛起見，打銷開鑿的計劃，但答應霍爾沫，幫他與別家公司接洽。

霍爾沫說「讓我試再與英國接洽吧。」他回返倫敦，於是歷陳美國的地質學者得到滿意的報告，如果英國不想開鑿，有一個美公司想去一試等等。英國很冷淡的說，巴林不產油。

霍爾沫重返美國，「海灣油產社」把在巴林的開採權益以五萬元賣給加利福尼亞美孚油公司。美孚公司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在二〇〇八呎深的地下層掘得油源。

加利福尼亞至巴林的路程，用航空和海航，十六日可達；用火車與海航，一月可達。帝國航空公司在倫敦與印度的飛航路綫間已在巴林作規律的降落。工程開始時，公司中派了三百位英美工程師與熟練工人到那裏去指導土人。裝運到島上去東西，包羅萬象，自牙膏，罐頭食物以至三和土與發電機都有。自油區的發現一年半以後，第一船的供應物才運到，因爲巴林沒有深水的港口，貨物運岸要用駁船與帆船之故，只有大的木桶，是漂浮至岸的。於是阿拉伯人，美國人，英國人，駱駝，騾子，卡車，蒸汽機開始活動。一〇五天以後，第一批的粗油自導管中引出，運到離海岸三哩的船上。

每個人都想休息一會，但是那位創業者除了手中賺了不少盧比以外，却引起一輩漁人的忿怒。他們說，因爲油的漏入海水，使魚類逃到海底去了。與土人維持親善是很重要的。他們發電報至舊金山購備材料，二個月以後，導管裝置完畢，這樣就沒有一滴油會滲入海水中。

建築工程是永無止境的。去年春天，才把造屋計劃完成，有七十一所房屋與單身宿舍中，建有調節空氣的設備。現在因爲一家二百五十個座位的電影院太小，已造起一

三七一一二〇

個新的影院。巴林島有網球場，哥爾夫球場，板球場，旅行用的汽油艇與帆船。醫師與牙醫的診療是免費的，對於「歐洲人」（卽在巴林島上非土人之統稱）則供給食宿。美國烟草與英國酒類較在美國爲廉。工作人員滿三年請長假一次，暑季有短期休假。美孚公司深知價值在一萬萬元以上的油區已落在他們的手中，對於職員的待遇，頗意不惜鉅資，以使個個人高興。

## 六　發明家第則爾軼話及其神祕的失蹤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路德福·第則爾博士(Dr. Rudolph Diessl)在晚上渡英吉利海峽到倫敦去，他是去出席一個製造者的會議，且與英國海軍部有所商洽。船上鐘敲十下，他和友好道別，走回自己的臥室。明天早晨第則爾失蹤了，就此沒有再見過。他的失蹤成爲國際間疑慮的事情。大戰爆發時，曾經謠傳第則爾爲德人殺害，使他不能把技術的祕訣敎會英國人。

這件不會解答的神祕事件，漸漸的忘掉了。到今日普通一般人不會聽到這故事，或談及這位發明家的。在英國沒有關於第則爾生活的適當之敍述，但是路德福·第則爾不失爲大發明家之一。他的名字已成爲一個普通名詞：第則爾郵船往來於七大海洋，第則爾卡車飛馳在公路上面，第則爾機器的飛機翺翔在天空，第則爾拖曳機可以耕種田地。

年輕的路德福於一八五八年生於一家世代以巧匠爲生的德國家庭中，父親就把這孩子訓練成爲一名機匠。因爲人很機敏，富於創造心，很快的在奧格斯堡商業學校修畢，又在慕尼黑技術學院中獲得獎學金。二十歲，在該院畢業，他的成績打破每一學校的紀錄。驚人的天才已和他握手，聯爲一體了。

在慕尼黑，有兩件事情與第則爾發生重要的關係，他聽到一次學術演講和見到一樣像小型汽鎗般的物件。演講爲著名的人工冷氣創造者林特博士(Dr. Carl Linde)所發表，他討論的是蒸汽機，且指出當時最佳的蒸汽機有百分之九十的能(Energy)消耗於煤上。至於這汽槍型的小物件是一個吸烟引火機——圓桶形內的空氣，因活塞之壓縮而發熱，就使一點可燃體的物質着火了。這使第則爾得到一個暗示，怎樣他能夠「使能力直接工作。」

第則爾結婚後，住在巴黎，做林特教授製造的造冰機器經理人。他每夜工作，計劃自己夢想中的機器。有時候，第則爾夫人在朝晨看見他睡在書桌邊，許多構圖的藍印紙和圖樣的頁數不斷在增加。他知道越把空氣壓縮，空氣越會發熱（用指頭按在自由車打氣筒口上，一般的打着氣，就可以試驗出來。）現在，同樣可以造一架機器，使活塞吸進的全是純粹的空氣，於是把吸進的空

氣送入圓筒體的頭部，再壓縮空氣至原體積的十六分之一，而把空氣灼熱至華氏一千度。到那時候，注射一滴油到圓筒內，熱空氣立刻可以使油着火，油的燃燒把活塞向下還原，其間不需要錯綜的燃燒體系。

別的人們都要到機器店家去試驗一下了，但這非第則爾的方法。關於這機器的每一件東西，甚至於最後一隻螺絲釘，都要在紙上打出圖樣來。

他這時三十五歲，在把草稿預備付印之前，他已調到柏林去在林特的辦公處服務。第則爾已取得新機器的專利權，「合理的發熱機器之理論與構造」是一本薄的小册子，但就是這幾本薄薄的小書使世界完全改觀。第則爾知道在地球上沒有二十人以上會知道這書的重要，所以準備接受世人對於他的冷淡與嘲笑。他固然全料到。譏諷的人們稱這種發明爲「紙機器，」因爲它只生存於一本書中。

但是克虜伯願意資助這次發明。於是在一八九三年八月，第則爾的第一部機器開始試驗。我們看見這位發明家在一家奧格斯堡的機器廠裏，很焦切的望着一架飛輪轉動很慢，直立的唧筒形機械。以前沒有見過這樣形式的機器。這奇異的東西需要外界的力量來推動活塞的上下。第則爾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最後，他的眼睛中發着驚異的光彩，按動一支槓杆，一滴氣化的燃料迸入密閉而火燙的空氣中，

有一陣開砲般的爆炸，厚塊的鉄片散播滿室。第則爾幾瀕炸死，但是跳着雙脚，發出勝利的歡呼。

「這就是我所要知道的！」他喊着，「這證明我走的路綫是正確的！」

他照這方法著做了四年。於是在一天，世界上最著名的工程師羣集於奧格斯堡，參觀一個二十四馬力的「第則爾發動機，」使他們深以爲異的是這種發動機的效力。

參觀羣中有紐約工程師梅而上校，聖路易酒商白斯克時在巴黎，將啓程返美。梅而告訴白斯克這個新機器，白斯克立刻跳上第二節車，拍電報與第則爾，要求他在半路上和他相遇。在古龍地方，他們很快的訂立合同，答應白斯克在美國獨家製造第則爾發動機的權利。一年之內，一架雙圓筒的發動機就在聖路易開始工作。

一九一二年，我們的發明家去美國時，在歐洲已是著名的第則爾博士了。他住的是在慕尼黑堂皇的房屋，有五個國家內的發動機廠的錢，都流入他手中。製造第則爾發動機的美國廠家在五十所以上，有裝置第則爾機器的流綫型火車。去年間，一百二十五輛第則爾汽車在芝加哥與紐約的街道上行駛。單就紐約一地而言，有九十所以上的大機關如公共圖書館，哥侖比亞大學，紐約大旅社，和兩家大百貨商店，都用自己的第則爾發電機供給電燈與電力，

第則爾機器的優點在於能應用粗劣而價廉的火油。固然火油的價目也許因發動機的市價飛銷而漲價，但是這位奥格斯堡的天才者也想到這層。他的機器可以用隨便什麼東西發動。起先，第則爾用煤屑試過，效能是同樣發生的，但要損害圓筒。第則爾也用過海狸油，棕櫚油，魚油，棉子油花生油等。柏油與溶解的地瀝青也試過甚至牛酪也可使第則爾發動機工作，雖然工程師們並不推薦這種燃料。

失蹤的慘劇僅在一九一二年第則爾訪美返國後不多幾個月內發生。失蹤的那晚二個友人同時和他通過海峽。其中之一爲喬治·卡萊爾，是根脫地方第則爾機廠的主腦，三個人很高興的一起吃了晚飯，在甲板上閑蕩。第則爾等友人進艙走過他的臥室後，就離開了別的旅客閑步。不多一會，他敲着卡萊爾的門，誠心地和他握着手，祝他晚安而別。這似乎並不十分需要。

「我將在明晨見你，」他說，這就是他最後的言語。失蹤後，他們看見他的睡衣在枕畔仍舊摺好着他的錶還很仔細的、放在他的袋中。

一星期以後，一艘荷蘭船撈起一具屍體，週身打得難於辨認。他們把衣袋中的東西取出後，仍把屍首推入海裏。後來發現其中的錢袋，小刀，眼鏡盒證明是第則爾博士的東西。

但在國際關係緊張，第則爾原動力的潛水艇猖獗的時候，這個帶有傳奇性的故事又喧騰起來了。謠傳第則爾是被德國祕密黨推入海中的。在某報的文字中，有人說起他曾在德國潛水艇上服務過，「這個叛逆的第則爾應受到這種結果。」這種故事還常常有得印行出來。

在他父親由勤·第則爾的傳記中，透露出另外一些眞相來。這本傳記到現在爲止，爲一般英文翻譯家所忽略過的。在路德福·第則爾的信任的儀態，慕尼黑的大房屋，世界聞名的地位等等後面，第則爾其實已在日暮途窮之境。他所有的財產都已抵押，掉，他遭遇到破產——對於第則爾是一種難堪的恥辱。想得到一筆財產使機器空前的流行，他已賣掉慕尼黑的產業，因此損失很重。在他死後，才發覺第則爾負債三十七萬五千美元，而他的財產只值一萬美元。白斯克知道了這事，說道：「只要我的朋友第則爾肯對我說一聲就好！」還有十多個人願意幫助他的但他固執的傲骨不使他這樣做。

他嘗和自己的兒子小路德福談論自殺問題，那孩子從未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嚴肅的人物，表示他以爲自殺最好的方法是在急速行進的船上跳海。當他去英國時，他和孩子的告別之辭，是特別來得親切。

渡海竟成爲最悽慘的事情。在一夜強迫的歡愉之後，他是孤獨了，迫切的災殃卽以雙倍的力量籠罩於他的頭上。他回到甲板上，在他前面是一片黑暗的，健忘的海水。他爲經濟窘迫而自殺。

世界偵探名著

# 天網恢恢（續七）

"The Man At The Carlton" By Edgar Wallace

秦瘦鷗譯

**本案總索**

劇盜路易鄧奈於洗刼蘇格蘭克萊特銀行後，爲另一積犯哈萊司東所追蹤，欲圖分潤，乃在汽車中出鎗火併，結果一人死焉。時有南菲洲名探丁蒙賽爵鄧適亦辭職歸英，素知路易鄧奈爲人，見報載克萊特銀行刼案始末，即確信乃路易所爲，决力助蘇格蘭警場破案。惟丁尙有私務須了，與其父執奧克蘭德洽商，遂租用一自稱「桀夫」者之汽車，前往蘇格蘭奧克蘭德家，與奧之女書記曼蘭葛麗兒談笑甚歡。但曼蘭態度旣極神祕，而管家史都格之行跡，尤爲詭異，頗滋丁蒙賽之疑。是夜，桀夫突於屋外爲人以刀勒斃，臨終時並謂凶手即係上次欲圖加害曼蘭之人。然丁於事後歷詢曼蘭及史都格，均無所得，奧克蘭德且斥爲妄言。翌日，丁於屋外搜獲一烟匣及烟數支，且知桀夫對於屋內情形極爲熟悉。旋據路易鄧奈之妻宣稱，桀夫實名桀壽萊，乃路易之同黨，此來似已與路易翻目。惟鄧妻態度怪僻，亦爲丁所深疑。且爾時丁方惓惓於曼蘭，更不願多與往還。而克倫區田莊諸人行動之詭祕，尤令丁大惑不解，如曼蘭及奧克蘭德之深夜外出也，不速客之潛入莊後墓園也，林間一怪少年之以飛刀擲人也，一醉婦之突入寢室叫罵也，均極離奇莫測，終至奧克蘭德竟於午夜失蹤，史都格復繼者潛逃，丁乃決於莊屋內外及墓園中窮加搜索，結果遂發現一大地窖，始知克倫區田莊，實鄧奈藏金之所在耳。

## 一九　穿方格子大衣的人

史都格屍體上的衣袋，差不多沒有一口不連袋底也倒翻出來的，那個殺死他的人顯然已全部檢查過了，因此丁喬鄧也不再枉費工夫的去搜索。

他仍打原路上爬回了山頭來，開着汽車，趕到附近的村落中去。當他離開那山谷下的一片採石場時，也曾仔細驗看過那一輛蓬式卡車的殘骸，裏面的確不曾瞧見有什麼東西，史都格從克倫區田莊的地窖裏所搬運出來的那些箱子已完全失蹤了。這一點丁原是早已預料到的，如其它們至今還在車子裏的話，反要使他大惑不解了。

他把一切的經過報告了當地的警察分局之後，便繼續和曼蘭沿着公路前進，不久車子已開進了彼得包羅的境界。

「我想我們還是改乘火車罷！」丁取出錶來看了一看。「這條路上實在太多事了！這裏有一班上倫敦去的特別快車，再隔十五分鐘就可以開出了。」

從史都格的屍體和他的蓬卡車發現的時候起始，曼蘭一直沒有說過話，她似乎害怕得很厲害。

「他是被人家用鎗打死的嗎？……」這時候，她才囁嚅着問道：

「你的確看清楚了嗎？不是——？」

「不！不是用刀刺死的。你爲什麼總要懷疑到他呢？」丁假裝很鎮靜地問。

她驚得身子突然一跳。

「他？……你說誰啊？」在一分鐘以內，她的面色由紅變白，再由白回復到紅。

「就是那個刺過你一刀，後來又殺死桀夫的人。」

她的臉色又變成了灰白。

「我……我可並不曾懷疑是……他……啊！」曼蘭斷斷續續地說：「這次……決不會是他的……。史都格有一次打過他，他始終沒……有忘記……。」

說到這裏，她那堅韌的忍耐力又恢復了，馬上顯出很鎮定的神氣。

「我的腦神經大概真有些昏亂了，方才我簡直是迷迷糊糊的在打盹。」她說：「你說我們還是改乘火車，這幾天來你祇有這句話說得最中聽。」

他們已在頭等車裏坐定了，正當那車守吹着叫鞭，吩咐開車的時候，月台上有一個人很忽忙地在奔跑着，掠過了他們的窗口；其時喬鄧正在全神貫注地翻看着才買到的當天的早報，他似乎覺得那個人很留心地在窗外看了他一眼，可是待他回過頭去時，那個人已不見了。

「那個傢伙是誰啊？」他很詫異地低喊了一聲。

曼蘭的視綫原也集中在喬鄧手裏所捧的報上，聽他一喊，便從報紙上移到了他臉上去。

「你說的是誰啊？」

「你不曾看見方才有個人跑過嗎？」

她便連連的搖頭。

「我沒有看見過什麼人啊！」

「我也並不曾看見他，——只是覺得有人在那裏注視我；我雖來不及看見他的臉，但是我相信他身上所穿的必然是一件棕色的方格子大衣。」

火車就在這時候開了，喬鄧便繼續翻看着餘下的報紙，但心裏老是放不下那個穿方格子大衣的人；當他們將到倫敦的時候，他便故意在車廂裏來來去去的走了一會，可是走遍全列車，再也找不到這樣一個人。

一到倫敦，喬鄧便邀請曼蘭同到卡爾登飯店去，可是他也知道曼蘭在倫敦是有一個家的，這請求無疑的將被拒絕；不料曼蘭略略躊躇了一下，竟出乎意外的點點頭說道：

「好的，我就住在卡爾登吧！我想我自己也還負擔得起。暫時我不想就回去，媽媽和我的妹妹安妮雖然都是我最想念的人，但不久我們也可以住在一起了。要是我現在就回去的話，——」她重復又躊躇了一下。「那末如果有人想找我，便不難立刻找到了。」

「所謂有人是什麼人啊——？」丁不很介意地問但曼蘭竟像沒有聽見一樣。

「卡爾登是充滿着闊人氣息的大旅館，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裏面有我這樣的一個人的。我似乎也不必通知——」她又略略頓了一頓。「當然，奧克蘭德先生的律師是必須通知的，可是明天我就要去看他了。奧克蘭德先生所有的各種文契，我已經全帶來了。」

他伴着她在自己同一層樓上租定了一間屋子以後，便忙着趕到蘇格蘭警場去。其時警務總監考萊恰好在那裏開會，可是一瞧見他的名片，便立即親自走出來，把他引進了會議室去。

「你來得湊巧，我們眞在這裏想找你。你的那一輛汽車已在紐渥克以南大約三英里地方找到了，但並沒有多大損傷，只壞了兩隻汽缸。」

「這是它的老毛病。」丁隨口答應着：「還有鄧奈呢？你們可找到他沒有？」

考萊微微把頭一搖。

「此刻我們正想先和他的妻子約一個日期談談，不過事情顯然有些困難了！今天早上，她突然退掉了她所租下的那間供給傢具的公寓，很忽遽地帶着幾個箱籠走了。我想這多分是她得到了路易鄧奈的通知，所以急急趕去相會的。」

丁回到了旅館，便獨自坐在他的休憩室裏思索着：在過去的幾年中，他所應付到的盜賊已經也不在少數，但大都市裏的壞蛋卻還是第一次碰到；他覺得自己已進了一個新的世界，生存在一種新的空氣裏，不但克命區田莊那樣神祕的佈置使他感覺很迷惑，便是他本身所冒的危機，他也很淸楚地覺得有些預兆了。

如果鄧奈能夠挺身而出的和他幹一場，那倒是很簡單的事；現在他偏是永遠躲着不露面，這就比較棘手了！從他所表顯的各種成績來看，他至少有兩個特點，第一是計劃非常周密，第二是手段非常毒辣；而且在英格蘭的境界以內，他已經佈置了許多的祕密窟，可以使他在風聲緊急的時候，立刻躲藏起來。今天失蹤的那位鄧奈夫人，自必已上他某處的祕密窟去赴約了。所以在目前，第一件事就要找尋到這個女人的下落。

## 二〇　鄧奈夫婦的約會

鄧奈夫人倒的確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強盜婆，她的一生始終過着極奢侈的生活；雖然在喬鄧的心目中，她是一個很奇怪的女人，並且可以說是他從來不曾見到過這種氣派的，但在琪兒鄧奈自己日常所接觸到的一般人看起來，她也是一個很平常的時代的寵兒。他們都知道她的身世，以及她歡喜收藏珠寶的特性；無論怎

樣大小的鑽石，他一看見就可以辨別眞假，並且還能估定一個很準確的價值。當她年紀很輕的時候，就有這種嗜好了，幾年來着實收到了不少高價的珍品，在她同類的女人中間，恐怕私蓄之富沒有再能超過她的了。

她很歡喜鄧奈，同時也略略有些怕他；照鄧奈那樣凶狠的性格，尋常的女人是難得會同他相處幾年而不遭遺棄的，但琪兒鄧奈却有一種魔力，能夠籠絡他，使她自己也暗暗認爲很得意。

有一次，她照例又像發寒熱病似的和他鬧翻了，並且懷着極度的恐懼，一個人逃到了很遠的所在去；可是後來他依舊跟她和好如初，使她越發感覺到自己的地位是絕對不會動搖了。

這幾日鄧奈却很反常地一些沒有消息來，連他們約好了在報紙上登廣告的辦法也不見實行，因此使她覺得很煩惱，但並不是憂慮。

直到史都格身死的一晚，她才接到了一個忽短的電報：

「急明日午後速至薩逢。」

末尾並無署名，因爲這原是不需要署名的。

薩逢是什麽地方，她是知道的，並且還在那邊用着工程師考而登夫人的名義，很舒適地住過一個月。它的位置恰巧在勃克斯郡風景最優秀的一部份，介乎愛邁亨與皮康斯斐特之間。雖然只是一所很小的屋子，但要是把它內部的構造宣佈了出來的話，那就一定會引起全國建築業的注意的，設計的人就是鄧奈自己，他費了一筆很可觀的費用，把公路上的電流引導進來。屋子裏從來不用一個人，各種電氣設備，無不應有盡有。那座園子裏的花草是交給附近一家鮮花店負責收拾的，所以除掉郵差們爲着遞送一切賬單，以及各種廣告信而不時光降之外，便別無一人上門。

在正中的一間臥室的牆壁裏，還藏着一口極祕密的保險箱，因爲路易鄧奈是也有一個弱點的，他歡喜做日記，凡他自己逐日的行動，以及本來的計劃，沒有一項不寫在裏面。要是他一旦被捕，僅僅憑着他本人的日記做證據，已足夠使他送命了，所以他必須很謹愼地妥藏着。

如其有一天可以把他的日記公布，那是無疑的會震駭全世界的。

那一夜他見到了從者哈萊之後，雖然存心想結果他的性命，却偏在未動手以前，先把克命區田莊的祕密和自己所搶到的現款的數目告訴他聽，像貓兒玩弄已經捉到的老鼠一樣。這也是我們這一位出類拔萃的大強盜的癖性，在平常人是絕對不會有的。

鄧奈夫人有一點也是很值得稱讚的，就是她對於鄧奈的私事竟從不查問，除掉他的成功和成功以後所得到的報酬，因爲直接

有關她私蓄的消長的緣故，她不能不密切注視以外，別的一概不在她心上。

她不但很歡喜路易，而且有時候醋心也非常的重，這是她和常人相同之處，因爲她終究也是吃飯長大的啊！然而她異於常人之處也很多：第一，她雖然藏着那麽許多的珠寶鑽石，却從來不掛在心上，儘讓它們終年高臥在銀行的保險庫裏；第二，她對於鄧奈這樣的屢犯大案，將來是否會被破獲的，一點也從沒有憂慮過，即使曾經憂慮過的話，也只是爲了她自己的安全和舒而已。

她的脾氣也相當的高傲，丁喬鄧既很明顯地表示了無意於她，她也就立刻不再愛他了。

這一天，她是搭着火車離開倫敦的，但票子却並不買到愛邁亨車站或皮康斯斐特，她祇到華德福便下車了。當下就立卽改乘一輛營業汽車，趕到他們的祕密窟去。那司機人替她提着兩口小皮箱，一直送到她門前；可是鄧奈夫人並不就用鑰匙開門，她先在門外的階石上站着，眼看那司機人把汽車開走了，她才開了門走進去。

這所屋子裏的流通空氣的設備也是極新穎的，雖然已有八個多月不住人，却一些聞不到黴氣，連灰塵也很少。鄧奈夫人只費了半小時的工夫，便把一切全整理好了。她接着又走進了那汽車間去。這所汽車間的長度是和屋子相等的，兩端各有一扇門可以出進。

路易備充急用的那一輛斯榜十牌子的大轎車，依舊纖塵不染的停在裏面，和他最後一次到這裏來的情形相同。車廂內的某一個口袋裏，藏着兩只信封，每一只信封裏都有一張護照，姓名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另有許多早已準備好的信札，以便逢到必要時，他可以用來證明自己的身分。

她忽忽張望了一下，便依舊打那通連廚房的小門裏退了出來。她相信路易在別處還有兩座像這樣的屋子，雖然她不知道它們畢竟在那裏，但猜想起來，一所大概總在蘇格蘭的邊界上，還有一所應該在沙獸賽那邊。鄧奈也曾略略提起過，只是沒有說明確切的地點，而她也從來不問他，這又是她對於路易玩得很漂亮的一點。

路易這輛汽車的內部她也知道得不很詳細，僅僅曉得它有一個活絡的底，藏了東西外面的人不容易瞧見。

其實路易眞是無處不用心思的，就是他建築這所屋子，在地位的選擇上，也曾一再考慮；現在他只要站在樓上正中一間屋子的窗口邊，就可以瞭望到四條大路上的動靜，然而這又是他妻子所不曾覺察的。

這天下午，她只忙着在燒化那信箱裏所漏下來堆滿了一地的信件，其中簡直沒有一封是足以鼓動她拆閱的興趣的。

路易旣不曾說明準幾點鐘到達，她也就懶得替他端正晚飯了。反正那地下的伙食房裏堆藏的東西正多咧！有罐頭食物，有調味品，有各種瓶裝的果醬，甚至還有九個月以前送來至今依舊很新鮮的麵包，她只須化却一二十分鐘的工夫，已給自己備好了一份很精美的晚餐。餐罷便把碟子放在一具電氣洗滌機內洗着，什麼都不用費力。

她瞧窗上掛的簾子已過了時令，便另外取出幾幅來掛着，一面也借此排遣無聊的時光。

約摸當晚十句鐘的時候，她聽見有一輛汽車在門外停住了，接着又聽它從兩扇暢開着的大門裏倒開進來，她便滅熄了電燈，從窗簾旁邊的隙縫裏向外張望着；一會兒汽車間的門已經開了，車子慢慢地退了進去。她便立刻奔到廚房裏去等候着，不料她丈夫竟並不打這小門裏走進來，依舊從外面繞到了前門；她一聽得他的脚聲走上了石階，便忙又從黑暗的甬道裏奔出去給他開門。

「進來吧，親愛的！」她很高興地喊着。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一條手臂伸進來緊緊地扼住了她的喉管，使她再要叫喊也不能了。

「我還有許多話，要請你去告訴喬鄧咧！」有人用着威脅的聲音說。這一次，鄧奈夫人才破天荒的起了一種死的恐怖，她立刻像暈過去一樣的倒在他的懷抱裏了。

## 二一　愈出愈奇

這是丁蒙賽喬鄧回到倫敦以後最沉悶的一晚，曼蘭因爲覺得有些頭痛，很早已上床睡覺了；丁一個人很無聊，也就懶得再出去。今天他見到曼蘭的時候很少，下半天她差不多一直在奧克蘭德的律師那裏，但那老人的遺囑上究竟寫些什麼，她可沒有告訴喬鄧。

第二天清早，那位律師又來了，只躭擱了五六分鐘工夫，曼蘭便隨着他一起出去了。喬鄧把報紙上所刊佈的關於史都格一案的記載仔細閱讀着，想找到一些新的線索，但結果還是徒然，祇有米德蘭日報的記者所發表的一段理想，倒使他覺得很中聽：

「以意度之，凶手必已於棄去該車前先將車上所有之贓物運往他處安藏矣；最後始乃改乘火車前來倫敦，冀匿跡於大都市中，不致爲人察覺。」

丁不覺又想起了那個穿方格子大衣的人來，但他委實想不起那個人有些像誰。鄧奈夫人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消息。蘇格蘭警場也不會接到過什麼新的情報。

將近十一點鐘，他才回到旅館裏，很想馬上寫幾封重要的信，因爲明天開往非洲去的郵船就要出口了；可是他的心思實在無法安定，寫了半天，一封信也沒有寫完。他對於蘇格蘭警場的組織，越是看得明白，他們的活動便越是使他欽佩。他覺得逢到有這樣重要的案子發生的時候，自己不能直接參加工作，委實是一件莫大的憾事。

其實他沒有知道蘇格蘭警場在倫敦固然是權傾一切的主人翁，但對於外省，却只是處於傭僕的地位，除非他們來邀請它，否則它就不能在倫敦的範圍以外活動；並且各地的警探當局都懷着很深的妒忌心，或者說得好聽些，都懷着極大的自信心，以爲他們自己的警力非常充足，儘可不需要蘇格蘭警場幫助。喬鄧對於這些內幕又怎麼會知道呢？

他倒出了一匣自來火來，就在那圓檯上一根根地排列着，排成了許多奇怪的圖案，用以代表本案發展中的歷次過程：第一個圖案是代表克命區田莊。第二個代表那個車夫，他來得既是那樣的突兀，而死也死得異常離奇。第三個便是史都格，他在外貌上真是一個又和氣又忠心的管家，當主人不在的時候，替他那麼謹愼地照管着門戶，同時又極出力地給寄居的房客服役，他做作得比任何人都逼眞，連喬鄧也沒有想到他竟是被指定着看守贓物的人。他們把這些贓物藏得何等巧妙啊？因爲屋子裏有着奧克蘭德那樣一個房客的緣故，再也沒有一個人會起什麼疑心了。

其次就要輪到那個留着一撮短鬚的神祕的年輕人了，他差不多時常在荒野裏出沒着，任意持刀行凶，好像法律對於他是完全不生效力的。再次便是鄧奈夫人（丁用了四根自來火來代表她），一個性格異常怪僻的女人，爲了一些可笑的酸素作用，竟馬上想把她丈夫送上斷頭台去。第六個才是年老的奧克蘭德，他的死雖然很有幾分像是失足跌死的，但也未嘗不像是一件暗殺案。

最後，他又用三根自來火搭成一座絞架的樣子，作爲代表路易鄧奈的記號。另外，他又在這些圖案的旁邊，用六根自來火搭成一顆星形。——在丁蒙賽的心目中，全世界當然祇有一個人是配得算一顆星的！此刻，照他猜想起來，這顆星已在他東邊的第三間屋子裏很安靜地睡熟了。事實上，在這些登場人物的中間，她眞可以說是最神祕的一個。如其老奧克蘭德果能言而有信的話，她就是十萬金鎊的繼承人了；她的頭腦很淸楚，生活的經驗也相當充足，面貌又長得動人，然而她自己竟是忙得連講戀愛的工夫也沒有！

一會兒，他的腦神經又想到路易鄧奈的身上了，便另外取過幾枝自來火來，把那一座三角形的絞架放大了一倍，而且還添上了一條直線，用以代表執行絞刑時所用的繩索。

突然，電話鈴響起來了，喬鄧取起聽筒一聽。原來是那接線生的聲音。

「喬鄧大佐，有一個緊急的長途電話打給你，你願意接嗎？」

「快把它接過來！」

電話筒裏喀擦一響，就聽得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說道：

「喬鄧，是你嗎？你是不是喬鄧大佐？……」

「這是我啊！我是鄧奈夫人……。你聽得淸楚嗎……？」

「看在上帝的份上，請立……刻：就來……！那是一所很小的屋子，叫做薩逢，就在皮康斯斐特和愛邁亭的中間……。」

在她的緊張而迫促的聲音的後面，喬鄧還隱約可以聽到一陣猛烈的撞擊聲，似乎有人在一扇門上搥打着；當她說到最後一個字的時候，他又聽得呼的一響，好像一扇門已經坍倒了。

「喬鄧大佐！」她亡命的高喊道：「救救我啊……！這是……」

她再想說下去時，她的喉管上已有什麼東西扼住了。接着喬鄧又聽得撲的一響，似乎那話筒已摔到了地上去；不一會，就有人拾起來掛好了。當電話線沒有掛斷以前，他始終還聽見那個被扼住了喉管的女人，用着一種沙啞的聲音在呼號着。

警務總監考萊在昨天已把他家裏的電話號碼告訴了喬鄧，因此不消三四分鐘，他們已在電話裏交談了。喬鄧少不得先把方才的事告訴了他。

「就公事來講，我們是無權干預人家夫婦間的爭吵的。但不管怎樣，我一定就給你派一個人和一輛車子來。當然路易鄧奈也是我們最希望得到的人，無論如何，總得去碰一碰運氣。但是要去的話，却再也不能躭擱，不然，他也許先要趕到卡爾登飯店的門前來等你了！」

丁放下了電話筒，便來不及的奔進臥室裏去，忽忽換上了一雙皮鞋，又把一支自動手鎗納在衣袋裏藏着。

鄧奈夫人方才說的是色文（七）還是薩逢啊？他不禁有些懷疑起來，忙在抽屜裏取出一張地圖來看着；但當他找到皮康斯斐特的時候，便又醒悟了。他知道不必再浪費時間，考萊所派的警探是一定會知道的。

他又把一支小電筒也一併藏到了衣袋裏去，然後戴上一頂便帽，狂奔下樓；當他跨出大門，考萊所派的一輛公事汽車已不先不後的開到了。車上除掉一個司機人之外，後面的車廂裏，還坐着一個人；就是他開了車門，把喬鄧迎進車去，一面還用探長惠勒的名義自己介紹着。

「我已經把它的地址找到了，是不是叫做薩逢？喬鄧大佐。」

他旋亮了車廂裏的一盞電燈，用極敏捷的手法，攤開了一張絕

大的地圖。

「這是砲兵學校所用的地圖，請瞧，這裏畫着的就是那所屋子哪！」他把手指着地圖說：「我早已在注意着了！屋主人的名姓既沒有人知道，裝的電話又幾個月不見使用一次，這樣神祕的所在，我猜十有八九就是路易鄧奈的祕密窟之一。」

「警務總監方才有沒有一起告訴你？」

「他全告訴我了！其實今天我本來就在各處尋訪這位鄧奈夫人的下落。你可曾聽清楚的確是她嗎？」

「一定是她！」丁極端肯定地說。

探長惠勒便點了點頭，很悠閑地吹起口哨來。

「他們簡直是一直在那裏像貓狗一樣的吵鬧着，有一次，我們差不多就可以把他捉住了。」惠勒說到這裏，突然又換了一個題目問道：「你可知道有一個叫做從者哈萊的人嗎？」

「不錯，我是認識他的，在南菲洲的時候他曾經和我見過一面。」

惠勒點了點頭。

「這件事是警務總監給我們談起過的；而最近忽然有人來向我們查問他的下落。」

「他又幹了什麽事啊？」丁並不十分注意地問着。

「沒有什麽！」惠勒的答復倒遠出喬鄧的意料之外。「來問我們的是一位律師，因爲哈萊有個叔父住在澳洲那邊，最近死了，遺給他約摸三十萬鎊的現款；可是這傢伙不知道怎樣竟失蹤了。打那一位女士——，慢些，請問她叫什麽名字啊？大佐，就是和你同住在卡爾登飯店，她的房間號數是九百〇七號的那一位女士？」

喬鄧聽他調查得這樣清楚，便禁不住笑起來了。

「你說的可是葛麗兒女士嗎？」

「對啊！——就在她到倫敦來的那一天，哈萊恰好和她住在同一家旅館裏，當夜他就結清賬目走了，從此便沒有人再看見過他。我們總算碰到巧，弄到了一個曾經和他聯手過幾次的脚色，承他抄出一串地名，指引我們去找他，可是直到目前，我們還沒有見到他的影子咧！」

「這也並不十分詫異啊，是不是？」

這位探長又吹起口哨來了。

「這怎麽不詫異呢？大凡我們所能知道的人，沒有不隨時可以找到的，那些比較難破的案子，十九總是我們向來不知道的人所幹的。照常理而論，哈萊也是一個很容易找到的人。他的生意做得很簡單，無非是弄些金礦公司的空頭股票來騙人；但這一次却非常奇怪，自從那一天他離開了勃龍司倍萊街上的一家旅館以後，

簡直完全失蹤了。」

這時候，他們的車子已在極高的速度下穿過了阿克頓鎮。

「你這樣獨自一個人去對付他不太危險嗎？」丁用一種不安的口吻問。

「對付誰？——你說鄧奈嗎？請放心，他再也不會留在那裏了！你方才不是告訴總監說，那女人是在電話裏說出那個地名來的嗎？他當然已經也聽見了！我們這時候去，就剩一個希望，或者他在忽忙脫身之間，遺下什麼綫索，可以使我們慢慢地找到他。並且你還要注意，也許這件事根本全是他們弄就的圈套，說不定我們竟會闖進一家普通人家去，他們連鄧奈的名字都不會聽到過呢！他那個老婆向來就有些鬼氣，我担心她眞會送一次惡當給我們上。但即使是眞的話，我們也還有助手咧！」他一面吃吃地笑，一面回頭去看着。

丁也跟着他回頭去一看，果然瞧見有一輛汽車，也用極高的速度，在他們後面約摸五十碼路左右，不即不離地追隨着。

「那邊還有四個人。大概也不能再算少了！平常人總知道英國的警探是最和平的，其實他們今兒都帶着鎗咧！老實說，英國警界裏有許多事情都不能公開，否則一定要把許多人全嚇壞了！」惠勒又像誇獎，又像譴責地說。

在他們沒有到達皮康斯斐特以前。車子就折向右邊的路上去了。那開車的人，對於這裏的道路，竟像在倫敦一樣的熟悉。他們一路越過了許多高矮不同的山頭，穿過了許多睡得沉寂無聲的村落，和一座很古老的市鎮。

「這是愛邁亭啊！」惠勒悄悄地說。

那車夫便在前面笑道：

「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了，方才要是打一條小路上走，可以近許多咧！」

他們差不多在愛邁亭鎮上繞了一個大圈子，然後再折到一條很長的山路上去，四五分鐘以後，車子慢慢地在兩行木柵中間的一個門口邊停下了。

「到了，」惠勒第一個跳下了車子去。「這就是所謂薩逢！」

他沿着一條黃沙鋪就的汽車路，很快的衝了進去，但屋子裏却只剩一片黑暗。使他不能不先在門外察看着；其時後面那一輛汽車也開到了，立刻跳下四個人來，不需惠勒吩咐，便自動散在屋子四周埋伏着。

「裏面絕對不會有什麼人了！」惠勒向喬鄧說。

他撳了好一回電鈴，還是沒有人答應。

「讓我們去試試那汽車間的門看。」

可是汽車間的門也同樣緊緊地關着。再用電筒照在汽車路上察看，也並沒有什麼蹤跡。惠勒便隨手拾起一塊石子來，覷定着樓上中央一間屋子的玻璃窗擲去，澎的一響，玻璃碎了，裏面却還是毫無動靜。

惠勒忙從汽車上取來了一口小皮箱。再從箱子裏面檢出三件金屬製的東西，用很快的手法把它們互相旋緊起來。

「讓我們來做一些小偸的勾當吧！這又是蘇格蘭警場不能公開的一種秘密。」

丁伸手望着那門框一指。

「如其你能夠給我接一接脚的話，我可以打那窗子裏爬進去。」他說：「這樣也許要比較快一些。」

惠勒果然把身子一蹲，讓他站在自己的肩膀上，跳到了那水泥製的門框上去；再一分鐘，喬鄧已把樓上一間屋子的窗打開了！

他跨進的第一間屋子是完全空着的，一件傢俱也沒有。他先借着那電筒的光芒找到了電燈上的開關，把電燈開亮了，然後再打一扇門裏走出去。他眼前所見到的全是一片黑暗，屋子裏靜得像古墓一樣。

其時探長惠勒和那方才權充司機的警探，也先後打窗子裏爬進來了。

喬鄧又首先走進左邊的一間屋子去，這裏似乎便是樓上的正房了。待他一旋亮電燈，第一件東西觸入眼簾的便是落在樓板上的一頂女帽，再瞧那床上的被褥也完全摔下來了，顯然已有人在這裏很劇烈地爭鬥過；火爐前面還有一隻已經拉斷了扣子的女鞋，鄧奈夫人這一場肉搏，可眞相當的怕人咧！其次他又瞧見了那一架已經翻到的電話機，和門上那具被搗毀的彈簧鎖，想必鄧奈夫人是特地躲進這間屋子來打電話求救的，却不料後面的人追得快，依舊破門直入，使她僅僅達到了一半目的。

「鄧奈這個人是眞有些像一頭猩猩的，」惠勒看了屋子裏的散亂的情形，也感覺方才那一場搏鬬必然是異常的狂暴。「把那個枕頭翻過來，瓊蓀，看看有沒有血跡……？沒有嗎？很好，再仔細搜別處！」

他自己就很快的從一條狹狹的扶梯上奔下樓去，從客廳起始，一間一間的搜索着；喬鄧却獨自走進那後面的廚房去察看，但不到十分鐘又回來了。

「廚房裏有一扇小鐵門，可以通到那汽車間去。」他向惠勒說：「現在還是開在那裏，車間內停着一輛已經行過許多路的舊汽車，可是照地上畱着的輪印看起來，裏面應該還有一輛車子，現在想必已經開走了。」

他們便一起走進那汽車間去，先從裏面打開了它兩端的門，重復又努力搜索着但還是一些影蹤也沒有。那個女人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從最高一層的擱樓上搜起，直搜到下面堆煤炭的地窟，連外面的小花園裏和靠牆的一間矮平房也全部搜到了，可是終究不曾發現鄧奈夫人。

「要是史都格還活着的話，一定可以告訴我們一些祕密的。」丁很感慨地說：「像這樣隨時可以躲藏起來的巢穴，鄧奈畢竟有多少；還有像克侖區田莊那樣的寶庫，一部份租給毫不知情的普通人做住宅，——那些人其實是等於住在一座火山的口上——一部份卻留作安放贓物，接洽機密的場所，在英國畢竟又有多少；只要史都格能夠把這兩點告訴我們，事情就可以容易得多了！」

惠勒聽了，不住的點頭。

「考萊也是這樣想啊！據我所知道，奧克蘭德先生的性格似乎是很鄙吝的。對不起，他是你的令親，我這樣說你不致於動氣吧？然而鄧奈說不定就會利用他這種性格，使他再在倫敦附近，化極低的價格另外又租一所屋子的。請你想想看，還有什麼人能夠知道那位老先生的家務呢？——葛麗兒女士會不會知道？」

於是喬鄧想起來了。記得有一次，曼蘭的確曾經提起過奧克蘭德先生在倫敦附近租有一所屋子的事，並且還說他去的時候很少；後來有一個晚上，他爲着想引逗她說話，也曾隨便談起過，他問她奧克蘭德在那邊的屋子裏是不是另外用着什麼人，她說沒有，僅僅在每次去的時候，教史都格隨着他同去。這樣看起來，當然又是鄧奈的一所祕密機關了！並且絕對不會就是「薩逢，」因爲據曼蘭說，那是一所很陰沉的舊屋子，而這裏卻完全不是這樣啊？

再一想他記得更清楚了：當那一晚他提到奧克蘭德先生的倫敦的寓所時，她顯然馬上就透出了一種恐懼的神色，忙用別的話來岔開。

「我想葛麗兒小姐多少也能夠告訴我們一些的。」丁躊躇着說。

「那末快打個電話給她吧！」惠勒催促着，但喬鄧還是很躊躇。

「這時候去叫醒她，似乎是很難爲情的。」他一說這句話，惠勒便禁不住冷笑起來了。

「恐怕眼睜睜地讓鄧奈逃走，還要比這個難爲情得多吧！現在他顯然是直接逃到另一處祕密窟去的；我們只要找到那裏便行了！並且我想除非我的估計完全錯誤，否則我們一定還會聯帶發現他妻子的屍體。」

丁便依着他取起了電話機來，可是方才因爲這裏的電話機已曾一度翻倒的緣故，電話公司的接綫生一聽他開口，少不得就要

查問他方才的情形，他好容易借着蘇格蘭警場的名義把他嚇退了，才得接通了卡爾登飯店的電話；不料飯店裏的接綫生又說葛麗兒小姐在安歇以前，曾經親自關照過，教她們不要再把什麼電話接進去。

「祗怕不能不把她叫醒了！這種事委實很重要呢！」說着，丁又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了她。

惠勒伴着他在電話機邊等了好一會。

「九百零七號沒有回音。」那接綫生說。

「請你再搖搖看！」丁催促着。「不，慢一些，你還是先給我接到茶房間去吧！」

那正在班上的侍者倒知道得很清楚。

「先生，你要問葛麗兒小姐嗎？她已經在你出門之後大約半點鐘模樣出去了！有一位年輕的先生和另一個女人來約她一起出去的。」

「她出去了？」丁很懷疑地問：「那末來找她的人叫什麼名字呢？」

「是一位奧克蘭德先生。」電話的那一邊很清楚地答復着。「年紀很輕，留着一簇短短的黑髭。」

丁喬鄧手裏的聽筒差不多就要落下去了。

「她有沒有關照你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沒有，先生，她一句話也不曾說。臨走的時候，她帶着一口小皮箱。他們是一起坐着一輛鄧潑雷牌子的汽車走的。葛麗兒小姐自己好像還不願意去，在門外的人行道上遲疑了好一會，三個人說了許多的話，但最後，那另一個女人終於把她勸上了汽車去。」

丁懶洋洋地放下了電話機，臉色灰白，重復把那侍者的話告訴了探長惠勒；直到他說完，惠勒並沒有開口。

「既然這樣，我想我們最好還是先回倫敦去吧！」隔了半響，他這樣說。

當喬鄧回到卡爾登的時候，心上真覺得非常憂慮；那侍者也只能再把方才的話重說一遍，並無其他報告。他和惠勒便先到曼蘭住的那間屋子裏去看了一周，床上的被褥已經很折皺了，顯然她是曾經睡過的，再從別的東西上考察，還不難想像到她更換衣服和收拾箱子時的忙亂的情狀。直到他走進自己的屋子，才發現了一件比較可以安慰的東西，那是曼蘭親筆所寫的一封很潦艸的信，多半還是她自己打底下的門縫裏塞進來的。

「我是不能不走了，希望在幾天以內我依舊可以回來，如其我不能回來的話，那末我願意你把我忘記了吧，只當我們沒有認識一樣！我母親的地址是北圍路寨溫德七號，我相信在

三七一一四〇

必要的時候，你是一定會特別照看她們的。」

末尾除掉簽着她自己的名字以外，另有一行附註，同樣寫得很瞭草，那是一句很簡的話僅僅只有四個字「我很愛你！」

喬鄧把這封信顛來倒去的看了好幾遍，始終想不出她暗地裏究竟藏着什麼不可告人的心事。

門上有人輕輕地叩了兩下，探長惠勒走進來了。

「你不是答應請我喝一杯酒嗎？」他很興奮地說。

惠勒有一張很活潑可愛的臉龐，在當探長的一班人裏頭，他可以算是最年輕的了；平時的舉動，也充分顯着受過高等教育的身分，不愧是蘇格蘭警場中比較新派的一類偵探。

「這是葛麗兒小姐留下的信嗎？」

喬鄧也不顧那信末的一行附註，便絕不遲疑的授給了他；他一面看，一面拈弄着自己唇上的兩撇小鬍。

「我想這的確又是一件很尷尬的事了！」他呻吟着說：「現在，我們只能趕快去搜索！」

（未完）

香港永安銀行有限公司

專營

來往 儲蓄 匯兌 信託

押匯 按揭及銀行一切業務

設備新式鋼製藏寶箱備客租賃

特號箱：每年租值 三十五元
大號箱：每年租值 一十五元
中號箱：每年租值 一十元
細號箱：每年租值 五元

地址：香港德輔道中二十六號
九龍支行彌敦道三百六十一號

中國國貨銀行香港分行

經營

儲蓄 放款 匯兌 信託 等一切銀行業務

地點 香港德輔道中

電話
營業部……三三二八三
會計處……三三二八四
國外匯兌部……三三二八五
經副理室……三三二八六
總經理室……三三二八七

國內商埠・國外大城・遍設分行・均可通匯・

# 昆明商務酒店

電報掛號 "HOTELGRA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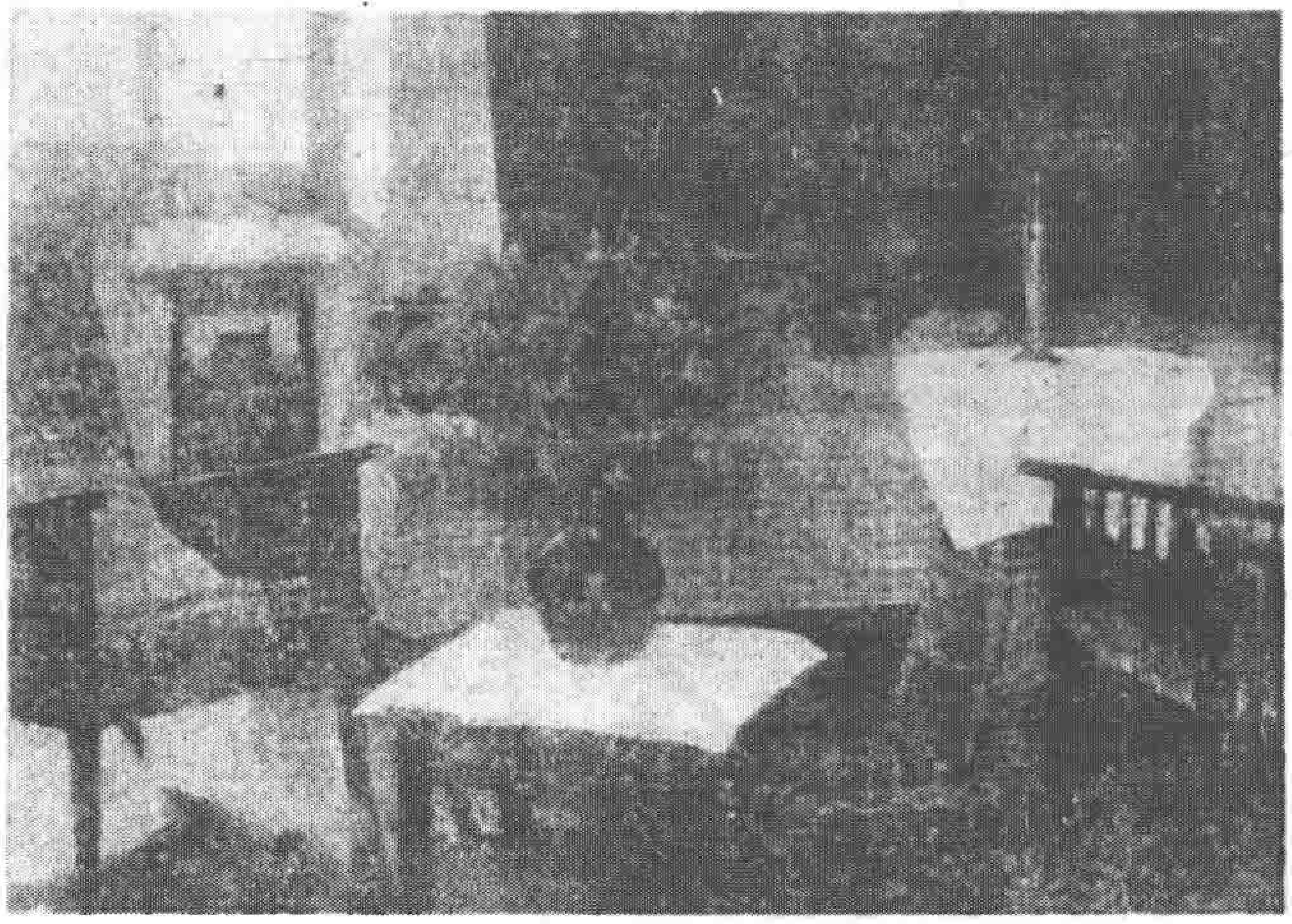
# GRAND HOTEL DU COMMERCE

地址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電話　七四五號



昆明，在現在這個時代，已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戰事發生以來，西南已成為我們惟一的田園。要到西南各省，以現今的交通情形來說，昆明已變為不能避免的經過要道了。但是昆明的旅館，都很簡陋，要想在華商經辦的旅館裏找出一個比較舒適的宿處，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商務酒店」本來是外人所經營的，內容佈置得極好，然而定價昂貴，習慣不同，國人去投宿，實在有些不便。本社有鑒於此，不顧犧牲鉅大資本，商之原來經辦人，將他全部盤進，自已經辦。除內容佈置，較以前還要力求舒適外，一切侍應更能適應國人習慣，歡迎佳賓蒞止。



商務酒店的設計，一切全是西式的。所有房間的佈置，傢具的供給，陳設的研究，無不力求舒適。在昆明全市，可以說是無出其右者，就這二張照片，可以看出內容之一斑。



大前門
無上上品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10 CIGARETTES
GRANDE
50 CIGARETTES
如雪之潔
如花之芳

長篇小說

# 負販列傳

張恨水

## 第一章　詩人之家

「領略六朝烟水氣，莫愁湖畔結茅居。」二十年前，曾作過一首七律送我的朋友，結句就是這十四個字。但到了前三年，我知道我這種思想是錯誤的。且不問生當現代，我們是不是以領略烟水氣為高尚。而且六朝這個過去的時代，那些人民優柔，閑適，奢侈，以及空虛自大的脾氣，也值不得我們歌頌。其實，事隔千年，人民的性格，也一定有所變，更，當時所謂有烟水氣的賣菜翁，也就別成一種人物了。這話也不完全出於武斷，我多少是有些根據的。前三年，我家居唱經樓邊，緊接着丹鳳街。由這樓名和街名看去，好像是很文雅，夠得上一些烟水氣，可是這地方是一條菜市，當每日早晨，天色一亮，滿街就擠滿了魚挑菜担。路上泥汁淋漓，甚至不能下脚。在這條街上擁擠的人，也無非雞鳴而起，孳孳為利之徒，說他們有銅臭氣倒可以，說他們身上有烟水氣，那就是笑話了。這話又說回來了，你到任何都市裏，任何鄉村裏，甚至深山大谷裏，你睜開眼睛一看，誰的身上又不沾着銅臭氣。各人身上沒有銅臭氣，這個世界是活不下去的，所以我就把原來十四個字改了一改，作為領略北城銅臭氣，每朝一過唱經樓。不過這並不是送朋友，是我即事書懷，一時高興，把這十四個字寫在紙上，壓在書棹的硯台下，也是合當有事。這日來了一位風雅士許樵隱先生。一見之下，他笑說：足下豈有此理？唱經樓是一個名勝所在，雖然現時成為鬧市，這與樓本身無干，你怎麼將名勝打油一番。我說：我並非打油，我們自命為知識分子，目空一切，其實是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市價之漲落，無論生當今之世，我們要與社會打成一片，這種和社會脫節的生活，是不許可的。便是這動盪的世界，不定那一天，有掀天的巨浪，衝到我們的生活圈裏來。我們那時失了這長衫階級的保障，手不能提，脚不能走，都還罷了。甚至拿了錢在手上，還不會買東西，那豈不是一條絕路。未雨綢繆，趁着現在大風還沒有起於萍末，常常和市井之徒親近親近，將來弄得文章不值一錢，在街頭擺個小攤子，也許還可以餬口。許先生笑道：你這眞是杞人憂天，縱然有那末一日，文人也不止你我二位，就不能想個法子，應付過去嗎？若是眞弄到沿門托鉢，那我不必去為這三餐一宿發愁，應當背了一塊大石頭，跳到大江裏去。我笑說，若是如此，你倒也不失為始終是風雅之士。我這樣一句無心的話，許樵隱認為恭維得體，笑道：我家裏有新到的眞正龍井明前，把去年冬天在孝陵梅花樹上收來

的雪水，由地窖裏掘一壺起來，燒着泡茶你喝，好不好？假如你有工夫的話，可以就去。我笑說：這些東西你得來都不容易，特意拿來請我，未免太客氣了。他說：這倒無所謂特意不特意，不過我兩個人品茶，要開一個小甕，許多人喝，也不過開一個甕。甕泥開了封，是不能再閉上的。仲秋時候天氣還熱，雪水怕不能久留。這樣罷，今天夕陽將下之時，在我家裏，開一個小小的詩社。你我之外，鷄鳴寺一空和尚是必到的，四大山人，我也可以邀到。此外再約兩位作詩的朋友，就可以熱鬧一下了。我說：我不會作詩，我遲一日去喝茶罷。樵隱道：老早你就要四大山人給你畫一張畫，今天你可以當面和他要。你爲什麼不去？你所要的兩枝仿唐筆，我也可以奉送你。我心想，四大山人的畫，那倒罷了。聽到樵隱和一個高等筆匠認識，定做得有許多唐筆，這是錢買不到的東西，不可失了，就答應了許先生的約會。他透着很高興，帶了笑容告辭而去。他家和我家相去不遠，就在丹鳳街偏東。北極閣山脚下空野裏，是幢帶有院落的舊式平房，經他小小佈置，也算幽人之居。我因仰慕風雅之名，也去過兩次。到了這日下午五點鐘附近，我抽得一點工作餘暇，就向他家去奉訪。他家大門，是個一字形的，在門框上嵌了一塊四方的石塊，上有兩個大刻字雅廬。兩扇黑板門，是緊緊的閉着，門樓牆頭上，擁出一叢爬山虎的老藤。有幾根藤垂下來，將麻繩子縛了，繫在磚頭上。這因爲必須藤垂下牆來，才有古意，藤既不肯垂下來，只有強之受範了。這兩扇門必須閉着，那也是一點雅意，因爲學着陶淵明的門雖設而常關呢。我敲了好幾下門環，有一個禿頭小孩子出來開了門，進去是個二丈寬，三四丈長的長方形小院子。靠牆一帶，種了有幾十竿竹子。在東向角落裏有十來根蘆柴幹子，夾着疏籬，下面鋤鬆了一塊泥土，約摸栽有七八本菊花秧子。那蘆幹子夾了有一塊白木板子，寫了四個字，五柳遺風。我心裏也就想着，陶淵明東籬種菊，難道就是這麼一個情形？那禿頭孩子見我滿處打量着，便問道：你先生是來作詩的嗎？這一問，我承認了，覺得有點難爲情。不承認，又怕這孩子不會認我是客。便笑道：我是許先生約了來的。那孩子笑道：請到裏面去坐，已經來了好幾位客人了。說着，他引着穿過正中那間堂屋。後進屋子，也和前進一樣，天井裏有兩個二尺多高的花台，上面栽了些指甲草野茉莉草本花。正中屋檐下，牽下十幾根長麻索釘在地面木樁上，土裏長出來的牽牛花扁豆藤，捲了麻索，爬到屋椽子邊去，這彷彿就很是主人翁雅的點綴。那裏面正是書齋，但聽到賓主一片笑語喧嘩之聲，我還沒有開言，主人翁在窗戶裏面已經看到了我，笑道：又一詩人來矣。說着，他迎出了門來，在屋檐下老遠的拱手相迎。我隨他進了書齋，這裏已有一個矮胖和尚，兩個瘦人在座。自然，這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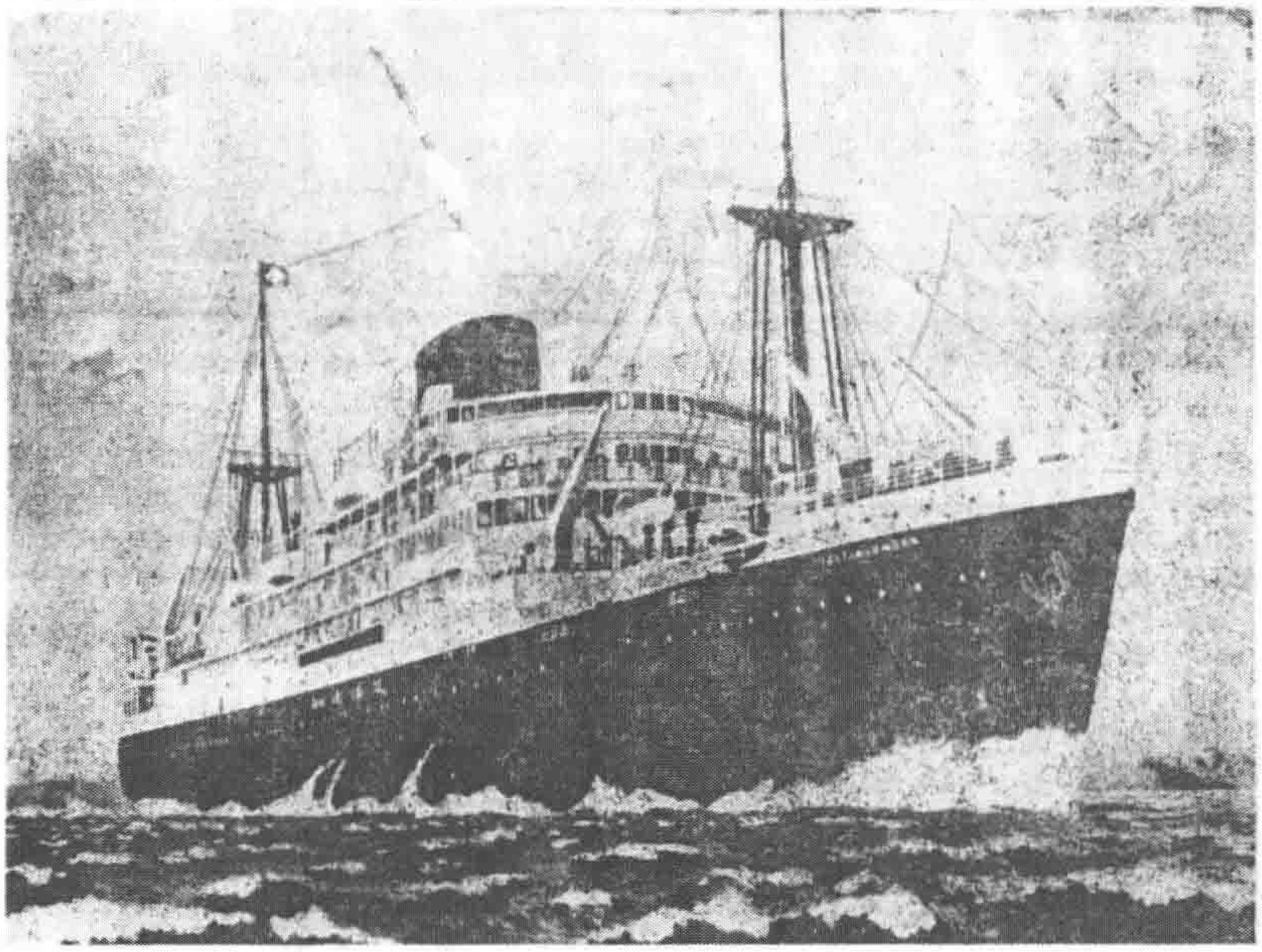
就是詩僧一空。那兩個瘦人，一個是謝燕泥，一個是魯草堂，都是詩人。我再打量這屋子，有兩個竹支書架，一個木製書架，高低不齊，靠牆一排列着。上面倒也實實在在的塞滿了大小書本。正中面，列了有一張木炕，牆上掛了一幅耕雨圖，兩邊配一副七言聯，三月鶯花原是夢，六朝烟水未忘情。書架對過這邊，兩把太師椅，夾了一張四方棹。棹裏牆上，掛了一幅行書的陋室銘。欄窗有一張書棹，上面除陳設了文具之外，還有一本精製宣紙書本，正翻開來攤在案頭。乃是主人翁與當時名人來往的手札。翻開的這一頁，就貼的是當今財政次長託他收買一部宋版書的八行。主人翁見我注意到此，便笑道：最近我又收了許多信札。我兄若肯寫一封信給我，這第二集也就生色不少。我說：我既不會寫字，又不是名人，收我的信札有何用？許樵隱道：不然，我所收的筆札，完全是文字之交。你就看邵次長寫給我的這封信，也就是極好朋友的口吻。他稱我爲仁兄，自稱小弟。說着，將手對這本子連指了幾下。我笑道：主人和我們預備的茶呢？樵隱道：棹上所泡的茶，也是在杭州買來的極好雨前。雪水不多，自然要等朋友到齊，才拿出來以助詩興。謝燕泥坐在方棹上邊，左腿在右腿上架着，正對了棹上一隻小蒲草盆子注意。那盆子上畫着山水，活像一個藝術賞鑑家。聽了這話，把身子一扭轉來，笑道：這樣說，今天是非作詩不可了。我覺得我們應當玩個新花樣，大家聯句，湊成一首古風。魯草堂在書架下層，搬出兩木盒子圍棋子，伸手在盒子裏抓着棋子響，笑道：我們不過是消閑小集，並非什麼盛會，用古風來形容，却是小題大做，倒不如隨各人的意思，隨便寫幾首詩，倒可以看看各人的風趣。許樵隱道：我是無可無不可，回頭我們再議。現在，那兩位來下一盤棋。他說着，在書架上書堆中，抽出一張厚紙畫的棋盤，鋪在棹上，向和尚道：空師之意如何？一空伸出一個巴掌，將大拇指比了鼻子尖，彎了腰道：阿彌陀佛。謝燕泥笑道：他這句阿彌陀佛，什麼意思，我倒有些不懂。許樵隱道：這有什麼不懂呢？他那意思，說是下棋就動了殺機。魯草堂笑道：和尚也太做作，這樣受着拘束，就不解脫了。許樵隱道：他這有段故事的，你讓他說出來聽聽。一空和尚聽到這裏，那張慈悲臉兒，就帶了幾分笑容。點點頭道：說說也不妨。早幾年，我在天津，息影津沽的段執政，要我和他講兩天經，我就去了。我到段公館的時候，合肥正在客廳裏和人下棋。我一見他，就帶了微笑。合肥也是對佛學造詣很深的人，他就問我，這笑裏一定有很重大的意思。我說：執政在下棋的時候，要貧僧講佛經嗎？合肥正和那個對手，在打一個刧，我對棋盤上說，如是事先早有經營，這個刧是用不着打的。合肥恍然大悟，順手把棋盤一摸，哈哈大笑說：我輸了，我輸了。從此以後，合肥就很少下棋。縱然下棋，對於得失方面，也

就坦然處之。合肥究竟是一個大人物，我每次去探訪他，他一定要和我談好幾點鐘，方外之人，要算貧僧和他最友善了。魯草堂道：合肥在日，不知道禪師和他這樣要好。若是知道，一定要託禪師找合肥一張字。許樵隱道：當今偉大人物，也都有路子可通，還不難託他找一兩項名人手筆。和尚聽了這話，頗爲得意，微微搖擺着禿頭，滿臉是笑。謝燕泥道：我們雖是江南一布衣，冠蓋京華，頗有詩名，平常名人的手筆，自然不難得，可是數一數二的人物，就非想點辦法不可。最近，劉次長答應我找某公寫一張字。大概不日可以辦到。魯草堂笑道：託這些忙人辦這種風雅事，那是難有成效的。王主席的介弟，和我換過蘭譜的，彼此無話不談。一空和尚插嘴笑道：那末，魯先生也就等於和王主席換過蘭譜了。魯草堂道：正是如此說。可是王主席答應和我寫一副對聯，直到現在還沒有寄來。我覺得他們所說的這些話，我是搭不上腔，就隨手在書棹上拿起一本書來看。那正是許樵隱的詩草，封面除了正楷題簽之外，還蓋了兩方圖章，頗見鄭重其事。我翻開來一看，第一首的題目，便是元旦日呈高院長，以下無非敬和某公原韻，和恭呈某要人一類的詩題。我也沒有去看任何一首的內容，只是草草翻看了一遍。就在這時，聽到許樵隱發出一種很驚訝的歡呼聲，跑了出去迎着人道：趙冠老和山人來了。我向衖子外看時，有一位穿灰綢夾袍長黑鬍子的人，那是詩畫名家四大山人。其餘一個人，穿深灰嗶嘰夾袍，外套青呢馬褂，鼻子上架了大框眼鏡，鼻子下，養了一撮小鬍子。在他的馬褂鈕扣上，掛了一片金質徽章。一望而知他是一位公務人員。這兩人進來了，大家都起身相迎。許樵隱介紹着道：這位趙冠老，以前當過兩任次長，是一位詩官。於今以詩遊於公卿之間，閑雲野鶴，越發是個紅人了。我這才知道，這就是以前在某公幕下當門客的趙冠吾。他雖不是闊人，却不是窮措大，何以他也有這與致，肯到許樵隱家來湊趣？倒蒙他看得起我，丟開了衆人，却來和我攀談。大家說笑了一陣，那四大山人就大模大樣坐在旁邊太師椅上，手摸了長髯笑道；主人翁請我們品茶，可以拿出來了。許樵隱笑道：已經交代家裏人預備了。說着他就進進出出，開始忙起來。先是送進來一把紫泥壺和幾個茶杯，接着又拿出一個竹製茶葉筒來。他笑道：這就是我所謀得的一點眞龍井。由杭州龍井邊的農家在清明前摘來的尖子。這裝茶葉的瓶子，最好是古瓷，紫泥的也可以，但新的紫泥，却不如舊的竹筒。因爲這種東西，既無火氣，也不透風，也不沾潮。平常人裝茶葉，用洋鐵罐子，這最是不妥。洋鐵沾潮長銹，靠近火又傳熱，茶葉在裏擱久了，就走了氣味了。一空和尚笑道：只聽許先生這種批評，就知道他所預備的茶葉，一定是神品了。許樵隱聽了這話。索興倒了一些茶葉在手心裏，

送給各人看。謝燕泥將兩個指頭鉗了一片茶葉，放到嘴裏咀嚼着，偏着頭，只管把舌頭吮吸着響，然後點點頭笑道：果然不錯。許樵隱道：我已經吩咐家裏人在土裏刨出一瓷罐雪水了，現在正用炭火慢慢的燒着，一下子就可以請各位賞鑑賞鑑了。說着他放下茶葉筒子走了。我也覺得他既當僕人，又當主人，未免太辛苦了，頗也想和他分勞。他去後，我走到天井裏，要看看他花台子上種的花。却見那禿頭孩子，提了一把黑鐵壺，由外面進來。却遠遠的繞着那方牆到後面去。聽了他道：我在老虎灶上，等着水大大的開了，才提了回來的。我想着站在這裏，主人翁看到，頗有些不便，就回到書房裏了。不多一會，許樵隱提了一把高提梁的紫泥壺進來，笑道：雪水來了。不瞞諸位說，家裏人也想分潤一點。燒開了，拿出來泡茶的也不過這樣三壺罷了。說時，從從容容的，在棹上茶壺裏放好了茶葉，就在這時，那禿頭童子，用個舊木托盆托着一隻小白泥爐子，放在屋檐下。許樵隱將茶泡過了，把那高提梁紫泥壺放到爐子上去。遠遠的看到那爐子裏還有三兩根紅炭。許樵隱伸手摸摸茶壺，點點頭，那意思似乎說，泡茶的水是恰到好處。於是提壺斟了幾杯茶，向各位來賓面前送着。岱草堂兩手捧了杯子，在鼻子尖上湊了兩湊，笑道：果然的，這茶有一股清香，隱隱就是梅花的香味兒，我相信，這水的確是梅花上掃下來的雪。我聽這話，也照樣的嗅嗅，可是不聞到一點香氣。謝燕泥笑道：大概是再沒有佳賓來到了，我們想個什麼詩題呢？趙冠吾笑道：還真要作詩嗎？我可沒有詩興。四大山人一手扶了茶几上的茶杯，一手摸了長鬚道：有趙冠老在場的詩會，而趙冠老却說沒有詩興。那豈不是一個笑話，至少也顯着我們這些人不配作詩。趙冠吾覺得我是不能太藐視的人，便向我笑道：足下有所不知，我今天並非爲作詩而來，也不是爲飲茶而來。這事也不必瞞人，我曾託許樵兄和我物色一個女孩子。並非高攀古人的朝雲樊素，客館無聊，找一個人以伴岑寂云耳。據許兄說，此人已經物色到了，就在這附近，我是特意來找月老的。說着嘻嘻一笑。我說：原來趙先生打算納寵，可喜可賀。這種好事，更不可無詩。那四大山人，手摸鬍鬚，昂頭大笑一陣，因道，不但趙冠老應當有詩，就是我也要打兩首油。冠老今天不好好作兩首詩，主人翁是不應當放他走的。趙冠吾笑道：作詩不難，題目甚難。假如出的題目頗難下筆，詩是作不好的。一空和尚笑道：趙先生太謙了。世上那裏還有什麼題目，可以把大詩家難倒的。許樵隱笑道：然而不然，趙冠老所說的題目，是說那美人夠不夠一番歌詠？可是我要自誇一句。若不是上品，我也不敢冒昧薦賢了。他說着，又提了外面爐子上那壺水，向茶壺裏兌水。趙冠吾笑道：以泡茶而論，連爐子裏的炭火，都是很過講究的，豈有這樣仔細的人，不會

找一位人才之理。這兩句話把許樵隱稱贊得滿心發癢。放下水壺，兩手一拍道：讓我講一講茶經，這水既是梅花雪，當然頗爲珍貴的，若是放在大火上去燒，開過了的水，很容易變成水蒸汽就跑走了。然而水停了開，又不能泡出茶汁來，所以放在爐子上，用文火細煎。我說：原來還有這點講究。但是把燒開了的雪水，灌到暖水瓶裏去保持溫度，那不省事些嗎？這句話剛說完，座中就有幾個人同聲相應道：那就太俗了。我心裏連說慚愧，在詩人之家的詩人羣裏，說了這樣一句俗話。好在他們沒有把我當一個風雅中人，雖然說出了這樣的俗話，倒也不足爲怪。而全座也就把談鋒移到美人身上去了，也沒有繼續說茶經。趙冠吾却笑道：茶是不多喝了，許兄先帶我去看看那人，假如我滿意的話，回來我一定做十首詩，不成問題，山人是要畫一張畫送我的。四大山人把眉毛微微一聳，連連摸了幾下鬍子道：我這畫債是不容易還淸的了。劉部長請我吃了兩三回，而且把三百元的支票也送來了，我這一軸中堂，還沒有動筆。還有吳院長在春天就要我一張畫，我也沒有交卷。當我開展覽會的時候，他是十分的捧場。照理，我早應當送他一張畫了。還有……他一句話沒說完，却見許樵隱突然向門外叫道：幹什麼？幹什麼？看時，是一個衣服齷齪的老媽子，手提了一把黑鐵壺走到屋檐下來，彎下腰要揭開那雪水壺的壺蓋起來。被許樵隱這樣一喝，她只好停止了。許樵隱站在屋檐下喝道：你怎麼這樣糊塗？隨便的水，也向這壺裏倒着。老媽子道：並不是隨便的水，也是像爐子上的水一樣，在老虎灶上提來的開水。許樵隱揮着手道：去罷，去罷！不要在這裏胡說了。老媽子被他揮着去了，他還餘怒未息，站在屋檐只管是說豈有此理。那幾位詩人，在主人發脾氣的時候，也沒有心思作詩，只是呆呆向書房外面看着。就在這時，許樵隱突然變了一個笑臉，向前面一點着頭道：二姑娘，來來來！我這裏有一樁活計，請你做一做，這裏有樣子，請你過來看。來來！隨了這一串話，便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走過來。身穿一件白底細條藍格子布的長夾襖，瓜子臉兒，漆黑的一頭頭髮。前額留了很長的劉海髮，越是襯着臉子雪白。她一伸頭看到屋子裏有許多人，輕輕哟了一聲，就縮着身子回轉去了。許樵隱道：我要你給我書架子做三個藍布罩子，你不量量尺寸，怎麼知道大小？這些是我約來作詩的朋友，都是斯文人。有一位趙先生，人家還是次長呢。你倒見不得嗎？他說着，向屋子裏望着，對趙冠吾丟了一個眼色。趙冠吾會意，只是微笑。四大山人笑道：樵兄要做書架簾子，應當請這位姑娘看看樣子。而這位姑娘怕人，又不肯進來。這樣罷，我們避到外邊來罷。說時，他扯了趙冠吾一隻衣袖，就要把他拉到門外來。可是那姑娘倒微紅着臉子進來了。她後面有個穿青布夾襖褲的人，

只是用手推着一串的道；在許老爺家裏，你還怕什麼，不像自己家裏一樣嗎？人窮志不窮，放大方些。說這話的人，一張酒糟臉，嘴上養了幾根斑白的老鼠鬍子，頗不像個忠厚人。那小姑娘被他推到了房門口，料着退不囘去，就不向後退縮了，沉着臉子走了進來，也不向誰看着。我傚眼看那位詞章名人，却把兩道眼光，釘定了她的全身。我心裏也就想着，這不免是一個喜劇或悲劇的開始。主角當然是這位小家碧玉。至於這些風雅之士，連我在內，那不過是劇中的小丑而已。

JAVA-CHINA-JAPAN LIJN N. V.

渣華郵船公司南洋班

第一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小呂宋 宿務 佬鴉篤 孟加錫及泗水等埠

第二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直放文島吧城及爪哇各埠

本公司各輪特點

一 艙位寬敞行駛穩速飲食優美坐臥舒適無暈浪之苦

二 聘有華人買辦招待週到遇事通融並為客翻譯中西言語

三 客艙位置非常精美電燈電扇浴室盥具煖爐等件應有盡有

四 並裝置無線電機代客收發電報又設有保管箱代客暫存貴重物品

五 各餐室內均裝有無線電收音機日夜音樂幽揚清朗動聽

六 各輪聘有著名醫師往來客商如遇不適求診給藥並不取費

七 各輪茶水無限止供給

八 各輪備有頭二三四等客艙價格公道如蒙 賜顧請移駕至

渣華郵船公司 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二四七

中國旅行社 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話一三四五〇

或與本埠各大旅社接洽均無不可